

好妻子

好 妻 子

己 午 社 譯

國民二十八年五月刊

版權所有

實 價 八 角

好妻子目次

目次	1
一 瑣談·····	一
二 新婚·····	二二
三 藝術的體驗·····	三四
四 文學的教訓·····	五三
五 家務的經歷·····	六七
六 訪問·····	八八
七 結果·····	一〇九
八 我們的國外通訊者·····	一三二
九 溫柔的磨難·····	一五〇
十 荇底行蹤·····	一七四
十一 一個朋友·····	一九七
十二 心痛·····	二二四
十三 荇絲底秘密·····	二四五
十四 新印象·····	二五六
十五 在攔板上·····	二七六
十六 懶惰的羅倫斯·····	二九九
十七 陰暗的山谷·····	三二六
十八 學習忘記·····	三三八
十九 孤寂·····	三五八
二十 驚異·····	三七三

二一	主人和太太.....	四〇四
二二	苔茜與杜咪.....	四一四
二三	傘下.....	四二六
二四	在閣樓裏.....	四四六
二五	收獲時節.....	四五八

好 妻 子

使我們可以重新開始而毫無掛慮地去參觀曼格的婚禮，所以我們閑談到一點馬煦家的事，在這起頭的時候。不過，這裏我得聲明：若是年長者有以爲我這故事中說愛的地方太多，因爲我恐怕他們或許會這樣（我並不恐懼，因青年們會提出反對的意見），那麼，我只能假馬煦夫人的話來說了：「我家有了四個活潑的姑娘，而對面的隣家又有一個勇敢的青年，那時，你還有什麼法兒可想」？

過去三年的時光並沒使這份平靜安逸的家庭發生什麼多大的變故。戰事過去，而馬煦先生已平安地在家了。他只爲他的書籍和小教區的事務而忙碌，教區中的人們都認爲他在性情和美德上都挺合宜于充當牧師。對於一個恬靜而篤學的人，智慧的充實是比學問更好；那仁愛號召四海爲一家，天下皆兄弟；那虔誠建立起崇高的德性——這些才使學問成爲可敬而又可愛。

他雖然貧困而且廉潔自守，使他絕緣于世俗的成就，可是他有了上述的品性却已自然地吸到了許多仰慕的人們，宛如香艸之引蜂；同時，他也自然地將甘蜜贈給他們，他這樣經歷了五十年的艱辛却未嘗蒸溜過一滴苦汁到這些甘蜜裏。誠摯的青年們覺得這位蒼頭的學者底心和他們自己一般地年輕；煩惱的婦人們本能地將她們底疑難和憂懼向他傾訴，一定能得到最溫存的同情和最聰明的意見；有罪愆的人把他們底罪愆向這位心地純潔的長老認告，會受到他的責備而同時得到拯救；有才智的人認他是一個良朋；有大志者瞥見比他們自己的更遠大的志向；就是那些庸夫俗子也都承認他的信仰雖「沒有報酬」畢竟是美麗而真實的。

旁人看去，這五個幹練的女子彷彿是在主持這個家庭，而且在許多事情上，她們確曾如此；但是這位坐在書堆中的恬靜的學者，仍然是一家的首腦，全家的良知，柱石和安慰者；因為這幾個忙碌急躁的女郎在煩難的時候，總會到他那裏去的，從他身上找到「夫」與「父」，這兩個神聖的字底最真實的涵義。

姑娘們交付她們底心兒與母親保管，而把她們底靈魂交給她們的父親；對於會爲了她們那應真誠地勤勞終生的雙親，她們報以一種摯愛。這摯愛隨着她們的年齡一天一天地生長，並且，以那加福於生命而永存不朽的最甜蜜的維繫，把她們溫柔地束在一起。馬煦夫人雖然比我們前次看到她時已老了些，可還是敏捷歡快；她現在正聚精會神於曼格的事情上；所以，那樣到現在仍是滿裝着受傷的「男兒」和士兵的寡婦的醫院和避難所中，顯然已久不見這慈母般的傳道者的慰問了。

約翰，白達克英勇地服了一年的軍役，繼以受傷退伍，不許回營了。他沒有得到寶星或袖章，不過他實在是應該得到的，因爲他曾歡愉地犧牲過他所有的一切；生命和愛情兩者都在盛放之際是很可寶貴的呀！他自從辭職後，便專心去恢復健康，預備做一番事業，賺一點錢和曼格成家。他所有善良的意識和堅毅獨立的精神驅使他婉拒羅倫斯先生慷慨的建議，而反去充當一個會計員。他認爲與其借錢去孤注一擲，不如在開始的時候就老老實實地拿點薪金好。

曼格在工作 and 等待中把時光消磨過去，品性已變得溫柔 and 婉，又嫻熟於主婦的技術；同時，比從前更長得美麗了；原來愛情是個偉大的美容者呀！她還有那少女們的野心和希望，對於那必須開始的生活底低卑，不免有些失望。|尼特，馬飛不久以前和莎莉，嘉苔娜結婚，於是曼格不由得把他們精美的房屋和馬車，許多禮物以及莊麗的裝飾和自己的比較，暗地裏希望自己能有像他們那樣的幸福，但是她一想到約翰所加於那期待她的小家庭中的一切堅忍的愛和辛苦，豔羨和不滿的念頭便立即消滅；而且當他倆在驕陽西斜時坐在一起，傾談着他倆的小計劃的當兒，他倆的前途常是非常美麗和光明的；因之，她竟忘了莎莉家的華麗，而覺得自己才是人間有錢最快樂的少女了。

|苔不再回到馬煦那邊去了，因為這老婦人那應愛好靄美，意至於以替她聘請個最好的先生來教她畫課的事去求她留在那裏；爲了這個利益，縱使比馬煦更難應付的主婦靄美自然也願意侍候的了。所以她在上午畫她應畫的職務，下午便做自已歡喜的事情，這樣快樂地過着日子。同時。苔致力於文藝和帶領蓓絲。蓓絲的熱病雖已痊愈了好久

，可是到現在還很纖弱，固然不算是個殘廢的人，她却沒有從前那樣玫瑰色的雙頰了；不過她常是很有希望，愉快而恬靜，忙於她所愛做的安靜的職務。她是每個人的朋友。也是家庭中的「安琪兒」，這種情形就連最愛她的人也還不會知道。

若覺得自己是個有錢了，因為她自稱爲「垃圾」的作品，在鵬飛雜誌上仍能得到每一行行列的代價，所以她十分勤奮地編作她的故事。但在她那忙碌的腦和有大的心却激起那偉大的計劃，而攔樓裏的那口舊鐵鍋中也漸漸地積疊起玷污的稿子，這稿子在將來竟有一日把馬煦的姓氏列入名人的冊子裏。

勞萊爲博他祖父的歡心，盡義務地進了大學，隨興所至的混下去。在大學裡，由於他底財富，儀表和才藝而更具一付好心腸，他竟成了校中的寵兒。他這付好心腸常爲救拔他人而自己却隔入困境，他實在處於被人帶壞的危險裏。那慈祥的老人底希望繫在他的成功上，那慈母般的朋友彷彿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看待；最後，無論怎樣不是最不緊要的事，就是他知道那四個天真的姑娘以她們整個的心愛慕他信任他，假使沒有這些事

，像符籙般在驅邪，那末，他也許會和別的許多原有希望的孩子那樣給人帶壞了。

他既然只是一個「可讚的孩子」，當然不免於遊玩嬉戲，引人注目，而染上了浮誇的習氣，喜玩水，癡情或尙武，一隨大學裏的時髦風氣爲轉務；挪弄同學而自己又受同學同學挪弄，粗野地談話，而且險些兒受停學生或開除的懲罰也已不止一次了。但是這些戲謔只是爲一時的豪興和開玩笑的愛好的心所促成的，所以他總是很能坦白的懺悔，公正的贖罪，或以他獨特的無可區敵的口才去說服別人而解救他自己，實在他也以自己逃得過險狹的困境自豪，歡喜向姑娘們描述他制伏盛怒的諳師，嚴正的教授以及敗退的敵人們的事情。所以在這些姑娘們底眼中，那般「我們級裡的人」簡直都是英雄，她們永不曾厭聽「我們伙伴」底偉業的。在勞萊帶牠們到家裏來時，她們也常能從這些偉大人物底微笑中感到一點溫情。

靄美更得享受這種崇高的禮遇，她簡直成爲他們所傾倒的可人兒了；因爲這位姑娘女士早已覺得，而且知道運用她天賦的媚力。曼格則傾心於她私有的約翰，再沒有閒心

去注意別的男子。蓓絲則太怕羞，只敢偷窺他們，並且在暗地裡納罕那露美怎應敢這樣命令他們；但是蓓覺得很不易約制自己，不去模仿那些紳士底態度，措辭和舉止，在她看來，這些似乎比替青年婦人們所規定的因襲的儀節更自然些。他們都十分歡喜蓓，但是從沒有一個戀愛過她。然而經過露美底寶座下的，很少不熱情地感歎一二聲的。說到熱情，我們就很自然地聯想到那「鴿棚」。

那是白速克先生給曼格預備好的新居，那所棕色屋子底名字。勞萊取這個名，說這是異常適宜於這雙和婉的情人，他們的燕好很像。一對呼應相和的斑鳩。這是一所小屋，屋後有一個小小的花園，門前展開着一片手帕般大的草坪。這裏曼格想裝起一個噴水泉，種上幾行灌木和叢叢可愛的花兒；然而在現在，那裝噴泉的地方僅有着一隻飽經風霜的小缸，很像一個損壞的污水盆；那植灌木處寥寥地立着幾株生死未卜的落葉松，而那芬芳的花叢也不過是圍着一行木棒，以表示那裏已下了種子。但在裏面，却是在在可愛，從頂閣到地窖，那快樂的新娘簡直找不出一所不愜意的地方。誠然，那大廳是那

麼狹窄，幸而他們沒有鋼琴，不然那隻鋼琴一定是不能整個放下的，餐室又是那麼小，有六個人便幾乎不能轉身。那到廚房去的梯子似乎故意這樣建築着要使僕人和磁器一起翻到煤堆裏去。但是看慣了這些小小的瑕疵之後，就覺得沒有東西會完好的了，因為一切的佈置都合于美好的見解而別有風趣，所以結果也是非常滿意的了，在那小小的會客室中，沒有大理石的桌子，著衣鏡或穿花的窗簾，僅有一些簡樸的木器，不少的書，一二張優美的圖畫，在窗檻上放着一瓶花，並且佈滿着那些從友人手中送來的悅目的禮物，爲了他們的美意使這些東西更是美麗了。

那勞萊送的巴黎的女神，我並不以爲因白速克裝了一托子放在牆上而失去些它底美麗；任何傢具商所佈置的純色的細紗的窗簾也不見得比靄美底藝術手腕更是雅麗；或者任何儲藏室會比蓉和她的慈母替曼格放上幾隻箱子和包裹的更有好的願望，歡愉的辭句和快樂的希望；並且我可鄭重地斷言，如果海娜不會把每隻壺和鍋反覆地佈置了十幾次的話，那間嶄新的廚房看起來決不會這樣穩妥整潔，而火爐也始終準備着，白速克夫人

到家便可燃點。我也懷疑着：任何年輕的主婦在開始家庭生活的時候，無預備下這麼多的掃帚畚箕和碎布袋，——因為舊絲充足的準備簡直可以用到新婚的來到，並且發明三種不同的揩布，用作洗滌新婚時的磁器。

那些僱用人代做這些事情的人是會知道他們損失的；因為倘使用親愛的雙手去做，這些質樸的事務也會美化的，對於這點，曼格已找到這麼多的證據，因為在她的小窠中的每樣東西，從廚房裏的布帶直到她的會客室桌上的銀花瓶，都流露着家庭的愛和溫柔的預計。

他們在共擬計劃的時候是何等愉快；外出購物時是何等端莊，他們所犯的過失是何等有趣，而對於勞萊可笑的還價又引起何等大聲的笑樂！在愛戲謔的事情上，這個年輕的男子，雖然快要在大學裏畢業，却還像一個孩子。他的最近想入非非，要想在他每星期的訪問時，帶幾件新奇的，有用而靈巧的東西給這個青年持家者。現在是一袋特殊的衣針；下次便是奇怪的香料磨，這個磨在初試時就會碎如瓦礫；一條能損壞一切刀子的

括刀布；或是一把掃帚會把地毯的絨頭掃了一個光，而仍留下了塵埃；省力的胰子會連手上的皮膚都擦去；可靠的水泥，甚麼都黏不牢，徧會把被欺騙的買主底手指黏住；以及各色各樣的洋鉛器皿，從盛怪錢的撲滿到奇怪的鍋爐，這個鍋爐能用自己的蒸氣洗淨什物，然而在洗滌的過程中在在有爆炸的現象。

曼格請求停止送這些，可是沒有效果，約翰譏笑他，而茗也叫他做「胡鬧先生」，他是狂熱地愛好美國人的機智，並且看到朋友家在合理地佈置着。因此每星期總有幾件停理的事。

最後，一切東西都備妥了，甚至選擇了各色的胰子來配合各色的房間，同時，蓓絲也安排好第一餐用的餐具。

「你滿意麼？這可像一個家庭，你處在這裏覺得快樂麼？」馬煦夫人問着，當時她和她的女兒挽起臂來參觀一會這個新的王國，彷彿比以前更是親切了。

「是的，母親，完全滿意啦，謝謝您們全體，我是多麼快樂簡直是說不出啦！」帶

着有一種勝于言語的凝視，曼格回答着。

『如果她有一二個僕人，那就更好了』，露美說時，正從會客室出來，她在那裏是想決定那青銅的弁神像究竟放在什物架上好，還是放在火爐架上好。

『母親和我早已講起過了，並且我已決意首先照她方法做，那邊又沒有多大事情，況且有羅蒂給我傳話並且處處都幫助我，我祇有一些相當的工作，使我不至於疲乏或思家吧了。』曼格從容地回答着。

『莉莉，馬菲有四個僕人啦！』露美也開始說了。

『要是曼格有四個僕人，這屋子是不夠容納的了，主人和太太就非在花圃裏架起蓬帳來住不可啦！』茗插嘴說，她身上圍着一個藍色的大抹胸，正向門上的把手塗上最後的一次油漆。

『莎莉不是一個窮人的妻子，所以有許多侍女看顧她的事務。曼格和約翰則出身就低微，但是以爲在這小屋子裏的歡樂並不少於在高樓大廈裏。這是個對於少女大大的錯

誤，像曼格那樣什麼都不做祇是講究裝束，發號司令和從事閑談。當我新婚時，我往往希望我的新衣穿破，這樣我就補綴它當作一種娛樂；因為常做刺繡和留心我的手帕，總不免感到討厭。」

『爲什麼您不到廚房裏去燒菜，像芬莉那樣去消遣消遣，雖則他們從不會燒好過，而且僕人也譏笑她；』曼格說：

『過了一會我做了；不是去燒菜，不過要從海娜處學習些應做的事，這樣我的僕人絕不會譏笑我。這雖是遊戲；但是總有一個時候到來，當時我真是感謝，因為我不僅實現了我的志願，而且我已有給我的小姑娘們燒全部食物的能力而不再需要人家的幫助了。你是在另一方面開始的，曼格，好孩子；但是你所學過的功課將逐漸對你有用起來了，在約翰富有些時，雖則當一個主婦是體面的，却也應該知道所宜做的事，如果她願意忠誠地盡她職守的話。』

『是的，母親，我一定會那樣做的，』曼格說，她正在恭聽着這個小議論；因爲最

好的女人無經常地注意一切家務的。『在我舍中，我挺喜歡這個房間，你知道吧！』過了一分鐘，當他們到樓上去了，曼格就窺視她的滿裝麻紗的小廚說着。

蓓絲在那邊，正把那雪白的細紗平鋪在架上，而對於這美觀的排列，十分歡欣。在曼格講時，三個人都笑起來了；因為那麻紗的小廚原來是一個玩意兒。馬煦燦曾說過倘使曼格和那個「白達克」結婚，她就不會給她一個錢，但當時間把她的盛怒充淡了時，她就悔不該起這個誓言，她開始陷入猶豫中了。她從未失信，在她心中經過幾番籌思挽回的方法，最後她決定一個計劃，認為可以使她自己滿意的，她託法羅命斯的母親卡羅爾夫人去買並且做好一大批家用品和麻紗，繡上了她底名字，當做「她」的禮物送去。這些事情都忠實地做好了，但這個秘密却被洩漏，而合家便大大高興起來；因為馬煦燦還裝作完全不知，她堅持只能送一些以前允許新娘的過時的珠子。

『那是我喜歡看到的家主婦的風趣，從前我有個年輕的朋友，她起家時只有六條被單，但還有一個給同伴用洗指盆，已使她很滿意了』。馬煦太太說着，一面輕摩着那織

花的檯布，用一種女性真正愛好這些精緻東西的神情。

「我連一個洗指盆也沒有，可是海娜說這副「傢具」已夠我一生享用了」。看來曼格是十二分的滿意。

「胡鬧先生來啦」！著在棹下喊起來，於是他們都跑到樓下去晤勞萊，因為勞萊先生的每星期一次的來臨簡直可說是在他們的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

一個頰長而闊肩的青年，頭髮不很長，蓋着一頂氈帽，披了一件輕盈的外衣，從街上大踏步地走來，走過了低籬笆，一刻不停地去開大門，直到馬煦夫人那裏，伸出雙手，熱情地說：

「我來啦，母親！是的，一切都好」，

那最末的一句話乃是回答那位年長婦人的注視的；一種仁慈而帶詢問的眼色，那俊秀的雙目這麼坦白地遇到，於是這小小的禮儀像通常一般用慈母的一吻來結束了。

「是給白達克夫人，連同那作者底賀意和致候。祝福你，蓓絲！你是多麼鮮豔啊，

「若！靄美，一個獨身的女人像你，是長得太秀美啦！」

當勞萊說時，他把一個棕色的包裹交給曼格，拉拉蓓絲底東髮帶，注視一下若底大林胸，而在靄美前顯出一種狂歡的情態，再一個一個地握過手，於是開始談話了。

「約翰在那裏？」曼格急忙地問着。

「去拿明天用的證書了，太太，」

「最末次的勝於那一面，塔迪？」若問着，她對於男子的運動感到十分有味，不管她已是個十九歲的姑娘了。

「自然屬於我們囉。可惜你不在那邊看。」

「那可愛的蘭黛小姐怎樣？」靄美問着，帶着一個有意義的微笑。

「比從前更冷酷了；你沒見到我是在怎樣憔悴下去麼？」勞萊在他廣闊的胸部上重重地彈了一下，十分感傷地嘆了一口氣。

「看有什麼最後的玩意？把那包裹解開來，看一看，曼格，」曼格用疑奇的眼光注

視着那縛的包裹。

『當屋裏火起或賊來時，這真是一件有用的東西呢！』勞萊細視着，拿出一個小防盜器，引起姑娘們的大笑。

『如果約翰不在家裏，你覺得恐懼，曼格太太，你只要把這向窗外擲出去，就會立刻激起四圍的隣舍。好傢伙，不是麼？』勞萊要試一下給她們看，叫她們掩起耳朵來。

『真該感謝你啦！講到感謝，我想起和你說一聲：你該謝謝海娜哩，因為她把你結婚雖保持得一點也未給人損壞。在我經過時，我看見這拿到你屋裏的，如果不是她英勇地保護它，我真會去揩一點油，這看起來確是令人垂涎哩。』

『我奇怪你會不會成人，勞萊』，曼格用着主婦的口吻說：

『我已盡我所能的了，太太，但是沒有辦法再長得高些。在這個日趨下流的時代，我怕每個男子僅能長到六呎吧，』那青年男子說，他底頭和小橙臺一般高。『我想在這嶄新的房裏吃任何東西是失禮的吧，我已餓極了，請求少倍了。』他立刻接上去說。

「母親和我是去等候約翰的。有幾件最後的東西要安頓一下，」曼格說罷，惚忙地出去了，

「蓓絲和我是到凱德，拜倫家去再拿些花預備明天用，」露美接上來說，試把她有畫意的帽子戴在她底有畫意的鬚髮上，儘意欣賞那效果。

「來哪，若，別丟棄一個伙伴啊！我已疲乏到這樣沒人扶我是不能回家的了。無論怎樣，你別褪去圍裙；這是與你特別相稱啊，」勞萊說時，若却把最討厭的圍裙塞到她定着的袋裏去，提起她的手臂去扶持他衰疲的步履。

「現在，塔迪，我要正經地和你談明天的事了。」他們再冉地去時，若開始說：「你一定要答應好好地做，不要中途打混，而破壞我們的計劃。」

「不會給你打混的。」

「當我們應該嚴肅的時候，你千萬不要說笑話啊。」

「我從不這樣做；你自己倒是那樣的一個人。」

「我請求你在行禮時不要看我；如果你這樣做，我一定會發笑的。」

「你不會看到我的；或許你會哭起來，那周圍的厚霧會把景象都掩住的。」

「除非有什麼大痛苦，我從不會哭的。」

「正像老朋友去進大學？」勞萊打斷了她的話，有意地笑了一下。

「不要胡扯。我只是隨姑娘略略呻吟一下吧了。」

「正是。我說，若，祖父這星期怎樣？十分和氣麼？」

「很和氣；爲什麼，你又有什麼難事了麼，要知道他怎樣處置麼？」若怪尖利地

問。

「現在，若，你以爲我若是鬧出什麼岔子定要當着你的母親面前，說一聲：『一切都好』麼？」——勞萊突然停止，顯出一種委屈的神態。

「不，我不以爲這樣。」

「那末，別再疑心我；我不過要一些錢，」勞萊說着，又向前走，因了若底懇切

的語氣已把他意氣逐漸平息下來了。

『你化了不少啦，塔迪，』

『天曉得，我並沒化錢；不知怎樣，錢自己會化去的，而在我知道以前，早已化光啦。』

『你是這麼慷慨，這麼好良心，所以你讓人家來借，而對任何人家都不加拒絕。我們聽^到過關於亨蕭的事，那是完全你幫他忙的。倘使你老是這樣化錢，沒有人會說你壞了，』若柔和地說。

『哦，他真是小題大做哩，你總不願意我眼看一個好人僅僅爲了缺乏一點小小的援助而工作致死吧，當時，他實在是抵我們懶骨頭一打呢，你願意麼？』

『自然不願意；不過我對於你所有的十七件背心，無數條領帶，和每次回家來的一頂新帽，總不明白有什麼用處，我想你已經跳過遊蕩的時期；但是它常常以新的恣態出現。就是目下的時髦習氣也是討厭；把頭弄得像把刷帚，穿上一件小背心，戴着一副橘

紅色的手套，穿着一雙臃腫的方頭的靴子。若是這是賤價的醜陋，我沒有話說；但是這所費的却和其他的一般多，所以我實在找不到可滿人意的地方來。」

勞萊仰首大笑對於這次攻擊，連氈帽也落掉了，苔跑過來踏上一脚，但這個侮辱却使他有機會申述那粗野而完備的服裝的好處，同時他把那被踐踏的帽子摺起來，塞到袋裏去。

「不要再和我討論什麼了，那是一個煽動者；我在這星期裏已夠受的了，我回家乃是喜歡享些樂啦。我已決意在明天不計費用，總要使朋友滿意。」

「祇要你讓頭髮長起來，我就不會來管你了，我並不怎樣貴族化，但一個人看起來好像一個青年的打手，那我是不能贊成的，」苔嚴厲地看着。

「這種不神氣的式樣會增加讀書效果的；這就是我們採取着的緣故，」勞萊反駁着，他決不讓人對他自願把一頭美好的鬚髮剪成二三分長的短髮這件事當作虛榮貴備的。

「順便對你說說吧，苔，我想小派克已經對靄美弄得不可救藥了，他老是講起她，

爲她賦詩，並且時時徬徨，形成一種最放心不下的情態。還是趁情苗剛吐時擔它摘去的，好吧，他不已是那樣了麼？靜默了一分鐘，勞萊似一種肯定的哥哥般的神氣說。

『自然他該這樣做；我們家庭在這幾年裏不想再有什麼婚事呢。天哪，這些孩子們不知在想些什麼啊！』看來落似乎把靄美和小派克當作小孩子看待，不屑談這些事。

『日子過得很快，我不知道我們將來怎樣，太太。你現在不過一個嬰兒，但是你就將跟上來了，若，剩下了我們來悲慟，』勞萊對這個頹廢的時代不禁搖着頭。

『我麼！不必費心；我不是一個好弄的人。沒有人會要我的，而這也是件好事，就是每個家庭總得有個老姑娘的。』

『你不會給任何人一個機會，』勞萊向她斜睨一下，在他曬紅了的臉上紅了些，接着說，你不要把你底品性的優美面顯露出來；如果偶然給人看到了，就會不由得表示出愛慕哩。你對他像甘蜜珠夫人待她的情人那樣；把冷水澆到他頭上去，是不是要弄得遍身是刺，使人家碰也不敢，看也不敢呢？』

「我不喜歡那類事情；我實在太忙，沒有工夫去理這些無聊的事，並且我以為這樣破壞家庭是可怕的。現在關於這些事別再說吧；曼格的婚事把我們底頭腦都更換了，使我們談的只是一點戀愛的和這樣無聊的事情。我不願任性；讓我們換一個題目吧；若看來只要再加一點挑撥，就會澆上冷水來似的。」

無論他的感覺怎樣，勞萊就用口低低地吹了一會；當他們在大門話別時，說出這樣一句可怕的預言：「記着我的話吧，若，你將接着做曼格的第二了。」

二 新 婚

那天早晨，走廊上的六月的薔薇清早醒來，在明朗的陽光裏儘情地娛樂自己，好像他們是要好的小隣舍，因為他們過去確是如此。他們鮮紅的臉興奮得十分煥發了，當他們在風中搖曳時，往往耳語，互相告訴所見到的一切；因為有幾朵向着餐室內窺探，那裏讌席已佈置好了；有幾朵爬上去向着那些在給新娘打扮的姊妹們點頭微笑着，別幾朵

向着花園裏，走廊上和大廳裏來往的人們表示歡迎；而且它們全體，從那最嬌豔的盛放的花直到最淡色的蓓蕾，都把它們底美麗和芬芳獻給那溫柔的太太，她愛護它們已是這麼長久啦。

曼格看看自己非常像一朵薔薇；因為他心裏和靈魂裏最好和最甜的一切似乎都在那天的地底臉上開放出來了，後面龐媼媚柔和，有着一種比美麗更嬌豔的動人處。她不要綢緞，花邊或黃花。『今天我不要給人家看來覺得新奇而使人特別觸目，』她說；『我不要有一回時髦的婚禮，但僅要我所愛好的人在我周圍，並要使他們看來，我還是和平時熟。』

因此她自己做她結婚的禮服，把女孩子心裏底溫柔的希望和天真的幻想都縫了進去。她的姊妹們把她底頭捲起來，而唯一的飾物就是郡答中的白蓮，這花是「她的約翰」最愛好的一朵花。

『你看起來正像我們自己親愛的曼格，只是顯得十分美麗十分可愛吧了。如果不會

弄縐你的服裝，我真要抱住你啦。」當一切都齊備了，靄美向她細看一回喊着說。

「那末我是滿意啦。不過請你們抱我吻我，每一個人，別顧到我的服裝吧。今天我要印上許多縐紋啦。」曼格說着，就向姊妹們放開雙臂，她們都感動得流淚，僅僅一分鐘，她們便覺得新愛並未更動舊愛。

「現在我去給約翰結一個領帶，再到在讀書室裏的父親那裏去做一會伴」於是曼格跑過去執行小小的禮節，而後再到處追隨着母親，雖則母親底臉上浮着微笑，而她確知道在慈母的心底隱藏着一種祕密的悲愴，因為第一隻鳥兒要從巢裏飛出去了。

那年輕的姑娘們都站在一起，正在撲素的裝束上加一點修飾，這是一個適宜的時間報告一點，三年的時去所加於她們外表上的略略的變更；因為現在是她們外表最好的時候。

茗底稜角已柔軟得許多了；她所學會的，如果不能算是雅淑，也已落落大方了。鬢曲的短髮已長成一個濃密的髮髻，這對於她長身材上之小頭確是更相宜了。她棕色的兩

頰染上一種鮮麗的色調，眼裏含有溫柔的光芒；今天從她尖利的舌端上只吐出九句文雅的辭令。

蓓絲長得細長些，蒼白些，比以前更沉默了，那秀麗，和善的雙目更大了些，雖則她本身並不憂鬱，而在她眼裏却含着一種憂鬱的表情。這是痛苦的陰影，使這年輕的面部罩上一層這般悲觀的忍耐神情；但是蓓絲早出怨言，並且常常有希望地說：『即刻就會好啦。』

靄美被看作「家庭之花」；因她雖只十六歲，而已有成熟女子的風度了——並非美麗，但是她有一種不可描摹的動人處叫做嫵媚，任何人可以看出來，從她形體的線條裏，她雙手的輪廓和舉動，她衣裳的飄舞，秀髮的低垂——不知不覺，却是和諧的，好像就是美的本身在引動人呢。鼻子依然使靄美怨苦，因為它再不肯長成希臘式的啦；她底嘴也太寬，並且有一個突出的下顎。這些使她不高興形態實在是她整個面部的要角，但是她從未覺得，並且以她底奇美的膚色，靈活的藍眼睛和比從前更金色更濃密的鬚髮來

安慰自己。

她們三個的服裝都宜於薄薄的銀灰色（她們最好的夏季衣裳）髮間和插上嬌豔的薇薔胸口；看去她們三個人正是和過去一樣——容光煥發，而十分開心的姑娘，在她們忙碌的生活上暫停片刻，以聰明的眼光來讀婦人說部中最甜蜜的一章吧。

沒有什麼儀式舉行；每件東西都儘可能的很自然而像在家裏一般；所以當馬煦燐到來時，她看見新娘跑過來歡迎她。引導她進去，她就十分奇怪；看到新郎正在縛一個落到地上的花園，並且瞥見主婚人以莊嚴的姿態上樓去，而在每人的臂下都是夾着一隻酒瓶。

『老老實實說，這還成體統！』那老太太坐上了高位，叫起來了，一面息息碎碎地整理她的縐着的衣褶說，『你不應該來見客啊，直到後的一刻，孩子。』

『我不是一件陳列品，嬌嬌，沒有人會來注視我的，來批評我服裝的，或者估計我筵席的費用的。我是太開心去管任何人說的或想的了，並且我去舉行小小的結婚典禮也不過

是我喜歡吧了。約翰，親愛的，你的錘子在這裏。』曼格就跑開去幫助在幹他大大不合宜幹職務的「那個人，」

白達克先生就是一句「謝謝」也不說，但是當他俯身去接那個並無幻想的器具時，他就在屏風後吻了他的小新娘一下，那種神情竟使馬胸拉出她的手帕，在她光銳的老眼裏突然滿起淚來。

一陣碎物聲，一陣叫聲，和一陣勞萊的笑聲，接着魯莽打喊着：『天哪！苔又把蛋糕打翻了！』引起了一陣騷亂，騷亂未息，一羣堂表姊妹們都到了，於是像蓓絲幼時常說那樣：『貴客進來啦。』

『別讓那年輕的大漢靠近我；他追逐我實在比蚊子還討厭哩。』那位老太太和露美低語着，那時屋子裏已滿了人，勞萊底黑頭顯高出其餘的人。』

『他已經答應今天非常規矩，更是他喜歡，他確能文文雅雅的。』露美說着，一面溜過去警告「四金剛」叫他留心那條龍，這個警告却使他常常糾纏那位老太太，裝作傾

心，弄得幾乎使她發狂。

沒有結婚進行曲，但是當馬煦先生和這對新夫婦在綠色的拱門下就位時突然凝成一片靜寂。母親和姊妹緊緊地坐在一處，彷彿捨不得離棄曼格；父親的聲音發生已不止一次了，這聲浪似乎只是使這個婚禮更是美麗更是莊重；這位新郎底手顯然在發抖，沒有一個人聽到他的答謝辭；但是曼格的視線却直射到她良人的眼裏，說：『我願意！』她自己底臉上和聲調裏是流露出這樣溫柔的信任，所以她母親底心裏十分快活，而馬煦也在呼呼作聲了。

若並不哭，雖則她有一次幾乎要哭出來，但當她發覺萊正凝視着她，在他刁猾的眼裏含着一种取笑的神色，她就止住了。蓓絲把面部俯伏在她母親的肩上，但靄美却似美麗的石像地站着，一股最適宜的陽光撫摩着她潔白的前額和髮間的花朵。

我怕這總不是全對吧，可是在她婚禮完時，曼格便叫道：『媽媽最先吻！』說着就轉過身去，熱情地去吻她底唇。在這下十五分鐘裏，她底神態更像一朵薔薇了，因為上

自羅倫斯先生下至老年的海娜，都儘情地行使他們的特權；海娜的頭上裝飾得可怕而奇怪，在廳裏抱住了她，叫起來，帶着嗚嗚而嘻笑說：「祝福你，親愛的！蛋糕一點也不壞，每樣東西都很可愛。」

婚禮過後，每個人心神爲之一爽，於是講些漂亮話，或者做作的，但做得很好，因爲心裏快樂，歡笑自然現成的了。沒有禮物陳列，因爲早已搬到小屋子裏去了，也沒有精緻的早餐，不過只是些飾着花的蛋糕和水菓當作一個人的筵席。當那三個仙女捧來的所請瓊漿只是些清茶，檸檬汁和咖啡時，羅倫斯和馬煦嬉聳聳肩，互相視微笑。雖然如此，却沒有一個人說過什麼，到後來，勞萊堅持着自己要去敬新娘，手裏拿着一隻盛滿着食物的果盆，跑到新娘面前，面上露出一種尷尬的表情，到那時才有人說話。

「若不幸把所有瓶子都壓碎了麼？」他低語着，「今天早上我親看到幾隻散着，是我神志不清麼？」

「不，承你祖父的好意送了我們幾瓶最好的，同時馬煦嬉確是也送來九瓶，但是父

親給蓓絲留下沒有幾瓶，其餘的都送到救濟院裏去了。你知道吧，他以為酒瓶祇是給病人用的，而母親說她和他的女兒他都不願在這屋子裏獻酒給任何青年男子的。」

曼格嚴厲地說着，希望看到勞萊會皺眉或大笑；可是他並不這樣做——因為溜了她一眼，他就暴躁地說：『我喜歡那樣；酒底害處我已看得夠了，但願別的女人也會像你那樣想！』

『我希望你不會裝作假惺惺吧！』曼格說時帶着一種急切的音調。

『不；我可給你保證。但也不要當我太好，這不是我誘惑之一。要是我生長在一處，酒和水一般平常，並且幾乎無甚害處，那末，我就不管這些了；但是望一個美麗的姑娘送來時，誰也不喜歡拒絕的吧！』

『但是爲了別人的緣故，如果不是爲了你自己的話，你願意拒絕的話！來嚙，勞萊，答應我，再給我一個理由來稱呼這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天吧！』

一個這樣突然這樣嚴厲的要求，使那個青年不意猶豫了片刻，因為自制固然難，而

譏笑則更難忍受。曼格知道如果他答應了，那末他無論出多少代價都是守着信的；並且她覺到自己的力量可以爲朋友的益處而使用了。她並不開口——只是仰視着他，臉上由於快樂的緣故，顯得非常動人，並且微微地笑了一笑似乎說：『今天沒有人會拒絕我任何要求的。』自然囉，勞萊是不會拒絕的；他把手伸過去，含着一種回答的微笑，從心裏吐出這樣的一句：『我答應了，白達克夫人！』

『我謝謝你，萬分的感謝。』

『那末我來喝一杯，祝你的決心萬歲，塔迪。』若喊着，一面用幾滴檸檬水給他受洗，搖晃着他的杯子，並且十分稱頌他。

於是那合盞之杯乾了，婚約也已簽訂，不管有許多誘惑，要始終忠誠地保持着，因爲那幾位姑娘有天秉的敏慧，就抓住一個快樂的時間來爲友人做一件事了，爲這件事他將終生感謝他們哩。

吃了點心之後，賓客們都三三二二地閑步着，穿過屋子和花園，享受那屋子內外的

陽光。

曼格和約翰剛同立在草地的中央，那時勞萊忽然觸動念頭要想給這個不時髦的婚禮一個最後的點綴。

「結婚過的人都挽起手來像日耳曼人那樣圍繞着新夫婦跳舞吧，同時我們未婚者都在外圍成對地跳躍吧！」勞萊喊着，一面他和靄美冉冉地沿着小徑走來，有這會感人的精神和技巧使每個人照着他們那樣做而毫無怨言。馬煦先生和馬煦夫人，卡洛叔和卡洛嬌，先開始；其他的就急速地加入了；就是莎莉，馬斐，猶預片刻後，也把裙緣拋到臂上，拉了尼特跑到裏圍去跳了。但是那超羣的玩意乃是勞倫斯先生和馬煦嬌；因當這遲重的老紳士莊嚴地走到老太太那邊去時，她正把拐扶在腿下，乾脆地跳開去加入其餘的人叢裏，在新夫婦旁跳着，那時青年他舞遍圍中正像盛夏的飛蝶。

大家已精疲力盡，於是這個臨時發動的跳舞會結束了。賓客們都開始散去。

「我祝你好，我親愛的；我真心地祝你好；不過我以為何時懊悔的。」馬煦嬌對曼

格說，當他送她上車時，她又說了：『你得到一隻百寶箱，青年人——看那是你應得的。』

『那是我在有生以來所見到的最美麗的婚禮，尼特，可是我不知道什麼緣故，四周沒有一些入時的東西。』馬飛太太在路上對她丈夫說。

『勞萊，我的孩子，倘使你要做這種事情，從這些姑娘裏揀一個去幫你忙吧，我是完全滿意的。』勞倫斯先生說着，坐到安樂椅上去休息，經過了早上的興奮之後。

『我願意儘力使你樂意，先生，』這是勞萊異常孝順的回答。當時他謹慎地拿去茗拆在他鈕孔裏的花。那小屋子並不離得遠，那唯一的新婚旅行是曼格和約翰安靜地從舊家庭步行到新居。當她下來時，她底神態正像一個美麗的女清教徒，她穿着雪白的襯衫和結了白緞帶的草帽，他們都聚在她的四周說聲『再會』，依戀得似乎她將出遠門去那樣。

『不要以為我是離棄您啦，親媽，或者以為我愛了約翰就把對您的愛減少許多。』

說着靠在母親身邊依依地望着。「我每天會來的，父親，雖然結了婚，我希望在你心裏的我還是和從前一樣，蓓絲會時常和我在一起，別的姑娘們也會不時來取笑我處理家務。感謝您們全體，給我快樂的婚日。再見！」

他們立着，以充滿着愛，希望以及得意的神情凝視着她。她走開去了，挽着良人底手臂，手裏滿是鮮花，而那六月的陽光照得她底快樂的臉更是煥發了——這樣，曼格開始他結婚的生活。

三 藝術的體驗

辨別那才幹和天才間的差異是要經過長時間的，尤其是野心的青年男女。靄美爲了辨別這個已受了不少的煩惱；因爲，他誤以熱情爲靈感，於是便以青年人底無所顧忌的心去當嘗試藝術的每一部門。那「泥色子」的事情已久無信息，她也已致力於那最精緻的筆與墨的繪畫了。在繪事上她顯出那樣有味那樣幹練，所以她秀美的作品不但燦爛悅

目而且也頗能獲利。但是不久目光使用過度，使她不得不把筆和墨放棄而勇敢地去嘗試燙畫。這個嘗試繼續時，這個家庭就經常地處在火燒的恐懼裏；因為無論何時屋子裏總瀰漫着煙火氣；煙從小閣樓上冒出來，時使人們一面驚慌一面流淚；赤熱的火棒隨處亂放，使海娜不先預備好一桶水和門上的撒鈴，從不敢去安然入睡。雕塑板的背面燙着一個勒斐爾的面容，啤酒桶的一端則刻上一個巴却斯像；糖罐的蓋上飾着一個放歌的天使。爲了試燙「加立克購手套」（係莎氏比亞名劇羅米歐與朱莉葉中的一幕——譯者註）的事，也好幾次險遭火燒。

從火到油，對於燙壞了的手指原是一種自然的變化，靄美也就以毫無減少的熱情對油畫發生興趣了。一個藝術家朋友給她一副葉置的調色板，刷子和顏料，於是她就塗起來了，畫出田舍或海上的風物，但是這些無論在陸地或海洋都是從未見過的。她所畫的奇形怪狀的牲畜簡直可以在農耕比賽上得獎了；她所畫的在洋中顛簸的船，倘使熟悉海事的人們不以那完全不合於造船規律的構造而一見大笑，或者竟畫會發生暈船病的。棕

色的孩子和烏眼珠的聖母從畫室的一角向着河注視時，會使你繆利羅的作風；有油光的棕色面影帶着一條畫錯的淡黃淺條，那就算是雷勃倫特風的畫；臃腫的婦人和患水腫病的嬰孩，那算是祖述魯賓茲的；忒涅的風格則顯現在藍色的雷，橙色的電閃，赭色的雨和紫色的層雲的風暴裏；那紫色雲中間還塗上一抹蕃茄色，可以當作太陽，也可算是浮標，可以看做一件水手的襯衫，也可充一件爲帝王的外掛，都視看者的喜歡好了。

接着是木炭的人像了；全家的人懸在一列，看去粗野而墨黑，彷彿是剛從煤堆裏攢出來。至於粉畫的筆調就略爲柔軟而悅目了；因爲那面容是秀美的：靚美的頭髮，蒼的鼻子，曼格的嘴和勞萊的雙目——這些都被人家稱讚是「怪好看」的。現在回頭看看石膏像吧，她友人的像被塑成鬼一般蹲在屋角裏，或者從書架上滾到人們的頭上來。孩子們常被哄入來充作模特兒，直到他們把她的神祕的勾當告訴了別人，於是靚美小姐便被人看作青年的女怪。她在這方面的努力竟遭到一件意外打擊，使她底熱忱都消逝了。別的模式兒，她多時不能找到，於是她要製作她自己底美了。有一天這個家庭突然爲一

件頓足和狂叫聲所驚起；於是，大家跑到出事地點去，竟發現那位青年的狂熱者正在那茅舍內粗野地跳着，她底足緊膠着一桶石膏，那桶石膏却凝結得分外地快。經過許多困難和幾次危險，她總於掘出來了，但因者在削刮時，笑得那麼厲害，以致她的刀切得太深，割着她可憐的足，至少已在她的足上留下一個嘗試藝術的永久的紀念。

經過了這些，靄美平靜下去了，到後來她想從自然界覓取寫生的材料，就住在河邊，田野和樹林裏，且為廢墟的描摹而歎息。她不斷地傷風着，因為她常坐在潮濕的草地去寫一塊石頭，一條樹根，一朵菌和一根斷梗所組成的「優美的一點」，或者是「太空的雲羣」，這雲羣畫起來好像展覽着的羽毛的褥墊。她犧牲了自己的容貌，在盛夏的烈日下，為研究光和影，而蕩漾于河上；並且為找所謂「觀察點」，而至於鼻端生繻。

要是「天才是恆久的忍耐」，像密基爾盜格羅（意大利藝術家——譯者註）那末，所見那樣的話，靄美確有幾處合於這個神聖的屬性，因為她不管一切阻厄，失敗和失望，總繼續下去，並且她堅信總有一個時候，她會製作出值得稱為「高尚的藝術」的作品

的。

在同一個時期裏，她要學習，製作和享受，因為她已下決心，維使她不能成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也要成爲一個吸引人們而有作爲的女人。這方面，她比較能夠有所成就了；因為她確是一個幸福的人，討人歡喜而毫不費力，隨處可以交友，並且生活又是那麼優閑，使境遇較差的人看來，覺得這樣的人實是生在福星高照之下的。個個人都喜歡她，因為她有天秉的美質。她知道怎樣使人喜悅，怎樣才是適當，對怎樣的人說怎樣的話，一切都適時宜地，而且是那麼鎮定自重，她的姊妹們常說：『倘使靄美不預知禮儀而到官邸裏去，她舉動也決不會有所不合的。』

她想在「我們最好的社會」裏活動，這實在是她底一個弱點，因為她沒有十分清楚那所謂「最好」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啦。金錢，地位，時髦的成就和文雅的態度，這些她認爲是可羨慕的東西，並且她喜歡和有這些東西的人交往；常常錯把虛僞當作真實，而去豔羨那些不值得羨慕的東西。她從不忘記她是生成的高貴的婦人，而把她貴族的風

度和感情培植起來，這樣當機會來時，她就可取得現在因貧窮而被擯的地位了。

「我們的貴婦人」，像她的朋友們稱呼她那樣，實實在在想做一個貴婦人的；但是她不知道，金錢是不能購買品性底優美的，等級並不能常決定一個人的高尚；而真實的教養也總會給人們看到的，不管外表的掩蔽怎樣。

「我要請求你一件事，媽」有一天，靄美走進來，帶着一種嚴重的神色說。

「好的，小姑娘，有什麼事？」她的母親回答道。在她底眼裏，那莊重的青年婦人還依舊是一個「小囡」哩。

「我們的繪畫班要在下星期散學了，在暑期的別離以前，我想請他們到這裏來玩一天。他們渴望着去看那河流，要給斷橋寫照，並且要在我的畫冊裏臨摹一些她們所羨慕的東西。他們在各方面都待我很好，我實在感謝；因為他們都是有錢的，知道我貧困，可是他們從不會對我有過什麼歧視。」

「爲什麼他們應當歧視你？」馬煦夫人以一種非常嚴正的神態提出這個問題。

『你和我都知道，幾乎每個人對於貧富確是存在着種歧視的，所以不要像慈愛的母雞那樣，當您的鷄雛為較強的鳥兒所欺弄時，就拍起翅膀來；你知道：那醜陋的小鴨子會變成一隻天鵝呀。』露美淺笑着，一些沒有苦痛，因為她天生一副愉快的性情和樂觀的精神。

馬廝夫人大笑起來，那做母親的自傲也消逝了，就問道：

『好的，我的天鵝，那麼你的計劃是怎樣的呢？』

『我願意在下星期請她們來吃一頓中飯，再趁車到她們所要去看的地方——在河上划划船，或者——舉行一次小小的藝術的宴會。』

『那看來是可行的。那末，你在中飯裏要些什麼呢？餅夾肉的麵包，水菓和咖啡，必要的都有了麼，我想？』

『哦，媽，不夠呀！此外我們還須有凍舌和凍鷄，以及法國巧格力和冰結濂呢！那些姑娘們是常吃那種東西的。我要有合式而優雅的午餐，雖然我是靠做工過活的。』

『有幾個年輕的貴婦人呢？』她問着，臉色較前嚴肅了。

『班裏一共有十二三個，但是我敢說，她們是不會全來的。』

『天啊，孩子，我還得願一輛大客車載她們去玩呢！』

『怎麼，媽，你怎樣這般想；大約她們來的不會多於七八個的，所以我將租一輛馬車，同時把勞倫斯先生那輛朱紅車子借來。』（海娜是放它「却厄彭」的）

『這是很費錢啊，靚美。』

『不很費；我已把價錢計算過了，自己會付的。』

『親愛的，這些姑娘們既然常吃這些東西，那末，就是我們弄得很好，在她們也不會覺得新奇的，或者比較質樸的設計，這樣的一個更換倒無使她們愛好；如果不增添什麼，對於我們講，當然也比去購買或假借我們所不需要的東西好多了，並且要想計劃一個和我們境遇不相稱的形式，你不是這樣想麼？』

『倘使我喜歡的東西，我不能有，那末，我就什麼都不要了。我知道，如果你和姑

娘們肯略爲幫我一些忙，我就能完善地把它安排好的。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不能這樣做，要是我自己願意出錢的話，」靄美說着，顯示着一種堅決的神態，再反對她，就會使她成爲執拗的了。

馬煦夫人知道，經驗是最優等的教師，所以在可能範圍內，她總是讓她的孩子們獨自去學得教訓的，這些教訓，如果他們聽從的話，她是願意把它安排得容易些的。

「很好，靄美，倘使你實在存心去做，並且知道不會費多大的錢，時間和精力的話，我不再說什麼了。和姑娘們討論討論究竟你應該怎樣決定，我總竭力幫助你的。」

「謝謝你，母親，你老是這麼慈愛的。」靄美說了，就跑開去和姑娘們去公開她的計畫了。

曼格立刻同意了，並且答應幫她忙，慷慨地貢獻她所有的一切，從她的小屋子到她最精美的鹽匙。但是茗却對全部計劃縹縹眉頸，開始她竟全不與問。

「費你的錢，麻煩你的家人，而且把屋子弄得天翻地覆，爲的是幾個並不把你放在

眼裏的女孩子，又何苦呢？我想你對於任何平凡的女人，不過因為她着了法國式的靴子和坐了轎車，就去奉承她，怕太過份了吧！」荅說時，寫到小說中最悲痛的一節，自然她不會十分關心這種社交上的事。

「我並不奉承，並且我恨那受人庇護的人正和你一樣啊！」靄美愠然地回答，因當這樣問題發生時，這兩個人還是要爭弁的。「那些姑娘們確是瞧得起我的，並且我以為在她們中間也有不少很慈和，很有才幹，很有學問的人，不管你叫她們是時髦的花瓶也好。你自然不關心於使人家歡喜你，到上流社會去，或修養你的姿勢和風度。但是我確是如此，我要儘量利用未來的機會。你能夠貧困一世而且自尊自傲，要是喜歡的話，你還可把它叫做獨立。但是，我不會這樣做的。」

當靄美鼓動脣舌，傾吐她心內一切時，她常是應付裕爲的，因為她很懂事，所以她很少失敗的，可是荅愛好自由，痛恨庸俗到這麼一無限制的，又其此，她覺得她自己是最短於井才的。靄美對於荅所謂獨立的見解，所下的定義是這麼一個有力的打擊，使兩

個都發出大笑來，於是這個討論也就升到一個更溫和的局面。對若提供了不少的反對意見，最後她終於同意爲葛倫迪夫人犧牲一天，並且幫助姊妹們做那她過去認爲「無聊的事情」。

請東發出去，大都是接受的，下星期一就要專做這件大事了。海娜因她一星期的工作要被攪亂，所以她老不高興，說出這樣的話來：「倘使洗滌和熨衣都弄不整齊，便什麼都弄不好的。」這本來是會給家務最不好影響的，但靄美的格言乃是「永不灰心」，她既決定去做，她就會不顧一切阻礙去從事的。開頭時，海娜燒的菜就不好，雞肉太老了，舌太鹹了，巧格力糖也裝不合式樣。蛋糕和冰的價格要超過靄美所預計的，馬車錢也是這樣；而其他各種費用，在起初看起來實在有限，但到後來合計起來就頗覺驚人。蓓彌受了寒暄在床上；曼格有客人不能外出；若心緒又是這麼紊亂，使她做任何事，都發生毀壞和錯誤。

「要是不曾和母親商量，這件事我再不能應付下去了。」後來靄美這樣聲說，並且

當個個人忘了那一「這季中的最好的笑話」時，她還是在心裏感激着。

倘使星期一天氣不好的話，年輕的婦人們就在星期二來，這個準備已激怒荖和海娜到了最後的地步。星期一早晨時晴時雨，簡直比傾盆大雨更是難過，簌簌地灑了一陣雨，又淡淡地放了一會陽光，一會兒，又微微地來幾陣風，氣候時時在變化；直到後來人們可以決定行止時，但已是太晚了。靄美拂曉起床，把全家人叫起來，催她們趕吃早餐，這樣可以把屋子裏整理清潔。她感到那會客室顯得非常破舊，但是來不及為她沒有東西而歎息，她就把所有的一切儘可能的佈置好，把椅子放在地毯底蛀洞上，在壁上有污漬處掛上了常春藤作框的畫，牆角的空隙裏填上了家作的石膏像，給整個房間以一種藝術的氛圍，同樣，荖把許多可愛的花瓶散放在各處。

午餐顯得十分精緻；她忖度着，她真誠地希望那一餐滋味很好，並且那借來的玻璃杯，磁器和銀器會安全地還給人家。馬車準備好了，曼格和母親也都預備款待她們，荖綠能夠在後面幫助海娜，荖不得不裝得活潑溫和，雖然她並不把這些放在心裏，頭又痛

，而每個人和每件東西，在她看來，一無可取，不過她答應過了，只得這樣做。靄美一面疲乏地梳裝着，一面用快樂時間的預期來鼓舞自己，她想在吃過了午餐，可陪着朋友們坐車去享受一個下午的藝術的歡樂；因為那「幾利服車」和那斷橋是她最喜歡的。

靜候了二小時，在這時間裏，她在會客室和走廊間來往地走着，當時大家的意見又像風針那樣在變化。在十一點鐘時，下了一陣急雨，顯然已把十二時降臨的娘娘們的熱心消滅了，因為沒有一位來啊！二點鐘時，這疲乏的一家坐在炫耀的陽光下吞嚙筵席中易壞的一部，這樣才不會損失什麼東西。

『今天天氣無疑是好的了；她們一定會來的，所以我們還是趕快頂備起來吧！』當翌晨陽光催醒她時，她這樣說。她乾脆地說着，但是在她心裏却願意自己沒有說過星期二，因為她的興趣，像蛋糕一樣，已有些走味了。

『我辦不到龍蝦，所以你今天只好沒有冷盆了。』半小時後馬煦先生走進來，節着恬靜的失望的神色。

「那末用雞吧，稍老一點做冷盆是無妨的。」他的妻子勸告道。
「海娜把它放在桌上，還只一息，便給小貓吃掉了，對不起得很，靄美。」蓓綠接
接着說，她還是一個貓的庇護者。

「那末，我必需龍蝦，因為僅僅用舌頭是不行的。」靄美堅決地說。

「要我衝到城裏去弄一個來麼？」蓓帶着一副殉道者底宏量說。

「你曾經把它夾在臂下帶到家裏去過，不包一張紙，現在你要給我做了。我還是自
己去吧。」靄美問道，她底溫和開始減低了。

遮起一層厚面紗，臂上掛着一件文雅的旅行籃，她離去了，覺得涼快的馳驅會溫慰
着煩躁的脾氣，讓她可以好好地白天工作。延擱了一些時光，她所願望的目的達到了
，買了一瓶調味粉，怕在家多費時間，於是她就坐車回來，她以為自己有先計之明，就
覺得。十二分快樂。

當那公共汽車內別的乘客只有一個打磕充的老嫗時，靄美就揭開她的面幕，看看路

上無聊的東西，想想她全部的錢究竟用到什麼地方去，這樣消遣自己。她總是在一張滿是煩惱的數字的卡片上忙碌着，至於不會看到一個新來的乘客，到後來一個男子的聲音說：『早安，馬煦小姐，』她擡起頭來，才看到原來是勞萊的大學裏一個最文雅的同学，靄美極其希望他無比她先下車，完全把她腳邊的籃子忘掉了，並且慶幸自己剛穿她的新旅行衣，一面以她平常的慇懃和熱心去回復那青年的問候。

他們談得很相投，靄美得知這個紳士將首先下車，她的主要的擔心就立刻平息了。並且當她談得份外高興時，那老婦人走下車去。當她蹣跚地走到門旁時，把籃子打翻了。呀，可怕啊！那龍蝦底粗俗的身段和亮光竟顯著在公子底高貴的眼前了！

『天曉得，她忘記她的飯菜啦！』這青年不覺地喊着，一面用手杖把那鮮絲的怪物撥回原處，一面要預備把那籃子遞給老婦人。

『請不要——這是——這是我的。』靄美喃喃地說，臉上幾乎紅得和蝦一樣了。

『哦，真是抱歉，這是一籃非常新鮮的龍蝦啊！』這位公子鎮定地說，並且節着一

種端莊的興味，可信他確是受個很好的教養。

靄美的神色不久就復常了。於是她大膽地把籃子放到座位上，大笑着說：

「你願吃一些龍蝦拌的冷盆，而且去看看吃她的嬌媚的妙齡女郎麼？」

這就是她的機智，因為男子心裏的兩個主要的弱點都被她出中了；龍蝦立即被愉快的回憶所圍繞，而對於，嬌媚的妙齡女郎的好奇心也把他的注意很好笑的災難上移去了。「我想他會把這件事和勞萊去當笑話說的，但是好在我不會看見，隨它去吧，」當那位公子就鞠躬着話別時，靄美暗暗地想着。

到家裏她不會提起車上遇到人的事（雖然她發現她們新裝被調味汁洽污直到裙邊，爲了打翻籃子），只是再料理準備的事，但是她覺得似乎比從前厭倦了；十二點鐘時，一切都齊備了。她覺得鄰居都在注意她的事情，她想在記憶裏的昨天失敗儘可爲今天的大大的成就所掩沒了，所以她就命令「幾利朋車」，整齊好去迎接她的貴客們到宴會來。

「轆轤地在響，她們來了！我走到走廊裏去迎接她們吧。這樣顯得客氣些，而且我想那個可憐的孩子忙碌後，終該過一會美好的辰光啊！」馬煦夫人說時，就照着話做。但向門一瞥之後，她就以一種還能描摹的神氣退回來，因為，那輛大馬車裏只坐着靄美和一個女客人，簡直看也看不出。

「跑過來，蓓綠，幫助海娜把桌上的東西移去一半吧，十二客的菜放在一位姑娘的面前，實在太荒謬絕倫了。」茗說着，一面急急下樓去，興奮復簡直笑不出來。

靄美進來了，十分鎮靜，並且愈快地招待這一個踐約的賓客，家裏其餘的人，像做戲一般的來來去去，各人演自己的一部份，伊利亞特小姐覺得她們是快樂的人，因為要把她們心中的快樂全部克制着實在是不可能的，那重備的午餐歡樂地共同享受過了，畫室和花園都參觀過，並且熱烈地討論過關於藝術的見解，於是，靄美就僱一輛輕四輪車（可憐那文雅的又幾利朋車！）和她的友人馳騁在鄰近各處，直到太陽落山，才「宣告散會」。

當她走進家裏時，看起來已經十分累了，但還是像平常那樣鎮靜，她覺得不幸的事底每個痕跡都已隱滅了，僅有的是苔底口角上的一些懷疑的綉紋。

「你坐了車快樂一個半天了吧，親愛的。」她的母親說着，現出一副似乎十二份全都來那樣恭敬的姿態。

「伊利亞特小姐真是秀美，我想她似乎也享了一回樂吧。」蓓綠帶着平常的溫柔情態細視着說。

「分給我一點蛋糕吧！我實在需要幾塊，我有這麼多的同伴，而我却不能有你那樣美味的東西。」曼格嚴肅地問。

「全部拿去吧！這裏喜歡吃甜的只有一個人，我沒有把它吃光，它就要發霉了。」露美回答着，一面在想那排場這麼大而結局是如此，真是感慨無窮！

「可惜勞萊不在這裏幫我們忙。」苔開始說。當時他們坐着吃冰結連和冷盆已是兩天來的第四次了。

她的母親給她一個警告的眼色，她就中止了。全家靜默地吃着，到後來馬煦先生溫
和地說：『生菜是古代名菜之一，並且喬維荅（英國作家——譯者註）——說到這裏，
全體都大笑起來，頓時把「生菜的歷史」截斷了，使這位有學問的紳士大大的驚奇起
來。

『所有的東西都捆在籃裏，送到胡梅爾家去吧。德國人喜歡雜菜的。我討厭這些東
西。我已經做了一次馱子，總沒有理由再弄得你們肚子漲死啊。』靄美叫起來了，一面
擦擦她的眼睛。

『當我看見你們兩個姑娘在你們車子裏顛簸，好像兩個人果仁在一個很大的硬壳裏
，而母親又像等待大批賓客那樣等候着，我想我真要笑死了，』若嘆了一口氣，她已笑
得十分累了。

『你是失望了，我是非常難過，但是！親愛的，我們總會竭力使你滿意，』馬煦夫
人說着，聲調中充滿着慈母的痛惜。

「我是滿意的；我所負擔的事情已把它完成了，而失敗却不是我的過失，這可引以自慰的，」靄美底語音節着顫抖。「你們大家幫了我許多忙，我非常感謝。如果至少在一日內不提起這件事，我當更感謝你們啦。」

幾個月來，沒有一人提起過這件事，但是「宴」這個字往往會引起大家微笑的，而勞萊在他生日送了一隻小小的珊瑚製的龍蝦給靄美，做得很可愛，是給她當做錶墮子的。

四 文學的教訓

茗底臉上突然現出幸福的微笑，並且在她生活道上落下一個幸運的小錢。實在不過一個小錢，但我懷疑五十萬之錢也決不會比這一些小數目給她更真實的快樂。

每隔幾星期她就要把自己關在房裏一次，穿上她寫作的行頭，像她所說的「滾入旋渦裏」，貫注她全部的精力在她寫作上，不到完稿，她決不安靜的。她的「寫作的行頭

「包括一條可隨意措筆的黑色遮胸，和一頂用同樣衣料做的便帽，飾着一個腥紅的結，當桌子弄乾淨預備寫作時，她就將頭髮束在帽裏。在她們一家人老容的眼裏，這項便帽無異於一個報警物。在這個時期裏，她們總是不接近她的，最多也不過偶然的伸進頭去有趣地問一聲：『天才燃燒了麼，茗？』他們不敢常常去問她這個問題的，只要觀察一下她的便帽，就可決定行止了。如果這項便帽是低壓在前額上，這便是一個正在埋頭苦幹的標記；在寫得興奮時，他就把它推過去斜戴在一邊，而當這位作者不高興的時候，她就要把它整個拉下來，摔在地上了。在這樣美麗的時候，上述諸位就悄悄地退下去；但一到那美麗的腥紅的結直立在纖細的眉毛上，任何人都敢去和她攀談了。

她無論怎樣都不以為自己是一個天才；但當寫作的興趣來時，她會把她整個的心侵潤在作品裏，去過一種幸福的生活，忘掉了慾望，顧慮和討厭的氣候，那時她是安逸而快樂地處在一個幻想的世界裏，這個世界充滿着朋友，正和肉體的朋友一般親摯。

睡眠拋棄了她底雙目，飯菜絲毫未動，去享受這樣的快樂，日夜合起來的時間簡直

還太短促，並且縱使沒有其他收護，這一段時間也夠值得生活了。這個神聖的靈感通常總要延續一個或兩個星期，才從「旋渦」裏得起來，知道飢餓，睡錯，痛苦或失望了。

她剛從一個這種進攻中恢復過來時，克羅克小姐就要她陪着聽演講去，為報答的好意，她得到了一個新的見解。這是一個民衆演講會，討論金字塔問題。若是十分奇怪，怎麼對這樣聽衆選擇一個這樣的題目；但是對那些日夜集思於烏煤白粉的價格而從事於解答比獅身人像之謎更難的問題的人們，講些急應補救的社會弱點，或者「法老」的偉大慾望，也多少總有些好處的。

她們去得很早；克羅克小姐就縫起襪跟來，若則觀察聽衆底面部，當作消遣。在她左邊的座位上坐着兩個廣額的中年婦人，戴着闊大的帽子，一面織着東西，一面在討論女權問題。那一面坐着一對羞澀的情人，不自然地互相握着手；又有一個憂鬱的閨女正從紙袋裏取出薄荷糖來吃，一個老年紳士正在一塊黃色的花絲巾後打着瞌睡，在她右邊，她唯一的隣居是一個外表很用功的男孩子正在聚精會神地看報。

這是有畫的一冊書，茗就觀察最近她那部份的技巧，只見一個全副武裝的印度人，一隻狼咬住他底咽喉，正從峭壁上滾下來，同時兩個有着非天然的小脚和大眼的青年，怒氣衝衝地用刀在互相刺擊，還有一個披髮的女人，正張大着嘴，在背後飛去，茗看了，覺得十分奇怪，是一件怎樣的事，需要這樣驚心動魄的形容。再翻過去一頁時，那男孩子看見他在看他，便以一種孩子的善良性情，讓一半給她看，愁直地說：『要看麼？這是第一流的故事呢。』

茗微笑着接受了，因為她喜歡男孩子的心情從來減少，不多時她走入愛情，神秘和暗殺的迷團裏了，因為這故事是寓於軟性文學一類的，在這類故事裏，熱情是無拘無束的，並且當作作者的發明失敗時，就來一個極其不幸的結局——把其中的人物肅清了一半，留下其他的一半在他們的崩潰上觀舞。

『頭等的，是不是呢？』那孩子問着，正在看她那邊底最後一節，

『我猜想：如果咱們做起來，我能夠做得像它那樣好，』茗回答着，對於他羨慕這

些渣滓，覺得可笑。

『我想要是我能做得起來，我真是鴻運高照了。他們說，她因寫這種小說，得到了優越的生活，』他指着故事名目下面的一行作者姓名：涅斯堡夫人。

『你認識她麼？』若突然動起興來，問道。

『不認識；不過她底作品我都讀過了，而且我認識印這本書的印刷所裏一個職員，』

『你說她因寫小說而得過優裕的生活，寫的是這種小說麼？』若對那震驚恐的人和當作點綴用的密密的驚歎號更是恭敬地看了。

『猜想起來，她是這樣做吧！她知道人們所喜歡的東西，因此她能得到很大的稿費』

現在演講開始了，但是若聽到很少，因為山茲教授正在贅述關於巴爾沙尼，基阿帕斯，埃及古代的彫像以及象形文字，她就暗暗地把那地址記下了，並且大膽地決定去寫

有一百元獎金希望的驗人聽聞的小說。這時候演講完畢，聽衆都醒來了，她也已經給自己積纍起一筆龐大的財產（不是開始時在報上看到的），並且已經深深地思索過她的故事，但還不能決定那場決鬥應該在私奔，前還是在暗殺之後。

她回到家裏不說起一些關於她計劃的話，但是第二天就着手她的工作了，這給與她的母親非常不安，她當「天才燃燒起來」時，往往顯出發急的神色。若給鵬飛雜誌上寫極溫和的小說時，從不曾寫過這種體裁。她的戲院經驗和讀雜誌的心得現在都替她服務了，因為它使她知道些戲劇的效果，並且供給它情節，語句和服裝。她的小說充滿着離散和失意，因為她有限的熟人用那些不舒服的感情使她這樣做。小說的地點在里斯在，以地震結束，好像是一個富於刺激而愜當的收場。稿子是私下發出了，附着一張字條，謙遜地說，如果這篇小說不會得獎，獎款作者實在不敢希望，她願意多少接受一點稿費就是了。

六星期的等候不能算是短，但是現在却需要更長的時間來保守秘密；若兩者都做到

了，現在剛才開始放棄她全部的希望，甚至也不再希望着到原稿，那時竟接讀了一對幾乎使她氣也喘不過來的信，因為一拆開，就有一張一百元的支票落到她的圍裙上。她盯着它好一會，彷彿它是一條蛇似的，而後她就讀起這封信來，開始哭了。假使那寫這封親切的信的和善的先生，他能知道自己會給與一個人極大的快樂，那末，我想他一定願意把自己所有的閒工夫爲它化費的；因爲若對於這封信比金錢更是寶貴，爲的是這封信給與她無上的鼓勵；並且經過幾年的努力，她發現自己已知道些事情，雖則只是寫一篇奇情的小說，心裏也總覺得愈快。

再沒有比她更自詡的女人了吧。安靜一下之後，她就一手拿着那封信，一手拿着那張支票，跑到全家人的前面，宣稱她已得了獎，彷彿電台中播音似的。自然全家「皆大歡喜」，並且每個人讀了這篇小說都加以稱譽；到後來她的父親告訴她，那辭句是優美的，題材也新穎動人，而且哀痛處又是十分深切，然而他說了，却搖搖頭，繼續用不平凡的語氣說：

「若，你能比這寫得更好。你要認清最高的目標，決不要把錢放在心上。」

「我以爲錢才是最好的東西。你怎麼要利用這筆買產呢？」靄美問道，一面恭敬地注視那具有魔力的紙條。

「想送蓓綠和母親到海濱去住一二個月，」若立即回答。

「哦，多麼奢華啊！不，我不能這樣做，好姊姊，這是太自私了，」蓓綠喊着，她拍着瘦小的手，長長地吸一口氣，彷彿是在新鮮的海風裏；他停止不說了，推開她的姊姊在她面前招展的支票。

「唉，但是你應該去的，我已決定了；這是我所以要去試試的理由，這就是我所以成功的原因。當我想到自己是孤獨時，我是生活不下去的，這樣才能成就我自己來給你做些工作。此外，媽也需要更換一下環境，而且她是離不開你的，所以你一定要去的。等你回家時，重見你胖胖的身體，紅紅的雙頰，不是很有趣麼？給若醫生歡呼吧，她是常會治療病人的！」

經過了幾次討論，她們終究到海濱去了，回家時，蓓絲雖然沒有所希望那樣肥胖紅潤，但也康健多了，馬煦夫人說她年輕了十年；所以茗對於獎金的化費十分滿意，快慰地去寫作，想得到更多的令人歡快的支票，她在那年裏得到好幾張，於是她就覺得自己是家裏的權威了；因為靠一枝筆的魔力，她的「垃圾」已變為她們全體的一種安慰了，公爵的女兒付了肉店的賬，一隻怪手購置了一塊新地毯，康文脫落魄記給與馬煦一家在衣着和集用上不少幸福。

財富自然是一件最可羨慕的東西，但是貧困也有它的光明面。窘迫的一種美好的用處便是能得到真實的滿足，這個滿意是由於腦和手裏產生來的心血的結晶；並且我們知道世上的智慧，美麗和有用的東西，倒有一半是為需要所促成的。茗已享受到一點這種滿足底滋味，並且不再羨慕那些富有的姑娘，她有學問可以供應她的慾望而不要問人去借一個錢，這是對於她一個大大的安慰。

她的小說不會多大注意，但是很有銷路。有了這件事實的鼓勵，她就決意去為名利

作一個勇敢的嘗試。她已把自己的小說騰了四遍，讀給可信任的朋友聽過後，她就恐懼地顫抖着把它送到三個出版者那裏，最後她才處置好，不過附第一個條件，就是她得截去三分之一，並且刪掉她所特別喜歡的幾部份。

『現在我必得在三者之中選擇一個了：或者把它束在我的鉛爐子裏，讓它去霉爛，或者自己出錢去印，或者腰斬了去適應買者而得到一些錢。對於我們家庭，名譽實在是最佳美的東西，但是現在當然更是方便；所以我想對於這件重要的事還是會談一次，徵求徵求大家意見吧。』茗說着，一面就來召集一個家庭會議。

『不要把你的書毀了，因為在這裏面有你所知道以外的東西，而那旨趣又是完善地表達出來了。讓它等待到成熟吧！』她的父親勸告說；並且她言行合一地爲了自己的成熟已經等候了三十年了，而縱使到現在，那男子已經香甜而軟熟，他還不急他去摘它。

『我看起來，茗與其等候還不如再行嘗試，當更能得到利益，』馬煦夫人說，『批評是這種寫作的最好試驗，因為它會告訴她無疑的功過，而且幫助她在下次會寫得更好』

些。我們的意見不免太偏；但是外界的褒獎會證明它的價值，即使它眼前所得的只是一點微薄的稿費。」

「是呀。」茗縷眉說：「那才對呀；我爲了這個東西而已喧嚷這麼長久了，但我真不知道這是好，是壞，或是有甚麼錯誤。如有一個頭腦冷靜而公正的人看過它一遍，而且告訴我他們底意見，那會給我一個多麼大的幫助啊！」

「我是不願意刪去一個字的；如果你這樣做，你準會把它弄糟了，因爲那小說在人的心裏比在人的動作上更有味。要是你不一一加以解釋，這個作品或者將成爲一團糟啦。」曼格說，她堅信這部小說是有寫作以來的最出色的一部。

「但是亞倫先生說，」不加解釋，把小說寫得簡括而多動作，讓書中的人物來講故事吧。」茗插嘴說，一面去看出版者底信。

「依他的話做吧；他知道怎樣才有銷路，我們是不知道的。做一本優美的大眾化的書吧，可以儘量得到一點錢。過了一些時日，當你成了名時，你就可以說些題外的話，

並且在你的小說裏可以有哲學的和形而上學的人物了。』靄美說，他對於這件事採取一種嚴格的實際的觀點。

『好的』荇笑着說：『要是我的人物是「哲學的和形而上學的」的話，那不是我的過失，因為我除了有時聽到父親說過，實在對於這些事情是一無所知的。如果我把他聰明的意見攙入到我的小說，那於我要好得多了，現在，荇絲，你的意見怎樣呢？』

『我喜歡它立刻印就。』荇絲微笑着只講這一句話；但在「立刻」兩字上不自覺地加重些語氣，眼裏流露出一種渴望的神色，因為這雙眼從來不會失去它孩子般的真誠，這個真誠使荇意識到一種預知的恐懼，不覺為之心寒了一會，同時就決定「立刻」去從事她的小事業了。

這位年輕的女作家就非常堅決地把她的處女作放到桌上，宰割起來同妖魅一般的殘忍。爲了希望取悅每一個人，她採取每一個人的意見，但正像寓言裏的老人與驢子那樣，却沒有一人討好。

她的父親喜歡那不知不覺地滲入的形而上學的氣味，所以，雖然她對於它有些懷疑，而仍舊把它留起來。她的母親以為描寫太多是一個微疵，但是把它刪去，整個故事就會失去必要的聯繫。曼格稱讚那悲慟之處，若就把悲慟堆上了去迎合她，同時露美反對笑謔，若就用平生的本領把為調和故事中憂鬱的角色的輕鬆的場面減少，於是，為了完成那衰落，她截去了三分之一，而自信地把這可憐的小說，像選擇過的知更鳥那樣，送到廣漠的忙祿的世界裏去試它的命運了。

好了，印就了，她得到三百元錢；也得到許多稱讚和指責，兩者都多得在她意料之外，使她陷入一種昏迷的境地，經過好久才恢復過來。

『您說的，母親，批評會幫助我，但是意見是這麼相反，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寫了一部可希望的書，還是把十誠都撕毀了，這樣的批評，怎麼能幫助我呢？』可憐的若叫着，一面翻閱一下短簡，使她自傲和快樂了好一會，但接着又流露出憤怒和沮喪。『這個入說：「這是一部充滿着真理，美，和誠意的好書，全部是可愛，純潔，而且健全。」』

「這位受困的女作家繼絕着說：『第二個人說：「這部書的理論是歪曲的，充滿着不健全的幻想，唯神論的見解，和不自然的人物。」現在，既然我沒有任何理論，也不信仰唯神論，並且從實在生活臨摹我的人物，我不明白這種批評怎可算作正直。另一個人說：「這可算是美國文壇上幾年來最優美的小說之一。」』（我比他更知道些）而別的又申說了：『「雖則這是一部創作，並且用許多力和感情去寫，然而這是一部危險的書。」這意見是錯誤了。有幾個是開開玩笑，有幾個過譽了，但是差不多全體以為我是要詮釋一個高深的理論，其實我只是爲了興趣和錢。我願全部都印出來，不然，索性全部都不印，因爲被這麼可怕地誤斷，我實在討厭。』

她家裏的人和朋友們都大量地來安慰她，鼓勵她，然而對於敏感而高傲的蒼倒覺得難受，她要想做多麼好，而實際上却做得這麼糟。但是對她實在是有益的，因爲那些意見有真正價值的人們，給與她的批評乃是一個作者最好的教育；並且當傷痛過去時，她可以取笑自己可憐的小書，雖然仍舊對它信任，並且受了苦難會使她自己覺得更是聰明

更是有力。

『不是一個天才，像濟茲（一十九世紀英國詩人——譯者註）那樣，也不至於被殺的，』她倔強地說：『總之，我已經開了他們一個玩笑。因為從實生活中吸取一切已被指責為不可能而且恃理的了，現在從我自己底笨頭腦裏所想出的那些情景已有人稱為「可愛地自然，纏綿而且逼真」了。所以我以此安慰我自己，並且當我準備好時，還要再寫一部哩。』

五 家務的經歷

曼格像大多數青年主婦那樣，在結婚生活開始時就決心要做一個模範的治家者。應該使約翰覺得家庭宛如樂園；他應該常常看到一個微笑的臉，飲食起居應該富裕，而且永不曾知道落掉一粒扭扣，她存着這麼許多愛，能力，和愉快的心情去從事工作，雖則有些困難，而終能達到成功。她的樂園並不是一個寧靜的樂園，因為這位小婦是太急要

取悅於她丈夫，時時爲各方面的關心所累，以致弄得十分忙碌。有時，她太疲乏了，簡直笑也沒有力氣；而約翰吃了幾天精美的飯菜，反弄得消化不良，於是便無情地要求簡樸的食物了。

縱使他們發覺到不能單待愛情過活以後，他們還是非常的快樂。就是曼格從咖啡壺後窺視約翰時，他也不會覺得曼格的美有所減少；而曼格也還在每天的會晤上時時燃起幻想，那時她的丈夫就吻了她一下後，溫存地問：『要我送些小牛肉和羊肉到家裏去麼？親愛的。』這所小屋子不再是一向被人尊敬的閨房了，這已是一個家庭，而這雙青年的情侶覺得已變換得更好了。

當曼格烹飪的狂熱繼續看時，她把康利斯夫人的烹調術整部讀過，並且把書內的問題耐心地與以解答，彷彿是演算數學練習題那樣。有時她把娘家的人都請來，幫吃燒得太多了得意的筵席，或者私下瞞着眾人差了羅蒂把燃壞的東偷偷地送到胡彌爾家去。有幾個晚上約翰算賬時，常會使那烹調的熱情暫時的冷下去，接着就實行幾天節儉。

燃燒着的主婦的熱望使曼格看到在她的儲藏室裏放着家製的醃漬食品，於是她就親自去製葡萄果醬了。約翰既然堅信「我的妻子」什麼事情都會做，對於她的技術自然也很贊許，他就決定她應該得到酬報，所以他們的僅有收獲的果子就以最精美以形式收藏起來，供給過年的食用，買了四打美麗的小罐和半桶糖，又有一個小孩子專給她揀葡萄。那成排的小罐起初使曼格十分驚異，但是玲瓏的小甕放在頂架上是那麽好看，所以曼格就決意把它全部裝滿，隨消磨一個整天的工夫去揀選，沸煮，過濾，忙碌於她的果醬上。她盡力做，並去請教康利斯夫人；她絞盡腦汁去回憶海娜做過而她却没有做過的東西，她重煮，重新加糖，而且重又過濾，但那可怕的材料終不成爲果醬。

她恨不得穿着這身衣裳就跑回家去，問母親找一個幫手；但約翰和她已經雙方同意過，他們不以自己的煩惱而去驚擾人家。所以曼格在那整個燠熱的夏日裏獨自與頑梗的糖果角力，而到五點鐘終於坐在她凌亂的灶間裏，緊壓着她底雙手，提高着額子大哭起來。

在她新生活開始時；她常常這樣說：

『祇要我丈夫喜歡，他隨時可以帶一個朋友到家裏來，我會時時準備着的。如果約翰沒有完全忘掉關於果醬的事，而他偏偏選擇一年中的那一天，意外地帶一個朋友到家裏來，這實在是不可原宥的。』

當約翰來到那「鴿子窠」時，竟使他完全失望，那前門常是歡迎客人般地大開着；現在是閉着了。那會客室的玻窗全是關閉着而且也放下了帘窗。

『我怕出了什麼事吧；請你走到花園裏去，史高德，我去尋白逮克夫人，』約翰說着，對那寂寥和淒涼覺得十分驚奇。

約翰跟着焦糖的煙味，急忙在屋外跑了一周，而史高德先生也帶着詫異的面容跟着他跑。當白逮克不見了；他小心地在遠處停下來，但是他能看到也能聽到，他既是一個未婚男子，自然對於這情景感到十分有味。

廚房裏充滿着紛亂和失望，有一鍋果醬一罐一罐地倒着，另一鍋已倒在地上，而第

三鍋則正在爐上旺盛地燃燒着。羅蒂甯靜地在吃麵包和葡萄酒，因為那果醬還是在無望的液體狀態中，而白逮克夫人則以飯單蒙着頭，在那裏悽慘地嗚咽着。

『我最親愛的姑娘喲，爲了什麼啊？』約翰喊着說，當時他正衝進來，看到了燙傷的手，突然知道一件這樣不幸的事，而且一想到在花園裏的客人不禁又驚惶失措。

『哦，約翰，我是這麼疲倦，這麼熱，這麼煩惱啊！我弄這東西要到精疲力盡才歇，來幫助我吧，否則我會死了，』這位力竭的主婦就投到他底懷裏，在語言中滿給他以香甜的歡迎，因為她的飯單也像地板那樣受過洗禮了。

『什麼使你煩惱啊，親愛的；有甚麼可怕的事麼？』約翰急切地問着，一面溫柔吻那便帽底頂，這頂便帽已經完全歪的了。

『是啊。』曼格頹喪地嗚咽着說。

『那末快告訴我吧，不要哭，我再不能忍耐了。丟開吧，親愛的。』

『那——那果醬不會成醬，我不知道怎麼好啊！』

約翰白逮克不覺大笑，這一笑竟使他以後永不敢笑，那位諷皮的史高德聽到這嬉聲，不由得微笑起來，但這微笑却給可憐的曼格底悲苦受了結局的一擊。

「都講了麼？丟到窗外去吧，不要再為它煩惱了，如果你要，我多買些給你好了，但是天曉得不得再歇斯坦利啦，因為我已經帝傑克史高德先生到家裏來吃飯了，而且

」
約翰不再說下去，因為曼格把它止斷了，她就提着他底手帶着悲痛的情態倒在椅子裏，以一種夾雜着憤怒，斥責和驚惶的音調喊起來：

「一個人來吃飯，什麼都仍是一團糟啊！約翰，白逮克，你怎麼可以做這樣事情呢？」

「不要響，他在花園裏哩，我忘掉極壞的果醬；但是現在已是無濟於事了，」約翰說着，一面以急切的眼把情況端詳一下。

「你應該寄我一信，或者今天早晨通知我一聲，你應該想起我是多麼忙啊！」曼格

薄怒地繼續說；因爲即使鵪鶉在激怒時也會啄的。

「今天早晨我還不會知道啦，並且也來不及通知你，因爲我是在路上遇到他的。你既然常常告訴我，祇要我喜歡，可以隨時帶朋友來，所以我從來不會想到要得到你許可。以前我從不會做過，如果以後我再這樣做，絞死我好了？」約翰用一種令人憐憫的態度說。

「我不要再這樣做！沒有什麼菜，我不能見他，立刻帶他走吧！」

約翰是一個溫順的人，但是他畢竟是人。工作了一整天，現在帶着疲倦，飢餓和希望的心回到家裏來，而他看到的却是一個紛亂的屋子，一張空着的桌子和一個頑梗的妻子，這些都湊巧都不能使他底心身安靜。雖然這樣，他還能約束自己，因爲不過一句不幸的話，就會大起勃發的。

「我承認這是一件困難，但是假使你去找一個幫手，我們就可把這件事辦妥，而且還有多餘的工夫。不要哭啦，親愛的，頓起精神來，我們來燒些東西吃吧，咱們倆個和

獵人般的飢餓了，所以吃些什麼都好。給他們一些冷肉，麵包和乳酪吧，我們不要果醬了。」

他是想講幾句好意的笑話。但這一句話都決定了他的命運。曼格以為他還要提起，憂慮的失敗實在是太冷酷了，因此當他講完時，連忍耐底最後原子也消滅了。

「你必須儘力把自己從困難中解救出來，我爲了人家來「頓起精神」的事情是太多了。把一塊骨頭和陳麵包以及一些乳酪給朋友，這真像一個男人。我不要這種東西在我屋子裏。帶史高德到母親那裏去吧，告訴他我不在家——生病——死了，什麼話都好。我不要看到他，你們倆個儘可以譏笑我和我的果醬，你不會在此地得到什麼。」曼格把這一口氣說完了，就拉去她的飯單，急忙地離去那裏在她自己的房裏哀哭起來了。

她不知道在她離去後，這兩個個人究竟做些什麼。到後來，她把屋裏略略整理一下，自己打扮得十分美麗，坐着等候約翰回來，請他饒恕了。

曼格決定自己要「恬靜賢淑而堅忍」，而且告訴他應盡的職責，她巴不得跑去見他

，而求他原宥，並且接吻和安慰像她決定那樣；但是，自然囉，她並不會做過那種事，當她見着約翰回來時，她就十分自然地故意咳嗽起來，一面坐在搖椅上縫綴，好像一個優美的會客室裏的安逸的貴婦人。

約翰不見到一個溫順的懺悔者，心中不免有些不滿，但是，他覺得他的尊嚴需要她首先道歉，他就不講到這些，只見閒逸地走進來，躺到沙發上，說出異常適當的話：

「我們又可見到月亮了，親愛的，」

「我並不反對啊」。曼格同樣以一種安慰的語氣說。

白達克先生講到一些大家認為有趣味的事，而白達克夫人却大掃其興，於是談話就漸漸少起來了。約翰走到一個窗口那邊去，攤開他的報紙，描摹地說，他是把自己裹在報紙裏了。曼格則走到另一窗口去，縫綴起來，彷彿睡鞋上的緣邊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似的。都不講話——倆個底外貌都十分「恬靜而堅決」，而且倆個都感到過分的不舒服。

「哦，天啊」。曼格想着：「結婚的生活實在是一件難事，像母親所說那樣，不僅需要愛情，而且需要無限的忍耐啊！」這「做母親的」好久以前說的話，曼格是曾經提過不信任的抗議的。

「約翰是一個善良的人，不過他自然有過失，你應該記起你自己底過失，而與以忍耐和諒解，他是非常有決心，但是如果你好好地解釋給他聽，不急躁地反對，他是決不會固執的，雖然你叫他「胡鬧傢伙」，他實在是很精細的，特別是他對於這個真理——優良的習性。絕不要用態度或言語去迷惑他，曼格，他會給你應有的信任，供給你需要的一切，他底性情不像我們——煥發了一陣，什麼都過去了——他是坦白的，不易發怒，但是一遇燃着了，那就很難熄滅的。留心呢，要十分留心，不要觸犯他而向你發怒，因為平安和快樂是靠尊敬的，審視你自己，如果你們倆個都有錯的話，你得首先道歉，要竭力避免小小的懷恨，誤會，以及往往引起憂慮和懊喪的急躁話。」

曼格重新想起這些話來，當她在斜陽中做針線時——特別是末了的一句。她含着淚

向他一瞥，但是他不會看到，於是她放下了針線站起來，想：「還是我首先說：『饒恕我吧』」，但是他似乎沒有聽到；她就緩緩地走過去，因為自傲是不易立即消滅的，她隨即立在他身旁，但是他並不同過頭來，過了一會，她覺得彷彿她實在不能這樣做了，於是她就這樣想着：『這是開始，我要盡我底責任，這樣才無可責備，』她就屈下身去溫柔地吻她丈夫底前額。自然把一切都結束了；那懺悔的吻比一切話語都好哩！她在約翰底膝上坐了一會，約翰溫存地說：

『取笑那可憐的小小的果醬罐實在是太壞了；饒恕我，親愛的，我再不會那樣了！』

在秋季裏，曼格將更有新的嘗試和經歷。莎莉馬飛重新和他們交往起來，她常常跑到這座小屋子裏來談閒天，或者邀請「那可憐的好友」到大屋子裏去消磨日子，倒是好的，因為在暗淡的天氣裏，曼格常常感到孤寂；娘家裏的人都忙着，約翰到晚上才回家，除了做做針線，或者讀些書，或者燒些東西，簡直沒有事情做。所以曼格要和朋友去談

天閒遊乃是自然有的結果，她看到了莎莉底美麗的東西，巴不得也有，爲了她自己不能得到，又因而可憐自己了。

她知道她丈夫底收入，並且她喜歡覺得他信任她，不僅是在快樂方面，而且是有幾個看作更寶貴的他底錢，她知道藏錢的地方，祇要她喜歡就可以自由地去取，他底囑咐就是她應該計算每一個錢的用途，按月付一次賬，並且記住她是一個窮人底妻子。直到現在她還是好好地照常做，十分慎重而且精細，小小的賬簿弄得很整潔，每月給她丈夫看一次可以說毫無畏懼。但是這一個秋天惡魔到曼格底樂園來了，引誘她，像許多現代的夜晚那樣，不是用蘋果，而是用服裝。曼格不喜歡給人家可憐或覺得她貧困，這些都會觸怒她的；但是她承認了又覺得羞恥，於是她就常常買些美麗的東西以安慰自己，因此使莎莉不必想她是必須緊縮的了。

但是零用比任何人想像都大，當她在月底結賬時，這個總數實使她在太大的恐慌起來。那一月裏約翰很忙，把賬單交給了她；第二個月他又不在家；但是第三個月他就要

整季的結一下賬，曼格從不會忘記過，幾天以前她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這件事使她心裏很過不去。莎莉正在買綢，曼格要想做一件新衣服——不過一件供宴會用的鮮明的美衣，她底黑緞是那麼平凡，那麼薄，祇配給姑娘們製晚衣的。馬煦嬉往年總給姊妹們二十五元謁歲錢的，這只要再等一月好了，這裏又有一些可愛的綢緞減價出售，祇她敢去拿，錢又有着。

當她回家時，她把綢攤開來；但是這給與她的却不是一件新裝應有的快樂，而是像笨鬼一般的恐怖。當晚上約翰拿出他賬簿時，曼格底心沉下去了；在她過結婚生活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怕她的丈夫呢。那和善的棕色的雙目看來似乎是會嚴厲的；雖然他是非常的歡樂，但是她料想他已經發覺，不過不想讓她知道吧了。家用賬款都已付清，賬格也全部整理好，約翰稱讚着她，一面解開那在她們叫做「銀行」的舊袖珍簿，當時曼格知道裏面已是十分空虛，她就止住他的手，畏怯地說：

『你還不曾看過我個人的賬簿哩。』

緩緩地拿出那本小小的賬簿放到他前面，曼格就藉口撫摩他疲倦的前額底縐紋，走到他椅後，立在那邊，她說：而惶恐的心情却隨每個字加增起來：

「約翰，親愛的，給你看我的賬簿，我實在羞恥，因為近來我真的可怕地揮霍着，我出去一趟買一趟東西，林莉叫我買，我就買了。我新年的錢一部分會付這賬的，但是我做了之後，我實在憂愁，因為我知道你要以為這是我的錯啦。」

約翰大笑起來，拉她到他身旁，和善地說：『不要去躲起來，如果你確是買了一雙特別漂亮的靴子，我不會打你。我覺得我的妻底脚真美，我十分自傲。假使爲了她底腳費了八九元錢買雙靴子而且實在是一雙好靴子，那我倒不在乎這些。』

『這比靴子更壞呀，是一身綢的服裝啊。』她說着，顯出一種頹喪的安靜神色，因爲她想把最壞的快些過去。

『好的，親愛的，那末，像馬太利尼先生說的（狄更斯的作品滑稽外史中一個人物

——譯者註）「討厭的總數」是多少呢？」

這話已不像約翰說的完美了，她知道他是仰着頭直視着她，直到現在為止，她也常以同樣坦白的目光回答他的。她一頁一頁的翻過去，她底頭也同時在轉動，到後來他指着總數了。那間房裏非常沉寂了一會；約翰就慢慢地講了——但是她覺得自己努過一番力，總算他不曾表示出不悅來：

『好的，我不知道做一件頂欄邊和綴花的衣服而要在這幾天完工，五十元錢的代價究竟夠不夠。』

『這還沒有做好或裁好呢！』曼格疲憊地歎氣說，因為一回想到所費的錢，心裏還感到十分難過。

『二十碼綢給一個小小的女人做衣服，似乎多了些，但是當我的妻子穿起來時，無疑的會像奈持馬飛那樣漂亮呢。』約翰冷冷地說。

『我知道你是發怒了，約翰，但是我已沒有辦法；我並不要想浪費你的錢，並且我不會想到那些小東西計算起來會有這樣許多錢。在我看到茉莉買她所要買的東西時，我

也就想買了，並且因為我沒有這些，她倒可憐我呢。我一想知足，但是這是困難的，爲了貧窮，我真是煩悶啊！」

那末一句話是說得這麼低聲，她以爲他不曾聽到，實在他是聽到的，而且深深地傷了他底心，因爲爲了曼格，他已經把自己的歡愉減去不少了。她呢，講了這些話，恨不得立刻把舌割掉，因爲爲了約翰推開了賬簿立起來，微微帶些顫抖的聲音說：「我是怕這種事情的；我盡我的力量吧，曼格。」假使他譏笑她，就是推她，也不會像這幾個字碎她底心。她就跑到他那邊去，並緊緊地把他抱住，瞪着懊悔的淚眼，喊起來了：「哦，約翰！我親愛的，仁慈的，苦幹的哥呀！我並不是故意這樣做啊！這是這麼壞，這麼不忠實而且這麼忘恩，我不該這樣說啊！哦，我不該這樣說啊！」

他實在是很仁慈，真的原諒她了，而且不說一句責備話；但是曼格知道，雖然他也許再不會提起這些，而她却已做過和說過一件不會立刻忘掉的事。她曾經答應過和他共患難共安樂，永遠愛他；而現在她却無計算地化費了他的薪水而反責備他貧窮。那最不

好的一件事乃是此後除了他就擱在城裏外，就彷彿什麼事都沒有過的，這麼甯靜地過下去；有時他做夜工而她却哭着去睡。一個星期的懊喪幾乎使曼格害起病來；而且知道約翰已取消了他新大衣的定單，這件事使她陷入於一種令人痛心的失意狀態裏。在她驚奇地問他爲什麼變更定單時，他就簡單地回答道：「我沒有力量做這件衣服啊，親愛的。」

曼格不再說話，但是過了幾分鐘，他見到她在大廳中埋首在舊大衣裏哭泣着，彷彿她底心將碎似的。

那天晚上他們長談了一次，曼格爲了丈夫的貧窮而更愛他了，因爲貧困會使他成一個好男兒，給他力量和勇氣去奮鬥出生路來，並且養成他有一顆溫柔的忍耐心，這忍耐心能忍受和安慰自己，當他愛好的事業受了當然的失敗的時候。

第二天她帶着自傲的心到蘇莉家去，從實告訴了她，並且請求她買了這塊綢作爲她的人情。這位好心的馬煦夫人願意這樣做，並且很體貼，她不立即以這些綢當作禮物

送給她。然後曼格就把大衣定製回來，當約翰來家時，她把它穿上去，並且問他如何喜歡她的新衣。我們都能想像到他的作答，他怎樣接受他的禮物和接着來的許多幸福的事吧，約翰回家早起來，曼格也再不去閒遊；在每天早晨那非常快樂的丈夫穿上大衣，而在晚上就由一個最切愛的妻子把它脫下來。一年滾過去了，在次年的夏至，曼格又遇到一個新經驗——婦女生活中最深刻而最溫柔的經驗。

有一個星期六勞萊悄悄地走入那「鴿棚」的廚房裏，臉上漲紅着，就有一陣銅鈸聲來歡迎她；因為海娜正一手拿着平鍋，另一手拿着蓋，在拍着手啦。」

『小媽媽好麼？人都在那裏呀？在我回家之前你爲什麼不通知我呢？』勞萊高聲地說。

『快樂得像皇后呢，這位親愛的！每個人都在樓上祈禱；我們不要有煩躁。現在你到會客室裏去吧，我會請她們到你這裏來的。』海娜說完後，呵呵大笑着，跑開去了。

蓉立刻跑出來了，自傲地拿一小捆法蘭絨，放在一隻大枕頭上。蓉底容貌非常莊重

，但她底眼睛却在瞬動，並且他用特殊的聲浪來表示某種感情。

『閉起你底眼睛，伸出你底兩臂來。』她請求着。

勞萊立刻退到一個角上去，把他底雙手放在身體後面，帶着請求的姿態說：『不，對不住；我情願不要。跌死，或者壓死，聽命運去決定好了。』

『那末，你不會看見你的姪兒了，』若肯定地說，回過頭似乎要去了。

『我願意，我願意啊！只要你負不會損壞好了。』勞萊服從命令，就英勇地把他底眼睛閉上，當時就有些東西放到他懷裏來。從若，靄美，馬煦夫人，海娜和約翰等所發出的一陣笑聲使他不一會就睜開眼來，他看到在他懷裏不只一個嬰孩而是兩個了。

他們大笑並不足奇，因為他面部的滑稽表情足使教徒們也笑來，他立在那邊，凝視那兩個天真無知的小寶寶，又看看那些嘻嘻哈哈的旁觀者，這種情況使坐在地上的若也叫起來了。

『雙生兒，天啊！』他在一分鐘裏只見說過這樣一句話，他就回頭到女人那邊去，

帶着一種引人發笑而又可憐的懇求似的眼色，繼續着說：『快把他抱去，誰來！我要笑了，我將把他丟掉啦』。

約翰就來拯救他的孩子了，他一手抱了一個來回地徘徊着，彷彿對於嬰孩底個性已頗有門徑似的，當時勞萊就大笑起來，直笑到眼淚流下了面頰。

『這可算這季裏最好的笑話了，是不是呢？我不願意先有人通知你，因為我決意要使你驚奇一下，現在我已成功了，真開心呢』！若當透過氣來時，這樣說：

『我自有生以來從不曾更立不穩過。不是很可笑麼？他們是男孩子麼？你將給他們取什麼名字呢？讓我們再看一看吧，扶我起來，若。實在講來，在我一個已經太多了，勞萊回答道，一面看看那嬰孩，他的神色像是一隻大的紐芬蘭犬看一對幼小的貓兒。

『男孩子和小姑娘，他們不是生得很優美麼』？那驕傲的爸爸說，一面俯視那小小的紅色蠕動物，似乎他們是沒有翅膀的天使。

『這可算我所見過的最出色的孩子了。那一個是那一個呢』？勞萊彎下身去，像一

個掃井的人，去檢驗一件非常的東西。

『露美在男孩子身上放了一條藍絲帶，在女孩子身上則放了一條淡紅色的，法國式樣，這樣你可以常常說了。此外，一個生着一雙藍眼睛而一個則是棕色的，吻吻他們吧，台迪叔。』惡作劇的荖說。

『我怕他們也許會不喜歡這個。』勞萊非常膽怯地說。

『自然他們會喜歡的；現在他們已常常給人吻了，即刻就吻吧，先生。』荖命令他說，因為恐怕他會提出代表來。

勞萊就扭轉臉，服從了她，在每一小面頰上小心地啄了一下，又大笑起來，使小寶寶倒嚇得號哭了。

『諾！我知道他們是不喜歡吧！那是男孩子；看他踢哪！他小拳頭打出去，像一個好拳頭呢。現在，小白速克，你還是去打和你一樣大小的人吧，你願意麼？』勞萊底臉上受無目的地握着的小拳頭碰了一下，他心裏很快活，就這樣喊出來了。

「他取名爲約翰羅倫斯，那女孩叫馬格蘭，用以紀念他們的母親和外祖母，我們要叫她苔茜，這樣才不會有兩個曼格，我想那男的要叫他傑克，除非我們找到更好的名字，」露美說，帶着做姨母似的趣味。

「給他取名爲苔咪約翰吧——簡稱做苔咪」，勞萊說。

「苔茜和苔咪——真合式哪！我知道台迪也會十分贊同的，」茗拍拍她底手說。

苔迪真的在那時決定這個命名了，因爲直到結局那兩個嬰孩都叫做「苔茜」和「苔咪」。

六 訪問

「來呀，茗，時候到了。」

「做什麼？」

「你不是答應今天要想和我去訪問六個朋友？你忘掉了麼？」

「有生以來，我固然做了許多鹵莽和優越的事情，但是我不以為，當在一個星期裏訪問一個人。覺得夠煩惱時，還會這麼癡去在一天內訪問六個朋友吧？」

「是的，你確是答應過我的；這是我們倆者之間的契約啊，我已爲了你改好蓓絲的粉筆畫，你自然要好好地陪我去答訪隣居啦。」

「假使天氣是好的——這話在那契約上；我自然遵守契約的一切，你這蕭洛克（莎士比亞著的威尼爾斯商人一劇中的一個盤剝重利而兇狠的猶太人——譯者註）東方角上雲已積起來；今天天氣不會好的，我不去了。」

「現在真是偷懶了。今天很是可愛，沒有一些落雨的情況，你是以守約自傲的；那末豪爽些；來盡你的義務吧，下六個月可以平平安安地過下去。」

那時茗底衣著上特別能引人注目；因爲她是家裏的製女衣總管，她特別信任自己，因爲她能用針和用筆一樣。在初試的工作中叫她停止，並且在和暖的七月天裏叫她穿起盛裝豔服去訪朋友，實在是惹厭的。她是討厭嚴乎正經的訪問的，直到靄美用一種合同

，賄賂或約言來約束她時，她從不會這樣做過。在眼前她是再不能躲避了；她反覆地輒她的剪刀，當時她就提出反對的意見說，她聞到雷聲把她的工作丟開了，於是帶着一種辭退的態度，告訴靄美說，犧牲已經預備好了。

訪
『若馬煦；你的任性真足以激怒一個聖人了！我希望你不會想去訪朋友。』靄美打量她一下詫異地說。

問
『爲什麼不能出去？我很整潔，涼快而且舒服；在和暖的日子裏外面走走是十分相宜的。如果那些人對我衣服倒比對我人更留心，那我真不願意看到他們啦。你可任意穿衣，喜歡怎樣文雅就穿怎樣好了；你費了些錢會使你漂亮起來；在我却不是這樣，那欄邊只會使我討厭的。』

『哦，天喲！』靄美發出一聲嘆息：『現在她在發執拗的脾氣了。在她還沒有好好地預備之前，會迫得我發瘋哩。今天去，我決不會快活，這是我可斷定的，但這是我們負社會的債，並且除了你和我以外，沒有一個人會照付的。只要你會把自己打扮得很好』

看，來幫我忙，若什麼事情我都願給你做的。你話說得這麼漂亮，裝扮起來又這麼端莊，而且舉止又這麼優美，若，要是你這樣做，那我真可自傲了，一個人去我怕；來照顧照顧我吧。」

「你真是一隻有技巧的小貓啦，這樣會奉承你固執的姊姊。你真說得出我儀表端莊，雅有素養，而你倒怕獨個兒到任何地方去的話來！我不知道那一句最可笑呢。好，要是一定要去的話，那末，我也願意去，盡我的力吧；你做那旅程中的領袖，我願盲目地服從命令，這樣你滿意麼？」若說着，她的態度從執拗剛愎轉變成像羔羊那樣柔順了。

「你真是一個十足的天使啊！現在你把所有的最好東西都裝飾起來吧。我願把每一個地方適當的態度告訴你，這樣便可給人家一個良好的印象啦，我要人們歡喜你，只要你稍爲溫順些，他們準會歡喜你的。不要有一些唐突的表示，或者有奇怪的動作，好麼？只要鎮定，冷靜，沉默些好了——那才像一個高貴的女人呢，十五分鐘工夫你就能很容易的把它做完啦。」露美說，那時她們已走近第一份人家。曼格一手抱一個嬰孩，在

細視借來的白色小傘。

「讓我看；」鎮定，冷靜，沉默——是的，我想我能這樣做的。我在舞台演那高貴的少婦的角色——我就試試看吧。你會看到，我底本領高強；放心吧，我的孩子。」

靄美好像得救那樣，但頑皮的茗却抓住她的話。因為，在第一家裏，她坐得每條肋骨都安排得十分優美，每一個綳摺都非常整班；她像夏日的海那樣平靜，像雪堆那樣冷，像獅子人那樣沉默，吉斯特夫人以「動人的小說」去暗示給看，那幾位吉斯特小姐們介紹了宴會，野餐，戲院和時髦裝束，都是徒然；她對每個人都同樣回答一個微笑，一個鞠躬，和一聲假作莊重的「是」或「否」，老是持着非常冷淡的態度。靄美做一個眼色暗示她「講話」，想引她出來，或者暗暗地踢她一脚，可是茗還是端然坐起來彷彿一切都不知道似的。

「那位挺年長的馬煦小姐是多麼傲慢而沒有趣味啊！」當送出了客關門時，一位姑娘說，不幸給茗聽到了，茗就在走過走廊時，一路匿笑着，但是靄美對於教導的失敗實

在是十分不高興，於是就很自然地責備起茗來。

「你怎麼會把我的意思弄錯到這樣呢？我不過要你有相當的尊嚴，而你簡直把自己變成十足的石像了。到蘭姆家裏你得交際交際，和姑娘們談談天，無論談話，開玩笑我都要有趣些。他們是在高流社會裏活動的人，實在是值得我們認識的，所以我在各方面都要給他們一個良好的印象。」

「我願意溫順；我願意談談笑笑，對於你歡喜的任何瑣事，我都會顯出恐懼和大喜。我覺得十分開心，我現在願意學做一個「動人的姑娘」。我能夠做的，因為我有梅小姐（吉斯特家的姑娘——譯者註）做榜樣，我還要做得比她更好哩。蘭姆家裏的人怕會說：「茗小姐是多麼活潑美麗啊！」」

靄美十分焦急，她是有理由焦急的，因為當茗發起脾氣來，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停止呢。當靄美看見她的姊姊一溜煙跑進那第二個會客室裏去，一口氣去吻遍那些年青的女人，向着青年男子做媚眼，並且參加他們談話。這種精神使旁觀者也會納罕起來的，

所以露美底臉也就尷尬極了。露美和蘭姆夫人應酬着，蘭姆夫人很喜歡她，被迫着聽她講那露克利西亞害病的事情，當時有三個快樂的青年男子在近旁窺視，他們等待一逢停止，就可衝進來援救她了。這樣處境下，她是無權去阻止茗，茗呢，像是有惡魔附身，講起來像老婦人那麼累贅冗長。她的附近聚着一堆頭，而露美則聳起耳朵聽她講下去；那些時時有的斷斷續續的話，她聽了十分惶恐，那圓睜着的眼睛和高舉着的雙手，她看了又奇怪又難過，有時發出幾陣大笑使她忍不住要去看一個究竟。我們可以想像到當她聽到這類談話，心裏是何等痛苦：

「她馬騎得很神氣——誰教她的？」

「沒有一個人教她過。她常在一株樹上架上一個舊馬鞍，自己坐在上面，拉起韁來，她這樣練習騎馬的。現在她什麼東西都騎了，因為她不知道什麼是怕。那些馬已給她訓練得十分適宜於女子騎了，所以馬夫要她租費也很便宜。我常常和她說，她既然這麼熱心，那末，如果其他的事情她都遭遇失敗的話，不妨就做一個美麗的馬夫，也可過活

了。」

靄美聽到這些話，覺得有些困難了，因為已經給他們一個印象，就是她是一個輕佻的少女，這是她特別痛惡的一點。但是她還有什麼辦法呢？因為那老婦人的故事還只講了一半，蒼早就跑出去，去講令人捧腹的話，且犯了更多可怕的錯誤。

『是的，那天靄美實在倒霉，因為所有的好野獸都已去了，只剩了三隻，一隻是跛足的，一隻是瞎了眼睛的，那另一隻這麼頑梗，非把垃圾塞到牠嘴裏，是不肯走的。真是戲場中的美獸，是不是呢？』

『她揀那一隻呢？』一個大笑着的男子說，他對於這項談話覺得很有味。

『她一隻也沒有揀，她聽到河那邊農家裏有一隻馬，雖然從不會有女人騎過，她却決意要去試一試，因為那隻馬確是俊美有力。她的奮鬥實在可憐，沒有一個人肯去上鞍，所以她就自己拿了鞍子到馬那裏去，我的天喲！她真的划過河去了，把鞍子放在她頭上，向那糧倉那邊跑去。哦，那個老頭兒奇怪極了！』

「她騎過馬麼？」

「自然她是騎過的，並且騎得很開心啦。我以為她要騎得斷手折足了，那料她倒操縱自如，成爲場中的佼佼者啦。」

「這樣才算是勇氣啊！」年輕的蘭姆先生向露美嘉許地瞥了一下，他奇怪自己的母親是在說些什麼使那位姑娘臉上發燒和不安。

當談話突然轉到服裝的事情上，她臉還在紅起來，並且顯出更是不安的情態，這樣過了好一會。中間有一位姑娘詢問若，她在野宴裏戴的那頂好看的灰色帽，是從那裏買來的；那位膽小的若小姐，却不提起兩年前購買那頂帽子的地方，既然必須回答，她就以不必要的坦白的態度說出這樣的話：「哦，露美把它染起來的。你無從買到那些軟帽邊的，所以我們只有把自己的帽子，揀喜歡的顏色染。有一個藝術家的妹妹，真是一個大大的安慰。」

「那不是一個異想天開的念頭麼？」蘭姆姑娘喊了起來，他覺得若非常可笑。

「她有幾件燦爛的作品簡直是無可比擬的。沒有一件事那個孩子不能做。她要一雙藍色的靴子去參加莉莉的宴會，所以她剛才把她那雙骯髒白靴子染上了你從不曾見過的天藍色，看起來真像緞面啦。」苔繼續說，帶着一種因自己妹妹的成就而自傲的神色，那更激怒了靄美，到後來她覺得只有把自己的名片盒子向她丟去，才能洩憤哩。

「前幾天我們讀了你寫的一篇小說，覺得非常歡喜。」那位比較年長的蘭姆小姐細視着，她想恭維這位女文學家，剛才她確實不像那種角色，這是無可否認的。提到她任何「工作」總會給苔以不好的影響，她不是顯出嚴正而受了冒犯的臉色，就是像現在這樣用唐突的話把主題更換。「對不起，你不能找到更好的書看了。我寫那些廢物爲的是要賣錢，平凡的人才喜歡呢。今年冬季你到紐約去麼？」

既然蘭姆姑娘已經「喜歡」這部小說，自然這些話是不會計好的了。這一來就使苔看到了她底錯誤；但是，恐怕事情弄得更壞，突然引起她告別的念頭。這樣急躁地做了，結果使那三個人還剩半句話在她們口裏。

「露美，我們必須去了。再會吧，朋友！常到我們家裏來，我們是十分歡迎的。我不敢問你，蘭姆先生，但是要是你願意來的話，我不見得會存心打發出去的。」

若說這些話時，帶着一種模仿梅小姐模仿得過火到令人發笑的姿態，使露美儘速的跑出房去，她實在感到哭笑不得。

「我不是做得很好麼？」若帶着一種滿意的神色問道，當他們出去的時候。

「沒有事會比這更壞了，」這是露美掃興的回答，「你竟把關於我的鞍子，跟那帽子和靴子，以及其他種種事情都告訴她們，你簡直是見鬼了！」

「怎麼，這是發噱的，給人們消遣消遣吧了。她們知道我們貧寒，所以無庸冒充我們有許多僱人，每季買三四頂帽子，或者有像她們那樣精緻那樣舒適的東西。」

「你不必去把我們底計謀都告訴她們，因而把自己的貧寒在那完全不必要的場合裏暴露出來，你簡直沒有一點相當的自尊心——永不知道何時閉口，何時講話哩。」露美懊喪地說。

可憐的若不由得紅起臉來，默然地用那塊硬硬的手帕擦擦她底鼻子，似乎在爲她底失態懺悔。

「這裏我怎麼做呢？」她問道，在他們走近那第三家的時候。

「隨你喜歡吧！我不再置喙。」這是靄美的簡短的回答。

「那末，我願意給自己快樂了。那些男孩正在家裏，我們可玩得舒服些吧。天曉得，我實在要有些改變，因爲文雅已給與我身體一個不良的影響。」若暴躁地回答着，她底心爲失敗的遭遇所攪亂了。

她見到三個青年和幾個美麗的孩子熱烈地歡迎她們時，她底懊惱的情緒就很快的撫慰下去了。她讓靄美去應付主婦和都德先生，他却好也來拜訪，若專心和青年們玩，覺得這個改變使她精神振作起來。

靄美讓她姊姊隨心所欲爲，自己也就跑去痛痛快快地快樂一會。都德先生的叔叔娶一個英國的貴婦人，她是現在的爵士的第三個堂妹，所以靄美就對她全家人非常恭敬。

但是靄美雖然和遠親的不列顛貴族談得很滿意，而她却不曾忘掉時間。當相當的辰光過後，她就依依地離開了這貴族的社會，去找茗了。她切望着那不易矯正的姊姊再不會倒馬廂家的霉。

也許這是比靄美所看到的更壞些：因為茗坐在草地上，周圍都是小孩子，在她莊嚴的節日穿的宴服底裙緣上躺着一隻骯髒的狗，而她呢，却在對那欽仰她的聽衆講一個萊惡作劇的故事。一個小孩子正在用那靄美愛好的白色小傘打烏龜，第二個正在茗底最好的帽子上吃着生薑麵包，第三個竟在用她手套拍皮球哩。但是他們全都是在享樂，當茗收集了弄壞的什物走的時候，她的衛隊還追隨着她，要求她再來，他們說：『聽勞萊的故事真是好笑極啦！』

『開心的孩子們，他們不是麼？我感到十分年輕活潑了。』茗說，一面把手放到背後去，一部分是由於習慣，一部分還是用以掩藏那頂弄髒了的小傘。

『爲什麼你常常見了都德先生躲避呢？』靄美問道，她很聰明的並不提及茗底衣冠

不整的外表。

『不喜歡他；他搭空架子，待慢他的姊妹，麻煩他的父親，而且對他的母親也沒有
一點尊敬。勞萊說他是浪蕩子，而我也以為他是一個可愛的人，所以我避開他的。』

『至少你該待他和氣些啊。你給他一個冷冷的點頭，但是剛才你對父親開雜貨舖的
湯梅卓別靈却用最客氣的態度鞠躬微笑，如果你把點頭和鞠躬對掉一下，那就對了。』
露美斥責她說。

『不是，那是不對的，』執拗的荅回答道：『我既不歡喜，也不尊敬，更不景仰都
德，不管他的什麼祖父的叔父的姪兄的姪媳確是爵士的第三個堂妹也吧。湯梅是貧寒的
，羞澀的，善良的，而且是聰明的；我以為他很好，並且喜歡把我的作品給他看，因為
他是一個君子人，不管他家滿是棕色紙的包裹。』

『我和你弁論是無用的了。』露美開口說。

『一點也沒有，』荅打斷了她的話，所以讓我們和氣些，在這裏留一張名片吧，既

然全家人顯然是出去了——我真是深深地感謝啦。」

那張家庭間用的會客名片畫了責任後，姑娘們就走上去了，剛巧那些年輕的貴婦人在會客，於是茗又說了一次感謝的話。

「現在讓我們回家去吧，馬煦燻那邊是不要緊的。我們什麼時候都可以跑過去的。當我們疲乏而不快活的時候，還要我們穿起這樣好衣服去拖一會灰塵，委實是太可惜了。」

「要是你喜歡，儘管爲自己說吧。馬煦燻總喜歡我們穿得整整齊齊去正式拜訪她的。事情是沒有什麼，不過給她開心開心吧了。我不相信這會使你受損失到給污狗和成羣的孩子所弄壞的一半。屈下身來，讓我把你帽上的餅屑拿掉吧。」

「你是一個多麼好的姑娘啊！靄美。」茗看自己的髒衣服，又看看她妹妹還是新鮮而沒一點玷污的衣服，覺得很懊悔，就說出這樣的話來：「我願意我做小事情討好人家有像你那樣容易。我想到它，但是做這些事實在太費時；所以我等待着——一個隆情厚誼，

好讓那些小事情溜去；但是我猜想它到末了才會好哩。」

靄美淺笑了一下，帶着慈母般的神色說：

「女人應該學得討人歡喜些，特別是貧寒的；因為她們沒有別的方法去報告她們所接受的恩惠啊，如果你確實記住這點，常常去練習，你一定會比我更受人歡迎，因為你的機更多。」

「我是一件古怪的舊東西，而且我一向如此；但是我願意承認你的話是對的；不過要我為人家犧牲生命到比在我不高興時向人家討好更容易些。有這般強烈的嗜好和嫌惡，實在是件大大的不幸，是麼？」

「不能把它掩藏起來才是更大的不幸呢！我並不見得比你更贊成都德；但是我沒有委託要把這件事去告訴他，你自然也不會，現在為了他使你自己不快活，那是沒有什麼用的啊。」

「但是我以為姑娘們在自討厭青年男子時，應該有所表示的。除了用態度來表示之

外，還有什麼辦法呢？勸告是沒有什麼效果的，自從我有台迪要管後，我才知道煩愁；但是我有許多小方法，毋須講一句話便能影響他，所以要是我們能夠做的話，我說我們也應該這樣對待男子。」

「台迪是一個超特的青年，不能給其他青年當作榜樣。」露美說時帶着嚴正確信的口氣，假使給那「超特的青年」聽到，也一定會被引笑的。「倘使我們是美人，或者是有錢而有地位的女人，也許我們可以做些事情；但是要是我們爲了不喜歡那部分男子，就向他們縐眉，又向我們所喜歡的男子去微笑，那樣是不會有一點成效的，不過給人家看作是古怪而道學氣吧了。」

「這樣不過爲了我們不是美女和富翁，我們就要去嘉獎我們所憎惡的人麼？那真是一種美德。」

「我不能弁論這些我只知道這是處世的方法。那些儘力反對這個的只落得自己痛苦而爲人譏笑。我不喜歡改革家，我希望你不要去想做一個改革家。」

「我喜歡他們，要是可能的話，我就是未來的一個；因為他們雖然被譏笑，而世界沒有他們却不會進步了。我們對於這點是不會同意的，因為你屬於老派，而我則屬於新派，你將來有順利的的生活，但是我將有那最活躍的時期。我想我寧願受人指責。」

「好的，現在你平靜些；不要把你的新思想使嬌嬌煩惱吧。」

「我願意不至於這樣，但是我常在她前面沖發出一些特別惹直的話或者反抗的熱情。這是天數，我實在沒有辦法，」

她們發現賈洛嬌和那老婦人正在傾談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是當那些姑娘走進去時，她們就有意的看了一下，不說了，這却洩漏了她們正在講關於她們姪女的事情啦。若不十分開心，倔強的性子又回來了；但是靄美已經負責地盡過她的義務，還是持着一種溫順的姿態，使每個人都悅意，心裏真是輕鬆極了。這個溫和的性情立刻被覺察了，兩個嬌嬌都十分寶貝她，後來她們鄭重地說出這句話來——「那孩子真是每天在進步啊！」

「你是去幫做小展覽會的事情麼？寶寶，」賈洛夫人問道，當時靄美帶着老年人最

喜歡的信任神色坐在她身旁。

『是的，嬌嬌，吉斯特先生曾問過我，願意不願意，我說願意照管一張桌子，因為除了工夫以外，簡直沒有什麼了。』

『我不願意，』茗插嘴說，堅決地：『我討厭受人垂顧，在吉斯特一家人想來，以為允許我們去幫助他們富人聯合舉行的展覽會，是一種大大的恩惠了。我奇怪你會同意，靄美，他們只是要你做工作啊。』

『我是願意去做工作的。這不單是替吉斯特家做，同時也替解放的奴隸做，他們讓我分一點工作和快樂，他們已是很客氣的了。垂顧只要是好意，不會使我討厭的。』

『十分對；我喜歡你感恩的精神，我的好姊姊，幫助須要我們能力的人們，是一件愉快的事。有些人不這麼做，那是太難堪了。』馬煦嬌說着，一面從她底眼鏡上向茗看去，那時茗正坐在稍遠處，面上現出一種不高興的神色在前後搖擺着。

倘使茗已知道有一個大大的快樂在她們中間動盪着的話，那末她即刻就變成像鴿子

那樣馴服了；但是，不幸得很，在我們底胸口却沒有窗戶，不能看到我們朋友底心內究竟在怎樣想。一般地說來，對於我們到還是不能看見好，不過這會時時給我們一種這樣的安慰——這麼節省時間和精力。蒼講了下一席話，就失去了自己底幾年的快樂，而時時受閉口的技術訓練。

「我不喜歡恩惠，它壓迫我，使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奴隸。我寧願一切都自己做而完全不依靠他人。」

「呃哼！」賈洛嬌輕輕地咳嗽了一聲，對馬煦嬌看了一眼。

「我已經告訴你過了。」馬煦嬌說着，向賈洛嬌肯定地點點頭。

蒼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還搭起架子來坐着，所謂革命的情態，就是什麼都會，不過要請的。

「你會講法國話麼？寶寶」賈洛夫人問着，一面把她手放到露美底手上。

「還有些會講，這要感謝馬煦嬌呢，她隨我喜歡讓喬恩泰常常和我談話。」露美回

答時露出一種感激的眼色，使那位老太太靄然地微笑起來了。

『不懂什麼，我學任何東西都是非常不聰明的。法文又是一種易變而笨拙的言語，我是更厭煩了。』這是他魯莽的回答。

那兩位太太互相丟一個眼色，於是馬煦嬋對靄美說：『我相信現在你是十分健康了，寶寶，眼睛再沒有什麼毛病了吧！』

『沒有完全好，謝謝你，太太。我身體是很健了，想在下一個冬天做些大事情，這樣當無論什麼時候快樂的時間到來時，我就可到羅馬去跑一趟了。』

『真是好姑娘！你是應該去的，我可斷定你有這樣的一天。』馬煦嬋說着，當時靄美替她拾起皮球來，就在靄美底頭上嘉許地輕拍了一下。

『放下針線，門起門哩，』

『紡織——紡織在火爐旁邊，』

玻雷大喊着，牠從架上彎下身來到她椅背後，看看蒼底臉，帶着冒昧的詢問神態，使人

看了，都要忍不住大笑起來。

『最會觀人氣色的烏兒，』那位老太太說。

『來散一會步吧，我的寶寶！』玻雷喊着，一面向碗櫥跳過去，看起來像是要吃方糖哩。

『謝謝你，我來的。跑過來，靄美，』若把拜訪就這樣結束了，心裏更強烈地感到，拜會是一件討厭的事。她持着紳士般的態度和她們握握手，但靄美却和那兩位嬌嬌接了個吻，於是這兩位姑娘告了別，在她們後留下了陰影和陽光的印象。這些印象使馬煦 嬌在她們看不見時說出這樣的話來：

『你最好去做這件事，瑪麗，我願意出錢的。』賈洛嬌就堅決地回答道：『自然我願意的，祇要她的父母同意好了。』

七 結果

吉斯特夫人的展覽會是這麼優雅、精緻，使隣居的青年女人看作被邀請參觀是一件大大光榮的事情，而且每一個人都對這件事感到非常有味，靄美是被邀請了，但是若沒有請東，不過這件事對於雙方都是幸運，因為在這一段人生時期裏，她底鋒芒正銳，還需要許多艱苦的磨難教導她怎樣才能安逸地生活。那個「倨傲、掃興的人」陷於冷寞的孤獨狀態中了，但是靄美底天才和趣味受到相當贊許，而請她陳設一桌藝術品，她呢，也儘力去準備和徵求適當而名貴的贈品。

直到開會前的一天，事事都順利地進行。後來發生一件小小的衝突，這在二三十個老老少少的女人聚在一起時，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為她們不免各有偏見和私恨，而且要共同工作。

梅吉斯特小姐十分忌妬靄美，因為後者比她更受人大大的寵愛，剛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幾件小事情更增強了這種感情，靄美底精巧的筆墨工作竟使梅小姐底彩色花瓶完全失色，那是一根刺，在晚宴會裏，勝利的都德和靄美跳了四次舞，而梅小姐只跳一次

，那是第二根刺。不過那主要的原因，刺痛她靈魂的，使她表現出不友誼來的，實在是一個謠言。這個謠言是幾個想討好的閒人偷偷地告訴她的，說馬煦家的姑娘在蘭姆家把她當做笑話講。一切應該歸咎到茗底身上，因為她像煞有介事的模仿實在太逼真到不能避免發覺了，而那些好開玩笑的蘭姆家人又讓那笑話逃出去。然而，沒有一點暗示到這被控告者前面來，就是在開展覽會的前夕，她在最後一次修飾她美麗的桌面時，露底表示是可以想像到的。吉斯特夫人自然也恨那種嘲弄她女兒的事，所以就聲調柔和，而臉色冷淡地說：

『我發現，寶寶，姑娘們中間對於我不把這張桌子給自己的姑娘擔任，有些意見哩。因為這是最顯著的一張桌子，有人說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張，而他們又是這次展覽會的主要搜集者，所以想來最好還是讓他們去擔任這一部分。我很對不起，但是我知道你對於引起小小的個人不滿的原因是太有興趣了。如果你喜歡的話，你擔任另一張桌子吧。』

事前吉斯特夫人曾想像過，講這些話一定是容易的；但是當時間到來了，她就感覺到，如要自然地把它說出來實在是十分困難的，因為露美心裏充滿着驚奇和煩惱，用信任的眼光向她直視着。

露美覺得在這後面一定有什麼事情，不過她不能猜到吧了，所以覺得很傷心，並且表示她確是這樣，她就安定地說：

『或者你寧願我什麼桌子都不擔任？』

『現在，我的寶寶，別有任何不好的感覺，我請求你。這不過爲了便利打算，你知道吧；我的姑娘們當然是願意領頭的，而這張桌子又被她們認作是合宜的地方。我以爲這對於你是非常相稱的，並且我很感激，你努力把這佈置得這麼美麗；但是我們當然必須我們私見，而且我願意看到你有其他的好地方哩。你喜歡那張花桌麼？那些小姑娘擔任的，但是她們是已灰心了。你能夠使它成爲可愛的東西吧，你要知道花桌是常常引人注目的呢。』

果

結

『尤其是對於男子，』梅小姐加上一句，向她看了一眼，這就使靄美領悟到她所以突然失寵的原因了。她發怒得臉上浮起紅色，但是不再注意那姑娘臉的譏諷，便以分外和善的態度回答道：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好了，吉斯特夫人。我願意立刻放棄這個地方，如果你喜歡的話，我可擔任那張花桌去。』

『要是你情願，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東西放到自己底桌上。』梅小姐開始說，她看看那些美麗的框子，那些染色的貝殼和那些奇特的圖案，都是經過靄美這麼細心的製作和這麼優美的佈置，心裏微微覺到一點打擊，她原是好意，但是靄美誤會了她底用意，就急忙地說：

『哦，自然囉，如果它們妨礙了你。』把她的贈品用手一掃，紛亂地掃到圍裙裏去，她走了，覺得她自己和她藝術的工作受了不可原諒的污辱。

『呃，她是發瘋了。哦，我真不該請求你啊，媽。』梅失望地看着那她桌上的空處

「姑娘們的爭論立刻就會過去的。」她的母親回答道，她感到有些羞恥，對於她自己一方面。

那些小女孩子見露美帶着她的珍寶走來，她們就愉快地擁上前去，這出於誠意的接待多少安慰她攪亂了的精神，於是她開始工作了，決定如在藝術方面不能成功，花方面終要有些成就的。但是似乎每件東西看來都在反對她：時候遲了，她是疲倦了；別的人也爲自己的事情忙得不可開交，沒有工夫來幫助她，而這些小姑娘還只會加忙，因爲這些小寶寶好像許多喜鵲那樣嘵嘵喋喋，反而大大的攪亂了平靜的秩序。

當她在那天晚上向她們訴說這事情時，全體都憤怒了。她的母親說這是一個羞辱，但是說她處置得很適當。蓓絲聲稱她無論如何不去參加那陳舊的展覽會，若又強問她爲什麼不把她美麗的東西拿來，讓那些庸人去進行。

「因爲他們庸俗是不能當作我不應該去的理由啊。我討厭這些東西，雖然我被刺痛

了心，而我却不想把它表示出來。他們將會感覺到這比憤怒的話或粗暴的舉動更厲害呢，媽！」

「那是正直的精神，我的寶寶。雖然有時候接吻不是很容易，而用一個吻去代替一拳究竟是一件最有效的事啊！」她的母親說，看她的態度，好像是很熟悉勸誡和實驗間的差異。

雖然有各種非常自然的誘惑，引她去怨恨和報復，露美終在整個第二天裏堅定她底決心，用仁愛去制勝她的敵人。她開始就很好，這要感謝那來得出乎意料之外的沉默的提示者，來得這麼湊巧。那天早晨當她在佈置桌子時，那些小姑娘正在前房裝籃子裏的東西，她拿起自己寵愛的作品——一本小冊子，這本冊子上裝着的古封面是她父親在他寶庫中尋到的，在那本小冊子底每頁羊皮紙上，她曾寫出各種美麗的題材。在她帶着可原諒的自傲翻閱那富有精巧的設計的每頁時，她眼光落到一篇韻文上，就住手思索起來了。一幅用緋色，蔚藍和金色作成的燦爛的圖畫裏，有幾個好心的小妖精在荊棘和花叢裏

互相幫助爛上下着，下面寫着這樣一行字：「你應該愛你的隣居和愛自己一樣。」

「我應該做，但我沒有做，」靄美想着，當時她底眼睛從快樂的畫上移到在那大花瓶後的梅底不知足的臉上去。那些花瓶並不能掩藏那曾經放過她美麗的作品空處。靄美立了一會，一面翻翻書，讀讀那可愛的譴責和不仁慈的精神，許多聰明和真實的道理是由每天在街上，學校，辦事處，或者家裏的人所不知的宣教者訓示我們的，即使是一張展覽會桌子，倘使它會貢獻良好的和有用的合時話，它也可成爲一個講台。從那一次事情裏，靄美底良心啓示她一點小小的道理；並且她做過我們許多人所不常做的事——把這道理記在心裏，並且澈底地把它實行起來。

一羣女孩子圍立在梅底桌旁，羨慕那些美麗的東西，和講到更換女集品員的事。她們把語音放得很低，但是靄美已知道她們是在講到她，她聽到了事情的一面，就遽下判斷。這是不開心的事，但是有一種更好的精神克制了她，並且立刻有一個機會來證明它。她聽梅憂鬱地說：

「這是太不好了，因為已來不及去做別的東西，而我又不要零星東西來補充。這張桌子剛佈置完全，現在是被弄壞啦。」

「我敢說，如果你請求她，她一定會重新放好的，」有一個人是這樣主張。

「鬧了這麼一場，我怎麼還說得出口？」——梅說着，但是她還不會說完，因為露美的聲音從廳堂那邊過來了，只聽到她快樂地說：

「要是你要的話，歡迎之至，你可拿去，用不到請求。我剛巧想到，想提議把它放回原處，因為它放在我桌上還不如放在你桌上好，它在這裏，請拿去吧，昨天晚上我急忙忙的把它拿去，真是抱歉。」

當她講完時，露美點點頭微笑了一下，把她的贈物歸還了，又忽忽地跑開，心裏覺得做友誼上的事情容易，而等着被道謝却是難些。

「我說她是最可愛呀，你不這樣想麼？」一個姑娘叫了起來。

梅的回答是聽不到的，但另一個青年女人，她底性情很顯然地被檸檬汁浸得有些酸

了，就帶着一種不贊同的大笑說：『非常可愛，因為她知道不會在自己的桌上把它賣去啊，』

現在事情是困難了。我們有一些小犧牲時，總常歡喜人家稱贊一會的。這時候靄美就懊傷自己已經做了這件事，心裏覺得德行不是常常能夠獲得報酬的。但是事情正是這樣——德行竟是不受報酬的；因為她底精神開始興奮起來，而她底桌子在她精巧的雙手之下，也放出異彩來了。那些小姑娘們又是十分親熱，一個小小的動作似乎已把室內的空氣驚人地肅清了。

天日很長，靄美實在難過，她坐在桌後，常常十分孤寂，因為那些小姑娘很快就散去了；在夏季裏又是很少人存心買花，於是她的花球在太陽沒有下山時就開始凋落了。

那張陳藝術品的一桌果然是那間房裏最引人注目的一桌，整日有人圍住它，那些招待員常常陪着重要的人物和鏗鏘作響的錢盒子穿來穿去的走着，靄美時時向那邊望，恨不得她在那邊，可快樂自在，不致再躲在一隻角裏一點沒有事情做。這對於我們幾個人

似乎沒有什麼難事，但是對於一位美麗的快樂的少女，就不僅是煩厭，而且簡直是非常難堪的。在傍晚她的家庭，以及勞萊和他的朋友們如果發現到她在那邊的心情，準會叫她是真的殉道者呢。

她到晚才回家去，要是她面貌顯出灰白而沉靜，那末，她們就知道白天是很辛苦了，雖然她不出一些怨言，就是做過什麼事，她也不告訴人的。她的母親給她一杯特別優待的茶，蓓絲幫助她卸衣服，又給她頭髮一做個可愛的小花園，同時茗也起立得非常留心，暗示出那些檯子將要翻動了，使全家人都十分驚奇。

『不要有一些暴躁的事，我請求你，茗。我不願看到你們鬧意見，所以讓它過去吧，好好的。』露美懇求着，因為她早就回來的，希望有一些新鮮的花送來，使她可憐的小檯子可以新鮮些。

『我不過想使認識我的每一個人都歡喜我，把他們儘可能地久留在你的角上。』合迪和他的朋友答應幫我們忙，我們還可開心一下呢。』茗回答道，一面靠在大門邊等勞萊

來。那熟悉的足聲是在黃昏裏聽到了，於是她就跑出去迎接他。

『那是我的孩子麼？』

『正和這是我的姑娘一樣對呢！』勞萊把手夾在腋下，顯出一種洋洋得意的神態。

『哦，台迪，竟有這麼事情啊！』若帶着做姊姊的熱情把靄美底錯處說了一遍。

『一大批我們自己人等一會就要趁車過去，要是我不使他們買盡她所有的花，然後團圍地圍在她桌旁的話，我願被打死。』勞萊熱情地和她說。

『那些花並不全是好的，靄美說過，那新鮮的花或者還不能按時送來。我不願意被人懷疑我不公平，不過如果它們一些不送來，我倒也不會奇怪。人們做了一件卑下的事，他們是再會去做的。』若以一種令人厭惡的聲調說。

『漢伊斯沒有把我們花園裏的花送來給你麼？我告訴他過的。』

『我不會知道，我想他忘掉了吧。並且你的祖父不很康健，雖然我確是要幾朵，也不會去問，免得使他老人家厭煩啦。』

「若，你怎麼會想到，這還有問的必要麼？它們是我的正和是你的一樣呀。我們不是常常把每件東西對半分開麼？」勞萊說，他底聲調常引起若煩悶的。

「慷慨啊！我希望不是這樣！你底有些東西中有一半是不會適用於我的。不過我們不要在這裏瞎纏了，我要幫助靄美去，所以你還是去打扮華麗些吧。如果承你好意，讓漢伊斯拿幾朵花到廳裏來，我願永遠給你祝福呢，」

「現在你不能給我祝麼？」勞萊問得這麼明顯，使若以不客氣的急躁態度把門關上了，從柵欄中向他說：「走吧，台迪！我十分忙呢！」

感謝那些同黨，桌子雖然翻過了，因為漢伊斯送去許多花，和一隻他盡力裝起來的可愛的花籃，當作陳設的中心。於是馬煦家全體出發了，若的努力也已有些成果，因為人們不僅來，而且停留着，笑她的胡鬧，贊美靄美底風格，顯然的他們都看得很快樂，勞萊和他的朋友們英勇地加入陣線裏來，把花球都買光了，團聚在她桌前，使那隻角成爲房間裏底最活躍的地點。現在靄美也很優雅了，要是沒有別的原因，那就是由感激之

心中產生的，她是儘可能地活潑而又大方。大概是在那個時候，得到了結論，就是德行畢竟是有它本身的酬報。

「茗底一舉一動簡直合式到可當作模範；當靄美快樂地被圍在她光榮的衛隊中間時，茗在廳裏大兜其圈子，她聽到了各種零碎的閑話，使她領悟到吉斯特家人所以要更換根據地的緣故。她責備自己引起這種惡感，於是就決定要讓儘速知道。她也已經發見在這天早上靄美所做的事情，覺得她實在可稱是豪爽的模範。當她經過那張藝術的桌子時，她向妹妹底桌上溜了一眼，但看不到一點蹤跡。『藏得人也看不見了，我敢說。』茗想着，她能夠原諒她自己底過錯，但是對於她家庭有任何侮辱，她就要熱烈地懷恨了。

『晚安，茗小姐。靄美底事情怎樣啦？』梅的詢問中帶着和平了事的好意，因為她要表示自己也是能夠寬大為懷的。

『她把所有值得賣的東西都已賣掉了，現在她正在享樂哩。那張陳列的桌子往往是引人注目的。你知道吧。尤其是對於紳士們。』

若果然經不起那小小的一擊。但是梅却溫順地忍受下去，使她過一會就懊悔起來，於是她開始贊美那隻還是不曾賣去的大花瓶。

「靄美畫的東西可在近旁麼？我存心買一點送給父親。」茗說，她非常焦急地想知道她妹妹作品底命運。

「所有靄美的東西早已賣光了，我留意着那些內行的人都看到的，它爲我們賣了不多的錢哩，」梅回答道，她那天正和靄美一樣，克服不少的小誘惑了。

若非常開心，就跑回去報告這個好消息，當靄美知道了梅底話和態度，不禁被感動得驚奇。

「現在，諸位先生，我要你們去幫一些別桌的忙，像助我那樣慷慨——特別是那張藝術的桌子，」她說着，發命令給「台迪的自家人」，這是姑娘作那些大學裏朋友的稱呼。

「進攻，吉斯特家，進攻呀！」這是爲那張桌子發的口號，但是你們做事要像大

丈夫啊，那末，你們化的錢無得到真正的藝術品了，」茗情不自禁地說，那時這個爲她盡力的隊伍已準備好去上戰場了。

「聽到就服從，但是馬煦家的小姐比梅小姐美得多了，」小派克說，他發狂般努力顯得機警而溫柔，却即刻被勞萊澆上一桶冷水，他說：「很好，我的兒子，真是一個好孩子啊！」說着就在他頭上像做父親般的輕拍了一下，走開去了。

「買了那些花瓶吧！」靄美輕輕地對勞萊說，好像在她敵人頭上加了最後的一鎊煤。

梅快活極了，因爲羅倫斯先生不但買了那些花瓶，並且在每個腋下挾了一隻在全場行走。那幾位別的先生們也急急忙忙地買了許多零星東西——臘製的花，染色的扇子，花線的紙夾，以及其他有用而適當的貨品，後來簡直弄得走路也有些困難了。

賈洛嬌剛在那邊，她聽到了那件事，就非常快活，跑到角落裏和馬煦嬌講了些話，這可使馬太太喜形于色了，並且現着一副既是自傲又是焦急的面龐注視着靄美，雖然她

並不會快樂的原因宣佈出來，直到好幾天以後。

那展覽會是宣告成功了。當梅對靄美道別時。她並不像平時那樣「感情勃發」，却給她一個熱烈的吻，並且向她看了一眼，似乎在說：「恕我吧，請把過去的事忘掉！」這可使靄美滿意極了，她走到家裏，看到那些花瓶都插滿了花在爐架上排列着。好像勞萊以誇大的語調聲稱：「寬大為懷的馬煦小姐應得的酬報。」

「你有這樣見識，慷慨以及許多高尚的品性，簡直比我所想着的還多啦，靄美。你底舉動十分可愛，我以整個心向你致敬。」當她們在那天晚上在一起梳頭時，若熱烈地說。

「是喲，我們大家致敬，並且愛她饒恕得這麼爽。做了這麼長久而且專心賣掉你自己的東西，一定是很辛苦了。我不相信自己會做得像你那樣和氣，」蓓絲在枕頭上接着說。

「怎麼，姑娘們，你們用不到這樣稱贊我呀。我不過做了像別人給我做的那樣吧了

。當我說自己想做一個貴婦人時，你就譏笑我，不過我意中是想成爲一個在內心和外貌上都是真正的上流女人，我盡自己底所知去做，我不能確切地解釋，但是我要凌駕那些污損許多女子底卑劣的性質，愚妄的舉動，和粗心的過失，現在我還差得遠，但是將盡力做去，希望不久會做得和母親一樣。」

靄美說得十分懇切，於是茗便把她熱烈地抱了一下，說：

「我現在明白你的意思了。而我以後再不會譏笑你了，你底進步真比你的思想還快。我願跟你學真正的禮貌，因爲我相信你已經知道個中的奧秘，努力下去吧，寶寶，我會在將來得到報酬，那末，沒有一人會比我更開心的了。」

一星期過後，靄美果然得到她的酬報，可是却使可憐的茗很難開心，賈洛嬌寄來一封信，馬煦夫人看到時，欣喜到那種地步，竟使和她在一起的茗和蓓絲也要求她說出那快樂的消息來。

「賈洛嬌要在下月出洋去了，並且要——」

『要我和她一起去！』茗突然衝出這樣一句話，她簡直歡喜到從座位裏飛出來了。

『不是的，寶寶，不是要你，是要靄美呀，』

『哦，母親！她是太年青了，首先應該輪到我啦！我想得這麼久了，這對於我非常有益，而且又是一件這麼光榮的事——我一定要去。』

『我恐怕這是不可能的，茗，嬌嬌堅決地說要靄美。她既然給與了這麼好意，我們是不便變更的呀。』

『事情老是這樣：靄美有的是娛樂，而我有的是工作，這是不公平的，哦，這是不公的呀！』茗狂熱地叫了起來。

『我恐怕一部分還是你的過失，寶寶。那天嬌嬌給我說。她惋惜你魯莽的態度和過分獨立的精神，這裏她寫的彷彿是你說過的這樣：「我起初是想去請茗的；但是既然恩惠加重她的負擔』，並且她『討厭法口話』，所以我想還是不去請她好。靄美是較和氣些，她會成爲弗洛的良伴，且能感激地領受在旅途上的一切幫助。』

「哦，我底舌頭，我可惡的舌頭！爲什麼我不能學做沉默呢？」茗恨恨地說，當時她記起搗自己蛋的話。在她已經聽到引來話語底解釋時，馬煦夫人就悽然地說：

「我是願你去的，但是這次是沒有機會了。所以還是沒法快樂地忍受着吧，不要因責備和懊悔而使靄美憂慮啊！」

「我會去設法的，」茗說，努力地瞬一下眼，當時她跪下去拿因快樂而打翻的那隻桌子。「我要把她底書裏拿去一頁，並且不但要學做歡喜，而且我不減去她一分快樂。但是這不會是容易，因爲這是一個可怕的失望啊，」於是在她拿着的那個小小的插針包上，滴上幾滴辛苦的眼淚。

「茗，親愛的，我是很自私的，但是我不能離你而去，所以你還不去真使我高興呢！」蓓絲輕輕地說，而把她連桌子都擁抱住了，那種依依而愛慕的神色竟使茗覺得是一種安慰，雖然她深深地懊悔，使她會打起自己底嘴巴來，並且低卑地請求賈洛讓她負起這個恩惠，而且她負了它會何等感激呢，」

正在那時，靄美進來了，茗已經能夠參加全家的歡樂了，或者不能快樂得像平時那麼由衷，但是並不靄美底好運，這位年青的姑娘聽到這個消息，覺得非常的快樂，就帶着一種莊嚴的狂喜四處走着，那天晚上，她就開始整理她底顏色和她底畫筆，把那些小事情，像衣服，銀錢，和護照等，交給那些不像她那麼愛好藝術的人去做。

『這對於我，並不是一個真真快樂的旅行啊。姑娘們，』她動人地說，一面她在擦她那塊最好的調色板。『這一行會決定我底事業了；因為要是我有什麼天才的話，我就會在羅馬發現。總有一些東西會證明它吧，』

『如果你沒有天才呢？』茗說。一面正紅了眼在縫着預備給靄美的新領頭。

『那末，我回家來，就將靠教繪畫過活了。』這位熱中于令譽的人，帶着哲學家底態度說，但是對這預感，却歪了一下臉，擦着她底調色板，彷彿在她放棄自己底希望以前，她決心要大大幹一下似的。

『不，你不會這樣的，因為你討厭辛苦的工作，你會和某個有錢的男子結婚，來到

家裏整日的坐在那奢華的房裏度日子，」茗說。

「你底預言有時應驗的，但是我不相信這句話無應到。我確實願它無應驗，因何如果我自己不能成爲一個藝術家，我就願意能夠幫助那些藝術家可能人們，」露美微笑着說，似乎她做一個樂喜好施的太太比做一個可憐的圖書教員更相直些。

「啊！」茗嘆氣說：「要是你想它，這是會實現的，因爲你常常能如願以償——我呢，却從不曾有過，」

「你喜歡去麼？」露美問着，一面思索地用刀拍拍她底鼻子。

「十分願意！」

「好的，一二年內，我會來叫你的。我們好到羅馬去苦學那不朽的藝術，把我們籌思已久的計劃實施起來，」

「謝謝你。當那快樂的日子到來時，要是真有那麼一天的話，我要使你記起你底諾言了。」茗回答道，她以儘所能的感激來接受那渺茫而宏大的企圖。

已沒有多少時間可準備了，那個屋子裏忙碌着直到靄美離去，荅忍耐得很好，直到後來那藍色緞帶底最後一次的招展也隱滅時，她就回到那擱樓上，大哭起來，哭到她不能再哭爲止。靄美也堅定地忍耐着，到後來那輪船啓旋時，那跳板抽去了，使她突然意識到一件事，就是在她和那些最愛她的人中間立即將激蕩着一片大洋，於是她就依附着勞萊，那最後送客者，嗚咽着說：

「哦，爲了我照顧照顧他們吧。倘若出了什麼事——」

「我願意，親愛的，我願意，倘若出了什麼事，我會來安慰你的，」勞萊輕轉地說，勞萊想不到在不久的將來，就要叫他實踐這句話了。

這樣，靄美就破着浪尋那古城去了，這個古城在青年底眼裏往往是新穎而美麗的，當時她的父親和友人從岸上向着她看，熱烈地期望着只有辛運無降臨到這樂觀的姑娘路上，她呢，也對他們揚揚手，直到他們再不能看到什麼，除了夏日的驕陽在海上照耀。

八 我們的國外通訊者

最親愛的人們：

我現在真的坐在比卡迪雷白斯飯店底臨街的窗前。這並不是一個時髦的地方，但是叔叔在幾年前曾住過這裏，並且不願再到別處去，不過我們不想在這裏逗留長久，所以沒有多大緊要的。哦，我想開始告訴快樂的事，但不知從何說起啊！我永不知從何說起，所以我只能從日記簿裏摘幾段給你看，因為我除了從動身起就寫些筆記外，簡直什麼事都不曾做過哩，

我從海立弗克寄出了一封短信，當時我覺得很不適意，但是此事過後就快樂地過日子了，很少生病整天在甲板上，和許多快樂的人們玩。每一個人都對我非常親切，尤其是那些船上的職員。別笑吧，若，在外洋的船上，男子確是非常需要的，他們可使我膽壯，或者侍候我。因為他們沒有事情做，這實在是好心給他們一些用途，不然的話，我恐

怕他們會把烟吸到死哩。

嬌嬌和弗洛一路上身體都不好，並且喜歡獨處，所以在我能可憐他們心意時，我總出去娛樂我自己。這樣在甲板閒步，這樣的落日，這樣新鮮的空氣和翻騰的波浪！當我們破浪前進時，簡直和騎在飛跑着的馬上一般的興奮，我願望蓓絲也在這裏，這會給她多少好處哩，至于若，她若在這裏，她就會爬到船首底主桅上去，或者那高高的東西是叫別的名字，也許和那些工程師談談，拿船主底發號筒來吹吹，她一定會這麼狂喜呢！

這真是和天堂一般，但是我看到愛爾蘭底海岸，就很高興，並且覺得它是十分可愛，它是這麼嫩綠，這麼光明，處處點綴着幾間棕色的草房，在有九座小山上的已是傾圮，在山谷間立着紳士們底別墅，公園裏又正在飼喂鹿麋，那是一個早晨，但是我並不惋惜自己起得太早，因為那海灣遍浮着小艇，那沿岸宛如一幅龐大的圖畫，上面罩着一個玫瑰色的天空；我永不會忘記這個。

在魁斯東，一個熟人——李諾克先生——下船去，當時我講到一些基拉尼湖的事，

她就看着我，嘆了一口氣，唱起來了：

「哦，你可曾聽到克特基愛尼？

她住在湖畔基拉尼；

當她媚目底一瞥間，

快避危難而飛去，

爲的是她會拿去你心，在她媚目底一瞥間」

那不是瞎說麼？

我們在利物浦只停幾個鐘頭。這是一個污穢的而煩囂的地方，我歡喜趕快離去。叔叔衝出去買了一雙狗皮的手套，幾雙醜陋而厚皮的鞋子，和一把傘子，並且修了一下鬚子，這是他第一件事情。於是，他真以爲自己看起來像一個不列顛人了；但是首先他得去除鞋上的污泥，那個小小的擦鞋油者知道穿的是一個美國人，就笑着說：『都擦好了，先生，我已經照最新的美國式擦了哩。』這使叔叔大大地開心起來。哦，我一定要告

訴你們那位李諾克做的可笑的事！他帶了朋友華特——他是和我們一起來的——給我定了一束花，我回到房裏首先看到的是一束可愛的花，上面放着一張卡片，寫着：『羅別德李諾克贈，』那不是很有趣麼，姑娘們？我歡喜旅行。

要是我不趕緊一點，我將永遠到不了倫敦。那個旅程好像騎馬經過一個掛着圖畫的長廊，滿是可愛的景色。我歡喜農家，茅艸蓋着屋頂，當春藤蜿蜒到屋簷，方格子的窗戶，門邊立着那健壯的女人們和雙頰紅潤的孩子，那牲畜看去比我們的還寧靜，牠們立在掩沒了膝蓋的金花菜田中，而那母鷄滿足地啼着，彷彿牠們從不會神經錯亂到像美國的母鷄那樣。這種完美的顏色，我從不曾見過——那艸是這麼綠，天空是這麼藍，穀是這麼黃，樹林是這麼暗淡——一路來我就狂喜着。弗洛也是如此，當我，是馳逐在六十哩一小時的速率中，爲要看到兩面的景物，我們從這面跳到那邊，又從那邊跳到這面，嬌嬌覺得疲倦去睡了，但是叔叔還讀他的旅行指南，並且什麼東西都不足以驚動他。一路上的情形是這樣的：靄美跳了起來，叫着：『哦，那一定是喀呢華綏古堡，那樹林中

灰黑的地方！」弗洛跑到窗口，又喊起來：「多麼可愛呀；我們一定要到那邊去一趟，我們去麼，爸？」叔叔一面安詳地欣賞着他底靴子，說：「不去的，我的寶寶，除非你要喝啤酒，那是一個釀酒廠呀。」

停了一會，於是弗各喊起來：「天吶！那是一個絞架而且有一個人正在上去呢。」
「那裏，那裏？」靄美尖聲叫道，面向外注視着橫着一條木的兩枝長桿，和幾條盪着的鐵鏈，「一個採煤所，」叔叔瞥了一下，提示說，「這裏是一羣可愛的羔牛，全都躺着呢！」靄美說，「看呀，爸，牠們不是很美麗的麼？」弗各熱情地插嘴說。「鵝啦，年輕的姑娘！」叔叔回答道，這句話使我們全都靜下來，直到後來弗洛坐下去讀加文第大野史，於是我就一個人聲鑒賞一切的風景。

當我們抵倫敦時，自然是下着雨，除了霧和傘以外，簡直什麼都看不見。我們就休息下來，打開行李，並且在傾盆大雨中稍買些東西，瑪麗給我買一些新東西，因為我出來得這麼急促，簡直還不會帶一半東西。一項飾着藍羽毛的帽子，一段與這相稱的洋紗

，和那你從未見過的最可愛的外衣。劉琴街上所賣買的是華麗的東西，似乎又很便宜——精緻的緞帶每碼只賣六個辨士。我買了一些零碎東西，但是手套將到巴黎去買。那不是一個富麗典雅的去處麼？

弗洛和我，爲了好玩，就在叔叔嬌嬌全都出去時，雇了一輛輕馬車到外面兜圈子去，到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是不宜於少女單獨乘坐的車子。這真是好笑！因爲當我們被關進木門裏，那車子就馳得這麼快，使弗各害怕起來要叫他停了，但是他是在外面，我底不能聲浪達到他地方。他既沒有聽到我招呼，又不曾看到我在前面揮動小傘，當時我們實在沒有辦法了，車轆轆地駛去，轉彎時來勢又是很急，簡直要把頭頸扭斷了。最後，在失望中，我看到頂上有一個小門，便把它挺開，於是一隻紅眼睛出現了，接着聞到一陣喝醉了啤酒的聲浪說：

「怎麼啦，小姐？」

我盡可能嚴肅地命令他，那個老傢伙就把門關上，一壁說着「呃，呃，小姐」，一

面使他底馬緩走起來，彷彿送葬似的。我再把門挺開來，說：「快一些吧。」於是他就像過去那樣東衝西撞地馳驅着，我們只得把自己交給命運了。

今天十分晴朗，我們去過附近的海特公園，因為我們底實際比外貌更貴族氣些。

羅丁路意即「Route du Roi」，譯意就是國王底路，但是現在這條路是無異是一個騎馬學校了。那些馬都是很壯美，而且那些男子，尤其是那些馬夫；都騎得很好；但是女人都騎得很生硬，和我們的規矩並不相合。我恨不能給他們看看美國式的馳騁，因為她們只是戴着高帽緩緩地來往騎着，看來像那玩具中的拿亞方舟裏的女子。每一個人都騎——老年人，健壯的女郎，小孩子，並且這裏的青年們做着許多調情的事；我看見過一對男女正在掉換薔薇的蓓蕾，因為這是戴在扭扣孔上的東西，我想這確有一些纏綿的小意思。

在下午我們到威斯敏寺；但是請不要希望我把它描摹出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能說它確是宏偉莊嚴；今天晚上我們將去訪費希特，這是這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天

底適當的結束吧。

午夜續寫

時候已是很遲了，但是我不能在沒有告訴你昨天的遭遇以前，就把它在一早付郵。你想想：當我們正在喝茶的時候，那個進來呢？勞萊的英國朋友，法蘭特和佛蘭樊琴啦！我是這麼驚奇，因為我除了在名片上看到外，是從不會碰過面。兩個都是長子，蓄着小鬚，法蘭特是個英國式的美男子，而佛蘭更好了許多，因為他只是有些繞腳，而毋須用拐杖。他們從勞萊處得到我們底消息，所以來請我們到他們家裏去；但是叔叔不想去，所以我將去回訪他們一次，以後只能有機會再去看他們了，他們和我們一同看戲去過，而且我們確實有過這樣一段快樂的時間，因為法蘭特傾心於弗洛，而佛蘭又和我講到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切可笑的事情」，彷彿我們是一向認識似的。告訴蓓絲吧，法蘭克是在筆記她，並且聽到她不很健康心裏就很是憂慮。當我講到茗時，法蘭特大笑起來，並且要我代他向「大帽子致敬」。她們都沒有忘掉羅家寨，也沒有忘記我會講過的笑

話。這似乎有不少年代了，是不是？

嬌嬌正在牆上敲第三下，我必須停筆了，我真覺得自己像一個驕縱的倫敦女人，信寫到這麼遲，房裏又滿是美麗的東西，而頭腦中又混雜着公園，戲館，新裝以及慇懃的男人，他們口裏說「唉」，一手就提到嘴邊去捲他們光亮的髭鬚了，真像一個英國底貴族，雖然我在這裏胡鬧。我還很想看見到你們，依然是你們愛的。

靄美，
于倫敦。

親愛的姑娘們：

在前信裏，我告訴過你們關於在倫敦的事——樊琴待我們何等親切，而且他們給我們預備的宴會又是多麼快樂。我到海卜登宮和到凱興登博物院去的幾次旅行，覺得比任何地方都來得快樂——因為在海卜登宮，我看到勒斐兒的大幅壁畫，而在博物院裏，有許多間滿是都涅，勞蘭斯，雷諾特，荷甘綏以及其他大畫家底傑作。在利許蒙公園那天實在可愛，因為我們有一次例定的野宴，而且有許多雄茂的橡樹和鹿羣，簡直使我來不

及晝；我也聽到夜鶯底歌聲，也看到百靈鳥底舞姿。倫敦確是給我們心滿意足——謝謝法蘭特和佛蘭——可惜我們要離開了。英國人雖不常接待人，但是當他們一決定接待你時，我以為誰都比不上的。樊琴希望明年冬季在羅馬遇見我們，如果他們不來的話，我真要異常灰心啦，因為格雷斯和我已有深深的友誼，而那些孩子又是很好的人，尤其是法蘭特。

我們剛在這裏住下時，他又來了，他說就要放假，要到瑞士去。最初嬌嬌底面色很嚴肅，但是他對於這點很冷淡，使她不能講一句話。現在我們過得很好了，他來的時候也很愉快，因為他講法文簡直講得和土人一樣，我不知道，要是沒有他，我們怎麼辦呢！叔叔認識不到十個字，而往往說着很響的英語，彷彿這樣會使人瞭解他似的，嬌嬌底發音都是過時的，而弗洛和我，雖則我們自詡自己知道得很多，可是實際上講不出來，有法蘭特給我們做像叔叔說的「派來逢」Parley veing的事，我們是十分感激。

我正在過着這麼快樂的日子呢！從早到晚看着這樣景物，有時坐在快樂的咖啡館裏

吃一點精美的點心，有時碰到各種可笑的事情，兩天我就到勞佛爾美術館，遨遊於畫城中，以消磨時光，若看見那裏的最好幾張畫，也許會掉頭而去，因為她是沒有藝術嗜好的；但是我是有的，所以我正在儘速地養成欣賞的眼光和趣味。她會更歡喜偉人底遺物吧，我曾見過拿破崙底帽和灰色衣服，他在孩提時代的搖籃，以及他底舊牙刷；我還看見瑪麗，愛頓尼底小鞋，聖台涅斯底戒指，查利曼大帝底劍，以及其他許多有趣的東西，關於那些事，在我回家時，要講幾小時呢，可是現在却沒有充分的時間來多多寫信。

那皇宮一帶真無異是一個天堂——滿是珠寶和可愛的東西，幾乎使我惱怒起來，因為我買不起它啊。法蘭特要送我一些，但是我自然是不會答應。那國會和國務院都建築得非常莊麗。我曾幾次看見皇族中人——那皇帝是一個醜陋而嚴厲的人，那皇后臉色蒼白而美麗，我以為不過裝束却大不相稱——紫的衣裳，綠的帽子，和黃色的手套。小拿破崙是一個優美的孩子，他正坐着和導師談話，並且當他坐着四馬的大車過時，還要兩旁民衆吻他的手，御者是穿着紅色的背心，前後都是騎馬的衛隊。

我們常在吐爾雷的幾個花園裏散步，因為它們是十分可愛的，雖然那古代的盧森堡花園更愜我心意，地下公墓很是奇怪，因為許多座墳墓像小小的房間，看進去，我們可看到一張桌子，上面放着葬者底雕像或畫像，並且還有供弔奠者坐的椅子，那是多麼法國式呀！

我們房子是在列善列各邊，我們有時坐在陽台上，依視那條長長的燦爛的市街，當我們在白天工作倦了，懶得出去時，我們就在那裏談談天，真是好極了。法蘭特是很會交際的，差不多可說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和善的一個——除了勞萊——他底態度是更可愛了。我願法蘭特持有暗色的皮膚，因為我是不喜歡白皮膚的；雖然，樊琴家人是很富的，而且出身都很高貴，所以我不憎他們底頭髮黃，因為我自己底頭髮更是黃呢。

下星期我要離開這裏到德國和瑞士去了，並且我們走得很急迫，恐怕只能給你短信了，現在我每天都做日記，並且把我看見過和欣賞過的東西一件件的描寫出來。這是給我一個練習的好機會，當你看到我扎記簿時，你就會對於旅程中的一切得到比這幾封信

中更清楚的印象。

再會；我輕輕地擁抱你們。

你們的露美，
于巴黎。

我親愛的媽媽：

在我們到柏因去之前，有這麼一段恬靜的時間，我要設法告訴你一切的遭遇，因為有幾件事，你也會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向萊因河上駛的兩岸風景是很好的，所以我就坐着，儘量地欣賞取樂。我拿起父親底那些舊的遊覽指南裏，選讀關於萊因的記載，呃，我真沒有這麼美妙的辭句足以描摹它啊。在哥白侖刺，我們很快樂，因為法蘭特在船上遇到幾個熟的從波恩大學出來的學生，給我們奏着夜遊之樂。那是一個月夜，大約是一點鐘，弗洛和我被在我們窗下的最妙妙的樂聲所擾醒了，我們連忙起來，躲在窗幃後面，偷窺了一下，看見法蘭特和那些學生在下邊一面唱着一面走開去。這是我未見過的最羅曼蒂克的一回事啊——那條河，

那小船接成的橋，對面那個大森林，滿地瀰漫着月光，和那悠揚的音樂，簡直使石頭做的心也要融化了。

當他們唱完時，我們擲下一些花，就看見他們在搶，向那看不見的女郎吻吻他們底手，大笑着去了——去吸煙和喝啤酒吧，我料想第二天早晨，法蘭特把一朵壓扁了的花從他底大袋裏拿出來給我看，顯得富有熱情。我取笑他，說我並不會擲它過，但是弗洛——這似乎激怒了他，因為他就把花向窗外拋出去，而變成善感的了。我怕，看來好像將從現在開始這個孩子要和我發生什麼麻煩的事情了。

那沙的浴室非常好，白敦白敦也是如此，法蘭特在那邊遺失一些錢，我曾譏笑他過，當佛蘭不和他在一起時，他是需要一個去照顧的。凱德有一次說，她希望他快些結婚，這一點我也十分同意，因為這對於他是有利益的，佛蘭克馥地方很好玩；我看見過哥德底故居，席勒底銅像，以及但涅克底有名的「亞利維特」神像，這是非常可愛的，但是要是我知道那故事的話，我一定會更覺得有味。我不喜歡詢問，因為這個故事每個人

都知道，或者他們是裝做知道的。我願意若把這個故事全部都告訴我；我應該更多讀些書，因為我發覺自己什麼都不知道，這真是要我底命呢。

現在要說到那重要的一部分了——因為這是在這裏發生的，當時法蘭特剛才出去。他一向是這麼親切，這麼快樂，我們都十分歡喜他；我從不曾想到任何事情，除了那旅途中的友誼，直到那唱夜遊曲的晚上。從那時起，我開始覺得那月光中的散步，陽台上的談心，以及每天的出遊，在他並不僅是一種娛樂。我並不會擠眉弄眼過，母親，真的——不過我回想起你對我講的話，而且已經儘力做去。要是人們歡喜我，我實在有些情不自禁，我並不使他們來喜歡我，雖然若說我沒有心，可是我若是置之不理，心裏未免有些煩惱，現在我知道母親會搖搖她底頭，那姑娘們要說了：『哦，這唯利是圖的小東西！』但是我已經決定了，如果法蘭特向我求愛，我會接受的，雖然我不在戀愛的狂熱裏，我歡喜他，並且我們倆個的日子過的很舒服。他是俊美，年輕，十分聰敏，而且非常富有——要比羅倫斯家富的多了。我不以為他的家庭會反對，他們都是很和善，教養

很好，又很慷慨，並且他們歡喜我，我該非常快樂吧。法蘭特是長子，將承繼祖上底產業，我料想——這真是一筆可觀的產業啊！一所城裏的房子，在一條時髦的街上——並沒有像我們底大廈那麼寬敞，但是足有兩倍的舒適，並且滿是華麗的陳設，像英國人所愛好那樣。我歡喜它，因為這是真確的；我曾見過他們器具，他們家裏底珠寶，那老僕人，以及鄉村的圖書。那鄉村有公園，大屋子，可愛的草地，和壯健的馬。哦，這是我將要求的一切啊！我寧願有這個，不願爭取許多姑娘們所要的頭銜，這些頭銜後面實在是一無所有的。我也許是唯利是圖，但是我討厭貧寒，只要有辦法想，我是不想去忍受一分鐘的。我們中間一定要有一個嫁給有錢人的；曼格不會，若不會，蓓絲不能，所以我將這樣做，才可使週圍的人都舒服啊，我不會嫁給一個我所討厭或輕視的人。你可以斷定，雖則法蘭特不是我理想中的英雄，可是他底行為很好，並且將來若是他很喜歡我，我也漸漸會愛他的，這樣我就可做我所喜歡的事情了。因此在上一星期裏，我老是在心裏反覆考量，因法蘭特歡喜我是無可否認的了。他並不會講過什麼，不過由小事情裏

表示出來吧了；他從不和弗洛一同去，常常在我身邊，無論在馬車上，桌上，或者散步，當我們只是兩個人時，他顯得很親熱，而對那些敢和我講話的人，却常常縐眉。昨天午餐時，當時一個奧國的軍官注視着我，並且對他的朋友——一個浪子似的男爵——說「一個漂亮的女人」，法蘭特底神氣就兇狠的和獅子那般，而且粗野地割着他底肉，幾乎使那塊肉要從盆子跳出去了。他並不是一個冷酷的刻板的英國人，不過是十分性急，因為他身上有着蘇格蘭人底血統，從他靈活的藍眼裏就可猜想出來。

「昨晚夕陽西照時，我們跑到城堡上去——差不多是全體去的，除了法蘭特，他先到蘭斯敦郵局去寄幾封信，然後到那邊遇見我們的。我們盤玩於那廢墟上，那酒怪所處的酒窖裏，和那許多年前公侯爲他英國的妻子造的美麗的花園裏，我最喜歡那重大高台，因爲那邊風景實在是最好不過了；因此，當其餘的人去看裏面的房間時，我就坐在那邊，設法速寫在那城牆上的灰石的獅首，它四周圍繞着金銀花底花枝。我覺得自己彷彿是走入一部傳奇裏了，坐着看尼卡向山谷裏滾下去，聽下面奧大利軍隊底樂聲，而且等

着我的愛人——真像一個小說中的小女，我早有一種感覺，似乎有發生什麼事情，而我是在準備。我並不覺着臉紅或顫慄，反感到十分冷寞，只是稍有些興奮吧了。

過了一會，我聽到法蘭特底聲音，原來他急忙地走過那個大拱門來尋我，他顯得這麼煩惱，使我把自已底一切都忘記了，就問他有什麼事。他說他剛才接到一封信，要他回家去，因為佛蘭病得很厲害；所以他就想立即趁夜車去，時間只允許他道一個別了。我爲他很擔憂，又爲自己失望，但是只有一分鐘，這是他說的，當時他就握握手，很親切地說：「我就要回來的，你不會忘記我吧，黛美！」

我並不會答應，只是看看他，而他好像也滿足了。在匆促的時間裏，除了說幾句話別的話和一些口信，簡直什麼事都來不及做，因爲他在一小時內要離開，我們都異常惆悵。我知道他是要講幾句話，但是我以爲，從有一次的暗示裏，他曾答應過父親暫時不做這種事情，因爲他是一個躁急的孩子，而那位老紳士也怕娶一個外國的媳婦。我們將在羅馬遇到；那時候，若是我不會變心，那末，如他說：「你可願意？」我就願意說：

「是的，謝謝你。」

自然囉，這一切都是非常秘密的，但是我願你知道以後的事情。不要替我焦急；記着我是你「謹慎的靄美」，我一定不會做急躁的事情。儘你喜歡，給我一些意見吧；如屬可能，我願意採取的。我願意看到你，和你長談一會，媽媽。愛我，相信我。

永遠是你的靄美，

于海得爾堡。

九 溫柔的磨難

「菩，我為蓓絲焦急呢，」

「怎麼，媽，自從那小寶寶來後，她好像是異常康健了，」

「現在並不是她底健康使我煩惱；而是她底精神啦。我可斷定，在她心裏定有什麼事情，我要你去探聽出一個究竟來」

『什麼事使您這樣想呢，母親？』

『她近來常常獨個兒坐得很久，而不像往常那樣叨叨地和她的父親談話。前幾天我還看到她抱着寶寶哭。她唱的歌也常是悲慘的調子，並且我幾次看見她面上顯示着一種我不明白的神色，這不像是蓓絲，使我十分煩躁。』

『您曾問過她麼？』

『我已試問過一二次；但是她不是躲避我的詢問，就是現出一種淒慘的神色，使我不得不停止詢問。我從來不強迫孩子們信託我，可是我很少等得長久的。』

馬煦夫人說時，向蓓瞥了一眼，但是那對面的臉好像除了蓓底事就什麼秘密的憂慮都不知道似的；蓓思考地縫紉了一分鐘，說：

『我以為她是已成人了，而且開始有許多夢想，心裏有希望，恐懼，和惱躁了，既不知道爲的是什麼，也不能解釋它。怎麼，母親，蓓已有十八歲了；但是我們並沒有注意，還當她像一個孩子看待，簡直把她已是個女人這件事忘了。』

『她是女人了，心肝，你們都長得真快。』她的母親說着，微微地笑了一笑，又長嘆一聲。

『沒有辦法啊，媽，所以您必須避開各種煩惱，讓您的鳥兒一個個地從窠裏飛出去。我決不會飛得很遠的，倘使這會給您安慰的話。』

『這是一個大大的安慰，若；當你們在家時，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健，現在曼格是已去了。蓓絲是太弱，靄美又是太年輕，都不足依靠；但是當難事來時，你們總是常常預備好的。』

『怎麼，您知道我會做苦事務的，而且一個家庭總須經常有一個做粗事的人，靄美對於精細的工作，做得很好，而我都不會；不過當各處地毯都拿起來，或者一半人同時生病的時候，我就有些用處了。靄美正在海外揚名；但是如果家裏有什麼困難發生，我就是男僕。』

『那末我把蓓絲交給你，因為她若公開心裏底溫柔會比任何人早些，要非常親切，

不要讓她想到有任何一個人在注意她或講到她，只要她能夠十分康健，十分快樂，我在世上就沒有別的願望了。」

「真是快樂的女人！我有着大堆願望呢，」

「我的寶寶，是什麼願望呀？」

「我願先把蓓絲底煩惱結束，而後把我的告訴您，它們並不是很難解決的，所以不妨擱置一下。」茗一面縫紉着，一面聰明地點了一下頭，這使她的母親至少在眼前總安心了。

茗注意着蓓絲，顯然她是在沉思自己底事情，經過幾次反復的猜度之後，才意會到一件可以解釋這回變動的事。一件小小的意外事情給與茗一個線索，所以她滿想把其餘的一切也弄個清楚。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只有她和蓓絲兩個人，於是她就假裝做寫作得很忙碌；不過，一面在塗，一面却時時留意着她的妹妹，這位姑娘好像異常的沉默。蓓絲坐在窗邊，手上的針線常常落到膝，把手支着頭，態度很是消沉，一面她底兩眼呆

望着那暗淡的秋景。突然有人在窗下經過，吹着像鳥叫一般的口嘯，同時叫了出來：

『萬籟俱寂啊！來吧，今天晚上！』

蓓絲立起身來，靠在窗口上微微地點一下頭，笑了一笑，注視那經過的人直到他急速的步聲消逝，然後輕輕地彷彿對自己說：

『那可愛的孩子是何等壯健，有力，而且有趣啊！』

『哼！』蓓說，還是注意着她妹妹底臉龐；因為那快樂的顏色立即枯萎了，那微笑也隱滅了，只見兩條淚珠滴上了窗檻。蓓絲連忙把它揩去，恐懼地望了蓓一下；但是蓓正以可驚的速度在寫，顯然地把整個精神都貫注於亞令比亞之誓上，蓓絲不久就回過頭去，於是蓓又注意了，她看看蓓絲幾次把手緩緩地拿到眼睛上去，並且在她側面，看出了她有件足使她熱淚盈眶的憂慮，她恐怕露出破綻，就溜走了，口裏還含糊地噤咕着什麼還要些紙頭。

『天哪！蓓絲愛上了勞萊啦！』她說着，坐在她自己底房裏，爲了這個發見面上顯

得慘白起來，但她相信這件事是才開始的。『我真夢想不到會有這麼一件事！母親會怎麼說呢？我奇怪，要是他——』荇不說下去了，突然想着一件事，臉就發起燒來，『如果他不愛她，這事情是何等可怕，他一定要愛，我要使他愛！』說時她向掛在壁上的取笑她的惡作劇孩子搖搖頭。『哦，天呀！我們實在是長得太快啦！曼格結婚了，而且做了母親，靄美在巴黎享樂，而蓓絲又在愛河裏。我可算是唯一的人還有相當的理性不滾到鬼事裏去，』荇向那幅像瞪着眼，專心地想了一會；然後她整理一下前額的頭髮，向對面像中的臉堅決地點了一下頭說：『不，謝謝你，先生！你可愛的，但是你的恆心並沒有超過風針；所以你不必寫動人的情書，也不必諂媚地微笑，因為那是毫無用處的啊，而且我也不願見它。』

於是她嘆了一口氣，墮入到幻想裏去了，直到黃昏，她才回復過來，下樓去找新的材料，這些觀察所得的材料更證實了她的猜疑。雖然勞萊和靄美周旋，不時和荇開玩笑，可是他對蓓絲的態度總更溫存親切，不過，對待蓓絲這一點，大家都是相同的；因此

，沒有一人會猜想他對蓓絲比對待任何人都要好。真的，近來家中普遍着一種印象，那便是「我們的孩子」是漸漸地愛好茗起來了。然而茗不願聽到半句關於這事情的話，要是有人提及，她便會怒氣沖沖地斥罵的，如果他們已得知去年的種種溫柔的消息，或者毋寧說是正在萌芽便遭夭折的溫情的企圖，他們就會極其得意地說：「我早和你說過是這樣的呀！」但是茗是討厭「求愛」，並且只要稍有危險的傾向，她就會用笑話或微笑把它避免的。

勞萊初進大學時，有一次他曾有一個月的時光都費在戀愛裏；但是，這些小小的情欲却熱而不久，並無多大損失，而在茗，她倒很是高興，她對於那些希望，失望和灰心底嬗變，感到很有興趣，這一切都是勞萊在每星期的會晤中講給她聽的。但是有一次，勞萊不再崇拜許多天女，暗暗地冒出一股傾心的熱情，而且不時浸沉在拜倫般的傷感裏，於是他避開了一切柔情，寫許多含有哲學意味的信給茗，變成了很用功，顯出他在「精究」，要想在榮譽地畢業。這比黃昏的密談更適合那年輕的女郎；因為茗底頭腦發育

得比心還早，而且她更像理想中的人物，而不喜歡俗世的英豪。因為前者在她感到厭倦時，就可以把它放到洋鐵爐子裏去，而後就不會這麼便當了。

在這種情況下的事情，竟有一個這樣的發現，於是那天晚上茗就暗暗地注意勞萊，這是從來不曾這麼注意過的，如果她不先存着這個想頭，那末蓓絲非常寧靜，勞萊也待她非常親切，她是不會感到有什麼異乎尋常的事。但是既把她活躍的幻想放了韉，它自然要風掣電遂了；而她底常識，又因寫久了傳奇而減弱，不足以給她幫助。正和平時一樣，蓓絲躺在沙發上，勞萊坐在靠近的低椅上，用各種的閒談給她消遣，因為她每星期總要他「織造」的，而他呢，也從不會使她失望，但是那天晚上，茗覺得蓓絲底眼睛盯在她身旁那個活潑的黑臉龐上，有着一種特別的興味，又感到她聽勞萊敘述令人興奮的棍球比賽的情形，很有趣味，雖然對於比賽中的術語，她是一無所知的；茗既存心去注意，所以更看到勞萊底態度中正在增厚溫柔，而他還時時放低了聲音，不像平時那樣常笑，又有些神魂顛倒的樣子，把毛氈覆到蓓絲底腳上去，那種慇懃的情態，真可說是體

貼入微了。

『誰知道呀！發生一件應新奇的事情，』若，當在房裏心緒紊亂時，她想：『他把你看做是一個天使，而他呢，也會爲了那親愛的緣故，生活更安祥快樂起來，只要他們相愛好了。我不知道他可能抑制柔情，而且我確實相信，如果我們其餘的人不去干涉他們的話，他准會愛她的。』

當時每個人誠然都處於局外了，只是她自己，若就覺得自己該趕快避開，但是她到那裏去呢？胸中燃燒愛護妹妹而甘心犧牲自己的熱忱，她就坐下來思解決的方法了。

現在那隻舊沙發是沙發中底正當的族長了——長長的，闊闊的，又厚又低。有幾處小小的破碎，這也是可以有的，因爲這些姑娘還是孩提時代就在這沙發睡過，爬過；在牠們稍長時，便在它上面玩，伏在靠背上玩釣魚，跨在靠手上學騎馬，把它下面當做是一個獸圍；長大成少女時，則逢被倦了，就躺在它上面休憩，憧憬着種種夢想，坐在它上面，傾聽溫柔的談話，他們都愛它的，因爲它是一家人安息的地方，而有一個角上，

茗又是老是喜歡坐在那兒的，有許多枕頭裝飾這可敬的臥椅，內中有一個硬而圓的，佈滿着刺人的馬鬃，兩頭各綴着一顆大號的圓紐子；這令人討厭却是茗特有的財產，把它當作防禦的武器，一個堡壘，或者是太貪睡時執拗的提防者。

勞萊很知道這個枕頭，並且對它十分厭惡，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從前姑娘還可以頑皮的時候，他曾受過這枕頭無情的亂打，而現在又是成爲坐到他最渴望的傍茗的那個角上去的障礙，如果那個被稱做「臘腸」的枕頭豎起來，這就是他可以走近去休息的紀號；但是假使它平平地橫臥在沙發上，那末，不論大小長幼，敢去騷擾的就要惹禍了，那天晚上茗忘記在她角上豎起壁壘，坐下來還不到五分鐘，便有一個壯大的形態在她身旁出現，兩臂攤開在沙發背上，兩隻長腿伸出在他前面，勞萊滿意地嘆了一口氣，喊道：

『這才是心滿意足啦！』

『不準說俗話，』茗立刻說，一面把枕頭插下去。但已是太遲了——再沒有空隙可

放；便滾到地上，很神秘的會忽然不見了。

『來呀，茗，不要這麼難弄啊，一個用功了一星期，只剩了一副骨頭，總應該受人撫愛了吧！』

『蓓絲會撫愛你的，我很忙。』

『不，她不是我糾纏的人；但是你除非突然失去這種趣味，你是喜歡那種事情的。你有麼？難道你討厭你的孩子，要用枕頭打他麼？』

比這動人的請求更要得人憐惜的事情是很少見的了，但是茗却要使「她的孩子」大掃其興，說出一句這麼嚴厲的話：

『這星期你送了多少花給蘭台爾小姐？』

『沒有一朵，可用人格擔保！她已經訂婚了。』

『這樣我很高興，送花和東西給你所認為不值一文的姑娘，那簡直是一件笨拙的浪費。』茗責備地說。

『有見識的姑娘們，我是非常看重的，可是偏不讓我送些「花和東西」給她們，這叫我怎麼辦呢？我底感情總該有一條出路啊！』

『母親不喜歡調情，就是開玩笑也不高興；而你却調得很厲害，台迪。』

『要是我可任意答覆的話，我將回答「你也是這樣啊，」現在我既不能這樣說，那末我只能說，如果大家都明白這只是玩玩的話，我以為那有趣的小玩意是無妨大體的吧。』

『唔，看起來確是很有趣的，但是我不知道怎樣做。不去做別人都在做的事又覺得自己未免笨拙，所以也去賞試過，但是我總覺得做不好，』哲說時已把自己在做指導者的事忘掉了。

『你去請教露美吧，在這件事情上，她是有十足天才的，』

『是的，她做得很動人，而且似乎從不做得太過分，我想有一部人天生是毋須設法而討人歡喜，另一部分人則是處處做錯事情的，』

「你不會調情，我很喜歡；見到一個有見識，有恆心的且能善處自己的姑娘，實在是令人氣爽的，在我們自己中間，若，有幾個姑娘我知道他們實在弄得太過分了，我也替她們害臊呢，她們一無惡意，這是我可斷定的，但是如果她們知道我們背後在怎樣講她們，我想她們一定會改變方針吧，」

「她們對你也同樣的，而且她們底舌頭比你們還尖銳，你們這班人會更吃虧，因為你們和她們一樣蠢，沒有一點差異，要是你們行爲適當，她們也會適當的。但是，她們知道你們喜歡她們胡鬧，她們自然也要不住胡鬧，而你却去責備她們。」

「你真是明瞭呀，小姐！」勞萊異常溫存地說：「雖然我們有時也做像她們的事，其實我們是不喜歡調笑喜謔。那般美麗的溫順的姑娘們是從不會講到這些的，除非恭敬地在紳士們中間談談。祝福你天真的靈魂！如果你能和我易地以處了一個月，你一定會看到使你驚奇的事情。老實說，當我看到一個輕佻的姑娘，我往往要借我們朋友可克魯賓的話說：

「滾開，

你這厚臉的騙賊！」

勞萊一面既不願對女性有所批評，一面又非常自然地厭惡那些時行于社交界的失德的女子，這個可笑的矛盾，我們聽了，也禁不住要大笑起來的。雖知道那位「年輕的羅倫斯」在世俗上的媽媽們眼中，是個最適宜的快婿，而且在她們的女兒前，也會得到心許。女人們都奉承他，使他成爲一個執倖子；所以她時時給他留心，怕被人弄壞；現在知道他仍是喜歡溫順的姑娘，她心中就覺得十分高興，雖然不會從口上流露出來，突然她又回復了以指導者自居的地位，放低聲音說：「如果你一定要找一個出路的話，那就傾心於一個你所尊敬的「美麗溫順的姑娘」，不要在那些蠢女人身上浪費你的工夫。」

「你真的是在勸我麼？」勞萊對他注視，臉上露出一種由急躁和歡欣混合而成的奇怪的神情。

「是的，我是勸你的；不過你最好能等到大學畢了業，那時，你就配得上這個地位

了。現在你還沒有一半配——不管是那位淑女。」荇底顏色也有些奇怪，因為險些兒把一個名字說出來了。

『那我是配不上的！』勞萊也同意，他底表情實是從未有過的謙遜，俯下頭來，沒精打彩地把荇裙上底流蘇纏繞着自己底手指。

『天喲！這是做不來的呀！』荇想着，一面便大聲地說：『去唱一隻歌給我聽，我極想聽一些音樂，而且常常喜歡聽你的。』

『我寧願逗留在這裏，謝謝你。』

『你不能够，沒有房間啦。去使你自己有用些，既然你已是太大，不能再做裝飾品了。我想你總不願縛在一個女人底裙帶上吧！』荇引用勞萊自己的反對詞句去責備他。

『呃，那要看是誰穿的裙呀！』勞萊把流蘇重重地攪了一下。

『你去不去？』荇強迫着，一面去找那隻枕頭。

他立即逃開去，當他高唱「鄧蒂之帽」時，她溜去了。直到那位青年紳士憤然地離

去時，她還不同來。

那天晚上若沒有睡熟，後來正有點朦朧睡去，忽然聽到一陣強烈的嗚咽聲，她連忙飛奔到蓓絲床邊，焦急地問：「什麼事呀？寶寶。」

「我以爲你已經睡熟了。」蓓絲嗚咽着說。

「這是舊的痛苦麼？我的寶寶。」

「不是，這是一件新的；但是我再也忍耐不住了。」蓓絲要設法不使流淚。

「原原本本告訴我吧，讓我來醫治，像我常常給人家醫過那樣。」

「你不會醫的；無法可以療治。」蓓絲底聲漸漸地消沉下去，投到姊姊底懷裏，哭得這麼傷心，簡直使若恐懼起來了。

「在那裏？要我叫母親來麼？」

蓓絲並不同答那第一句；只是在黑暗中把一隻手自動地移到胸口，彷彿痛苦就在那裏；另一隻手則緊緊地握住若，氣喘呼呼地低聲說：「不要，不要，不要去叫她；不要

告訴她啊！我就會好的。這裏躺一會，摸摸我底頭吧。我會安定下來，睡熟的；真的我會睡熟的。」

若照她話做；但是當她底手在蓓絲底熱熱的前額和濕淋淋的眼皮上來回地撫摩着時，她底心裏滿是話，很想說出來，但是像她那樣年輕，若已經知道那像花一般的心，是不能魯莽地抓取的，而必須讓它自然地開起來；所以，雖然她相信自己已知道蓓絲底新痛苦來原，她還是用最柔和的語氣說：『有什麼事使你煩惱麼？寶寶。』

『是的，若！』停了好久才說出這樣的話。

『把事情告訴我我會給你安慰麼？』

『不是現在，還沒有到時候呢。』

『那末我不問了；但是記住，蓓絲，如果母親和若能夠幫你忙的話，她們是常常喜歡聽到你一切，並且幫助你的。』

『我知道的。過一會，我會告訴你的。』

「現在那痛苦有癥一些麼？」

「哦，是的，好多了；你多麼會安慰人啊，荇！」

「睡去吧，寶寶；我伴你在一起，」

於是她們臉靠臉地睡去，在第二天早上，蓓絲已是十分自然了；因為，一個十八歲的姑娘，頭和心決不會痛得長久的，而且一些愛護的話就能夠醫治大部分毛病了。

但是荇已經打定了主意，於是過了幾天，想出一個計畫，便把這件事告訴了她底母親。

「前幾天你問我有什麼願望，現在我告訴你一個吧，媽。」當只有他們母女二人在一處時，荇開始說了：「今年冬季我要到別處去換換空氣。」

「爲什麼，荇？」她的母親很快的抬起頭來望她，彷彿這句話有着雙關意義似的。荇看得手上的針線，鎮靜地說：「我要些新的東西；我爲急要比現在多見識一點，多做點事，多知道點東西，覺得很不安。我過于沉浸在自己底小事情裏了，實在需要與

奮一下，所以，既然今年冬天能夠抽身，我就很想飛得遠一點，試試我底翅膀。」

『你要飛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紐約去。昨天我想到一個聰明的主意，這主意是這樣的：你知道基耳克夫人會寫信給你，要請一個穩重的青年姑娘教她讀書和縫紉。要找個剛巧適合的人實在是很難的，但是我以為要是我去試一試，是不會不適宜的。』

『我的寶寶，到那大公寓裏侍奉人去麼！』馬煦夫人驚異地說，但並沒有不高興。

『並不是出去侍奉人，因為基耳克夫人是你的朋友——一個最慈愛的人——我想一定會給我開心的。她的家庭是沒有貼隣の，所以那裏是不會有人認得我。縱使他們認得我，我也不在乎；這是正當的工作，我做這件工作並不以為羞恥。』

『我也不在乎；可是你的寫作呢？』

『變換一下空氣，更好呢！我會耳聞目擊到許多新的事物，獲得新的見解，並且就是我在那邊沒有多大工夫，我也能夠帶回來許多寫作底材料。』

『這點我沒有懷疑；不過這些是不是使你突然地發生這個幻想的僅有的理由呢？』

『不是的，母親。』

『讓我知道其他的理由吧！』

茗向上望望，又向下看看，她底兩頰突然地紅起來，緩緩地說：『說出來也許是不成爲理由而且錯誤，但是——我怕——勞萊是太喜歡我啦。』

『那末你不去留心他，他會關心你不成？』馬照夫人問這句話時，現出很焦急的樣子。

『唉，不是啊！我向來愛這個孩子，並且我有了他覺得十分自傲；但是講到任何東西會超過他，這不能算是問題的了。』

『我覺得很愉快，茗！』

『請問爲什麼？』

『因爲，寶寶，我不以爲你更適宜于另一個人。你們像朋友那樣非常快樂，而且你

們的爭論很快地平息下去；但是我怕，要是你們終身在一起的話，你們兩個會都不受約束了。你們相像的地方太多了，而太愛好自由，別說你們熱烈的性情和堅強的意志吧，你們若要快樂地生活下去，那末，不但需要愛，而且更需要忍耐和恆心呢！」

「這一點，雖然我不能把它說出來，可是我正也有這個感覺。你以為他只是開始關心我，我倒很快樂。使他不快樂同時也會使我大大地煩惱的；因為我不能出于感激去受上一個老傢伙，我能夠麼？」

「你決定他把整個心交給你麼？」

「蒼底臉色更紅了，當她回答時，帶着混雜着歡欣得意和痛苦的神情，這是在少女初戀時所常有的：

「我恐怕事情是這樣的，母親；他不曾講過什麼，但看起來他是如此的。我想還是在事情未發生時走了好。」

「我贊同你底意見，並且如果這點有把握的話，你應該離去。」

「若底神情自然得多了，停了一會，微笑着說：

『你需要指導這件事，如果給馬煦夫人，一定會覺得奇怪；並安妮還可以有希望，她也會十分快樂的。』

『唉，若，做母親的在指導上也許有不同，但是希望却是完全相同的——都有想看到她們孩子快樂的願望。曼格是這樣的，而我對於她底成就覺得很滿足。你去享受你的自由，直到你感到疲倦的時候；因為只有在那個時候，你會發現到那更可愛的東西。現在露美是我主要的照顧着的人，不過她底好的見識會幫助她的。對於蓓絲，我眼前沒有什麼別的希望，只是希望她康健起來，好像這幾天她果然是快活些了。你會和她談談麼？』

『是的；她說自己有點煩惱，答應過幾時告訴我。他不再說什麼，因為我以為我是知道這個煩惱的；』於是就把她的小小的故事說了。

馬煦夫人搖搖頭，並不以為這件事有什麼興味，只是神情更莊嚴了，而且把她底意

見重述一遍：爲了勞萊的緣故，若應該離去一段時期。

『讓我們不要講到這件事吧，直等到計劃好了；于是我就在他能窮思竭慮地想辦法子和傷心以前離開這裏，蓓絲一定要想我是去取樂的，因者我實在是這樣，因爲我不能對她講關於勞萊的事；不過她能在我去了以後，和他談談安慰安慰他，這樣可使他除去妄想。他受過這類小小的磨難已不少，已受慣了，他失戀的痛苦不久就會過去的。』

若說的很有希望，但不能使自己從這個恐懼——這件小事情比任何別的事都難——中，解放出來，她想勞萊恐怕不能像以前那樣容易使失戀的痛苦過去了。

這個計劃在一個家庭會議裏討論過，並且大家都同意；因爲基耳克夫人很歡喜請若去，而且答應給她住得很舒服。那教書的生活會使她獨立；而且在空閒時可得到寫作的利益，當時那新的景物和社會也會長見識而悅人意。若歡喜那種環境，而急于離去，因爲對於她不安定的性情和好冒險的精神，這個家庭實在已成爲太狹小了，當一切準備妥當時，她帶着恐懼和戰慄告訴了勞萊；但是，使她非常驚奇，因爲他平靜地接受了。他

比平常稍嚴正些，但是非常快活；並且，當別人笑他正在變到新的生活時，他儼然地回答：『我確是如此；而且我想從此再不會轉變了。』

他底一個美德剛在這時顯露出來，使君十分安心，所以她在料理行裝時，心裏很輕鬆——因為蓓絲好像更快樂了——並且希望她做的事對於大家都有好處。

『有一件事我留給你請你特別照顧，』她說：那時正是她離家的前晚。

『你是指你底稿紙麼？』蓓絲問道。

『不是——是我的孩子啊！待他好一點，你願意麼？』

『自然我願意的；但是我不能代替你底位置，他曾不見你而擔憂呢。』

『這于他無妨的。所以記着吧，我留他給你去照管，撫愛。』

『爲了你的緣故，我願盡力去做，』蓓絲答應了。她很奇怪，君爲什麼看得她這麼奇特。

當勞萊告別時，他正經地低聲說：『這不會有一點好處，君。我底眼睛是在你身上

；這麼留心你所做的事，否則，我會把你帶到家裏去了。」

十 茗底行蹤

親愛的媽和蓓絲：

我要寫給你們的信，可成一卷書啦，因為我雖然不是在歐洲大陸上旅行的高貴的少婦，但是也有許多話要說。當我不見父親底蒼好的容顏時，我覺得很傷心，如果沒有那個愛爾蘭婦人帶着四個孩子，全在笑着分我心的話，幾乎流下淚來。因為一逢他們開起嘴來哭時，我就丟一點薑餅屑在座上，消遣消遣自己。

一會兒那太陽出來了；我當作一個吉兆似的去歡迎它，心境也就清爽起來，于是我儘量地享受了旅行的樂趣。

基耳克這麼親切地接待我，使我立刻感到，縱使那所大廈裏充滿着生人，也好像在家裏一般。她給我住的是一間在接頂中央的小小的房間——她所餘的只有這麼一間；這

裏有一個火爐和一張臨窗的精緻的桌子，所以在我喜歡寫作時，我就可坐在這裏寫。一片秀美的景色，和對面禮拜堂底塔，彌補了許多缺陷，我對這個地方覺得十分可愛了。我教書和縫紉是在一個育兒室裏，那個房間在基耳克夫人的私室隔壁，是一間優美的房間，而且那兩個小姑娘都是美麗的孩子——我猜想她們是很會鬧吧。不過在我和她們講了「七隻懶豬」的故事後，她們就和我接近了；我無疑地可成爲一個模範的保姆。

如果我不願像現在這樣到大桌上去吃，我將和孩子們同吃。我實在怕羞，雖然這件事沒有人會相信。

『現在，我的寶寶，這裏和你自己家裏一樣的，』基耳克夫人帶着慈母般的語氣說：『我是一天到晚忙着，你就可以想到，有了一個這樣的家庭；但是如果我知這孩子們和你很好，那末，我心上的不安可去除了。你隨時可以走進我的房間裏去；至于你自己的房間，我將儘可能地安排得舒適。在這個屋子裏也有幾個愉快的人，要是你感到要交際交際的話，反正你每晚是自由的。如果有什麼事情不對，請來告訴我，而你要

儘可能地快樂。茶點鈴響了；我得跑去換個帽子。」她就匆匆地走了，留我在這新屋子裏收拾東西。

我走到樓下去時，看到幾件喜歡的東西。在這高房子裏，樓梯都非常長。當我在第三部樓梯底盡頭上等待一個女傭人搖搖擺擺地拿東西上來時，我看見一個奇形怪狀的男人在她身後跟上來，他把她手中的那桶重重的煤拿過來，一直拿到樓上，放在門旁，然後緩緩走開，一面點了一下頭帶着外方的口音說：

「這樣可好些了，小小的背上擔負這麼重的東西是受不了的。」

這不是他底善良麼？我喜歡這種事情；因為，像父親說，小事情會流露出品格的。當我在那晚上跟基夫人提到這件事，她大笑着說：

「那一定拜爾教授；他常常做那種事情的。」

基夫人告訴我，他是從柏林來的；非常有學問而且善良，但是貧寒得像禮拜堂裏的老鼠，現在靠教書過活，還帶了兩個孤苦的小外甥，遵照他的一個嫁給美國人的姊姊底

願望，在這裏由他自己教導。固然不是一個奇特的故事，但是我倒覺得很有興味。我也很高興，聽到基夫人把自己的會客室租給了幾個他的學生。那間房間和育兒室只隔着一扇玻璃門，我想偷看看他，然後告訴你們他是怎樣的人吧。他已是四十以上的人了，所以這是沒有什麼妨礙的，媽。

吃了茶以後和小姑娘們玩了一會，安頓她們上床，我就翻動那隻大針線籃了，並且有這樣一個靜寂的夜晚和新朋友閒談。我將每星期給你們一封信，告訴你們所見的一切；夜裏這麼好，明天會更好了！

星期二晚

今天早上教室裏很是活躍，因為那兩孩子胡鬧異常；有一時候我真要想大大的懲罰她一頓。我忽然靈感一動，就教起體操來，直到他們愉快地坐下去安定起來，我才停止。吃過點心，小女僕帶她們到外面散步去，我就靜心地去作針線，我正在感謝我的星，因為我已學會做精巧的扭扣孔了，那會客室的門開了一下又關上去，只聽到有人在唸

着：

『你可知道這個地方？』（這句話原文爲德文——譯者註）像一隻大蜜蜂在嗡嗡地叫。這是非常不合乎人情的，我以爲，不過我不能抵禦這個誘惑；于是就揭起那扇玻璃門上帷幕底一端，我瞧見拜爾在裏面；當時他正在整理書籍，我把他看得很仔細，一個十足的德國人——非常壯健，滿頭堆着褐色的頭髮，一臉蓬鬆的鬍子，古怪的鼻子，我從未見過的一雙慈祥的眼，以及一種宏亮的聲音，這種聲音對於聽慣尖銳或不整齊的美國話的耳朵，確是有益的。他底衣服很陳舊，他底手很大，並且在他底臉上找不出一點秀美，除了他那副漂亮的牙齒：可是我倒歡喜他，因爲他有一個好頭腦；他底麻紗衫十分細潔，並且雖然衣上落掉了兩粒鈕頭而一隻鞋子補過，但是他的樣子還像一位紳士。不管他如何喃喃，他底外貌還是很嚴肅，到後來他走到窗前，把水仙花轉向陽光，還拍拍貓，那隻貓任他拍好像是一個老朋友。於是他微笑起來；當時門外有人輕輕地敲了一下，他就響亮地叫起來：

『進來！』

我剛要出去跑時，瞧見一個小孩子帶着一部大書，於是便停住，看看有什麼事。

『我要拜爾呀！』那個小孩子說着，放下了她的書，跑到她前面去了。

『你該有你的拜爾的。來吧，那末，讓他抱一下吧，我的汀娜！』那位教授說時，哈哈大笑着她抓住高擎起來，使她不得不俯下小小的臉來和他接吻。

『現在我得讀書了。』那個可笑的小東西繼續說。這樣他就把她在桌上，翻開她帶來的本本大字典，還給她一些紙和一枝鉛筆，於是她就塗塗起來了，過了一會就翻過一頁，她底小小的肥胖的手指在書頁上一路的指下去，彷彿很認真的在找一個字，這使我幾乎笑得要發出聲來，當時拜爾站着撫摸她底柔髮，他這種父親似的神色使我以為她一定是他自己的孩子，不過她看起來，却十分像法國人，不很像德國人。

又有人敲門，進來了兩位青年女人，於是我就重新做針線來，當時隔壁房裏很嘈雜，但是我則很有修養地坐在那裏沒有去看，內中一個姑娘不住地裝着笑，並且說着：『

現在，教授，『帶着裝腔的音調，而另一個又說着不堪入耳的德國語，我想他聽了一定難於保持嚴肅了。』

這兩個人似乎都使他很痛苦地忍耐着；因為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他鄭重地說：『不，不，這並不是這樣的。你沒有理會我所講的話。』有一次還聽到一下很重的拍擊聲，彷彿他是用書拍桌子似的，接着就是一陣失望的呼聲：『今天總弄不好啦！』

若底行蹤
可憐的人，我可憐他；在那些姑娘們去後，我再偷窺了，去看看他是否還活着，他似乎疲倦極了，坐在椅子裏，閉着眼睛，直到後來，那鐘敲了二下，他才跳起來，把書放進袋裏，彷彿在作另一次教書的準備。他把睡在沙發的小汀娜抱了起來，靜靜地走開去。我想他一定是很辛苦吧。

基耳克夫人問我，去不去吃那次五點鐘的晚餐；當時我有些歸思，就想看一看處在同一屋子裏的，究竟是怎樣的人。所以我就打扮得很像樣，要想在基耳克夫人背後溜進去；但是她却比我矮，雖努力掩躲，結果還是失敗。她在地旁邊留一個位子給我，後來

我底面部冷下去了，於是我就發起勇氣，看看四周的人，那張長桌子坐滿了人，每個人都在專心吃他們的晚餐——尤其是那些紳士，他們好像急於要按時進食，連說話的機能都吞進去了，而想吃了就走。不過也有些分別：青年男子專心於他們自己底事情；青年夫婦互相留意；已婚的婦女們則照顧她們的孩子；而老年的紳士則十分注意政治。對於那些人，一個也不使我感到興趣，除非一個面目秀麗的少女，似乎有些可取的地方。

坐在那桌子底盡頭的是那位教授，他一面在高聲地回答一位耳聾的老年紳士嘮叨的詢問，另一面又和一個法國人討論哲學。如果靄美在這裏的話，她只有永遠給他們看背脊了，因為，——說起來難過——他食量宏大，那種吃相使「高貴的婦人們」看了，準會大大吃驚的。我倒不在乎，因為我歡喜「吹得痛快」，像海娜說的那樣，而那個可憐的人在教了一天獸子們書之後，實在是需要好好營養的。

飯後我到樓上去時，兩個青年在着衣鏡前面整理他們的獺皮帽，我聽見其中一個輕輕地和另一個說：「那新客人是誰？」

「保姆，總是那一類人吧。」

「她到我們一桌上來幹什麼？」

「那老太太的朋友啊。」

「面龐倒相當秀美，但是不時髦。」

「一些也不時髦，給我一點火，來吧，」

起初我有些憤怒，後來我就並不在乎了，因為一個保姆並不比一個辦事員壞，就是我不時髦，總還有些見解，比那外表高雅，而走起來口裏嘖嘖咕咕，煙抽得像舊煙囪的人們總高明一點，我真討厭那些俗物！

星期四。

昨天過得很寧靜，把時光都消磨在教書縫紉和寫作上。房間裏點着燈生着火爐，實在舒服。我得到了一些消息，而且由介紹認識了那位教授，汀娜好像是在這裏洗衣作裏充當細覺的法國女人的孩子。這個小東西似乎已經把整個的心付託給了拜爾先生，只要

他在家裏，她總和狗一般的尾隨着他；這件事使他很快樂，因為他是非常愛好孩子的，雖然他還是一條「光棍」。基耳克家的基蒂和銘宜也很喜歡他，並且告訴我，他所創作的戲劇中的種種情節，他所送給她們的禮物，和他講給她們聽的很動人的故事。年輕的男子們常要和他開玩笑，叫他「德國佬」、「陳年德國啤酒」、「大熊星」，把他可笑的姿態都用名字表示出來。但是他却像小孩子一般很喜歡這些——基夫人說的——並且這麼和善地接受了，所以雖然他態度奇特，他們還是都歡喜他。

那位閨女是娜頓小姐，她是一個有錢，有教養，而且慈愛的人。今天吃飯時她和我攀談了（因為我又到餐桌去了，看看那些人非常可笑），她要我到她房裏去看她。她有精美的書和畫片，也認識有趣的人物，好像很是親切；所以我要使自己成爲容易接近些，因為我確是要加進上流社會裏去，只是這並不是靄美所喜歡的那種社會。

昨天傍晚我在自己的客廳裏，當時拜爾先生進來，拿幾張新聞紙給基耳克夫人。她不在那邊，但是小老太婆的銘宜，替我介紹得非常美妙：「這位是媽的朋友，馬廝小姐

『是的，她是很快樂的，我們很歡喜她。』基蒂接着說，她是一個「可怕的囡囡」。

我們鞠一個躬，於是都大笑起來了，因為那正式的介紹辭和這唐突的說話，剛成一個可笑的對照。

『呃，是的，我聽見這些頑皮的孩子們在騷擾你，馬煦小姐。如果再是這樣的話，喊我好了，我會來的。』他說着，縐了一下眉尖，好像用以恐嚇的樣子，這又使那些小傢伙開心起來了。

我答應會叫他的，於是他走了；但是，好像命定要多看幾次似的，因為今天，我出去時經過他門口，我的傘偶然碰到他門上。那扇門立刻開啓，他穿着睡衣立在那邊，一手拿一隻大藍襪子，另一手拿着一根縫衣針；好像他不以那件事可恥，因為當我說明了原因而忽忽地前去時，他還揚着拿襪子的手，高聲地帶着開心的語氣說：

「今天真是一個散步的好天氣。暢遊一會吧，小姐。（用法文說的）。」我沿途大笑着；不過想到那貧困的人不得不自己補衣服時，心裏覺得有些愴然。德國有男子會繡花的，這我知道——但是補綴乃是另一件事，並且不是那麼好看吧。

星期六。

除了去拜訪娜頓小姐一次外，沒有什麼事可寫，她的房裏充滿着可愛的東西，而她自己也非常可愛，她將所有的寶物都給我看了，又問我將來願不願和她同去聽演講和音樂，作她的伴侶——要是我喜歡那些玩意兒的話。她把這件事當作一件恩惠說出來的；但是我斷定基耳克夫人一定把我們的事情告訴了她，而她所以這樣對待我，是出於慈愛的。我本是很自傲的，不過這種給我這種恩惠倒並不使我難受，於是我就感激地接受了。

在我回育兒室時，聽到客廳裏非常吵鬧，往裏一看，原來拜爾先生在裏面，他兩手兩膝都伏在地上，汀娜騎在他背上，基蒂用一條跳繩牽着他，銘宜則以松子糕喂着兩個

孩子，他們正在椅子做成的籠子裏叫着跳躍着。

「我們是在玩「動物園」，」基蒂解說道。

「這是我的象啊！」汀娜接上來說，一面捏着那位教授的頭髮。

「媽允許我們，在星期六下午當弗郎士和伊密爾來時隨我們玩，她不是答應過我們麼，拜爾先生？」銘宜說。

那隻象站起來了，像他們那樣誠實，鄭重地對我說：

「我可給你擔保——事情確是這樣的。如果我們大鬧了，你可對我們說：靜一點！這樣我們就會緩和些。」

我答應這麼做，只是將門開着，像他們那樣享受一些歡樂——因為更比這個有趣的遊戲，我從未見過。他們玩觸人遊戲，兵操，遍舞遍唱，而當天暗下來時，他們全體堆在沙發上的教授的四周，那時候他就講起那鶴的神話，和乘着雪片下凡來的仙女那些故事。

我是這麼愛好寫信，如果經濟允許我的話，我會永遠寫下去呢。因為雖然我會用過薄薄的紙，並且寫得細緻，但是一想到這封長信所需的郵票時，我不由得發起抖來，請把靄美的信即刻交給她在看了她的富麗堂皇之後，我的小消息就會你們覺得很平凡了，但是我知道，您是歡喜的，台迪難道用功到連寫一封給朋友的時間都沒有了麼？給我照顧照顧他，蓓絲，並且告我關於孩子們的一切，向每個人致萬分愛意！

從你忠實的茗。

十一月於紐約。

附告：重讀一遍時，覺得很有些擺雷風；但是我是常對怪人感到興味的，我實在再沒有事可寫了。祝福你們！

我寶貴的蓓絲：

我寄給你這封亂塗的信，因為這封信或者會使你快樂，給你知道一點我的近況；因

爲，雖然很寧靜，却很有趣，爲了這，哦，我真快樂啊！在德智體各方面，經過靄美所謂赫爾勃倫式的努力之後，這兩個小孩子的智識已有些發芽，行爲也有我所希望的傾向了。她們對於我，沒有像汀娜和那些孩子們那麼感到興味，但是我還是盡我的職責，她們也歡喜我。弗郎士和伊密爾是很活潑的孩子，十分愜我心意，因爲德美兩國人精神的混合，便產生一種永久活潑的情態。星期六下午，不論在屋子裏或出去，總是喧嚷；因爲一遇天氣好，她們就像是學院裏的學生那樣，出去散步了，留着我自己和教授在照料一切，這真是可笑！

我們現在已成爲很好的朋友了，而且我已開始向他受課，我真的不能不如此，事情又來得這麼滑稽，我一定要告訴你，從事情底開始說起吧：有一天，基耳克夫人喊我，當我經過拜爾先生房間時，看到她正在那找尋東西。

「你會看到一個這樣的窠麼，我的寶寶？我把一切東西都弄亂了，爲了想知道他把我不久以前給他的六塊新手帕做了什麼用，幫我來整理一下吧！」

我走了進去，當我們工作時，我看看周圍的一切，因為這實在是一個窠。隨處都是書和紙；一個破了的石膏像和在爐板上的那支舊簫，彷彿是做在上面似的；一隻襪襪而沒有了尾毛的鳥在窗口唧唧地叫，另一個窗口則佈置了一箱白老鼠；未完工的小船和一些繩子放在稿紙堆裏；骯髒的小靴在火爐前烘着。而他的那些親愛的孩子們——爲了他們，他甘心做一個奴隸——的足跡在房裏隨處都可看到。經過了一番大大的搜尋，失去的東西總算找到了三件——一件在鳥籠上，一件塗滿了墨水，還有一件已燒得成褐色了，已被用作握手柄過。

『一個這樣的人！』好脾氣的基夫人大笑着說，一面把那爛東西放到碎布袋裏去，『我想那其他幾條總是撕碎去縛船，或包紮割破的指頭，或做紙鸞的尾巴了。這真是可怕，不過我不能責備他，他是這麼隨便又是好脾氣，他讓那些孩子們騎在他身上玩。我答應過給他洗滌和縫補，但是他却忘記把東西拿出來，而我也忘記去檢視一下了，所以有時候他很難過。』

「讓我去補吧，」我說：「我不在乎這些，而他也用不着知道。我實在歡喜去——他給我帶信，借書給我看，他對我真是和善，」

於是我把他的東西整理好，又給他縫了兩雙襪跟——因為經他奇奇怪怪的補綴之後，襪子已不成樣子了。不說一句話，而我希望他不至於發現到，但是上星期裏有一天，我在補綴時，給他看到了。我聽到他教別人書，覺得十分有味，因此我也想學一點；因汀娜跑進跑出，門總是開着，所以我能聽到。我會坐在門的近旁，補完最後的那雙襪子，要想設法知道他對新來的學生說些什麼，那個學生和我一樣膽小；那女孩子去了，房裏靜靜的，我以為他也出去了，我就孜孜地念着一個動詞，一面好玩地還把椅子來去的搖着；一聲鴉鳴使我抬起頭來，只見拜爾先生正看着我在笑，當時他還向汀娜作一個手勢，不要把他做的事洩露了。

當我住了口，像一隻鵝那樣向他注視時，他說：「這樣，你偷看我，我偷看你，這也不壞呵；但是，我要說句正經話，你想學德文麼？」

『是的，不過你是太忙了；而我也太笨。』我不加思索地說，面上紅得像甜菜了。

『不要客氣了！我們規定一個時間吧，你是很聰明的。在晚上我可約略教一點；因為，對於你，馬煦小姐，我還欠你債呢。』他指指我的針線。『是啊！這些慈愛的女士，怕正在互相說：『他是一個老笨漢；他不會看到我們做的工作；他決不會看到他襪後跟再沒有洞了；他以為鈕頭落掉了，會生出來的，並且相信那絲線會自己織成的呢。』唉！但是我有一隻眼睛，我看到的東西也很不少呢。我有一顆心，覺得非常感激。來吧

——時時來受一些功課，否則——不要再給我和我的東西做這麼精巧的工作了。』

那些話以後，我當然再不能說什麼了，並且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就答應下來，開始學了。我讀了四課，就遭遇到困難的文法。教授是非常耐性，但他一定是很痛苦的，他常常對着我看，雖然很溫和，總掩不住他失望的心情，這真使我哭笑不得。但我哭笑都試過了，在我萬分懊喪和痛苦地啜泣的時候，他竟把文法書向地上一丟，大踏步走出門外去了。我感到自己十分羞恥而且永遠被拋棄了，但是並不怪他，只是把紙張收拾

起，想上接去把自己深深地責罰一番，正在那裏時候，他進來了，神色很高興，彷彿我得了什麼榮譽似的。

『現在我們要採用新的方法了。你和我一同來讀這些有趣的小故事，不要再在那枯燥無味的書中去下苦功了，那本書只是使我們煩惱的。』

他說得這麼親切，並且把一本安徒生的神仙故事慇懃地放在面前，使我更是難以爲情了，於是我就專心地去讀，這好像使他非常高興。我忘掉自己的羞怯，孜孜不倦地（沒有別的辭可表示）讀下去，碰到長的字，總要輾轉思維一下，發音則隨一時的靈感，盡了我最大的努力。讀完第一頁，才住口吸一會氣，他捏捏自己底手，很熱心地喊出來：『現在很好啦！輪到了我。我用德文讀，請聽着我吧！』他讀下去，以他強壯的聲音把字句鏘鏘地讀出來，既好看而又好聽，幸而那篇故事是堅忍的洋鉄兵，你知道這個故事是很詼諧的，所以我會笑，並且我真的笑了呢——雖然我聽得懂的還不到一半——因爲我情不自禁了，他是那麼熱情，我是這麼興奮，而整個事情又是這麼可笑。

那件事過後，我們過得好些，現在我已把功課讀得很好，因為這種讀法適合我的脾胃，因為我能夠在故事裏和詩句裏看到文法，好像把藥丸放在果醬裏吃下去那樣。我非常歡喜，而他好像也不厭倦——這是他底好性情，是不是？我想到聖誕節送他一些東西，因為我不敢送他錢，告訴我一點好消息吧，媽。

勞萊好像很快樂很忙碌，使他烟也不吸，頭髮也留起來了，我很高興。我看到蓓絲看顧他比我看顧得更好吧，我並不妬嫉，媽，盡您的力吧，不過不要使他成一個道學先生。我怕我不會歡喜他，要是他沒有一些人類的頑皮。我的信可以讀一點給他聽。我沒有工夫多寫信，那是和寫信一樣的，感謝老天！但願蓓絲還是這麼健康！

一月。

祝你們新年快樂，我最親愛的家裏的人們，這自然包括勞先生和一個名叫台迪的青年。我不能告訴你們，我得到你們的聖誕禮物的快樂情形，因為直到那天晚上我還不會收到，我不得不把這個希望拋棄了。你們的信是在第二天早晨接讀的，不過並不會講起

包裹，所以我是失望了，因為我實在有一種感覺，就是你們是不會把我忘掉的。我吃過了點心，在房裏兀坐時，心裏不免有些沉悶；後來，那個大大的泥污的飽經風霜的包裹放在我面前時，我竟緊緊地抱着它，跳躍起來了。這是那麼令人興奮，使我坐在地板上，以那種平凡可笑的情態，讀讀、看看、吃吃、笑笑、喊喊。這些正是我所要的東西，而且更好的是不是買來而是自己做的。蓓絲新做的「吸墨水巾」可算第一；海娜的那盒薑餅要當作寶貨了。我一定會把您寄來的那件細法蘭絨的衣服穿起來，媽，還要仔細地讀那幾本父親點過的書。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感謝你們！

講到書籍，使我記起我在這方面已逐漸富庶起來了；因為，在元旦那天，拜爾先生給我一部精裝的莎士比亞全集。這是一部他非常寶貴的書，而我是常常贊賞它的，這部書和他的德文聖經、柏拉圖、荷馬、以及密爾頓等著作，同放在榮譽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像到，當他把它拿下來，去除書函，給我看寫在裏面的一行字：「你的朋友弗立特立克·拜爾贈」，媽，我是何等快樂啊！

「你常常說您想有一個文庫；現在我給你一個；因為在這兩個「蓋」（他意思就是書函）中間，就有許多書夾在一起了。好好的讀，他會給你幫助的；因為研究這部書裏的人物無幫助去了解世間的人物，並可用你的筆記把它描摹出來。」

我盡可能的感謝他，現講到「我的文庫」，彷彿我已有幾百本書似的。從前我從不知道莎士比亞有多大價值；因為缺少一個拜爾解釋給我聽呵。現在不要取笑他不好聽的名字吧。這並不是讀辦爾（意即熊譯者註）或皮爾（意即啤酒——譯者註），像人們說的，而是在這兩個字中間的聲音，只有德國人能夠讀。我歡喜你們聽了我所說的關於他的事情會很高興，還希望你們將來會認識他。母親會贊許他溫暖的心情，父親會贊許他聰敏的頭腦。我對於兩者都贊許的，而且覺得我的新朋友拜爾各方面都很好。

我沒有很多錢，也不知道他歡喜什麼，只得買些小東西。放在他房間的各處，使他出乎意料之外的看到許多東西。那些東西都是有用的，美麗的或者令人發笑的：桌上——一個新的墨水池，一隻給他插花的小花瓶——他常常有一束鮮花——或者在玻璃杯內放一

點綠草，他說是要使自己清新些。我做了一隻像蓓絲所發明的大蝴蝶，有着肥胖的身體，黃黑相間的雙翼，軟軟的觸鬚，和細珠的眼。他看了很歡喜，便放到爐架上，當作一件裝飾物；不過這樣實在不好看。像他那麼貧寒，還不會忘記屋子裏的一個個或一個孩子；所以這裏從那洗衣的法國女人到娜頓小姐沒有一個人不記着他。這真使我愉快。

他們在大年夜晚舉行了一個化裝跳舞會，大家都很快樂。我沒有相當的服裝，所以不想去；但是，在最後的一分鐘，基耳克夫人想起幾件舊的繡花衣服，而娜頓小姐也借給我項圈和羽毛；所以我裝扮成馬雷帕勞浦夫人（她是戲劇中一個處處笑的女人——譯者註）戴上假面具像船一般的撐進去了。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因為我假裝了一種聲音，而且也沒有一個會夢想到那位莊重恬靜的馬煦小姐（因為他們大多數以為我是非常頑固而且冷漠；在見淺識寡的人看來是這樣的）能夠跳舞，化裝，又會顛倒。我玩得非常快樂，當我們除去面具時，他們都向着我看，真是好笑，我聽到一個青年對另一個說他知道我曾經做過女優；其實，他以為自己還記得在一個小戲院見過我呢。曼格很喜歡那種

玩意兒吧，拜爾先生扮涅克、鮑德姆（夏夜之夢中的一個人物——譯者註），汀娜則扮特旦尼亞（也是夏夜之夢中的——譯者註），在他的懷裏十足像一個小仙女。用合迪式的話說，看他們跳舞，真是「一幅十分動人的畫面」。

總之，新年裏我是非常快樂。當我在房裏回想起來時，我覺得自己雖然有許多失敗，但是似乎已有些進步了；因為現在我老是很愉快，有目的地工作，對於人家也比從前更顧慮到，這點使我感到很滿意。祝福你們大家！

時時是你們愛的砧。

於紐約。

十一 一個朋友

啓處在社交的氛圍裏，雖然很快樂，並且忙於那維持生活的日常工作，而劬勞也比從前甘美些，但是她還是有時間去從事文學的勞動。現在她心裏所傾注的目的，在一個

貧寒而有志的姑娘，原是一個很自然的企圖；不過她所採取的手段不是挺好吧了，她看到金錢招致權力，所以她立志要想攫取金錢和權力；不過這些却不是爲她個人，而是爲那些愛得比愛自己更甚的人們，若夢想着要使家中充滿着舒適，給蓓絲所要的一切東西，從冬天的草梅到她臥室裏的風琴；她自己到國外去，而且常常十二分稱心，這樣她就可大做一番慈善事業，這些夢想，像空中樓閣一般，在蓓的頭腦裏已佔據好幾年了。

那次懸賞小說的經驗好像已開出一條路來，這條路無需經過長途跋涉以及許多翻山越嶺的工作，或許會引她到理想境地的。但是那新臨的災危使她一時減少了勇氣，因爲大衆的意見是一個巨人，曾經使大膽的茄克在比若更大的豆幹上也要恐懼起來，像那位不朽的英雄那樣，若第一次嘗試跌了一交後，就休息一會；假使我不記錯的話，她所得到的只是那巨人的珍寶中最小的一件，但是「再上去拿別的」的精神，若倒並不比茄克差；所以地向陰暗面爬上去，這一次她得到更多的寶物，但留下的乃是比錢囊更寶貴得多的東西，

她開始寫有刺激性的小說，因為在那黑暗的時代裏，就是規規矩矩的美國人也都看這種無聊東西的。她不告訴任何人，只是寫就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就毅然地親自送到火山週刊的編者譚思華先生處去。她從不曾讀過衣著學這部書，但是她有一種女子的本能，知道對於許多人，衣裳比品性的價值或態度的魔力更有力量，所以她穿得非常整齊，並且，設法使她自己既不興奮也不神經過敏，她勇敢地跑了兩條漆黑而骯髒的樓梯，走進一間凌亂的房間，瀰漫着雪茄煙的煙，看見三個男子坐着而他們的是都攔得比帽子還高，見到了她也無與去移動一下。若看到這種情形，不免有些傷氣，在門口猶豫了一會，非常懊悔地放低聲音說：

『對不起；我正在尋火山週刊的辦公室，我想見譚思華先生。』

那雙攔得挺高的腳放下了，站起來的是那位煙吸得最起勁的先生，並且，謹慎地彈彈指間的雪茄煙，他點一下頭，走上前來，這種神色只是表示他要睡吧了。若覺得事情無論怎樣總要做完的，就把她的稿子拿出去，講一句話，臉紅一些，所說的話還是事

前仔細地準備好的呢。

『我有一個朋友生我送上——一篇小說——不過是一種嘗試——很願接受高見——要是這還適宜，他歡喜更多寫些，』

在她紅着臉說話的時候。譚思華先生已經把稿子接受了，用兩隻十分髒的手指在翻閱，一面用一種批評的眼光在那潔淨的紙上看。

『不是第一次嘗試吧，我想。』他看到每頁上都編了號碼，而且都只寫一面，又不用絲帶來釘束——一個門外漢的決定標記。

『不是的，先生；她已有些經驗，並且在甘言碑上得過一次獎金。』

『哦，她得過的麼？』譚思華先生急速地向茗茗看了一眼，這一眼好像把她身上的一切都注意到了，從帽上的帶到靴上的鈕扣，『好的，如果你歡喜，把稿紙放在這裏吧。我們手邊這類東西太多，現在不知怎麼辦好；但是我曾把它看過一遍，下星期給你答復吧。』

荇並不歡喜把稿紙留在那裏，因為譚思華先生實在太不合她的脾胃，但是，在這種環境裏，她沒有別的方法，只有鞠了一躬走出來，但她的外貌是特別崇高和尊嚴，荇當羞憤交併的時候，她常是這樣的。當時她真是既羞又憤；因為事情很明顯，從那幾個男子間互示的會心的眼色中看來，他們簡直把她的那篇我的朋友作爲一個笑話；並且當編輯把門關上時，隱隱地說了一句話，接着是一陣大笑，這笑聲使她更是失望，她心裏一半決定再到那邊去，回到家裏就拚命地縫抹胸，想藉此一洩怒氣；過了一二小時，怒氣稍熄下去，回想起那種情景，不由得大笑起來，于是就希望下星期的來到，

在她再去時，譚思華先生獨自在那裏，這使她很愉快。譚思華先生要比前一次要清醒得多，這是使人悅意的；並且他並不專心于一枝雪茄，連態度也忘掉了——所以第二次的晤談比第一次舒服得多了。

『我們願意把這稿子接受下來（編輯先生從不說「我」的），如果你不反對稍加修改的話。這是太長——不過我會把做過記號的幾節刪去，那就剛好了。』他用一種商人

的語氣說。

稿紙弄得這麼縲，每頁上都打了好多橫線，簡直使她不認識了，但是，她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溫柔的母親，有人在要求她爲了適合搖床的尺寸，把她孩子底腿截去，她向做有記號的各段看去，不由得大大驚異起來，因爲所有的道德的教訓都已刪去，這種穿插原是她慎重地當做浪漫的補救的。

『但是，先生，我以爲每一篇小說總應有一些道德的見解，所以我鄭重地讓小說中的幾個犯罪者懺悔。』

譚思華先底編輯的尊嚴鬆懈下來，不覺微笑了一下，因爲茗已經忘記了她的「朋友」，而在講一個作者所可講的話了。

『你那知道：人們要的是娛樂，並不是受教訓。道德在現代是賣不了錢的。』這句話自然是不很對的。

『那末你以爲要加以這些修改麼？』

『是的。這篇小說的體裁很新，佈局很好——措辭也很美，都很不差。』這是譚思華先生和露的答復。

『你們肯——那就是說報酬怎樣——』茗不知怎麼才能妥善地表示她底意思。

『哦，是的——我們對於這一類作品給二十五到三十。等發表時照付，』譚思華先生回答着，彷彿那一件事他是忽略了；這種小事情據說編輯常常忘記的。

『很好；就給你們發表吧，茗說着，把小說交還給他，顯出很滿意的神色了，因為在一元一直行之後，就是二十五元也算是很好的酬報了。

『如果我朋友有比這更好的作品，你們要麼？』茗為成功的熱情所包圍着，不知道自己已講錯些話了。

『可以，我們願意看一看，但不能答應一定能接受；告訴她要寫得短而有味，用不到顧到道德。你的朋友喜歡用什麼名字呢？』任意地說。

『隨你們好了，她不想把名字寫出來，也沒有筆名，』茗說着，臉紅起來了。

「自然要隨她歡喜的這篇小說，下星期可發表，錢你拿，還是我送過來呢？」譚思華先生問着，他自然要知道那新來的投稿者是一個什麼人。

「我會來拿的。再會吧，先生。」

在她走了後，譚思華先生就擱起他底脚，欣然地說：「貧寒倒很自傲，但是她還可以。」

依從譚思華先生的指示，茗就以拿布雷夫人做她的模型，魯莽地衝到庸絡的感官文學的海中去治了一下；但是，幸而有一個朋友擲給她一個救命圈，終於走上來，沒有受多大損失。

像大多數青年濫寫者那樣，她到國外去找人物和景色，以及盜匪、伯爵，流氓者、尼姑、公爵夫人都在她舞台上出現了，並且竭力使他們表演得逼真而有生氣。她的讀者不會計較那些小事情，像文法。標點以及故事的可能性，而且譚思華先生又慷慨地應允以最低的報酬來湊滿他的篇幅，以為沒有告訴她的必要，他所對她謙和的真正原因是日

他曾僱用一個文人，爲了別有更高的報酬，便丟棄了他，使他隔入困境，

不久她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興味了，因爲她空虛的錢袋已漸形充實，而她要在明年夏季把蓆絲送到山上去的儲款，雖然積得很慢，但確有些把握了。有一件事是在攪亂的滿意的，就是她在家裏的時候不會告訴她們。她有一種感覺，以爲父母是不會贊成的，所以先照她自己的意思做，寧願事後再請求原諒的。要保守祕密是很容易，因她的小說並沒有著名！自然譚思華立刻可把它找出來，不過他已經允許不講什麼話；並且，奇怪得很，他果然實踐他的約言。

她以爲這是對她沒有害處的，因爲她實在不想寫這些自己覺得羞恥的東西，而想在她的積蓄公開以及對她長久保守的祕密發笑時——在那快樂的一刻，把她的心上的貴備洗刷淨盡。

但是譚思華先生只要富有刺激性的故事；並且，要有刺激，除非把讀者的靈魂也掘起來，所以那些歷史和浪漫故事，大陸和海洋，科學與藝術，警察的記錄和瘋人院都不

得不儘量搜索。不久她就發現到她所有的天真的經驗裏，並沒有那下層社會的悲慘的世
界；所以，就生意的觀點來說，她想用獨特的能力來補救她的缺陷。她想把故事寫得別
出心裁，如文筆方面不能如此，至少在情節上要這樣，所以她急于要搜集材料，就在報
紙上去找尋意外的，偶發的，以及犯罪的事件；她向各公立圖書館去借關於毒藥的書，
引起了圖書館館員的懷疑；她在街上觀察各種面貌，以及在她周圍的好的壞的品性和人
與人間品性的共同點；她又攢到古代的塵埃中去找動人的事實或故事，並且只要她有限
的機會允許，就把自己介紹到愚蠢，罪惡和災殃中去。她以為自己進步得快，但是，在
不知不覺中間，她是開始在損毀幾項女子品性中底美德了。她正生活在惡劣的社會裏；
雖然這社會只是一種幻想，但是它的勢力在影響着她，因為她現在把危險而非實際的養
料來營養自己底心和幻想，這樣她天性中的天真之花就迅速地被生活底陰暗面所刷盡了
，這種「陰暗」不久我們都會試驗到的。

她寧願感覺到而不願看到這些，因為描寫別人底熱情和感覺這件事使她轉而考查自

已的這個病態的消遣，這個消遣在青年人健全的心裏是不願寬容的。錯誤的行爲常帶着懲罰的；所以當苔最需要懲罰的時候，她終於得到了。

我不知道是讀莎士比亞的作品無幫助她了解人類的品性，還是女人生成就愛好誠實勇敢而強壯；但當他用各種立場仔細地觀察了她底幻想中的英雄時，她發見一個活的英雄，不管這個英雄有許多人性中的缺陷，而她却對他非常有味。在有一次談話裏，拜爾先生曾勸她隨時去觀察簡樸，真實，和可愛的性格，認爲是一個作者的良好的訓練方法；苔聽了她這句話，就轉而觀察他，這件事給他知道一定會驚奇的，因爲這位有價值的教授在他自己底意念中，乃是非常低卑的。

起初，爲什麼每個人歡喜他這個疑問使苔感到困惑了，他既不富有錢，也不偉大，又不年輕更不漂亮——一些沒有所謂誘人感人，或眩人的地方；但是他却像一團融融的火焰，人們很自然地圍集在他身邊，和圍爐取暖一般。他是貧寒的，可是常常看見他送東西給人家；他是一個外方人，可是每一個人都成爲他的朋友；他並不是年輕，可是像孩

友朋個一

子那麼快樂；他底面貌平凡而脾氣又古怪，可是許多人看起來似乎很美麗，而且爲了是他的緣故，連他古怪的脾氣也會被無條件地饒恕的。若時時留意着他，想要發現動人之點，後來決定所以有這種奇蹟，乃在於慈悲的心腸。若是他有什麼憂愁的話，他就像鳥那樣把頭藏在翅膀下，而給人看的是他底光明面。他底額上已有了縐紋，但是時間好像也想到他待人的善意，對他非常和霽。在他口角旁的弧線是許多親切的辭句和歡笑所留下的紀念；他底眼睛從來不冷酷或生硬，而他底大手常給人一種溫暖而有力的緊握，這比言語更能表達他底情意。

他的衣服好像也分有穿着者底一部分親熱的性情。它看起來彷彿很平安，而且喜歡給他舒服；他那件雍容的背心暗示着裏面的偉大的心靈；他陳舊的衣服有一種平民化的風度，而那囊狀的衣袋顯然地證明着許多小手，空的伸進去而握滿了拿出來；他底靴子是軟心腸的，而他的領也從不像別人那樣倔強忤人。

「那不錯了！」若自言自語的說，當時她終發現到以由衷的好意待人，就是一個短

碩的德國教師也會令人歡迎和尊敬，不管他吃飯狼吞虎嚥，自己補襪子，而且爲了拜爾的名字給人取笑。

若非常重視善良，但她對於智慧，也有着最女性的尊敬。在那位教授身上，有一些小小的發見，使她對他更加留意，他從不講到他自己，而且沒有一人知道，在故鄉他是一個因學問和正直而被人景仰的人，到後來一個同鄉來看他時，和娜頓小姐談起，才把這件愉快的事洩漏出來，若從她那裏聽到，更使她歡喜，因爲拜爾先生從未對她說過。她知道了他雖然在美洲只是一位貧寒的言語教師，但在柏林却是一位受人景仰的教授；他質樸而艱苦的生活也因這個發見所給與的超特而大增華美了。

另一個比智慧更好的天資以最意想不到的情態出現在她底眼前，娜頓小姐是常在文學的社會羣裏進出的，這件事如果沒有她，若是有沒有機會知道的。那位孤僻的女人對於這個野心的姑娘感到很有興趣，並且親切地給這一類恩惠給若和教授。有一天晚上，她帶他們倆去參加爲幾個名人而開的精緻的宴會。

茗預備去瞻仰他們，因為茗早以青年的熱情崇拜着他們的。但是那天晚上，她景仰天才的心却受一下嚴重的打擊，她發見那些大人物也不外乎男人和女人，她懷着膽怯的景仰，偷偷地去看一位作品上寫出以「精神、火焰、和甘露」為生活的詩人，見他吃得那麼起勁，簡直使他智慧的臉上也泛起紅來了，偉大的小說家在兩位注酒者之間來去地搖擺着，宛如有規律的鐘擺；有名的牧師公開地向二位女作家調情，她則正盯住另一位女作家，那位女作家呢，則在努力地吸引一位深湛的哲學家，那位哲學家則仔細地喝着茶，這女人滔滔不絕的談鋒簡直使他不能開口，所以顯出要磕睡的情態。科學界名人忘記了他們的軟體動物和冰河紀，而漫談着藝術，同時以超特的能力在吃蠔肉和冰花；年輕的音樂家，他是被人看做奧斐斯第二的，正在大吹法螺；而那典型的英國貴族却成了這個宴會中的最平凡的人了。

時間還未到一半，茗澈然大悟，於是她就坐在一個角落裏去休息一下。拜爾先生不久也來了，看來臉色像是不很愜意；過了一會，有幾個哲學家，各自懷着高論，到休息室

裏來作一次智慧的比賽。他們那些話離開若的理解不知有幾百里，但是她喜歡聽，雖然把康德和黑格爾當作是未知的神祇，主體和客體又是不了解的名詞；在一切都過去之後，又來了一句什麼「自由在意識裏開展」的使人頭痛的話。後來她漸漸地領悟了，世界是給拆成了碎片，而依照說者的意念，在無標準較好的場合下，重新配合起來；那宗教給他們講得簡直等於虛無，而智慧是唯一的上帝。若對於任何派的哲學或形而上學都一無所知，但她在傾聽時，好像在空中浮蕩的在假日昇空的氣球，她感到一半愉快，一半痛苦的奇怪的興奮。

她回頭看看教授聽了這些話是否愛好，却看見他正在對她看，他臉上那種嚴肅的顏色是從未有過的。他搖搖他底頭，暗示她走開去，但是她在那時正被思辨哲學的自由所迷住，仍坐在位上不去，想知道那兩位聰明的先生，在他們把舊有的信仰推翻了之後，究竟找到怎樣的歸宿。

拜爾先生則是一個察微慎斷的人，發表他的意見非常遲緩，並不是因為這些意見還

沒有安排好，實在是太誠實和太懇切，不肯輕於啓口。當他從若看往幾個也被哲學的烟火底燦爛之光所吸引時，他繃起眉頭要想說幾句話，因為恐怕那幾個易感的青年被火焰引入迷途，等到放完時，留下來的只是一無所有的光棒或是一隻變焦了的手。

他盡可能的忍耐下去；但是當有人請求他發見意見時，他却爲正義之火所燃着，而一切真理的雄弁來維護宗教——這個雄弁使他斷斷續續的英語有節奏起來，他底平凡的臉也美化起來。他舌戰得很吃力，因為那些聰明人底弁才很好；但是他並不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敗退，只是站在他的立場上像一個大丈夫。在他講的時候，才覺得這個世界又合理起來；那壇傳已久的老信仰，好像比新的好。上帝不是一個盲目的力，而神也不是一個好聽的寓言，而是一件幸福的事實。她感覺到彷彿在她足下重新奠定了一個穩固的基礎。後來拜爾先生敗北不說了，但是沒有一個能使他折服，當時若真要拍起手來而且向他道謝。

她並不會拍手或道謝，但是她記着這個情景，而由衷地向教授致敬，因為她知道在

那個時候，那個地方說出這樣話來實在是十分費力，而為的是良心不允許他靜默。她才知道品性是一件比金錢、地位、智慧、或秀美更好的所有物；才覺得如果偉大正像一個智者所下的定義：「忠實可敬，和好心」，那末，她的朋友拜爾是不但善良而且偉大了。

這個信仰一天一天地增強起來。他珍視他的推崇，她切望他的尊敬，她要成為值得接受他友誼的人；而且，那時候的願望是最懇切的，她幾乎對於每件事情都沒有了心思。這都是光頂帽誘起的；因為有一天晚上，那位教授來授荖的課，他戴了一頂紙製的軍用便帽，那頂帽是汀娜給他戴上，而他却忘記拿掉了。

『這顯然在下樓時不會照一下鏡子，』荖微笑地想着，當時他就說一聲「晚安」，嚴肅地坐下來，完全不會意識到他頭上的東西正和他講的題目成一個可笑的對照，因為他要預備給她讀瓦倫斯坦因之死那篇。

起初她一句話也不說，因為她喜歡聽到他在碰到任何可笑的事情時所發出的洪大而

天真的笑聲，所以她讓他自己去發見，而不久就把這一切忘記了；因為去聽一個德國人讀席勒的作品實在是件十分動人的事。讀了之後，就教功課了，這是生動的一課，因為那天晚上若是很開心，而那尖頂帽也使她眼睛愉快地曇着。那位教授並不知道她爲了什麼，最後就停息下來帶着驚異的神態問：

『馬煦小姐，你爲什麼老是望着先生笑？你是這麼頑皮，不對我尊敬了麼？』

『先生，你忘記把你的帽子去掉，叫我怎麼尊敬你呢？』若說。

那位疏忽的先生就把手拿到他頭上，脫下了那頂小尖帽，看了一會，然後仰首大笑起來，宛如一架悅耳的低音四弦琴。

『唉！現在我知道了；這是汀娜那小傢伙把我的帽子開玩笑。好的，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不過你得知道，如果你功課讀得不好的話，你也要戴一會的。』

但是過了一晌，課還不會上，因為拜爾先生在帽上看到一張畫；於是，就把它展開來，現着十分厭惡的神氣說：

「我不願意這幾張畫在這屋裏；它們既不是給孩子們看，也不是給青年們欣賞的。這畫得不好；我沒有這種有害的畫。」

替向那張畫上瞥了一下，看見一幅很動人的畫，裏面有一個狂人，一個死屍，一個惡棍，和一條毒蛇。她並不喜歡它；但是那種衝動却不是憎惡，而是恐懼，因為，好一會她猜想那張畫是火山雜誌。然而並不是的，於是她的恐懼也就消退下去，一面就想起，就是是的而且有着她寫的故事的話，但既沒有具名，自然也不會給人知道的。可是，她自己倒看了看，紅起臉來，把這件事洩露出來了；因為雖然教授是疏忽的，但他所看到的却比人們所猜想的多的多了。他早已知道替的寫作，而且不止一次他在報館裏遇見她；不過她既然不說起，他就不問，固然他心裏是極想知道她的工作。現在他看出來了，她是寫着自己也認為羞恥的東西，他心裏覺得很不安，他並不會對自己說「這不關我事」的話；他只是記着她是年輕而且是可憐的，他是一個遠離母愛和父親看顧的人；所以他被感動了，他發生一個衝動，要想立即去幫助她，正像伸手去拯救一個跌在泥潭

裏的孩子那麼自然。這一切在心裏閃了一下，但在面上却一些沒有痕跡；在那個時候一頁翻過去了，荇的針也穿好線，他預備十分自然地但很嚴肅地說：

『是的，你把它放開很對。我不歡喜想到一個良好的青年女子去看那些東西，它們在有一部分人看來是美好的，但是我與其給我的孩子看這些垃圾，還不如給他們一些火藥吧。』

『也許全部是不行的——只是無聊吧，你知道；如果有這樣需要，那末我去供給他們也不至於有什麼害處吧。有許多可尊敬的人在靠寫所謂奇情小說過他們忠實的人生呢。』荇說着，用力地搓她衣裳。

『如果有一部人需要麥酒，但是我想我和你總不會賣酒吧，要是那些可尊敬的人知道了他們所從事的是一種毒害，那末，他們就不會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忠實的了。他們沒有把毒藥放到糖梅裏而讓小朋友們去吃的權利。不可以，他們應該想一想，他們去做這種事情，還不如去打掃街道！』

拜爾先生緩緩地說，手裏圍着紙走到火爐旁去。蒼兀然地坐着，現出彷彿爐裏的火要到她身上來的神色；因為那頂尖帽變成煙，悠然地到煙窗外去後的又一會，她兩頰還在發燒。

『我願意把其餘的東西也跟它一起燒掉，』教授喃喃地說着，沒精打彩地走回來。

『我想：如果把樓上那堆她寫的東西拿來燒的話，會有怎樣大的火燄呢，那一刻她辛苦賺來的錢沉重地壓上了她底良心。於是她就安慰她自己：『我的作品並不是那樣的；它們只是無聊，但決不是有毒；所以我不必有所煩惱，』她就一面把書拿起來，以一種好學的神色說：

『先生，我們還要講下去麼？我願非常和好而且守規矩了。』

『我也願意這樣。』這是他回答的一句話，但是他的含意是比她所想像到的更多；同時他莊嚴地親切地看了她一下，這可使她感到彷彿有火山週刊四個大字印在她底前額上。

她一回到房裏，就把她文稿拿出來，並且謹慎地把每篇小說重讀了一遍。拜爾先生有些近視，所以有時戴眼鏡的，苔曾戴過它一次，微笑着看那放大的她底書；現在她好像也戴上了教授的精神的或道德的眼鏡，因為她隨處看到這些小說的過失，可怕地向她注視。

「它們實在是沒有價值的東西，如果我再寫下去怕要更糟了；因為小說的內容一篇一篇奇特起來。我是在盲目地前進，爲了錢（我知道是這樣的）傷害了自己和別人，我自己讀起來也實在覺得有些羞恥。倘使它們在家裏給人家看到了，或給拜爾先生發現了，我將怎麼辦呢？」

「若心裏浮起這種意念，身就發熱起來；她把合東文稿丟進了爐裏，那陣熊熊的火燄幾乎把煙囪也燒着了。」

「是的，那是燒這種無聊東西的最好的地方。我想，與其讓其他的人們用我的炸藥炸死自己，還不如把這幢房子燒了好。」她一面想着，一面看着那篇朱拉之魔快快地走

去。

不過當茗想到自己三個月的工作只剩下一堆灰燼和手裏一些錢時，她就坐在地板上嚴肅地看要那灰燼忖度自己該怎樣去處理她的工資了。

『我以爲自己還不會做過什麼害人的事，不妨把這保留起來做我所化費的時間的報酬。』經過好久的默思，她忍不住說：我簡直願意自己沒有什麼良心，這是多麼不方便呢。如果我並不估計到自己所做的是否合理，而且做錯了事不會感到不安的話，我可以過很好啦。有時候我不由得希望爸和媽不會顧慮到這些。』

『茗可不這樣願望，感謝上帝，』父親和母親竟是特別留意』，並且要甘心去憐恤那些沒有監護人，而圍繞着是好像監獄的高牆對於急躁的青年那樣的教訓的人，但這些教訓却建築起女子品性的穩固的基礎。

『茗不再去寫更奇情的小說了，她知道金錢補償不了她心裏所起的不安；但是，她走向另一極端，走上了說教的作家所走的路，於是產生的作品，就充滿着道德意味，不如

說是論文或格言。從開始的時候，她就有懷疑，因為她那生動的幻想和少女的情思，在這新形式裏覺得很難過，好像用前一世紀的服裝來喬裝似的。她把這些教誨的小寶貝送到幾個市場上去，但是沒有購買的人，於是她覺得譚思華先生的話對了——道德是賣不了錢的。

於是她試寫一篇兒童故事，這是很容易找銷路的，如果她不計報酬的話。唯一的人願出相當的報酬使她認為少年讀物值得寫的人是一個有一位有價值的紳士，他是一個要想把全世界都轉向他特殊的信仰為職責的人，不過她雖很喜歡寫孩子們的讀物，但是她不願描寫一切離開實生活的事。所以她在這些嘗試裏沒有什麼結果；於是她蓋上了墨水瓶，非常謙遜地說：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要等我實在能做了再去做，並且，那時如果不能再做得更好的，就去「打掃街道」——無論如何，那是正當的』。這個決定證明她第二次從豆梗上跌下來的事是對她有益的。

當這些內心的革命正在進行的時候，她的外表的生活還是經常的忙碌而且多事，即使她有時看來嚴厲些，或者稍有些憂慮，除拜爾教授，也不會有人觀察得到的。他觀察得那麼安靜，若從不知道他在注意她而接受他的責備而得到好處；但是她是隨他考察的，所以他很滿意，因為雖然在他們中間沒有講過什麼話，他也已知道是她不再寫那些東西了。他不僅根據事實因為她底右指不再有墨水漬來猜想，而且她現在晚上也常在樓下，不再在報館遇到，而以一种執拗的恆心去閱讀，這件事使他相信，在她心裏是在想有用的東西，即使不是很愉快。

他在許多方面都幫她忙，證明他自己是一個忠實的朋友，所以若很快樂；當若的筆懶散地躺着的時候，她常傍着那個德國人學習其他的功課，為她自己生活的感情部分打下一個基礎。

冬天是快樂而且悠久，因為她直到六月不會離開過基耳克夫人。每個人好像都不希望這個時間到來；孩子們簡直不可安慰了，而拜爾先生底頭髮也滿頭直豎起來，因為他

心裏一有煩惱時，總是把頭髮弄亂的。

『回家去啦！唉，你是快樂的——你有一個家給你回去，』他寂靜地坐在一個角落裏，拉拉鬚鬚說，因為她在昨晚已經將回家的事告訴過他了。

她要很早動身的，所以在前一個晚上就向大家告一個到；輪到向他道別時，她熱烈地說：

『先生，如果你旅行經過我們家鄉的時候，你不會忘記來看我吧！要是你真的忘記了，我決不原諒的，因為我要他們都認識我的朋友。』

『真的麼？我可以來麼？』他說着，現出一個焦急的臉俯視着她，這種表情是她不會見過的。

『是的，下個月來吧。那時勞萊畢業了，你可以參觀畢業典禮，也是新花樣呢。』

『那是你最好的朋友麼——你說的那個人？』他說時語氣已有些變動了。

『是的，我的孩子台迪。我很歡喜他，並且願意你看到他。』

「終於是抬起頭來，只想到表示自己底快樂，什麼事情都忘記了。拜爾先生底臉上露出的神色使她想起，也許勞萊不僅是一個最好的朋友，而只是因為她特別願意不要給人家看出有什麼事情，她底臉就紅起來了；她愈想，而臉愈紅。要是汀娜不坐在她膝上的話，她真不知怎麼辦呢。幸而這個孩子忽然抱住她底頸項；所以她立即把頭藏起來，希望教授不會看到。但是他是看到的，而他自己底一時的焦急神色也漸漸恢復常態了，當時他就懇切地說：

『我恐怕來不及在那時趕到，但是我願望這位朋友成功，而你們大家都很快樂。上帝保佑你們！』他說着熱烈地握一下手，把汀娜背起來，走了。

但是在孩子們都上床後，他帶着疲倦的情態在火爐前坐了很久，思家之念沉重地壓上了他底心頭，有一次他記起茗：她坐着孩子堆裏，臉上現出溫柔的微笑；地就把頭靠在手上，過了一會，忽然大叫起來，彷彿他在找尋他所不能尋到的東西。

『這不是給我的，現在我一定沒有希望了。』他自言自語地說着，嘆了一口幾乎像

呻吟的氣。於是，彷彿責備自己不該有這個希望，就是過去吻在枕上的兩個蓬頭，拿下他很少用的壩製的煙斗，翻開了他的柏拉圖集，

他努力地做，做得很有勇氣；但是我不以為他會覺得那對胡鬧的孩子，一隻煙斗，或者就是那部神聖的柏拉圖集，是妻兒和家庭的非常滿意的代替物吧。

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就到車站去送茗的行；而她應該感謝他，在她開始冷寞的旅程時，還有那個微笑着道別的臉，一束與她作伴的紫羅蘭，和最好的愉快的思想，充實她愉快的回憶；於是她說：

『啊，冬天是過去了，我不會寫過一本書——不會有過一點收入；但是我已經有一個值得交的朋友，並且我要使他一生和我為友。』

十二 心痛

無論他的動機怎樣，那年勞萊終於埋頭到有些成就了，因為他畢業時得到榮譽，又

講了一次拉丁文的演說，他們都在那裏。祖父是何等得意啊！馬煦先生和馬煦夫人，約翰和曼格，荇和蓓絲，大家都非常羨慕，但年輕的人在那時是不經意的，而以後的遭遇却再不會有這種凱旋了。

『我不得不留在這裏爲了這討厭的晚餐，不過我明天一早就會返家的；姑娘們，你們會像尋常那樣來看我麼？』當那快樂的日子結束，勞萊這姊妹們上車時，他這樣說。他說的是「姑娘們」，不過是原意是指荇，因爲她是唯一的保守舊習慣的人，她沒有拒絕她光榮而成功的孩子任何事情的心，於是她就熱烈地回答：

『我會來的，台迪，不論晴雨，總做你的前鋒，用口琴吹奏那隻慶祝勝利的英雄歸來。』

勞萊看了她一下，謝謝她，這可使她突然地想到一件事，於是就自言自語說：『哦，天吶！我知道他要說幾句話了，那末，叫我怎麼辦呢？』

晚上的沉思和早晨的工作多少減低些她的恐懼；她預備好回答的話，決意照約定的

時間去晤談，心裏希望着台迪不會刺傷她可憐的小心靈。先去訪一次曼格，精神健爽得多，使她更有勇氣去赴這個約會，但她一看到一個頹長的人影在遠處出現時，却又回頭逃開去了。

『口琴在那裏，若？』一到能聽到的距離內，勞萊就喊起來。

『我忘記了。』她又安心了，因為那種問候是不能算是像戀愛的。

在這些情形裏她是常常挽他手臂的；現在她並不挽，而他也沒有什麼怨言——這是一個不好的表示，但是他們還潦潦草草地講些遼遠的事情，直到他們走到一條到家去的小路上為止。那時他走得慢了些，突然失去他流利的談鋒，並且，說話時時發生可怕的停止。若想把談話從沉默的井中救起來，於是她就性急地說：

『現在，你一定有一個美好而長長的假期了！』

『我想有這麼一個！』

他這種決斷的音調使若迅速地抬起頭來，見到他正在向她俯視，臉上的表情顯示着

那駭人的一刻是到來了，於是使她伸出手來，懇求說：

『不，台迪——請不要……！』

『我要；而且你一定要聽我話。若，這是沒用的；我們總得把它解決啊，對於我倆是越快越好。』他說時，立刻興奮得臉上漸漸紅起來。

『那末，說你喜歡的事吧；我願意聽。』若帶着一種絕望的忍耐說。

勞萊的戀愛經驗還是很少，但是他是誠懇的，他只想把它解決，就是死也甘願；所以他以一種超人的勇氣讓自己沉到這個事件裏去；雖然他經過多次英勇的努力，要把他自己底語音穩定起來，但是終不免時時哽咽——

『我自從認識你，我就愛上了你，若——你待我這麼好，我真沒有辦法——過去我會想對你表示，但是沒有讓我表示的機會，現在我終究告訴了你，因為我再不能忍耐了，請給我答覆吧！』

『我要幫你解決；我想你總明白——』若說，她覺得比她所預料的困難多了。

心

『我知道你的；但是姑娘們是這麼古怪，你決不會知她們用意的。當她們要想說「要」的時候，她們說「不要」；只是這個滑稽的舉措已足使男子難於應付了。』勞萊回
答說，他把自己躲藏在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的掩護下，

『我不會的。我從不要使你關心到這些。如果可能的話，我會離開這裏，使你不會
遭遇到，』

『我也這麼想過；但是這正和你一樣，是沒有用的啊。我只是更愛你了，我辛勤地
工作爲的是使你快活。我把打彈和你所愛好的一切都拋棄，等候着從無怨言，因爲我希
望你會愛我，雖然我還不夠一半好——』他不能自主的時時哽咽，所以他摘了一些小花
，同時清理一下「紊亂的喉嚨」。

『是的，你是待我太好啦，我感謝你，並且這麼歡喜你，可是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
不能像你所要的那樣愛你，我曾想過，但是我不能變更感情；我並不愛而說愛，那是一

話啊。』

『實在的，真的麼，茗？』

他即刻停止，捏住了她底兩手，問話時的神色給了一個不易一時磨滅的印象。

『實在的，真的麼，親愛的？』

現在他們在樹林裏了，靠近石級；當那最後的話勉強的從茗底股層上落下來時，萊放下她底雙手，回過身去，彷彿想走了，但是這個防衛在他看來實在是太堅固；所以他只有把頭靠在那被着綠苔的柱上，立着兀然不動，這可使茗驚慌起來了。

『哦，台迪，我實在對不起，真對不起，要是對於你有益的話，我可以自殺！我願你不會把這件事看得這麼嚴重；我真沒有辦法；你知道要使人們去愛他們所不愛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啊。』茗喊了起來，不文雅而是悔恨，她記起很久以前他安慰過她的事，就輕輕地拍拍他底肩膀。

『他們有時會的，』一種含糊的聲音從柱那邊飛過來。

『我不以為這是一種正當的戀愛，我不願意這麼幹，』這是堅決的回答。

沉默了好久，那時一隻畫眉在河畔的楊柳樹婉轉地歌唱着，那些長長的草在風中瑟瑟地作響，茗坐在石級上，非常嚴厲地說：

「勞萊，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

他動了，彷彿中了槍彈，仰起頭來，以一種極猙獰的聲音喊起來：

「不要告訴我啦，茗；我忍受不了啦！」

「告訴什麼？」她問着，對於他的強暴覺得很奇怪。

「那你愛那老頭兒吧！」

「什麼老頭兒？」茗要求他答覆，她以為他一定是指他的祖父。

「那個你信中常說起的窮兇極惡的教授。如果你說你愛他的話，我知道我將做些絕望的事情啦」——看起來，似乎他會實踐他所說的話，因為他緊握着他底手，眼裏射出盛怒的火花。

茗要大笑起來，但是克制她自己，就溫和地說：

『不要起誓，台迪！他不老，也不什麼壞，只是很善良，很仁慈，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只是次於你。懇求你不要太熱情；我需要的是慈愛，但是我知道，如果你誣辱我的教授，我會發怒的。我沒有一點愛他的念頭，也不愛其他的人。』

『但是過了一會你有了，那末，我將怎麼辦呢？』

『你也會像一個熱情的青年那樣，愛上別個人的，那時這些煩惱的念頭就忘得精光了。』

『我不能愛另一個人；而且我永不會忘記你，若，永不會啊！永不會啊！』時說頓了一脚以加重他話裏的熱情。

『我把他怎麼辦呢？』若嘆了一口氣，她覺得那感情比她意料中的更難制服。

『你沒有聽到過我所要跟你說的話，坐下來，聽我來講吧！我實在要做得正當，使你愉快，』她說着，希望用一些理由去安慰他，這些理由證明她，對於愛是茫無所知的。

心

痛

勞萊在那最後的談話裏看到一線希望，就在脚旁的草地上坐下來，他底手臂靠在下
一級的石階上，帶着一種急切的神色向她仰視。而在茗方面，却不能促成平靜的言辭或
清晰的思想；因為在他以一雙充滿着愛和希望的眼向她注視着，而且眼眶裏還含着酸淚
時，就是鐵石心腸也會軟下來，她怎麼還能夠對他說硬話呢？她徐徐地把頭轉過去，一
面撫摩着爲她而蓄的鬢髮——這是多麼動人啊——說：

『我同意母親的意見，你和我是不相配的，因為我們急躁的情形和倔強的意志也許
會使我們都很痛苦，如果我們是這麼獸的去——』在末一字上，茗停了一下，但是勞萊
却狂熱地把它說出來了：

『結婚——不會，我們是不應該的啊！如果你愛我的話，茗，我應當是一位十足的
聖人，因為你能夠造出你所歡喜的任何東西啊！』

『不，我不能夠。我嘗試過而已經失敗了，並且我不願給一個這樣嚴重的實驗來犧
牲我們的快樂。我們不會同意，而且我們也永不會同意；所以我們願意一生是好友，但

是我們不應當去做任何魯莽的事情。」

『是的，要是有機會，我們願意。』勞萊顯然起了反感。

『理智些，把事情仔細考慮一下吧，』若請求着，她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

『我不會理智些的；我不要你所說的「仔細考慮」；這是無助於我的，只是使你更困難吧了，我不相信你是有心肝的。』

『我願意自己沒有！』

若底語聲微微有些顫抖，勞萊以為是一個佳兆，就回過身去，把所有的說服的能力都拿出來了，他說得很動聽，從未有過這麼動聽的，他說：

『不要使我失望吧，親愛的！每個人都希望這樣的。祖父已決心——你們家裏的人也歡喜，而我沒有你是不能生活下去啦，請你說願意吧！讓我們都快樂吧！說吧！說吧！』

直到幾個月之後，若才明白，當她決意不愛她孩子的時候，是需要很堅強的心去緊

握住這個決心的。這是非常難做的一件事，但是她做了，她知道拖延對於雙方是都無用而且殘忍的。

「實在我不能說句「是」，所以我還是不說好。以後你會知道我是對的，而且感謝我，」她鄭重地說。

「如果我感謝你，我情願吊死！」勞萊怒火頓起，從草地上直跳起來。

「你會的！」苔堅持着說：「不久以後你就會把這件事忘記了，並且遇到個可愛的能幹的姑娘，她會愛你，而成爲一個賢良的主婦。我是不配的。我又平庸又愚駭，又古怪，又老，只會給你倒霉，而且我們還要吵——嘴就是現在也不能避免——我不喜歡典雅的社會而你是喜歡的，你又是討厭過我的寫作，而我呢——不寫作就簡直不能生活，所以我們是不會快活的，幸而我們還沒有做——件件事想來都可怕呢！」

「可還有事麼？」勞萊對於這種說教的話聽得難於忍耐了。

「沒有了——祇有一句，就是我絕不相信我會結婚；我已夠快活了，我愛好自由，

心

痛

不願爲任何人間的男子去把它輕易放棄。」

「我知道得更多啦！」勞萊插嘴說：「現在你這樣想；但是將來會有一個時候到來，那時你就會去關心一個人，而且非常愛他，爲他而生、死。我知道你會的——這是你的出路——而我將站在一旁看到它。」那位失意的情人狠狠地把帽子摔在地上，這種姿態，如果不是他臉上這麼縐着眉的話，簡直會引人發笑了。

「是的，我會爲他生和死。如果他會使我愛他到不顧到我自己，而你一定倒要儘力才行呢！」茗喊着，她對於可憐的台迪已忍耐不住了。「我已儘過力，可是你並不理智些，向我繼續提出不能答應的事，這就是你的自私。我會歡喜你——實在很歡喜，像一個朋友那樣——但是我永不會和你結婚；這話你相信得越早越對我們有益——所以現在……」

那一番話好像把火拿到火藥裏去。勞萊向她看了一會，似乎他不十分明白自己怎樣做才好，後來突然轉過身去，帶着一種絕望的音調說：

「你總有一天會懊悔的，若。」

「哦，你現在到那裏去呢？」她喊了起來，因為他底臉使她覺得太可怕了。

「到地獄裏去！」這是他慰藉的答語。

若底心呆了半晌，當時他就搖搖擺擺地走向河邊去；但是要使一個青年暴死，是要經過許多愚昧、罪惡和災殃的，而且勞萊又不是一個弱者——為一次失敗所征服的人。他並不想做一次投水的把戲，不過或種盲目的本能使他把帽子和衣服都丟在小艇裏，而且拿出所有的力氣把它划出去，划得比他在比賽時所划的還快。若望視着那可憐的伙伴，要把心頭的煩惱划去時，不禁長長嘆了一口氣，把手放了下來。

「那是對於他有益的，而在他回家時，心裏就會非常和善而悅服了，那時我會不敢見他啦。」她說着；當她緩步着歸家時，心裏彷彿覺得自己暗殺了一個無辜的東西，而把它埋在葉子的下面：

「現在我一定要去使羅倫斯先生善待我可憐的孩子。我願望他真的愛蓓絲；也許他

會在不久的將來，但是想起來我實在對她有些誤解。哦，天吶！姑娘們喜歡愛人，又怎拒絕他們呢？我想這是可怕的。」

她斷定沒有一人會做得像自己這麼圓滿，所以她就直到羅倫斯先生那裏，把那件事的經過原原本本的告訴了他，過後，她就爲她底無情大哭起來，使那位雖然極不愜意的老紳士也責備不出一句話來，他覺得不大了解，爲什麼有個姑娘不能愛勞萊，同時希望她會回心轉意，但是他知道，甚至比茗還明白，愛是不能強迫的，所以他憂鬱地搖搖他底頭，並且決意要把他的孩子從危難中救拔出來；因爲「青年的莽漢」在離開茗時所講的話使他擔憂簡直無可表示了。

勞萊當回家時，已倦得要死，但是十分鎮靜，他的祖父遇到他彷彿他什麼也不知道似的，並且非常成功地把這個欺騙支持了一二個鐘頭。但是當他們團結在黃昏裏時，本是他們最快樂的時間，那位老年人要像平時那樣侃侃而談實在非常困難，而那個青年傾聽他稱頌往年成就的話，却更是困難，去年的事對他好像是白費勞力。他盡可能的忍耐

着，而後走到鋼琴那裏，開始彈起來了。那些窗是沒有關上，當時荏正和蓓絲在花園裏散步，這一次她比妹妹更了解音樂了，因為他奏那曲「悲慟交響樂」，這是他從不會這樣奏過的。

「那奏得非常美妙，我敢說，不過這隻曲簡直憂傷得要使人哭起來；給我們聽一點快樂些的歌曲吧，孩子，」羅倫斯先生說着，他那顆年老的慈愛的心裏充滿着同情，恨不得表示出來，但是不知道怎樣表示。

勞萊急轉到愉快的音律上去，熱鬧地奏幾分鐘，並且就可奮勇到終了，如果在一個少息時，不聽到馬煦夫人的叫聲：

「荏，走進來；我要你，」

正是勞萊恨不得要講的話，只是別有用意吧了！當他聽到這句話時，連琴也彈錯了；樂聲突然結束，而那位音樂家就恬靜地坐在暗處。

「我不能忍受這個，」那位老紳士不平地說着，他立起來，摸索到鋼琴那邊，把一

隻仁愛的手放一個寬闊的肩上，像一個婦人那麼溫和地說：

「我知道，我的孩子，我知道的。」

一時沒有回答；後來勞萊突然地說：

「誰告訴你？」

「若自己。」

「那末事情是完結啦！」他搖一下身子，把祖父的手也搖了下來，現出一副焦急的神情；因為，雖然他感激同情者，可是男子底自尊心却受不了人們的憐憫。

「並沒有完全了結；我有一件事情要說，說了之後，才會完結。」羅倫斯先生以一種異乎尋常的溫和態度回答着。「也許你現在不願住在家裏了吧？」

「我並不想躲避一位姑娘。若不能阻止我，使我不看到她，而我高興看多久，就要逗留着看她多久，」勞萊以一種堅強的語氣直劈過來。

「要是你是君子的話，我想你不會這麼做。我是灰心了，但是姑娘也是沒有辦法；

現在唯一的事情留給你做的是到別處去幾天。你願意到那裏去呢？」

「無論什麼地方；我沒有關心到我的將來」；勞萊站了起來，不介意地笑了一下，這一笑可激怒了他的祖父。

「像一個男子那樣忍受着，千萬不要做魯莽的事！爲什麼不出洋去，像你計畫的那樣，難道忘記了麼？」

「我不能夠。」

「但是你會發狂地想去啊；只要你在大學裏畢了業，我不是答應過你？」

「唉，但是我並不想獨自一個人去啊！」勞萊說完這句話，就急疾地走到房間的另一邊，這個表情，幸而沒有給他的祖父看見。

「我並不要你獨自一人去；有了一預備而且喜歡和你同去，無論到什麼地方。」

「誰吶，公？」他等待着回答。

「我自己。」

勞萊像剛才走過去那麼急疾地走回來，伸出他的手，澀聲地說：

『我真是個自私自利的畜生；但是——你知道——祖父——』

『呃，是的，我確實知道，因為在我年輕的時候也都體驗過的，後來你的父親也有過。現在，我的好寶寶，坐下來安安靜靜地聽我的計劃吧，一切都安排好了，立刻就可實行的，』羅倫斯先生說着，一面捏住那青年底手，彷彿怕他逃走，像從前他的兒子所做的那樣。

『好的，公，是什麼計劃呢？』勞萊坐了下來，但臉上或話裏沒有一絲有興趣的表示。

『倫敦方面有件事業，需要人照顧，我想還是你去吧；不過我自己去看看更好，這裏的一切由白逮克照料，一定會安排得很好的，和我合股的人幾乎一切都弄好了；我不過維持維持下去，等你來接替，所以無論在什麼時候我都可離去的。』

『但是你討厭旅行吧，祖父，我不能請求像你那麼年老的人去旅行，』勞萊說着，

他對於祖父的犧牲，十分感激，但是如果他真的要去的話，他是寧願獨自一個人去的。

那位老紳士是完全明白那件事的，不過他極願意阻止它實現；因為他所看到的孫兒底心情使他深信，照他自己底主意讓他離開是件極不妥當的事。所以，在他一想到家庭的舒適時，就自然地惹起一縷悔意，但是終於堅決地說：

「祝福你的靈魂，我還沒有衰老呢。我對於旅行是十分歡喜的；這對於我會有好處，而且我底老骨頭也不會受苦，因為現在的旅行實在是和坐在椅子裏差不多容易。」

勞萊繼續地主張他的椅子並不是容易的，或者他不喜歡這個計劃，終於使這位老人焦急地講起話來：

「我不想做一個破壞者或者一個牽累；我去為的是以為你會感到愉快些。我並不企圖在你身旁監視你，而是讓你自由地到你所歡喜的地方去，我自然也有法子消遣我自己的。在倫敦和巴黎。我都有朋友，這次就可順便去訪問一下；那時，你就可以到意大利、德意志、瑞士那些你要去的地方去，並且能滿意地鑒賞那些圖畫、音樂、和風景。」

剛才勞萊底心是完全碎了，而眼前的世界只是一片淒涼的荒漠；但是，當那老年人把幾個字很有技巧地加到他結束的話裏時，那顆碎了的心却出乎意外地跳動起來，而在那淒涼的荒漠上也突然地現出幾處綠洲。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頹喪地說：

『正和你所喜歡的那樣，祖父；我到什麼地去做些什麼事情都是無關緊要的。』

『這在我倒是一件要事——記着吧，我的孩子；我給你完全自由，但是我信任你會正當地利用它。答應我那件事，勞萊。』

『任何事情，只要你喜歡，祖父。』

『好啣！』那位老紳士默念着；『現在你並不關心，可是將來總有一個時候，謬言會使你避免危害，否則就是我大大的錯誤了。』

羅倫斯先生是非常幹練的，他在鐵還紅時就打下去；而在恢復了足夠的精神要反叛之前，他們早已動身了。在需要準備行裝的時間裏，勞萊像一般青年碰到這種事情那樣竭力由自己擔負一切。他弄得胃口失常，衣服不整，並且時時去大彈鋼琴；他避開若，

但常在窗口現着一個感傷的臉向她注視，這樣安慰他自己；這件事使她在夜裏做夢，在白天裏使她覺得好像犯了一種重罪在時時壓迫着她底良心。他不像其他失戀者那樣，他從不提起他單戀的熱情，而且不允許一個人，連馬煦夫人也不能例外，給與他一點慰藉或同情。在某幾方面講來，這是對於他的友人有利的；但是他在動身前的幾星期，却是非常不舒服，而且每一個人對於這個「可憐的伙伴到外邊去解解憂而可愉快地回家」的事都覺得十分快樂。自然，他對於他們的想像只是陰沉地微笑，隨它過去。

心

痛

當那別離到來時，他裝出非常高興的樣子，以掩藏會使他們感到不快的某種情緒；這種假裝的愉快瞞騙不了任何人，不過他們爲了他的緣故，也故意裝出了歡欣，直到馬煦夫人殷殷地叮囑他幾句，並給與臨別的一吻的時候，他裝得很好；可是，那時他感覺到自己即刻就要首途，就焦急地依次和他們擁抱，就是病着的海娜，他也未忘記，然後像逃命那樣跑下樓去。若在後面跟了好一會，要是他回過頭來，她就要向他搖手了。果然他回過頭走回來，當時她站在比他高的石級上，而伸出兩臂把她抱住，仰視着她，他

底臉色使他短短的請求顯示着動人而淒楚。

「哦，茗，你不能夠麼？」

「台迪，可惜我不能這樣做啊！」

那是一切的答語，沉默了一會；勞萊直立起來，說：「好吧，不要緊，」他就掉頭逕去了。但是這是並不好，茗方面倒感到很要緊；因為當她講了硬心話後，那蓬鬆的頭在她手臂靠了一會，她感到彷彿自己刺殺了最親愛的朋友；並且當他頭也不同離開她時，她知道勞萊這孩子再不會來了。

十三 蓓絲底秘密

茗在那年春天回到家裏時，她覺得蓓絲已有了變動。沒有人講到這件事，好像也沒有人注意到這件事，因為這件事來得太遲緩，使那些每天看到她的人們簡直意識不到；但是在尖銳的生眼裏，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茗當看到她的妹妹時，好心上頓時覺得歷

上一件重物，臉色並不比從前蒼白，只是比秋天裏瘦了些；然而有一種奇異的透明的狀態，彷彿那肉的一切在徐徐地凋謝下去，而靈的光從纖弱的肉體中透露出來，顯出一種不可描摹的辛酸的美麗，蓓看到而且感覺到，但是當時她不說一句話，而不久以後那初見的印象就大大的失去了它底力量，因為蓓絲好像快活起來了——沒有一人不相信她是健康些了；並且蓓爲關心到別的事情，也有許多天不記起這個恐懼了。

但是當勞萊去了之後，和平的氣氛又瀰漫起來，於是那飄忽的憂慮回轉來纏繞着她了。她已經懺悔過她底罪愆，並且獲得了赦免；但是當她把她底積蓄給她們看，並且提議到山地去療養時，蓓絲深深地感謝她，不過要求不要離家太遠。再到海濱去一次是對蓓絲更適宜些，並且，外祖母也不願離開那兩個小孩子，所以蓓就帶蓓絲到幽靜的地方去，那邊她能夠常常生活在露天裏，並且讓那新鮮的海風吹一點顏色到她底蒼白的兩頰上。

那不是個時髦的地方。但是，就是在那些愉快的人們中，這兩位姑娘也不交什麼朋

友，情願兩個人生活。蓓絲怕羞，不敢去交際，而茗則太對她留意了，沒有心去管別人；所以她們一共只有兩個人，來來往往，並不知道周圍的人們在對她們注意。而人們倒以同情的眼光在看一個強健的姊姊和一個孱弱的妹妹，時常在一塊兒，好像她們本能地感到那悠久分離已是不遠了。

她們確實感到的，雖然沒有一人談起；因為我們自己和那些對我們最接近最親愛的人們中間常常存在着一些很難克服的隱匿的。茗覺得彷彿在她和蓓絲底心中間垂着一層帷幕；但是當她伸手去把它揭起時，好像在沉默裏有着什麼神聖的東西，所以她就等候蓓絲先說。她詫異着，同時心裏也很感謝，她的父母好像並不看見她所看見的事情；並且，她覺得那陰影更是分明了，在那幾個平靜的星期裏，她也不向在家裏的人講什麼話，她相信在蓓絲回家並不好一些時，事實的本身就會告訴他們的。茗還在懷疑她妹妹是否真猜到那困難的事實，並且當她躺在溫暖的岩石上而把頭靠在茗底膝上時，究竟有什麼思想在那長時間裏經過她底心裏，那時風在她身上吹噓着，海在她足下奏着雄壯的歌

曲。

有一天蓓絲告訴了她。蓓以爲她睡熟了，她躺着那麼安定；於是她就將書放下，用深陷的雙眼向她凝視，想在蓓絲底雙頰上的蒼白色裏看到希望的標記。但是她不能找到使她滿意的東西——因爲那雙頰是非常消瘦，而那雙手又是那麼孱弱，簡直連玫瑰色的蚌也捏不牢。這可比從前蓓絲離開着她漸漸憔悴下去的事更使她心酸，而她底雙臂就本能地把她所有的最親愛的寶貝抱得更緊了。她底雙目模糊得連面前的一切也都看不見了，這樣好一會才清楚起來，那時蓓絲正在向她溫柔地看着，那種情況簡直不需要她再說：

『蓓，親愛的，我歡喜給你知照。我幾次想告訴你，但是總不能夠。』

沒有回答，就是眼淚也沒有，只是她姊姊底雙頰偎着她的雙頰，因蓓在最深刻地感動的時候，是並不哭的。那時她却是比較弱的一個，蓓絲就想法使她舒服，用手撫摩着她，並且在耳邊輕輕地說出這樣的話去安慰她：

「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親愛的，而且現在我已習慣了，想到這事也並不難過或者難忍。請把它這麼看吧，不要爲我煩惱，因爲這倒是最好的；實在是最好的。」

「使你在秋天裏不快樂是不是這件事呢，蓓絲？那時你已經感到了，而藏在肚子裏這麼長久，是不是呢？」苔問着，她不說那確是最好的事，但是知道蓓絲底煩惱裏沒有勞萊的因素，倒使她很快慰。

「是的；那時我就把希望放棄了，可是我並不喜歡承認；我想法把它當作一個病態的幻想，並且不使它騷擾任何人。但是當我看到了你們大家都是這麼強健，而且充滿着快樂的計劃時，我覺得自己永不能像你們這件事會使你們難過的我真是不幸啊，苔！」

「哦，蓓絲，你並不會告訴我——並不讓我來安慰你、幫助你啊！你怎麼把我丟開，獨自忍受着呢？」

苔底語聲裏充滿着溫柔的責備，蓓絲學習着對健康、愛情和生命說聲再會，而欣然

地背起十字架時，一定要經過淒苦的掙扎，她一想這些時，她底心痛了。

『也許這是錯誤的，但是我竭力要做它對；我沒有斷定，也沒有人講過什麼話，而且我希望自己是弄錯了。當媽是那麼焦急着曼格的事，靄美離開了，而你和勞萊又是那麼快樂時，我恐嚇你們大家，那是太自私了——至少我在那時是這麼想。』

『而我以為你愛他，蓓絲，並我離開那裏為的是我不能愛他，』苔喊了起來——把實情整個的說了出來，她真快樂。

蓓絲對這段話非常納罕，因為雖然她痛苦，而苔却發笑，於是就接着緩緩地說：

『那末你並不愛他麼？我恐怕這樣，而且想像着你可憐的小心靈裏在那一段時間裏是充滿着相思。』

『爲什麼，苔！當他那麼歡喜你時，我怎麼能夠呢？』蓓絲問着，像一個小孩子那麼天真，『我實在愛他的；他是待我這麼好，我怎麼過心得去呢？但是他除了做我的哥哥以外，永不會有任何事情的。我希望有一時候真會這樣。』

「決不能經過我，」若堅決地說：「雷美到他那裏去了，而且他們最配得來的——但是現在我對於這種事情卻沒有心思了。除了你以外，我並不關心任何人的將來。你一定要健康起來。」

「我要——哦，我也要健康啊！我努力着，但每天我失去了一些，並且覺得更能斷定我再不能把它拿回來了。這像潮水，若，當它落下去時——它下得很慢，但是不能把它停止，」

「這是應該停止的——你的潮水一定不要這麼快就落下去——十九歲還太年輕。蓓絲，我不能讓你去。我要工作、祈禱，而且和它戰鬥，我會不顧一切來照顧你；那一定會有的辦法——這可不能太遲了。上帝不會這麼冷酷，把你從我手裏奪去的，」可憐的若喊了起來——因為她底精神比蓓絲有反抗性得多了。

樸素的人們是很少講起他們底虔誠的；與其放在口頭上，毋寧在形爲上表示出來，而且比說教或宣言更有力量。蓓絲不能說明使她勇敢地、忍耐地放棄生命的信仰，而且

使她欣然地等候死亡。像一個易於信人的孩子，她不發生什麼疑問，只是一切都依靠上帝和自然——我們全人類的父母——覺得，並且斷定，只有他們能夠教導而且加強心靈和精神在這一生裏和未來的一生裏的力量。她並不用道學的言詞來責備蓓，反而爲了她底熱情而更愛她，我們的上帝也決不會要我們離開這個人類愛的，而且祇有通過它才能使我們和上帝接近。她不能說，『我歡喜去』，因爲生命對她是非常甜蜜的；當那巨大的悲哀底第一浪打過她們時，她只有緊緊地抓住着蓓嗚咽地：『我要竭力使自己願意啊！』

過了一會，蓓絲底心情恢復平靜，就說：

『當我回家時，你會把這件事告訴他們麼？』

『我想就是不說他們也會知道吧！』蓓長嘆一聲，因爲在她看來，蓓絲是一天一天的在變動着。

『也許不會吧。我聽說一個人對於她最愛的人是常常對這些事情極其盲目的。倘使

他們看不出來，你會把它說出來吧。我沒有任何秘密，而且有準備當然更好啊，曼格有約翰和小寶寶安慰她，但是你一定要侍候父母的呢，你願意吧，茗！」

「如果我有能力；但是，蓓絲，我並沒有絕望啊！我相信這實在是一個病態的幻想，請不要以為這是真實的，」茗說着，她努力地說得很樂觀。

蓓絲沉思一會，就鎮定地說：

「我不知如何表達胸中的一切，而且除了你以外也不該向任何人說，因為除了我的多年的茗，我簡直說不出來。我只是想說，就是我有了一個感想——我從來不想長命。我不像你們；我從未計劃過長大起來做些什麼事；我從未有過結婚的念頭，而你們大概都有思想的。我覺得一個渺小而愚拙的蓓絲只配在家裏摸索，除了這個念頭什麼也沒有了。我從不想離開，而現在竟要離開你們大家，這點使我說不出的難過。我並不恐懼，不過似乎我就是在天國裏也不能不時惦記着你們。」

茗說不出什麼話來；有好幾分鐘，沒有別的聲音，只是那風的嘆息和那潮水的衝擊

。一隻白翅膀的海鷗飛過近旁，在牠銀色的胸膛閃爍着陽光；蓓絲注視着牠直到消逝，而在她底眼裏充滿着悲思，一隻小小的灰羽的沙鳥在海灘上跳躍，向自己溫柔地啁啾，彷彿在享受那陽光和大海所賜與的一切；牠跳到離蓓絲十分近的地方，用一種友情的眼光向她看看，然後坐在一塊溫暖的石上整理牠潤濕的羽毛，好像在家裏一般的十分安定。蓓絲微笑起來，並且得到些安慰，因為那小小的東西好像給了她一點友情，這可使她記起這個世界還是一個有樂可享的快樂所在。

「親愛的小鳥兒啊！看哪，蓓，牠是多麼馴服啊！我歡喜海鷗，但更歡喜沙鳥，牠們雖然不是這麼粗野和俊美，可是牠們好像很快樂，信任小小的事情，過去的那個夏天裏，我常常叫牠們做我的鳥兒，而母親也說過牠們會使她記起我——忙碌，灰黃色的生物，常唱知足的歌曲。你是海鷗，蓓，強健而粗野，愛好暴雨和狂風，遠飛到海上，而且獨處也很快樂。曼格是鴿子，靄美像她所畫的百靈鳥，努力要想飛到雲裏去，但是常常又落到自己窠裏。親愛的小姑娘呀！她是這麼野心勃勃，但是她底心是善良溫柔的，

「不管她飛得怎樣高，她永不會忘記老家。我希望我會再看到她，可是她又離得這麼遠。」

「她在春天裏來，我想你已經都準備好可和她玩了。到那個時候，你一定很健康很紅潤啦，」若說着，她覺得在蓓絲底一切變動中，要算談話的變動爲最大，因爲現在的她再不像過去那樣羞答答的，好像想到什麼就高聲把它說出來了。

「若，親愛的，不要再有任何希望；那是都是徒然的，我可以斷定。我們不要煩愁，在我們等待的時候，要享樂才行啊。我們會有快樂的時候，因爲我並不感得幾多痛苦，而且我以爲如果你幫助我的話，潮是容易出去的。」

若俯下身去吻那個恬靜的臉；並且以那沉默的一吻，她把自己的靈魂和肉體都獻給蓓絲了。

她是對的——當他們抵家的時候，再不需要什麼話說了，因爲父親和母親都看得很清楚，現在，他們所祈禱着的一切都看到了。蓓絲經過短短的旅程就感到疲乏，立刻她

到床上，一面說她到了家真是快樂。當若走下去時，她就知道自己可免除報告蓀絲底秘密的艱難工作了。她的父立在爐旁，把頭靠在爐板上，在她進去時，連頭也不同；但是她的母親却伸出雙臂，彷彿求助似的，於是若就默然地走過去安慰她。

十四 新印象

下午三點鐘，尼斯地方時髦的一切都在恩格勒路上出現了。恩格勒路是一個可愛的地方：那寬闊的人行道鑲了一行以棕樹，花草，和熱帶的灌木所織成的邊，一面隣着碧海，另一面外着一條庸莊的馳道，道旁排列着旅舍和別墅，在這處蹲着幾個橘子園和幾座小山。那裏陳列着許多民族，說着許多種言語，穿着許多式樣的服裝；在晴朗的日子，那景象歡樂而且燦爛正像在狂歡節時。倨傲的英國人，活潑的法國人，嚴肅的德國人，俊美的西班牙人，醜陋的俄國人，怯懦的猶太人，倜儻不羈的美國人——大家都在那裏馳驅，閑坐或者浪遊，談談新聞，並且批評最近來埠的名人——律斯托利或迭更斯，

維多，愛莫紐爾或山地威支羣島的皇后。

在聖誕節那天，一個頗長的青年，雙手反又在背後，沿着那人行道緩緩地走着，他底臉上顯現着一種恍惚的神態，他看起來，像一個意大利人，穿着英國人的服裝，而有美國人那種獨立的風波——這三種的配合使女人們底亮晶晶的眼睛都贊許地在後面看他，又使幾個穿着黑絨服裝，結着玫瑰色領帶，帶着橡皮手套，衣服的扭孔上插着花的執袴子，也聳聳他們底肩膀，引起他們極周至的妬嫉，那邊有許多可羨慕的面龐，但是那個青年並不注意她們，他只是時時斜睨幾個穿着藍衣服的嬌豔的姑娘或婦人，忽然他走到大路上去，在十字路口站了一會，似乎猶豫不決——到迦丁市政廳去聽音樂會，還是沿着海濱向砲台去閒步，馬車的蹄聲使他抬起頭來，只見一輛馬車裏，坐着一個婦人，從街上疾駛下來，那是一個穿着藍色服裝的秀美的少婦。他注視了一會，於是整個面部就生動起來，並且，像孩子一般的揮着他的帽子，向着她跑過去。

『哦，勞萊！真的是你麼？我以為你永不會來啦！』靄美喊起來，丟下她的鞭子，

伸出雙手，這種情態引起一位法國母親的毀謗，那個母親連忙叫她女兒加緊脚步，恐怕她看了這些「瘋狂的英國人」會變壞了。

「我在路上就攔了，但是我答應過和你一同過聖誕節的；現在我來了。」

「你的祖父好麼？你什麼時候來的？你住在那裏？」

「很好——昨晚——在曲文，我會到你那旅舍裏去過，但是你們都出去了，」

「我的天哪；我有這麼多話要說，但不知道從何說起，進來吧，我們可舒服地談；我坐車出來玩耍一下，正需要同伴呢，弗洛在休養，預備晚上來。」

「那末做些什麼——開一個跳舞會麼？」

「在我們旅舍裏有一個聖誕節的宴會。那邊有許多美國人，他們要在那天舉行一次慶祝，當然你也和我們一同去吧！嬌母無很高興呢。」

「謝謝你！現在到那裏去呢？」

「我先到銀行裏去拿信，再到砲臺上去；那裏的風景真是好極了，而且我歡喜喂孔

雀，你到那裏去過麼？」

「幾年前，常去；但是我再去看也也好。」

「現在告訴關於你自己的一切吧，最後一次我聽說你的祖父寫信給你，他希望和你
在柏林晤面。」

「是的，我在那裏過了一月，後來和他在巴黎晤面，那裏他預備過了冬。因為那邊有許多朋友，可消消遣；所以我來來去去，而且我們相處得很客氣。」

「那是一個很圓活的辦法，」露美說着，她覺得在勞萊的態度上缺少些什麼，固然她並不能把它說出來。

「你知道他是討厭旅行的，而我是討厭靜止的；我們各有所適，那就不會有什麼煩惱了，我常常和他在一起，當我旅行回來時，和他講一些冒險的事，他也覺得很快樂，骯髒的老地方，這不是麼？」他加了一句，臉上露出一種厭惡的神色，當時他們正向故城的拿破侖廣場駛去，

「骯髒是有畫意的，所以我並不在乎。那條河和那些小山很是精緻，而看看那狹窄的十字街也是我最喜歡的。現在我們必需等那些會的行列走過去啦；這是到聖約翰堂去的吧。」

勞萊漠然地看着行列，有在帷幄下的僧侶，戴着白帽手擎着明燭的尼娘，還有穿着藍衣的居士，靄美向着勞萊看，心裏悄悄地蒙上一層新的羞澀，因為他是變了，她不能看到在離開他時那麼快樂的神色，在她身邊的乃是一個憂鬱的男子，她以為他比從前更俊美了，並且有很大進步；但是現在這些歡樂在遇到他時都飛去了，他看起來實在是頗喪得毫無精神——不是害病，也不全是不快樂，只是比這一二年來繁華的生活所能影響到他的更老些，更嚴肅些。她不能了解這點，而且也不敢問他；所以她搖搖她底頭，拉起她的馬韁，當時那行列已經過了巴格利尼橋的拱門，到禮拜堂裏去了。

「你在想什麼？」她用法國語說，這證明她自從到國外以來已多知道些法國話，倘使不是在質上面估計的話。

「那位小姐會把時間利用得很好，而且結果也很可以，」勞萊回答着，把手放到胸口上，帶着一種羨慕的眼色鞠了一躬。

她快樂得臉都紅起來，但是，這種恭維總不能像在家裏他常常向她說的稱讚那樣使她滿意；當在家時，到了節日，他老是跟着她，帶着快樂的微笑，她並不歡喜這新的語氣；因為雖然不是精神渙散，但是音調裏總不很親切。

「如果這是長大成人時應有的現象的話，我願意他永遠是個孩子吧，」她想着，心中感到實在覺得失望，但臉上還竭力裝出十分歡欣的樣子。

在阿維陀處，她看到了寶貴的家信，於是就把韁繩交給了勞萊，自己則精細地讀信了；那時他們正馳驅在兩面是碧綠的籬笆的林蔭路上，在那籬笆上茶花盛放着像六月的玫瑰。

「母親說蓓絲很不健康，我常常想自己應該回家去，但是他們都要我住下去；所以我才住下去的，因為我永不會再有這種機會了，」露美嚴肅地看着一頁信說。

『我以為你是不錯的；你在家裏又沒有事情做，而在這裏很健又很快樂，也夠使他們安心了，我的寶寶。』

他挨近了一點，看來更像從前的他了，當他說那句話的時候；這可使有時在靄美心上的重壓減輕了不少，因為那些神情、動作、親如兄弟的一聲，我的寶寶』好像都使她確信，在這異鄉，如有任何困難到來時，她不會陷於孤獨了。她立刻笑起來，就把一張荇的速寫給他看，在畫裏的荇是穿着寫作的服裝，帽上豎着一個大結，從她口中說出這樣的話：『天才燃燒起來了！』

勞萊微笑着接受了，就把它放在大袋子裏「以免被風吹去」，同時傾聽着靄美讀給他聽的那封有興趣的信。

『這個聖誕節我真快樂，早晨有禮物送來，下午又有你和信來，而且晚上又有一個宴會，』靄美說，當時他們在舊砲臺的遺址中下了車，有一羣富麗的孔雀在他們周圍成着隊走，馴服地等候喂飼，靄美立在比勞萊高的岸上，嘻嘻哈哈地散麵包屑給那燦爛的

鳥兒，勞萊帶着好奇心向着她看，要想發現那段闊別的時間究竟使她發生些什麼變化。他看不出有一點困惑或失望的地方，却看出許多可羨慕和贊許的所在；因爲，略去一點言辭上和態度上的裝腔外，她還是從前那樣活潑而爛美，再加上一點在服飾上不可描摹的雅緻，雖然他急躁的性情還時時流露出去，她堅強的意志還是堅持着，但是她天生的坦白却不會爲國外的習俗所損壞。

勞萊在注視她喂孔雀的時候，雖沒有把這種種看出來，但是他所看到的已是使他滿意了。並且帶去了一幅美麗的小圖畫：在日光裏立着一個容光煥發的孀姑，目光使她衣服上的柔和的顏色，雙頰上的嬌豔，髮上的金色光輝更顯出來了，使她成爲在這愉快的景色中的一個顯耀的形像。

當他們走到小山頂的大石上時，靄美搖搖她底手彷彿歡迎他到她寵愛的居所去，並且指着這裏那裏地說：——

「你可記得那天主堂和那裏漁夫們在牽網的科爾沙灣？可記得那條往法蘭加別墅的

可愛的路，就在下面的斯吉培德紀念塔，以及那最好的，伸出在海中的他們說是科西加？

「我記得；這並沒有多大變化，」他漠然地回答。

「若見了這著名的地方不知要怎樣啊！」靄美說着，覺得很高興，而且急想看到他
也這樣。

「是的，」這是他所有的回答，他只是回頭去遠望那海中的孤島，一個在他眼中比
拿破侖更偉大的放逐者使那個島增加了許多興趣。

「爲了她的緣故，把它畫情的看一會吧，然後來告訴我，你自己那段時間裏所做的
一切。」靄美說着，坐了下來，準備好好地講一會。

但是她並沒有達到；因爲他雖然在和她講，並且毫無拘束地回答她所有的問句，但
是她只能知道他是遊過歐洲大陸和到過希臘，這樣，他們消磨了一個小時，就驅車回來
了；並且，拜訪一下加洛夫人，勞萊就離開了他們，答應在晚上回去。

這一定要給靄美記錄的，那天晚上她裝飾得很嬌豔，別離的時間在兩個青年人身上做了相當的工作；她看到她老朋友已有嶄新的風度——不再是一個「我們的孩子」，而是一個俊美溫雅的男子，她很自然的發生一種願望——要在他面前得到榮幸，靄美是明白個自己底優點的，就用趣味和技巧把它盡可能利用起來，這種趣味和技巧，對於一個貧寒而美麗的女人，無異是一筆財產。

尼斯地方薄紗和綢布是很便宜的，所以她就趁此機會全身裝束都用這種料子了，

「我要他想我實在是好看，並且把這種情形去告訴家裏的人，」靄美對自己說，當時她穿上弗洛那件舊的綢跳舞衣，披上一層鮮豔的薄紗，從薄紗裏透露出的雪白的肩膀和黃金色的頭髮更顯得有藝術的情調，

「這並不時髦，但是於我很相稱，我不能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嚇人的東西，」當有人勸她照最新式的樣子打扮時，她常用這種話去答復的。

靄美沒有精美的裝飾品足供這次重要的盛會應用，於是，就用些玫瑰色的小花球點

綴着她羊毛的裙子，又以碧綠的細籐配合她雪白的肩膀，她記起那雙着色的靴子時，就打量一下她白緞的舞鞋，心裏感到一種少女般的滿足，於是一面讚賞她自己超人的足，一面緩緩地走過房去，

『我的新扇正配得上我的鮮花，我的手套也很相稱，而姨母手帕上的真絲邊又給我整個的裝束以一種超特的風度。我只要再有一個出衆的鼻子和一張動人的嘴，就什麼都快樂了，』她說着，每隻手裏拿了一支燭，用批評的眼光看看她自己。

雖然有這個苦惱，但她急速地走過去時，看去還是異常漂亮的；她很少奔跑——她以為這是和她外表不相稱的——因為，對於一個身材頎長的她，莊重是較活潑更是相宜，她在客廳裏來往地踱着以等候勞萊到來，有一次她在大燭臺下把自己整理一回裝束，這個燭臺照得她底頭髮更是動人了；於是她走到房間的那邊去，彷彿一個姑娘有要人一見就得到好印象的願望是羞恥似的，那真是再湊巧沒有了，因為勞萊悄悄地進來，她並沒有聽到；她半轉着面站立在遠遠的窗前，一手在拉起她的衣裳，潔白的人兒靠在紅色

的窗帷旁，無異於一個安置得極其適當的彫像。

「晚安，典娜！」勞萊說着，他眼中流露着一種滿意的神色，這是她歡喜看的。
「晚安，亞波羅！」她回答着，一面報以一下微笑——因為他底外貌也異常優雅——；當她一想到要和一個這樣俊美的人走進跳舞廳去時，從她底心底不由得深起一個悻悻那四位平凡的臺維斯小姐的意念。

「你的光在這裏呀！我自己把它配紮起來的，我記得你是不歡喜海娜所說「凌亂的花球」的，」勞萊說着，就遞給她一束豔麗的鮮花，那正是她每天經過卡地利亞花店時所切慕着的。

「你是真好啊！」她感激地叫了起來：「如果我知道你果然在今天會來的話，我早已給你準備好一點東西了——不過沒有像這美麗，我恐怕。」

「謝謝你；這是很有限，你的才更好呢，」他接上來說，當時她正在腕腕上的銀鐲。

『請不要這樣啊！』

『我想你是歡喜那種東西吧！』

『不是歡喜你的；這很不自然，我倒更歡喜你從前那種憨直。』

『我也很歡喜這樣！』他回答着，帶着一種由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服色；於是就給她的手套扭好，並且問她，他的領帶直不直，正像在家裏當他們去參加宴會所常做的那樣。

那天晚上，來賓都聚在長長的客廳，這樣大的客廳，除了歐陸以外，是沒有地方可看到的。那些雅善交際的美國人把他們在尼斯的熟人都請來了，並且，對於爵位也不存什麼偏見，還請了幾個有爵位的人來給聖誕節跳舞會增些光。

一個俄國的皇子也來參加盛會，在一個角落裏和一個肥碩的婦人談談說說坐了一個鐘頭，那個女人裝束得像哈姆立特的母親，穿着黑絲絨的服裝，領下掛了一串珍珠的項鍊。一個十八歲的波蘭伯爵向一個對他稱呼「一個迷人的寶寶」的女人大傾其心；一個

德國的什麼貴族，是專爲吃晚飯來的，在廳裏跑來跑去，尋找可以吞嚥的東西。羅文却特男爵的私人秘書，他是一個大鼻子的猶太人，着了一雙緊緊的靴子，睥睨世間的一切，似乎他主人的令名給他戴上一個金色的榮光；一個健碩的法國人，他是認識皇帝的，專來縱情跳舞；一個中年婦的章斯夫人，把她家裏的八個人都帶來點綴這場面。自然有許多輕捷的尖聲的美國女郎，嫻淑而無生氣的英國姑娘，和幾個平凡而靈敏的法國少女。同樣也有平常在外旅行的青年紳士，他們常面現喜色；那些做母親的都立在牆旁微笑地看他們和她們的女兒跳舞。

無論那個少女都能夠想像，當那天晚上靄美「上合」去把身體靠在勞萊底臂上時，她底心裏是有怎樣的一種感覺。她知道自己有優美的風姿，她愛好跳舞，她覺得自己底足在跳舞廳是動得非常熟練，並且享受那快樂，這種快樂是因爲美麗、年輕、和女性的緣故才能獲得的。她確是憐憫台維斯家的姑娘們，她們是笨拙、平庸、而又無陪伴的人——除了一個扳起面孔的父親和三個嚴肅的未嫁的姑母——於是當她經過她們面前時，

就以最同情的態度向她們鞠躬了一下；這一下是對她有利的，因為這使她們看到她的服裝，並且燃燒起一種好奇心，要想知道她那英俊的朋友究竟是誰，樂隊開始吹奏時，露美底臉就發燒起來，雙目也發出亮光，她底脚也情不自禁地輕擊地板；因為她跳得很好，要給勞萊知道；所以她所受到的衝動與其是描寫還不如想像好，當時他以一種非常穩重的語氣說：

『你有心跳舞麼？』

『在跳舞會裏，任何人總是這樣想啊！』

她底詫異的臉色和急速的答復使勞萊儘速去補救她底錯誤。

『我是指第一次舞。答應我和你伴舞麼？』

『如果我把那位伯爵打發開了，我可和你舞一次。他舞得真可以；不過因為你是一個老朋友，他會原諒我的，』露美說着，她希望那個名字會產生很好的效果，並且向勞萊表示她並非給人家玩弄的。

他們看到自己在舞的一組全是英國人，於是靄美便不得不鄭重地跳了一次八人舞，覺得自己彷彿在高興地跳「泰倫脫拉」舞一般。勞萊讓她在伯爵那裏，自己就到弗洛跟前去，

那是不可原諒的；靄美有許多時候不睬他，除了在樂聲暫停的時間裏，她到侍女那裏需要休息一會時，才和他講一二句。她底憤怒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因為她表面全是歡笑，看去好像很高興的樣子。勞萊底眼快活地跟着她，因為她既不頑皮噪鬧，也不遊手好閒，而是頓起精神跳着優美的舞，使這有趣味的消遣發揮它應有的趣味。他很自然地從這個新的觀點上把她研究起來；在夜半將至時得到了一個結論：「小小的靄美要做一個嬌媚可愛的婦人。」

這是一個活躍的景象，因為每個人底心不久就都傾注在這社交的季節裏；聖誕節的歡樂使大家底臉都煥發，心都愉快，而且步履都輕鬆起來。那些音樂家彈着，吹着，敲着，似乎他們都很快活；每個能跳舞的人都跳起舞來，而那些不會舞的人都以非常的熱

情欣賞他們的朋友。台維斯家人的神氣都很憂鬱，而許多章斯家人却跳得像一羣幼小的長頸鹿。那位金色的秘書伴着一個以緋色綢揩着地板的法國太太橫衝直撞像一顆流星。那位條頓貴族尋着了餐桌，非常快樂，就不動聲色地把菜單上的菜吃得一個精光，他底狼吞虎嚥簡直使侍者看得驚惶失措。但是那位皇帝的朋友却要死爭面子，不管他會不會，他總無次不舞，當樂拍弄不清楚時，就亂轉一陣。那個肥碩的人放縱得像一個孩子，看起來真是動人；因為，雖然他「負着重量」，但跳起舞來却像一個橡皮球。他跑，他飛，他跳；他底臉漲得緋紅，他底禿頂發着光，他的衣尾瘋狂地飛着，他的舞鞋真的在空中閃爍，而且在那樂聲停止時，揮了一下眉毛上的汗珠，向他的同伴們射着炯炯的目光。

雷美和那個伯爵同樣熱烈，但是更加莊美，使全場的人都注意他們；勞萊自然地隨着那白緞舞鞋的起落按着拍子，因為那雙鞋飛來飛去，好像生了翼膀一般。當那小小的人物，最後放鬆她時，他表示「這麼早去是非常懶悵的」，她是要預備休息了，而且要

看看她離式的武士是在怎樣忍受懲罰。

這已是成功了；因為，一個在二十三歲的青年，單戀失意時的情熱是容易在交友的社會裏找到安慰的，並且受了美、光、音樂和動作的激動，青年底神經就會震顫起來，青年底血會跳起舞來，而健康的青年底精神也興奮起來了。勞萊在立起來讓座給她時，就已有一種清朗的神情；當他急急忙忙地去給她叫晚餐時，她帶着滿意的微笑自言自語地說：

「唉，我想這會給他得到一點教訓吧！」

「你看起來好像巴爾扎克筆下的塗脂女人呢，」他說着，一手給她打扇，一手端着她的咖啡杯。

「我的胭脂可不會脫下來呢；」露美擦擦她鮮紅的面頰，並且把她的白手套給他看，那種儼然的神氣使他不由得大笑起來。

「你們叫這種料子做什麼？」他問着，撫着已吹到膝上的衣服底一欄。

「依柳紗。」

「真是一個好名字；這是非常美麗——新貨色，是麼？」

「這已和那些小山一般舊了；你在許多姑娘身上都看到過的，而到現在才覺得是美麗——蠢傢伙！」

「我向來沒有在你身上看到過，恐怕是我記錯了。」

「別講這些話，我現在情願喝咖啡，不要聽恭維話。不，振作一點，簡直要使我神經衰弱了。」

勞萊就坐得筆直，而且帶着笑臉把她的空盆移開，「小靄美」會這麼開心他叫他這樣做，心裏覺得異常快樂；她現在羞恥心沒有了，而且惹起一種要想蹂躪他的慾望——只要男子向姑娘們露出一點順服的表示時，她們總是歡喜這樣做的。

「你在那裏學到這種事情的？」他帶着一種查問的神情詢問着。

「這種事情」說得太籠統啦，你能解釋得詳細一點麼？」靄美回答着，她是完全

知道他的用意的，但是很調皮的要他來描摹那不能描摹的事情。

「嗒——那一般的風度，那姿態，那老練，那——那——依柳紗——你知道，」勞萊笑了起來，話就中斷了，總算用了這新字把他自己從困危中解救出來。

靄美真是開心，但是，自然並不流露出來，只是裝作穩重地回答：

「不管一個人本身怎樣，國外的生活總會使他受到一點影響；我常讀書也常玩；至於這——在她自己的服裝上點了一下——『細紗是便宜的；花也不值什麼錢，而我是總是盡可能去利用我不值錢的小東西的。』」

靄美講出了未了的那句話，覺得很懊悔，恐怕這不是一句有趣味的話；但是勞萊爲了這却更歡喜她了，並且覺得自己既羨慕而又尊敬那種盡可能利用機會的勇敢的忍耐心，以及那種使貧困佈滿着花朵的快樂的精神。

靄美並不知道他向她凝視得那麼親切的緣故，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在她舞冊裏寫滿了自己的名字，而且在那晚餘下的時間裏老是興高彩烈地黏着她；他們倆都不知不覺地授

受的一個新印象使他們產生這個和諧的變動。

十五 在擱板上

在法國，少女們常有一段抑鬱的時期直到結婚，到了那時，「自由萬歲」就成了她們的口號了。在美國——每個人都知道——姑娘們老早就在獨立宣言上簽了名，可用共
和的熱誠去享受她們的自由；但是那青年主婦通常總在那皇位上的承繼者一降生時就退
下去，隱居起來幾乎像法國尼菴那麼絕塵世，固然決沒有那麼幽靜。不管她們喜歡與否
，在結婚的興奮過了後，她們就立刻被放到擱板上，所以有許多過去是很美麗的女人
就憤憤地說：『我還是從前那麼漂亮，但是爲了我已結婚的緣故，就沒有一個人注意我
了。』

曼格既不是一個美人，也算不了一個時髦的少婦，所以直到她的小寶寶們已是週歲
，她還不會體驗到這個苦惱；因爲在她的小社會裏流行着古代的風尚，而她覺得自己更

受人羨慕和愛好了。

當她是一個嬌弱的小婦人時，母愛的本能是非常的強烈——她把整個的精神傾注在她孩子身上，其他的人事好像是對她完全無關一般。她以不倦的熱情和渴望去日夜地撫育他們，把約翰交給僕人柔弱的掌握中去，因為現在已僱了一個愛爾蘭婦人來處理烹調的事情了。約翰是一個戀家的男人，他顯然地已失去了妻子的照顧；但是，他深愛他的孩子，便愉快地在短時期內放棄他的舒適，一方面懵懂地想望那安樂不久就會恢復。可是時間過了三個月，而安樂並不同來；曼格看起來很憔悴煩躁，——她的整個時間都化費在孩子身上——屋子裏凌亂不堪——而那個廚師基特又是一個得過且過的人，把食物弄得少而且乏味。當他早上出去的時候，給母親委託他的許多小事情攪得頭昏腦漲；如果他在晚上歡樂地回來的時候，急於擁抱他家裏的人，他就會聽到這樣的話：『不要驚動！他們累了一天，剛睡着呢。』要是他提出一件家裏玩的小小玩意兒的話，就有這麼一句話來了：『不要這會騷擾小寶寶的。』倘使他提起一點去參加討論會或音樂會的話

，他就會得到一種斥責而堅決的回答：『丟下小孩子去找快樂，永遠不會的！』他的睡眠常爲嬰孩的嚎哭和夜間看顧的無聲的魔鬼般陰影所驚碎；他的進食也常被這看守的天才所打斷，那位「天才」不管你飯有無吃完，只要樓上一有哭聲，就一溜烟飛奔上去了；並且，當他看晚上的報時，苔咪的肚痛會成了船期表，而苔茜的跌交會影響庫券的價格，因爲白埝克夫人只是對家務感到興趣。

那個可憐的人是非常的不舒服，因爲孩子們把他的妻子奪去了；家庭只是一個育嬰堂，而那不斷的「不要驚動」使他覺得自己走進那「嬰兒國」的神聖國境時，好像一個獸行的侵略者。他非常堅忍地忍耐了六個月，但是沒有一點轉機，於是他就像其他放逐的父親那樣做了——設法在另外的地方去找安慰。史高德已結了婚，住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約翰就在晚上過去坐一二個鐘頭，那時他自己的會客室却闕然無人，而他的妻子正在唱着好像永不完結的催眠歌。史高德夫人是一位活潑而美麗的姑娘，她除了討人歡喜以外，簡直沒有事情幹；而她從事於這種事確是十分成功的。那會客室常常整潔動人

，棋盤無時不預備着，鋼琴的音調，調得很準，又有許多發噤的漫談，以及一席精美得誘人的小晚餐。

如果自己底火爐旁不是那麼冷漠的話，約翰是情願在家裏的；但是它確是這樣，於是約翰就感激地走上了另一條路——享受他鄰居的歡樂。

曼格最初很贊成這個新的辦法，她知道了約翰不再在屋子裏蹣跚，驚醒孩子，而有更好的出路，心裏覺得十分寬慰。但是過了不久，孩子們的齒痛痊癒，按時入睡，給做媽媽的有休息的時間時，她就意識到對面沒有著着舊袍，穿着拖鞋的他，開始覺得悵悵，而她的針線籃子也成了無情的侶伴。她並不會要求他逗留在家裏，只是爲了他不知道她底苦衷而難過——把他白白等候她的那許多夜晚都忘記了。

『是的，』她照着鏡子說：『我是漸漸老起來，醜陋起來了；約翰再不會從我地方感到興趣，所以他丟了他衰老的妻子，去看他的芳隣，她是沒有牽累的。好，小寶寶會愛我的；他們不會計較我蒼瘦和沒有梳洗；他們真是我的安尉，總有一天約翰會知道我

欣然地爲他們犧牲——他會知道麼，我的寶貝？」

對於這些悲痛的傾訴，苔茜會回答一聲「咕咕」，或苔咪一聲「喔嚶」，於是曼格心頭的悲痛就爲母親的熱望所排除了，這種熱望會暫時安慰一下她的孤寂。但是，那時約翰却對於政治很有興趣。常常跑去和史高德討論有趣的論點，簡直是完全沒有意識到曼格底惆悵，所以曼格更覺得痛苦了。可是，她並不說一句話，直到有一天她的母親看到她哭泣時，並且追問她爲了什麼時才說，因爲她已觀察到曼格底憔悴的精神。

「除了你以外，我不願告訴任何人，母親；但是我確是需要指導，因爲，如果約翰老是這樣下去，我簡直等於一個寡婦了，」白逸克夫人現着一種委屈的神情說着，用苔茜的涎布去揩乾她的眼淚。

「情形怎樣呢，我的寶貝？」她的母親焦急地問。

「他整天不在家裏，到了晚上，我要看到他時，他不到史高德家去了。我做了最艱苦的工作，而從沒有任何消遣，未免太難受了。男子是自私自己的，即使是他們中間最

好的也是這樣。」

「女人也是這樣的；直到你知道自己底錯處，再去責備吧。」

「但是他對我冷淡總不能說是對的。」

「你沒有對他冷淡麼？」

「怎麼，母親；我想他總諒解我吧！」

「我自然同情你的；但是我以為錯的是你，曼格。」

「我不明白是怎樣事情。」

「讓我來告訴你吧。那天他空閒的晚上，你和他接近，他有像你所謂「冷淡」過你麼？」

「沒有；但是現在我有兩個小囡要看顧，是不能那樣了。」

「我想你能夠的，寶寶；並且我以為你是應該的。我可以痛痛快快地講麼？你願記起責備的是母親，而同情的也是母親麼？」

『我願意的啊；對我講，當我又是一個幼小的曼格吧，自從這些小困要我照料一切的事情時起，我常常覺得彷彿我比從前更需要教導了。』

曼格把她低椅子拖到她母親跟前；談得很親熱，覺得母女間的感情比從前更濃厚了。

『你只是犯了大多數年輕的妻子所犯的錯誤——爲了愛你的孩子就把對丈夫的義務忘記了。一個很自然而可原諒的錯誤。曼格，不過在想其他的辦法之前，還是先補救一下好；因爲孩子們應該使你們比從前更接近，不應該使你們離開，好像他們全屬於你，而約翰沒有事做，只是贍養他們，我看到這種情形已有幾個星期了，不過不會講過，以爲不久一定會好的。』

『我恐怕它不會好，如果我要求他留在家裏，他會以爲我妬嫉；我不應當用這種心思去污辱他，他並不知道我要他，而我也不知道怎麼才可以不用言語會使他知道。』

『把家庭弄得十分愉快，他就會不願意出去了。我的寶寶，我正在渴望着他的小家

庭呢，但是沒有你這個家庭就不成爲家庭了，而你却常在育兒室裏。」

「我不應當在那邊麼？」

「不應該老是在那裏；幽居了太久會使你神經過敏的，於是你做每件事都不適宜了。此外，你對孩子要負責，同樣對丈夫也要負責的；不要爲了孩子對丈夫就冷淡了，——不要讓他獨自在育兒室外，而要教他幫你的忙。他在那裏的地位正和你一樣，孩子也需要他的；讓他覺得他也有工作做，那末，他自然會欣然地，忠實地去做了，這對於你們大家都有好處的。」

「你真的這樣想麼，母親？」

「這件事我是知道的，曼格，因爲我曾經把它試過；除非我已實際地證明它的效果，我是很少加以指導的。當你和茗都是幼小時，我正和你的處境相同，覺得我除非把自己整個的貢獻給你們，彷彿我並不會盡職似。可憐的父親在我拒絕了一切的幫助以後，只得去捧他的書在，而讓我獨自去從事我的實驗。我盡力地奮鬥，但是茗使我有應付

不下了。我幾乎因放縱把她弄壞了。你身體不大好，我勸勞着直到我自己也生起病來，於是父親就來援助了，他對於每件事情都處理得很妥，當他底幹練使我看到了自己底錯誤，從那時起就非他不可了。那是我們家庭間快樂的祕訣；他決不因疏忽和不盡職使他在事業上失去地位而影響到我們，而我也努力不讓家務的煩擾破壞我在他事業裏的興趣。在許多事情上，每種勞動是單獨的，但在家裏我們却共同地工作。」

「是這樣的啊，母親；我對於丈夫和孩子的願望，正知你曾經對於你的那樣。告訴我吧；我會照你所說的去做。」

「你常常是我聽話的好的，寶寶，假使我是你的話，我會給約翰多做些看顧苦味的事，因為男孩子是需要訓練的，並且沒有一個會開始得太早的，然後我要做我常常提起的事——讓海娜來幫助你；她是一個頭等的保姆，當你在料理其他的家務時，你可把小寶貝信託給她。你需要運動，海娜也要享受那休息的快樂，這樣約翰就會再發見他的妻子了。多走外面去；要忙碌也要開心，因為你是家庭間光明的泉源，如果你天天憂鬱，

那裏就不會有好氣候了。那末我要弄一點約翰感到興味的東西，和他談談，讓他對你朗讀，交換意見，這樣的互相幫助。不要爲了你是一個女人的緣故，就你自己關在房裏，而要瞭解正在進行的一切，而且教育你自己，使你參加一部分社會的工作，因爲這一切都會影響到你和你們的家人的。」

「約翰是這麼敏感，如果我常常向他關於政治的事情，恐怕他會以爲我笨拙呢。」
「我不相信他會這麼想；愛會隱蔽許多罪愆的，還有對誰問話會比對他的更痛快呢？試試看，看看他是否覺得和你在一起比史高德夫人的晚餐更愉快。」

「我願意，可憐的約翰，我恐怕自己曾經對他冷淡過，不過當時我以為自己是對的，而且他從不會和我說過什麼。」

「我猜想，你並不是存心自私自利的，但是他確會感到被擯棄的痛苦。正是這個時候，曼格，年輕的夫妻很易在這時分離，因此他們應該在這時盡力和愜；因爲除非細心地去保持那最初的情愛，它是很快就衰退的；而且對於做父母的再沒有時期像小生命給

他們看顧的第一年那麼美麗而寶貴的了。不要讓約翰對寶寶們像是一個陌生人，因為使他在這個嘗試和誘惑的世界裏安樂這件事對於他們也是非常有益的，而且經過他們，你們會學得應有的互憂。現在，寶寶，再會吧；仔細想一想母親的忠告，如果這並不壞的話，就做起來吧，但願上帝保佑你們！」

曼格仔細考慮了一會，覺得很好，就做了，雖然那初次的嘗試並不會完全照所預計的那樣做到，自然，孩子們還是拮制着她，當她們要各色各樣東西時，簡直成爲這個屋子裏的統治者了。做媽的是她們孩子的馴服的奴隸，可是爸爸却不是這麼容易屈服了，而且常常對頑抗的兒子施行嚴父的教訓，因此使他妻子底心感到痛苦。苔咪天生有一種堅持的性情——我們不願叫它固執——，當他決心要有或者要做任何事情時，就是皇帝的全使人馬也變更不了那顆堅毅的小心靈。做媽的以爲用教育那孩子使他克服偏見還不到年齡，但是做爸爸的却相信學習服從實在愈早愈好。

和她母親討論過後，曼格就決意和約翰長談一晚，所以她就定了一席精美的晚餐，

把會客室弄得很整潔，自己也裝扮起來，讓孩子們老早的睡了覺，使沒有一件會阻碍她實驗的事，但是，不幸苔咪底最難克服的偏見却反對到床上去，而且那天晚上他老是大發脾氣，所以可憐的曼格，就只有唱起歌來，講了許多故事，而且試過他所能夠的每種催兒入眠的方法，可是毫無效果——那雙睜大着的眼睛總不肯閉上去；苔茜早已安安穩穩地入夢去了，而頑皮的苔咪還躺在床上，精神十足地仰視着燈光，

『媽媽跑下去給可憐的爸爸燒茶的時候，苔咪肯安靜地躺着麼？』曼格問着，那時聽到房門輕輕地關上了，而那最熟悉的脚步用着脚尖輕輕地走到餐室裏去。

『我要茶呀！』苔咪說着，準備去參加聚餐。

『不；但是如果你像苔茜那樣睡熟，我會留起幾件糕餅給你明天當早飯的，好麼，寶貝？』

『啊！』苔咪就緊閉着眼睛，彷彿去捉睡眠似的，等候明天的到來。

曼格就悄悄地跑下去，微笑地迎接她的丈夫，在她髮上打了一個小小的藍結，這是

他特別羨慕的。他立刻看到了，就喜出望外地說：

『怎麼，小母親，我們今晚是何等愉快啊！你希望有客人來麼？』

『只有你一個，親愛的，』

『今天有什麼生日，紀念或別的事麼？』

『沒有；我厭倦蓬頭垢面，所以我裝扮一下，變換變換吧了。你常在聚餐時打扮得很齊整的，不管你怎樣疲乏；所以當我有工夫時，怎麼不應當齊整些呢？』

『我爲了尊敬你，才那樣做的，我親愛的，』約翰說。

『彼此，彼此，白逸克先生，』曼格笑起來，當她在茶壺上向他點頭時，看來又年輕而美麗了。

『好，大家都快樂，像從前的時候。這滋味很不差；我飲這杯，祝你健康，親愛的！』約翰狂歡地喝了這一杯，不過開心不了多少工夫；因爲，在他放下杯子時，那門柄神祕地轉動起來了，同時聽到一種焦急的小聲音：

「開開門，我來啦！」

「一定是那頑皮的孩子；我叫他睡熟，他倒到樓下來了，在那油布上走，要凍壞啦，」曼格回答那叫聲。

「早上啦，」苔咪開心地聲說，他穿着睡衣一跑進來就向桌上看，看到那「糕餅」，真是高興極了。

「不，還沒到早晨呀；現在你一定要上床去睡，別使媽媽煩惱；明天一早起來，就可吃有糖的小糕了。」

「我愛爸爸，」那有技巧的小東西說着，準備爬到父親底膝上去，但是約翰却搖搖他底頭，對曼格說：

「你叫他在樓上睡去，使他依着做吧，否則，他就決不會聽你的話啦。」

「當然是對的，來，苔咪！」曼格就把她的兒子領開去，心裏惹起一種很強烈的慾望，要把這小小的搗亂分子痛打一頓，而這小東西正在她遍跳遍走着，滿心以為一到育

兒室裏就有好處了。

他果然不會失望；因爲那近視眼的女人實際上却給了他一塊糖，把他塞到被裏，而且直到天亮不准再有吵鬧，

『啊！苔咪應着，一面得意地嚼着糖，認爲他初次的嘗試完全成功了。

曼格回到樓下，正在愉快地吃夜飯，那小怪物又來了，並且將母親底過失都宣佈出來，勇敢地要求道：

『再給我幾塊糖，媽，』

『現在可做不到了，』約翰說着，竟硬起心腸反對那過分的小要求。『這個孩子不好好地睡覺去，我們決沒有安穩的時候了。你自己做奴隸也做得夠久了：給他一個教訓，才能得到一個結束。把他放到了床上就離開他，曼格。』

『他不肯留在那裏，他從不會睡熟，除非我坐在他旁邊。』

『我會制服他的，苔咪，到樓上去，聽媽的話，睡覺去吧。』

「不去！」那個幼小的叛徒回答着，就親自爬到桌子上去，儼然地把糕餅大吃起來。

「你不要跟爸爸這麼說；要是你自己不去的話，我將抱你去啦。」

「走開；我不愛爸爸」；於是苔咪攢到母親的裙子裏，把它當做一件掩護物。

但是連這個掩護也是無效，因為他被抱着遞給敵人了，她一面說着；「對他溫和些，約翰，」這種可把這個罪犯打出得氣餒了；因當做媽媽的不管了他，那末，裁判的日子就在眼前了。奪去了在他手裏的糕，敲碎了他的歡樂，他被一隻壯健的手挾到那可惡的床上，可憐的苔咪不能約束他的盛怒，就公然攻出他的爸爸，到樓上去的一路上很命地踢着叫着。他把他在床底一面放進去，他就在另一面混出，直向門口跑去，只是被他父親抓住了衣尾，又提回到床上來，這種活躍的場面繼續下去，直到那孩子氣力用盡，於是他只有大聲叫喊了。這種口頭上的運動平常總戰勝曼格的；但是約翰却坐得像一條電桿木，動也不動，彷彿耳聾一般，沒有動人的甘言，沒有糖，沒有催眠曲，沒有故事

——就是燈火也熄滅了，只有火爐裏紅色的火光在漆黑個加添一點生氣，這種情狀，苔咪看了，並不恐懼，只是驚奇。這許多新發生的事情使他非常厭惡，於是他就無可奈何地叫起媽的，當時他底怒氣平靜下去了，而且在那做俘虜的暴君的心裏又回想起了那溫柔的女僕。這種悲傷的呼號繼續着熱情的怒吼，傳到了曼格底心中，於是她就跑上來哀求着說：

『讓我去陪陪他吧；現在他會聽話了，約翰。』

『不，親愛的；我曾經告訴他，他一定要聽你的話睡覺；他一定要睡的，否則我整晚在這裏。』

『不過他會哭出病來吧，』曼格懇求着，她責備自己不該丟開自己的孩子。

『不，他不會的，他已是很累了，就會睡熟啦，那末事情就完結了。不要干涉，我會管理他的。』

『他是我的孩子，我不能嚴厲得使他嚇壞了。』

「他是我的孩子，我不應當把他放縱使他底脾氣變壞，下去吧，親愛的，把孩子給我吧。」

當約翰以那種肯定的語氣說時，曼格是常常服從的，而且從不懊悔她底怯懦。

「請讓我吻他一下吧，約翰！」

「當然可以；苔咪，對媽媽說聲，「再會」，可讓她休息去，她整天地看顧你，已是大累了。」

曼格常常堅持着這一點，就是以吻得到了勝利；因為，在吻了之後，苔咪就嗚咽得較轉，而平平服服地躺在床裏邊了。

「可憐的孩子！他嚎哭得倦極啦！我把他蓋好，再去安慰曼格吧，」約翰想着，爬到床邊上，希望看到他的逆子已經睡熟。

但是苔咪並不會睡熟；因為在他的父親偷窺他時，他就睜開了眼，他底小小的下頷開始抖動起來，並且伸出兩臂，用一種懺悔的語氣說：「現在我好啦。」

曼格坐在外面路梯上，對於大喊大鬧之後的悠久的沉默，心裏十分詫異；經過各種可能的想像後，她就溜到房裏，來解除她心中的恐懼了。苔咪熟睡着，不是平常那種翔鷹般的姿態，而是縮成一團，蜷睡在父親的懷裏，並且捏着他父親底手指，彷彿他覺得那慈愛的判處是溫和的，就變成一個更可憐更聰明的孩子面睡着了。約翰聽他捏着手，以女人般的耐心等待着，直到那小手自己放鬆；並且他自己也在等候的時間中睡熟了，這並不是爲了整天工作的緣故，實在是因爲和小兒子鬥爭得疲倦了。

曼格站着俯視那兩個在枕上的臉時，微笑了一下，又溜走了，一面滿意地說：

「約翰不會對我孩子太暴躁的，我實在用不到怕；他很知道處理他們的方法，是一個我的大大的幫手呢，」

最後約翰在走下樓來時，以爲他的妻子定在愁眉不展或者埋怨怒罵了。但是事實却使他非常驚奇，原來曼格正在恬然地棍帽子的邊，並且和顏悅色地請他看一點關於選舉的新聞，要是他並不太倦的話。約翰即刻就知道那某種的改革正在進行，但是他很聰明

地並不問起，因為他知道曼格是一個非常坦白的人，她無論如何不能保守秘密，所以那線索一定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發現。約翰讀了一篇長篇的政論，然後以最清楚的辭句解釋給她聽，當時曼格想表示她感到深切的趣味，就提出了許多細碎的問題，並且把她的思想徘徊在國家的大勢和帽子的情狀中間。在她私衷，却認定那政治和數學同樣地乏味，那政客的使命好像是互相叫喊名字；不過這種女人的見解只有她自己知道，而當約翰住口時，她就搖搖頭，並且用一種她所認為的外交辭令說：

『我真不知道我們的將來。』

約翰笑了起來，向着她注視了一刻，當時她正在準備紮手上的花草，她那種對花的興趣是他在高談闊論時所不曾留心到的。

『她是爲了我，歡喜政治，所以我要爲了她歡喜女人的裝飾了——那是唯一的公平辦法，』約翰想着，他就高聲地說：

『那真是好看；就是你所說的晨帽麼？』

「我親愛的，這是一頂女人戴的帽子——我到音樂會或戲院去時戴的帽子啊！」
「哦，我弄錯了；這是這麼小，我以為是你有時戴的那種風也吹得掉的小東西呢。
你怎樣把它戴在頭上呢？」

「這些花帶是繫在領下的，這樣把蓓蕾掛在下邊，」曼格把帽子戴上去，說明給她聽，並且以一種不可抑制的滿意神情向着他看。

「這是一頂挺可愛的帽子，不過我倒歡喜裏面的臉龐，因為它看去又嬌嫩而又快樂，」約翰就吻那微笑着的臉，吻得把那領下的蓓蕾也壓壞了。

「你歡喜這個，我真開心，因為我要你帶我到一個新舉行的音樂會去；我真是需要一些音樂把我調整一下呢。你願意麼，愛的？」

「我自然極其願意的，只要你歡喜，任何地方都好。你已在家裏住得這麼長久了，這對你確有無限的好處，而且我也可欣賞一下各種東西。你怎麼會想到這種事情呢，小媽媽？」

「那天我和母親談話時，我告訴她說自己是這麼心緒不寧，這麼抑鬱，和我所感到種種，她說我需要變換一下生活，少用心思，所以海娜就來幫我照料這個孩子，而我則去看看屋子裏其他事情，而且時時開一點小玩笑，免得在早年就變成一個嘮嘮叨叨、憔悴的老婦人。這只是一個試驗，約翰，我爲了你，同時也爲了我自己，去從事這個試驗，因爲我從前對你太冷淡了，現在我要盡可能把這裏成爲一個像樣的家庭。你不會反對吧，我希望！」

約翰說了什麼，或者那頂帽幾乎壓得怎樣糟糕，都無關緊要，我們無論如何要知道的，是那約翰並沒有露出一點反對，這件事是從這個家庭的徐徐變更中看出來的。這決不是完美無疵，但是爲了實行分工制的緣故，每個人都覺得好多了；孩子們在父親管理之下生長着，因爲精細而堅持的約翰把秩序和服從帶進了「嬰兒國」裏，同時曼格經過了多量的運動，幾次快樂，以及和她多情善感的丈夫許多次傾心的談話，也已把她的精神恢復，神經調整了。家庭又漸漸像家庭起來，約翰也不想離開它了，除非有時帶曼格

和他一同出去外。現在史高德家裏人到白達克家裏來了，而且每個人覺得這個小小的屋子是一個充滿着快樂、滿意和家庭之愛的地方；就是華麗的馬飛也歡喜到這裏來了。『這裏老是這麼幽靜快樂，對我真是有益，曼格，』馬飛時時這樣說，向着她熱心望着，彷彿要想發見那可在她大廈裏用到的動人之處，那座大廈是充滿着華麗的寂寥，因為那裏沒有噪鬧的、滿面笑容的孩子，而尼特又是生活在他自己底世界裏，那裏她是沒有地位的。

這種家庭間的快樂並不會一齊俱來，不過約翰和曼格已經找到了快樂的鑰匙，而且每年的結婚生活教導他怎樣去用以開啓那真實的家庭之愛和互助的寶藏，這個寶藏最貧寒的人可以得到，而最富有的人也不能購買。這是一種年輕的妻子和母親也許願意輸的攔板，因為它遠離着世間人情的冷暖，在他們周圍的那些小小的兒子和女兒裏，發見了忠誠的愛人，憂慮、貧寒、或年老都不能使她們減少勇氣；偕着一個忠心的朋友，像一個家庭的樂隊——基克遜人的舊說——並列着經過晴朗和暴風雨的季节，而且她們知

道，像曼格所知道的那樣，女人最快樂的王國是家庭，她底最高的榮譽是治理家庭的技術——不是像一個皇后那樣，而是要做一個聰明的妻子和母親。

十六 懶惰的羅倫斯

勞萊到尼斯去，本來想耽擱一個星期，而結果却逗留了一個月。他獨自遊玩，已是倦怠了，幸而常常和靄美晤面，這件事使他覺得異地的景色有一種家鄉般的可愛處。他對於過去常受的那種「優遇」，不能再嘗一回味兒，心裏很覺悵惘，因為作客雖然受到殷勤的款待，而總不及家庭間姊妹之愛的一半。靄美從不會像其他的姊妹那樣寵愛過他，但是現在她倒很喜歡看到他，對他十分相投——覺得他是那親愛的家庭的代表，對於那個家庭，她底期望比她所承認的更切。他們自然地互相得到慰藉，而且常常在一起——騎馬散步跳舞或者閑談——因為，在這歡樂季節裏的尼斯，沒有一個人能夠儘力做事的。但是，他們在表面以極其懶散地娛樂的時候，就半意識地從事發見以及互相交換

意見了。露美在她朋友的評價中的地位，一天一天地高起來，但是他却在她的評價中降下去了，並且每個人都感覺到這件事實，不過沒有人講過一句話。露美設法要使他快樂，成功了，——因為她很感激他所給她的許多歡愉，就用嬌媚的人的一種不可描摹的可愛的小事情去報答他。勞萊並不努力做任何事情，只是讓他自己儘可能的舒適地流浪，努力想忘掉過去的一切，並且覺得所有的女人都該好意待他，為的是一個曾經對他冷淡過。要他慷慨原是並不費力的事，而且如果露美歡喜，他是會把尼斯所有的飾物都送給她的，——不過，同時他覺得自己不能變更她對他的意見，所以他十分恐懼那雙好像以一半憂慮一半譏刺的驚奇的神氣向他注視的藍眼睛。

「其他的人都到蒙那科去了；我情願留在家裏寫信。他們是已經完成了，現在我到凡羅塞寫生去；你來麼？」露美說着——那是一個晴朗的日子，將近中午的時候，勞萊闖了進來，她這麼對他說。

「哦，好的，但是走這麼許多路，不會很熱麼？」他緩緩地回答着。

「我有一輛小馬車，巴布斯德會駕駛的，所以你用不着做什麼事，只要捏着自己
的傘和把你的手套保護得白些好了。」露美回答着，向着那潔白的羊皮手套譏諷地看了
一下，這確是勞萊的一個弱點。

「那末我很歡喜去。」他就伸出手去接她的寫生冊。但是她却把它夾在腋下，尖聲
地說：

「不要自尋麻煩吧；這於我是不費力的，但是你看來恐不是同樣吧？」
勞萊揚了一下他底眉毛，閑散地跟她下樓去；但是他們走進車子裏時，他却自己拉
起韁來，留着巴布斯德沒有事情做，只是叉着他底兩臂，在坐架上睡熟了。

這兩個人從來不爭噪的；露美是太有教養了，而現在勞萊又是太懶惰了；這樣，一
時他以一種疑問的神情在她帽沿下窺視了一下，她也就報以一個微笑，於是他們就極其
和霽地前進了。

路上的景物好似天然的圖畫，很是可愛。這裏有一個古剎，修道士的歌詠聲從那裏

傳到他們耳鼓裏來。那邊有一個露着脚的牧童，著着木鞋，戴着尖帽，一隻肩上披了一件粗布的短掛，坐在一塊大石上抽烟，當時他的山羊則在岩羊間遊歷或躺在他底足邊。溫良的鼠色的驢子，掙着滿筐新刈的草，在一旁經過；在那嫩綠叢中坐着一個美麗的小姑娘，或者一個老婦人一邊走一邊拿着紡竿紡紗。目光柔和的棕色孩子們從那奇怪的石塊中跑出來，以花球或尚在枝頭的橘子送給他們。多節的橄欖樹用它繁茂的枝葉遍覆着山嶺，果子像黃金一般懸滿在果圍裏，肥大的緋色秋牡丹綠飾着路旁；在那深的斜坡和嵯峨的山嶺的遠處，挺立着阿爾卑斯山白色的尖端頂着蔚藍色的意大利天空。

凡羅撒實在應得它的聲譽，因為在那永續的夏時氣候中，到處都盛放着玫瑰——蓋滿了屋垣，掛遍了屋簷，爬到柱上，並且狂亂地跑遍大平台上的檻杆，那邊人們可俯視到光耀閃爍的地中海和海濱上的白色城牆。

「這真是一個最相宜於度密月的天國，是不是？你會看見過這樣的玫瑰麼？」靄美問着，她停留在平台上欣賞那風景，身旁是盪揚着馥郁的芬芳。

『沒有，更不會觸過這種刺。』勞萊回答着，把大姆指放到他底嘴裏，因為他想摘取隣近的那朵孤獨的紅色花，都給刺刺痛了手。

『揀那些在下面沒有刺的摘呀，』靄美說着，就把在她身後面着牆的那三朵淡黃色的摘了。她就把這些花拆在他扭孔裏，作為祝他平安的表示，而他就立着以一種奇異的表情俯視那些花，因為在他一部分的意大利式的性情中，有着一種富奇思幻想的傾向，那時他正在一半甜蜜一半酸楚的情況中，因為多幻想的青年常在瑣事中找到意義，而且到處有浪漫意味的資料。他在被紅玫瑰刺後，就想起若來，她常在家中的綠色屋子裏，佩戴和那朵很相像的花兒。那些靄美給他的淡色的玫瑰，意大利人是用作放在死人手裏的——從不用於新娘的花園裏——，並且，他想了好一會，究竟這個預兆給若的還是給自己的。但是過了一刻，他所有美國人底常識就把他敏感糾正過來，於是他大笑起來，這是靄美在他到來時起從不曾聽到過的。

『這是一個忠告，你最好接受了，免得使你指頭刺破，』她說着，以為她的話使他

覺得好笑。

『謝謝你，我願意接受的啊！』他熱情地回答着——過了幾個月，他真的這樣做了。

『勞萊，你在什麼時候去看你的祖父呢？』露美在一把舊椅子上坐下，就立即問起這話來。

『就要去的。』

『在最近三星期裏，你已說了好多遍了。』

『我敢說；簡短的回答是可避免糾紛的。』

『他期待着你，你真的應該去啊。』

『我知道的，好主人！』

『那末，你爲什麼不去做呢？』

『我想是根性惡劣吧。』

「你意思是生性怠惰吧。那真是可怕啊！」露美說話時顯得很嚴厲。

「看來好像並不這麼壞，因為如果我去，只會使他煩惱，所以我還不如逗留在這裏，再討擾你幾天，你比較能夠忍耐些；在事實上，我想你也是十分贊成的吧！」勞萊閑散地靠在那欄杆圍邊上。

露美搖搖她底頭，以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情翻開她的寫生冊，不過她已決意要訓斥，那個孩子，所以不一會她就又講起來了。

「現在你做些什麼？」

「看那蜥蜴。」

「不是，不是！我意思是說：你想做些什麼？你願意做什麼事？」

「要是你答應我，我要抽一枝雪茄煙。」

「你是多麼惱人啊！我不贊成抽煙，但是如果你讓我寫一個照，我可答應你抽。我需要一幅人像。」

「完全同意，你預備怎麼寫呢？全身，或者四分之三；畫上半身或下半身呢？我恭敬敬主張畫一個偃臥的姿勢，而後把你自已放進去，並且把它題名做「逸樂」。」

「就照現在的姿勢站着吧。要是你歡喜，去躺着也好，我想仔仔細細地畫一張，」
 露美以她最用勁的聲調說。

「你真是熱心極啦！」他就靠在一隻高大的缸旁，顯出心滿意足的神色。

「如果現在給著看到了，她會說什麼呢？」露美焦急地問着，把她姊妹的名字說得更有力，希望使他振作起來。

「還不是像平常那樣：「跑開，台迪，我忙得很呢！」」他笑着說，但是笑聲並不自然，而且有一陰影經過他底面上，因為那熟聞的名字觸着他未癒的傷處。那種聲調和陰影都給了露美一個刺激，因為她從前曾經看到和聽到過的，而現在她又在勞萊底臉上得到一個新的印象——一副困厄、酸楚而充滿着痛苦、失意、和懊喪的面容，她正要仔細看時，可是都已過去了，而來的又是那些漠然的表情。她用藝術的興趣向他注視了一

會，心裏覺得他真像一個意大利人，因為他正露着頭曝臥在陽光裏，眼裏飽含着南國的奇思好像他要把她忘記，而沉入夢幻裏了。

『你好像一個在碑石的青年武士的肖像，』她說着，一面留心地鈎着那個輪廓。

『我願意真的是呢！』

『那是一個無見識的願望，除非你願把自己的一生弄壞。你是在這麼轉變，我有時想——』說到這裏，她却帶着半是怯懦，半是期望的眼色中止了，這可比她未完的話更有意義。

勞萊瞭解她所默示着的焦急的熱情，於是他就直視着她底雙目，用和她的母親常說的話說：

『對極啦！』

這句話使她很滿意，在她心上困擾着的煩惱也就去掉了。同時感動了她。爲了表示她確被感動了這回事，她就用很誠懇的語氣說：

『那我很開心。我並不曾以為你是一個很壞的孩子，不過我會料想你在那惡劣的拜敦拜敦浪費過金錢，經一個德國的有夫之婦顛倒過一時，或者陷入一般的青年在國外旅行中好像都不能避免的困境中過。不要在太陽裏，躺在這裏草上吧，「讓我們和好些，像在我們躲在沙發角上講秘密話時，若常說的那樣。」』

勞萊依了她的話躺在草地上，就開始摘了幾朵雛菊插入放在那邊的靄美帽帶裏，這樣消遣他自己。

『我已準備好聽秘密的話了，』他底眼裏流露出心底的興趣。

『我沒有秘密可說；你說吧。』

『我也沒有一點。我以為也許你從家裏帶些新聞來。』

『最近所發生的，你都已經聽到了。你不是常常聽到的麼？我想若會陸續告訴你吧。』

『她是很忙；我又是這麼來去無定，往常通信實在是不可能的，什麼時候開始你偉

大的藝術工作呢，女勒斐爾？」他問着，停頓了一下，就突然把主題變更了；在這停頓中，他曾懷疑雷美是否知道他的秘密，而且是否要提起它。

「永不會的！」她以一種絕望而堅決的神態說：「羅馬洗淨了我所有的虛榮，因為在看了那邊的奇蹟以後，我就感到人生簡直太無意義，於是把我所有的癡望都掉棄了。」

「你有這麼高超的能力和才幹，怎麼可以這樣呢？」

「那正是這個緣故，因為才幹決不是天才，能力的總和不能成爲天才的。我要做一個偉大人物，否則什麼都不做。我不要做一個平凡的畫師，所以我再不想嘗試了。」

「如果我可以問的話，那末，你自己現在預備做什麼呢？」

「把我別的人才幹磨鍊磨鍊，一有機會，我就給社會做一件裝飾品。」

這是一句奇特的話，並且聽起來很大膽；但是青年人常是無忌憚的，所以雷美的野心也不是沒有原由。勞萊微笑了一下，但是他歡喜她這種當撫慰已久的目標失去而毫不

痛心地把握住新的目標的精神。

『好啲！我幻想這裏就是法蘭特·龐所到的地方。』

『靄美保持着沉默，只是在她低垂的臉上顯露出一種故意的神色，勞萊就坐起來嚴正地說：

『現在我要裝一會哥哥，提出問題來。可以麼？』

『我不答應回答。』

『如果你底舌頭不回答，你底臉會回答的。你不是那種庸俗到把自己感情也隱藏起來的女人，我在去年曾聽到過關於法蘭特和你的謠言，我以為如果他不是這麼突然的被召回家去，而逗留得這麼長久，或許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吧——是麼？』

『那不是給我說的話，』這是靄美尖利的回答；不過她底唇却要微笑起來，眼裏也閃爍着詐偽的光芒，這可流露出她心中知道自己有力量而快樂的情緒。

『我希望你還沒有訂婚。』勞萊看起來很像大哥哥而且神色也很莊嚴。

『沒有。』

『但是倘使他回來而且正式地屈下膝來，也許你會答應他吧。』

『大概是的。』

『那末，你歡喜老法蘭特了（？）』

『如果我去嘗試過的話，我會的。』

『但是不到那適當的時間，你不會想去嘗試吧！天哪，簡直慎重極啦！他是一個好人，不過我想並不是你所歡喜的人，露美。』

『他是一個很富有的人，又有悅人的姿態，』露美說着，她想裝做十分冷淡而且正直，但是不管她的存心誠懇與否，總覺得有些羞恥。

『我瞭解，社會上有地位的女子是非錢不能生活的，你想做一個那樣的人，所以才那樣開始吧？！以庸俗的眼光看去，這是十分正確而合理的，但是出於令堂大人的一個女兒底口中，聽去可有些奇怪了。』

『然而事實是這樣，』

一句簡短的話，但是說出這話的沉着而堅決的語氣却和說這話的青年相反。勞萊本能地感到這件事，就帶着一種自己所不能說明的失望的感覺重新躺了下去。他底態度和沉默，以及某種自責，激動了靄美，使她決意去立即提供她的訓責。

『我願你給我一點面子，把你自已振作一點起來，』她尖利地回答。

『替我振一下吧，那才是一個好姑娘！』

『要是我嘗試的話，當然是能夠的。』看來彷彿她歡喜最簡捷地試一下似的。

『那末嘗試一下吧，我答應你，』勞萊回答着，心裏覺得很高興，因為有人給他困住了。』

『你在五分鐘內就要發怒啦。』

『我從來不曾對你發過怒。要有兩塊火石才弄得出火來，而你却冷淡柔輒得像雪一般。』

「你不知道我所能做的事——如果把雪合理地使用，也會產生一點熱和一根刺的。你底冷漠倒有一半是假裝的，好好的鼓動一下，就可以證明了。」

「把冷漠去掉，你倒可以開開玩笑，於我却是有害的，正像大丈夫被他小妻子打時所說的那樣。把我看作一個丈夫或一條地毯，直打到你疲倦時為止吧，如果你高興這樣運動的話。」

靄美被激怒了，並且恨不得立即看到他把麻木的神情去掉，所以就磨尖了他底舌頭和筆開始說：

「弗洛和我已經替你取了一個新的名字，叫做「懶惰的羅倫斯」你歡喜麼？」

她以為這句話會觸怒他了，但是他只是把頭靠在絞着的兩臂上，用一種鎮靜的語調說：「那也不壞啊！謝謝你，姑娘。」

「你要知道我實實在在對你怎麼想麼？」

「快些告訴我吧。」

「唔，我看輕你。」

如果她縱然說句「我恨你」的話，用一種唐突或作嬌的聲調說，他都會笑起來的，而且會十分開心；但是那種莊嚴，而且幾乎是悲愁的音調却使他立即睜大着眼睛問起來了；

「爲的是什麼呢？請問。」

「因爲，你在每個良好、有用，和快樂的機會裏，總是謬誤百出、懶惰而且非常厭煩的。」

「真是有力的辭句，姑娘。」

「如果你歡喜的話，我可講下去。」

「非常有味，請講吧。」

「自私自利的人常常歡喜提起自己的；我認你就是這樣。」

「我自私麼？」這個質問就立即用一種驚異的音調提出來了，因爲他常以大公無私

自誇的。

『是的，非常自私。』露美沉靜而冷淡地說，可是它的效力倒比憤怒的話強的多，『我可把情形告訴你，因為在我們玩耍的時候，我已把你仔細觀察過了，畢竟不能使我滿意。你在這裏幾乎已有六個月了，却沒有做什麼事，只是化費時間和金錢，而且使你的朋友失望。』

『一個人經過了四年的磨鍊，是不是應該有些快樂呢？』

『看你的態度好像並沒有過多大的磨鍊；據我所能看到的，可說你並未因此而得到什麼進步。當我們剛見面的時候，我曾說過你是進步了；可是現在我要把這些話全部收回，因為我以為你現在的優點還不及在我離家時的一半。你顯然地變得很懶惰了，你歡喜說閑話，而且在瑣碎的事情上去浪費時間；你受了庸俗人的奉迎和恭維，便心滿意足，也不想被智者所愛好尊敬。你有金錢、才幹、地位、健美、和美——唉，你却歡喜那些，過時的虛榮心！但是事實確是這樣，所以我不能不說——你化用享受這一切華麗

的東西就決不能做出什麼事來，只是遊蕩吧了；你決不能成爲一個你所應成的人，你只是——」她說到這裏不說下去了，眼裏流露着一種又痛苦又憐憫的神情。

「羅倫斯是一個熱鍋上的聖者，」勞萊溫和她結束了這句話。不過這頓訓責顯然已發生效力，因爲現在他底眼裏已有一種覺醒的光芒，而一種半怒半委屈的表情代替了從前的麻木。

「我猜想你一定是接受了，你們男子說我們是天使，又說我們能使你們成爲我意想中的人；但是在我誠誠懇懇要給你們好處時，你們却譏笑我們，並且不願意聽從，這足以證明你們恭維的話有多少的價值了。」露美沉痛地說着，就轉過身去，不去看在地足下的犧牲者了。

過了一會，有一隻手放到她寫生冊上來，這樣她就不能畫了，那時勞萊溫孩子般懺悔的聲調說：

「我聽話啦！哦，我聽話啦！」

但是露美並不會笑，因為她是真心誠意的，她就用她鉛筆在他展開着的手上點點，一面嚴厲地說：

『你底手這樣，不覺得慚愧麼？白嫩得像女人底手，看起來似乎除了套精緻的手套和給女人們摘花以外，什麼事都不曾做過似的。幸而你是一個執袴子弟；所以我才歡喜着那隻沒有鑽戒或大金戒，而只有菩在很久以前給你的那隻小指戒的手。天吶！我願她在這裏幫助我。』

『我也是這麼禱祝着呢！』

那隻手正像來時一般的突然地移去，並且在那同樣的願望裏有着一種力量，使露美滿意了。她俯視着他，心裏存着一種新的念頭——他躺着把帽子遮了他半個臉兒，似乎爲着遮陽光，他底鬚鬚把他底嘴都隱藏起來了。她只看見他底胸部的起伏，長長地呼吸一下，也許是嘆息；那隻戴戒指的手深藏在草裏，彷彿藏什麼說出來怕太珍貴或太溫柔的東西似的。在她心裏一時許多微細的事情都變做有意義了，並且這些意義把她姊姊所

沒有說過的事，告訴了她。她記起勞萊從來不會自動地講起過茗；她又回想到現在在他臉上的陰影，在他品性上的變化，以及戴那隻舊的小戒指，這隻戒指對於一隻秀美的手簡直是不成爲裝飾品的。姑娘們是敏於覺察這種標記，感到它們含義的；露美會猜想過，也許在變化的底裏存在着一個愛的糾紛，現在她是斷定了；她底靈活的眼珠顯示着她的滿意；並且，當她再說話時，這種聲調真是盡其溫柔和仁愛的能事了。

『我知道自己沒有對你這麼講的權利，勞萊，並且倘使你不是人間最好性情的人，你一定是對我發怒了。不過我們大家是非常對你看重的，要是你像我過去那樣處在家裏，這我可不能不想到他們是失望了，固然咯，也許他們對於變化比我還了解得清楚呢。』

『我想他們確是這樣的，』從帽子底下說出來，語氣裏似乎有一種十分感動而且淒楚的情緒。

『他們應該告訴我的，不要讓我在比從前更仁愛，更能忍耐的時候，再來責備你。』

我決不會像蘭台小姐那樣做，我真是討厭她啊！」靄美巧妙地說，她想在這時得到一個決定。

「該死的蘭台姑娘！」勞萊把他面上的帽拉掉，向她看了一眼，把他的情操完全向那位少女呈露出來了。

「請原諒我。我以為——」說到這裏，她乖巧地中止了。

「不，你不會；你完全知道的除了若以外，我從不曾關心過，」勞萊以他從前的焦急的音調說那句話，一面回過頭去。

「我確曾這麼想過；但是因為他們從沒有講到什麼，而你又跑開了，所以我才猜想到自己錯了。若不是對你很親切麼？我可斷定她是深愛你的。」

「她確是親切的，不過方向不對，幸而她並不會愛我，如果我是你所想的那種沒用的傢伙的話。雖然如此，畢竟是她底過失，你可以這樣告訴她。」

他講那句話的時候，那種硬而沉痛的面容又顯現出來了，這可使靄美很苦惱，因為

她不知道應該用怎樣的撫慰才有效。

『我是錯了，我不曾明瞭，我是這麼執拗，實在很抱歉，不過我不得不希望你更忍受一點，合迪。』

『不要這麼叫吧！這是她所給我的名字，』勞萊伸出手來做一個手勢，把她的話止住了之後，就以一半親切一半責備的語氣說。『等候着，到你親自嘗試到再說吧，』他低聲地接着說，一面拔了一把草。

『我會英勇地擔當的，若是人家不能愛我，我也要使人家尊敬我，』靄美大聲地說，像一個不知愛是什麼回事的人那麼堅決。

現在勞萊覺得很高興，以為自己已經忍耐得異常有成效了——既不會訴苦，又不會要求憐憫。靄美的訓斥給這件事以一種新的光明，這時才第一次看出，失敗了一次便灰心，並且把自己陷入麻木的狀態中，實在是懦弱而且自私的。他感到彷彿從一個哀痛的夢裏突然醒來似的，再也睡不熟了。他就立刻坐起來，慢慢地問：

『你以為茗會像你那樣瞧不起我麼？』

『是的，如果她在現在看到你的話。她討厭懶惰的人們。你為什麼不做些冠冕堂皇的事，使她愛你呢？』

『我已努力做過，可是沒有用處。』

『你意思是畢業時考得很好麼？那是爲了你祖父的緣故，應該是這樣做的。要是每個人知道你確是能夠考好的，並且又化費了這麼許多時間和金錢，而你却弄不好，那才是慚愧呢。』

『我實在考得不好，隨你說吧，反正茗不會愛我了，』勞萊說着，他把頭靠在手，顯出一種失望的神態。

『不，你並不會，而且在結束時你會這麼說的，因爲這對你是有利的，而且證明你若嘗試的話，確是能做些事情的。你只要肯專心做些別的事業，那末，不久你會覺得很快樂，而且忘掉了煩惱，』

『那是不可能的。』

『試試看吧，你決不要聳聳肩膀，要想到「她對於這些事情倒知道很不少呢，」我不自命聰明，不過我正在觀察，我知道的比你想像中的還多。我對於人家的經驗和自相矛盾的事，覺得很有趣味；並且，雖然我不能說明，可是我記着倒是對於我自己有用的。你終生愛着茗吧，如果你願意的話，不過不要因它把你弄壞了，因為爲了你不能得到你所要的，便把這麼許多美好的天賦物都拋棄，這是不合理的。我再不必什麼訓責了，因爲我知道你已覺悟，不計較那硬心腸的女人而要做個男子漢了。』

有好幾分鐘大家都不講話。勞萊坐着轉動他手指上的小戒指；露美則在講時所畫的那幅寫生上，加以最後的修飾。她突然把這張畫放到膝上，爽直地說：

『你歡喜這幅畫麼？』

他看了一下，就微笑起來，因爲這張畫實在畫得好，他忍不住了，在草地上的願長而懶散的人像，帶着一副漠然的面容，半開半閉的眼，一隻手拈着一枝雪茄，在這烟上

煙霧繚繞，圍住了這夢想者底頭頂。

『你畫得多好啊！』他說着，大大稱佩她的技巧，接着說：

『是呀，那正是我。』

『這是你現在——這是過去的你，』露美就攤開另一張畫，放在這張的旁邊。

那張不及這張好，但是那張很有生氣和精神，這可補償許多短處，而且使他回想到過去，於是這個青年底臉色突然地轉變了。只是一張粗簡的寫生：勞萊正在制服馬，帽子和外交都脫了，而他堅決的面容，命令的姿態，以及生動的人像上的每根線條，都充滿着能力和意義。那匹駿馬剛才屈服，在緊扣的韁繩的管束下彎着頸項直立着，一隻蹄子煩躁地踢着地，豎起了一雙耳朵，彷彿在聽牠主人的命令。在拂動的鬃毛裏，那騎者底吹飄着的頭髮和直挺的姿態，有一種突然動作的堅毅的氣概，暗示着力量、勇敢、以及青年的朝氣，正和另一張成一個尖銳的對照。勞萊不說什麼；但是在他這張看到那張時，露美看到他一面紅起臉來一面抿着嘴，似乎他已接受她所給與的那點小教訓了。對

於這件事她覺得滿意了，所以不待他說話，她就輕快地說：

「你還記得你和柏克玩耍那天麼？當時曼格和蓓絲恐懼起來，但是荖歡躍着，我則坐在矮牆上替你們寫照。那一天在我畫箱裏看到那張寫生畫，就把它修飾了一下，預備給你看。」

「感激萬分！你近來已有大大的進步了，我祝賀你。五點鐘是你們旅館裏吃飯的時候，你忘了麼？」

勞萊說時立起身來，鞠了一個躬，把那畫片還了她，然後看看他的錶，彷彿提醒她，即使是道德的訓責也該有個結束了。他想恢復他從前的懶散而麻木的神態，但是事實上已早在假裝了——因為實際上所激起的情感比他所承認的更是有力量。靄美感到在他態度上有一重冷淡的陰影，於是自言自語地說：

「現在我已使他不高興了，好，如果這是對他有利的話，我是愉快的——假使這使他怨恨我，那實在抱歉；但是事實既是如此，我也不能收回一句話了。」

他們在回家的路上笑笑說說，小巴布斯德以為他們非常快樂，但是兩個都在平靜中感到難過；那種友誼上的坦白是被擾亂了，陽光裏落下了一個陰影，雖然他們在外表上都很快樂，可是在他們各自底心裏都有一種秘密的不滿。

『我們在今晚要會面麼，我的哥哥？』他們在嬌母門首話別時，靄美這樣問他。

『對不起我有別的事。再見吧，小姐，』勞萊彎下身子似乎要去吻她底手，這隻手對於他是比誰底手都要好。他面上的那些表情使靄美急忙而溫和地說：

『不，對我還是用良好的老禮節吧，勞萊。我情願用英國式的真誠的握手，不願行一切法國式的熱情的敬禮。』

『再見，』他就說出這二個她所歡喜的字，並且握了一下手，在真誠得幾乎痛苦了，勞萊就這樣離開了她。

第二天早晨，靄美並沒有看到往日訪問的人。只是收到一張短簡，這張短簡使她讀起頭時發笑，而讀完時却感歎起來：

「我敬愛的良師：

「請你替我在你的嬌母處告一個別，並且你自己底心裏也可愉快些，因為「懶惰的羅倫斯」已像最好的孩子一般到他祖父那裏去了。但願你有一個快樂的冬季，在凡羅塞上帝賜你一個幸福的蜜月，我想法蘭特會從一個喚醒者處得到益處的。這樣告訴他吧，祝你好！」

「感恩的
德力馬克斯。」

「好孩子！我歡喜他離開此地，」露美帶着贊許的微笑說；可是當她向這空虛的房間閃視一下時，她底臉色頓時沉下了，就自然地發出一聲歎息：

「是喲，我確是歡喜的——但是我沒有了他，怎麼辦呢?!」

十七 陰暗的山谷

當第一次的悲痛完了時，這個家庭又發生了一件不可避免的傷心事。全家人都互相

用了增厚感情的方法，把它樂觀地忍受下去，這種感情是一家人在困厄中的溫柔的維繫。他們都丟開苦痛，各盡其責地共同為爭取這最後的一年的快樂努力。

這屋子裏的最優美的那間房給蓓絲住，並且把她所愛好的東西都放在那裏——花、畫、她的鋼琴、小工作檯子，以及那隻可愛的小貓。父親所最珍愛的書都到那裏去了，母親的安樂椅，苔的寫字檯，露美所最愛好的畫，也是那樣；並且曼格每天帶了她的寶寶作一次愛的巡禮，給蓓絲姨母一些愉快。約翰省出一筆錢，給她購買一些她所愛吃和想吃的水果，這樣使他也可快樂些；老海娜從不煩厭去烹調精美的菜肴，以適應那變化無常的胃口，她一面工作一面流着淚；而從海的那邊也不時寄些小小的禮物和歡快的信來，好像是從不知冬天的大陸上吹來幾陣溫暖而馥郁的微風。

這裏，蓓絲被侍奉得像一個在神龕中的家神，她還是像從前那麼沉默而忙碌；因為沒有東西能變更她溫和而大公無私的天性，即使在準備離開生命的時候，她還要設法使留在後面的人們快樂些。那孱弱的手指從不會怠惰過，而且常常給每天在那裏經過的學

童做些小東西，這也是她底歡樂的一種。從窗口落下一雙手套給一雙紫紅的手，一本夾針冊給一個許多木偶的小母親，筆措給在鍋鈎的林中用功的幼稚的書寫家，小畫報給愛好圖畫的鑑賞家。如果蓓絲需要什麼報酬的話，那末，她已經從容光煥發的小面孔上得到了，這些小面孔常常出現在她的窗口，點頭微笑着，而且她常常收到許多發噱的小信件，佈滿了墨點和謝忱。

那頭幾個月過着非常快樂的日子，蓓絲常常看看四周，說：『這間房子是多麼美麗啊，』那時大家都坐在她那光亮的房間裏，寶寶們在地上踢着叫着，母親和姊妹們都在近旁工作，父親書讀得很開心，好像在這些智慧的古書充滿着善良的和愉快的話，在現在還是和在寫這書的幾百年前一般有用一個小福音堂，那裏一個父親的牧師教導他那羣羊，去學他們所必需學的艱難的功課，要設法講給他們聽那希望是能安慰情愛，而信仰才能解脫俗世的苦痛。簡潔的說教直入那些聽衆底靈魂裏；因為父親底心就是那牧師的宗教，說話時多次的猶豫更使他所說或所讀的辭句增加了一倍的力量。

一切平和的時間都是給他們準備將來悲痛的；因為，不久以後，蓓絲就說那枚針是「這麼重」的話，並且永遠不再拿了；談話使她厭煩，人面使她困惱，痛苦壓服了她，她恬靜的精神也被磨難她孱弱肉體的疾病所劇烈地擾亂了。天喲！這麼沉重的白日，這麼悠長的黑夜，這麼疼痛着的心和懇切的祈禱，當那些最愛她的人看到她祈求似地伸出消瘦的雙手，聽到痛苦的喊聲。「救我啊！救救我啊！」時，心上都加了一個重壓。感到再無救助的力量了。在光潔的靈魂上蒙了一層悲痛的灰幕，青年的生命和死神猛烈地鬥爭；不過兩者都是短促得可憐，不久以後，那自然的反叛過去了，舊的和平回來時比從前更是美麗。

蓓有一個小時從不會離開過她，自從蓓絲說了這麼一句話：「你在這裏，我覺得有力些。」她睡在房裏的一隻臥椅上，常常醒來去加些火，侍候這個很少要東西的病人，而且這個病人是要「努力不使人家煩惱的。」她鎮日在房裏，不願別人去看護蓓絲，對於選她做陪侍的事，覺得比任何事情都要光榮。對於蓓，這段時間實在是可寶愛的，因

爲現在她底心是在領受着必要的啓示；忍耐的教訓給與她時是這些溫柔，使她學習得非
常有效，那衆生的憐憫，那個能饒恕而且能真真忘記非義的博愛的精神，那種使困難的
事變爲容易的責任心，以及那大無畏的真誠的信仰。

常常在她醒來時，她看到蓓絲正在讀那本破舊的小書，聽到她溫柔地歌唱，以消磨
那不寐的長夜，或者看到她把頭埋在手裏，熱淚緩緩地從指隙中滴下來；荇躺着注視她
，思慮得太深沉，簡直連眼淚也沒有了，心裏覺得蓓絲正在用神聖的安慰語，沉默的祈
禱，和她所鍾愛的音樂，在她簡樸而大公無私的路上，努力解脫舊的生命，追求未來的
生命。

這所給與荇的感動比那最聰明的說教，最聖潔的讚美詩，和那最虔誠的祈禱，都要
有力；因爲，許多的淚珠使眼光更是清晰了。一顆心也被最溫柔的悲痛所軟化了，她覺
得她妹妹底人生十分美麗——既無俗事牽絆，又無什麼野心，只是充滿着天生的德行，
這個德行使「嗅着的全是香氣，在塵埃中放出花朵」；那種忘我的精神在俗世是最卑賤

的，但是一到天上就立刻被人所記憶起來了，這是一切人類都是可能抵達的成功。

有一晚，蓓絲向桌上的許多書看着，要尋一點足以使她忘却人間的煩惱的東西，那真是像忍痛一般困難，在她翻閱她向來寵愛的到天國之路時，她看到一張苔底字跡的小紙。那個名字使她底眼瞪住了，模糊的字跡使她斷定這上面曾沾過淚珠。

『可憐的苔，她是睡熟了。所以我不願驚醒她，徵求她同意。她把所有的東西都給我看過，如果我看了這張，我想她是不會怪我的，』蓓絲想着，瞥了她姊姊一下，她躺在地毯上，火鉗在她身旁，預備在木條一散落時就醒來的。

我的蓓絲

『陰影裏坐着忍耐

等候幸福之光的到來，

我們多故的家庭

洗淨被那恬靜聖潔的容采。

人間的快樂，希望，憂鬱

像波紋那樣一霎那破滅，

在那深幽而莊嚴的河流裏

她底雙足正在自願地挺立。

「擺脫人類的關心和苦難，

拋棄了我呀，哦，我的妹妹！

贈與我那德行

美化了你的生涯。

遺我那偉大的忍耐

掌握充裕的力量

痛苦的牢獄

也光照着坦白和靄。

給與我吧，

我正需這些：勇氣，智慧和親熱。

那條義務之路，在你足下

變成了春朝的油磬。

給與我吧，

那大公無私的秉性；

博愛的光芒也射到錯誤的角落，

怒了我吧，溫良的心！

「我們痛楚的雜念

這樣日漸消逝，

學習艱難的教訓，

獲得代替了我浩大的損失，

爲了我曠野之性寧靜

靠那深沉的哀思，

新的靈感輸給

生命，使對未知的信念重生。

「從此安然漂過那聖潔的流河，

我將看到，永遠地，

那邊的河岸上，

等候着一個慈愛嫺熟的魂靈。

悲哀孵育出的希望和信仰，

成了指路的天使

妹妹，你在我之前，

導引到我們最後的家鄉。

這些模糊，塗改，錯誤而且柔弱的字跡給與了蓓絲一個無可表達的安慰，因為她唯一的遺憾是她所做的事還太少；而這好像使她確信她底生命並不是無用——她的死亡不會產生她所恐懼的失望的。在她把一張夾在兩手中坐着時，那燒的短木落下了，苔就被驚醒，看看那火焰，又爬到床邊，心裏希望蓓絲熟睡着。

「沒有睡熟，但是很快活，親愛的，看哪，我把這首詩尋到讀過了，我知道你不是在乎的。我所給你的是否全在這裏呢，苔？」她焦急而謙卑地問。

「哦，蓓絲，真多，真多啦！」若說時把頭伏到妹妹頭邊的枕上去。

「那末我不覺得自己是虛度一生了。我沒有像所寫的那樣好，但是我確曾努力去學好，現在，尚縱使要做好些已是太晚了時，知道有人這麼愛我，實在是給我的一個安慰，並且覺得彷彿我幫助她過似的。」

「勝過世間的任何人，蓓絲。我時時想到我不能讓你去；但是我知自己不會失去你；你會對我比從前更好，死雖然好像會分離我們，可是在實際上是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而我也不再恐懼了，因為我還是你的蓓絲，比從前更愛你更幫助你，這是我可斷定的。你必需替代我的地位，若，當我離去的時候，給父親和母親做一切事情。他們會轉到你身上來的，不要使他們失望，倘使單獨工作感到困難的話，記着我不會忘記你的，你做起來，會比寫內容充實的書籍或者見了世面快樂些；因為愛是在我們離去時可帶去唯一的東西，而且它使人生結束得這麼容易。」

「我願意嘗試一下，蓓絲。」就在那時那地，若聲明放棄她從前的雄心，而獻身於

一個新的更好的，承認其他願望的貧乏。覺得在不朽的愛的信仰中自有幸福的撫慰。

這樣春天的日子來了又去，天空清明起來，大地塗上綠色，花兒以嬌美的同姿挺立起來，鳥兒按時歸來向着蓓絲話別，她像一個疲倦而可信託的孩子，投向自然的懷抱裏，正像父母溫柔地引導她經過了陰暗的山谷，把她獻給了上帝。

除了書以外，很少替將死的人發表可紀念的辭句，看見幻象，或者帶了美化了的面容而長逝；那些曾祝福過許多別離的靈魂的人知道，多數人的死是像睡覺那麼自然那麼簡單。正像蓓絲所希望的那樣，「潮很容易退去」；在黎明前的那段黑暗的時間，在她開始第一次呼吸的懷裏，她恬靜地走近她生命底最後一刻，沒有告別的話，只是親愛地看了一眼，低低地嘆息了一聲。母親和姊妹們用淚和祈禱以及溫柔的手，給她準備那再沒有痛苦騷擾的長眠，以感謝的眼看那不久代替那悲痛的可耐的美麗的安靜，這種忍耐已把他們底心振盪得很久了，並且感覺着對於他們心愛人死是仁愛的天使，不是一個充滿着恐怖的幻景。

當早晨降臨時，因這是許多個月以來一次熄滅燈火，所以啓的處所是空虛着，而房裏又是非常安靜。但是附近的新抽的芽上却有一隻鳥兒在歡樂地歌唱，在窗口上水仙花盛放着，而那春日的陽光流進到那枕上沉默的面容好像在給它祝福。這個面容充滿着無痛苦的和平，那些最愛它的人，用他們淚眼微笑着，感謝上帝，蓓絲畢竟是完美的。

十八 學習忘記

露美的教訓對於勞萊自然有益的，可是他在很久以後才承認；因為女人提出的意見，男人們很少會立刻接受的，直到他們自己感到有這樣做的必要時，這個意見才發生效力。他們依照着這個意見實踐了；如果因而成功，那末，他們只把一半歸功於女人；萬一失敗了，那末，他們就慷慨地把這整個的責任放到女人的身上。勞萊回到祖父那裏之後，非常盡職的過了幾個星期，使那位老紳士聲說尼斯的氣候已使他的健康有可驚地增進了，所以最好再去嘗試一下。那位青年男子却沒有歡喜的地方，只是在他所受到的譏笑

之後，就是費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把他拖回去了；自尊心不應許他這麼做，並且當那種意向非常強烈時，他就增強他底決心，重復地說那句給他最深切的印象的話：『我瞧不起你；去做一點冠冕堂皇的事，可使她愛你。』

勞萊時時想起這件事，所以不久他就承認自己確是自私和懶惰過的；不過在一個人有莫大的憂慮時，他應該沉溺於各種空想中的，直到生活安定之後。他覺得自己受控的熱情現在已經完全消逝；並且，他雖然時時是一個忠實的追悼者，可是沒有機會誇張地著他喪服。若決不會愛他的，但是他可幹些證明他並不會因一個姑娘說「不」就損壞了他一生的事情，來引起她尊敬和稱贊。他已經常常想幹些事情，所以靄美底勸告是十分多餘的。他只是等待，直到那上述的受挫的熱情妥當地埋葬了為止；到了這事情做完了之後，他就覺得自己在預備『收藏起受創的心，依舊耐勞地生活下去。』

好像歌德那樣，當他有所快樂或悲痛時，就把它消溶在歌聲裏，所以勞萊決意把他愛的悲思寄託在音樂裏，作一隻會惹起底柔情而溶化每個聽衆底心靈的詠歌。不久那

位老紳士看到他漸漸暴躁好動，就叫他走開去，於是他就到維也納，那裏他有研究音樂的朋友，以堅毅的決心去從事使自己成名的工作了。但是，或許悲思是太偉大，音樂不足包容，或許是音樂太玄虛，不是以傳出人間的苦難；他不久就發現誅歌非他能力所能及了。他底心顯然還沒有恢復常態，而他的思想還需加以清濾；因為在悲愁的旋律中，他常常彷彿覺得自己在低唱一隻尼斯聖誕節所用的舞曲，那時，他悲劇的作曲就自然地停止了。

於是他就試作一齣歌劇；因為在開始的時候，好像沒有東西是不可能的，但是過了相當時間，就會有預料不到的困難放在前面了。他要著擔任他的女主角，而他自己則努力在他記憶裏搜尋可以當做題材的溫柔的和浪漫的事蹟。但是記憶却變了叛徒，並且，似乎已為那個姑娘的任性的精神所壟斷，只能回想到荇的古怪的行爲，過失，以及惡作劇，這些只是表現她極其無情的態度——如用花布巾包着頭拍蓆子，沙發枕把她圍起來，或者在高密支頭上大澆其冷水——一陣猛烈的大笑把他在努力構結的悲慘的情節整個

破壞了。無論出什麼代價，若都不願被放到歌劇裏去，所以他不得不放棄了她說：『謝吧，她是多麼惱人啊！』他抓抓自己底頭髮，好像已成了一個入了迷的作者。

在他想找別一個稍易操縱的大姐永存於旋律中時；就記起一個最情願擔任的小姐來。這個幻象有着許多面容，不過頭髮常是黃金色的，它包圍在一層透明的雲霧裏，在他腦海中好像盪漾着玫瑰，孔雀，白駒和藍絲帶所堆成的一叢，他並未給那文雅的幽靈以任何名字，不過他已把她引來做他女主角了，而且漸漸覺得她十分可愛起來；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把人間所有的天才和美都獻給她，並且保護她，毫無損傷地通過足以毀滅世間任何女子的危難。

他在有一段時間裏很流連地寫下去，這是要感謝靈感的，但是這件工作漸漸失去了它底興趣，他也忘記寫作了，只是坐在那裏沉思或者慢步於這繁盛的城市裏，想得到一些新資料，一面又可刷新他底精神，所以在那個冬季好像是在未結束的情態裏。他並不會寫得這麼多，但是他却想到過不少，並且除了他自己，某幾種事情的變化，他已意識

到了。『這也許是天才的快要成熟。我等待着，看它的將來吧，』他說時，心裏暗暗懷疑着，或者這不是天才，只是比天才平凡得多的東西吧。有一天，他在皇家戲院看了莫孔爾德所作歌劇的公演，回到家裏，再去看他自己底作品，再去奏一下最傑出的幾部分，坐着仰視那些曼特爾松，裴德芬和巴哈的半身像，這些像也靄然地向他回視；於是他突然把他的音樂稿，一張一張地撕掉，在末了的一張從他手裏飛出去時，他對自己嚴厲地說：

『她是不錯的！才幹不是天才，你不能造成天才的。那音樂把肅清我的虛榮心，正像羅馬把她的虛榮心移去一般，我再不願欺騙自己了。可是我怎麼辦呢？』

那好像是一個很難答復的問題，所以勞萊開始覺得他不得不爲，每日的食糧而從事工作了。

勞萊從前以爲忘記對茗的愛這件事，要費他所有的力量和幾年的時間才能做到；但是，現在他竟發見這件事一天一天的容易起來，不由得大大的詫異了，最初他不相信這

件事，反而有些惱怒，而且不能瞭解究竟是什麼緣故；可是我們這些念頭實在是奇得和事實相反的，因為自然和時間是不顧我們的思考，而是照它們自己底意志從事工作的，勞萊底心不會再痛了；創傷急速他向着痊癒前進，這可使他驚奇極了，並且，他覺得好像用不到設法去忘記，反而要設法去回憶了。他沒有預料到這件事的到來，所以沒有準備好。他憎惡自己，驚愕自己底變易無恆，並且對於是受了一個這麼嚴重的打出而能短時間恢復這件事，惹起一種夾雜着失望和解放的奇異之感。他謹慎地去挑起他失去的愛的餘燼，可是那些餘燼却不燃起一陣火焰；只有一股很舒服，而不會使他陷入狂熱的熱氣，於是他不能不承認那少年的熱烈是緩緩地溶成一種更寧靜的感情了；固然還是非常溫柔而且還有點憂鬱和易怒的傾向，但是這些不久就會過去，而留下一種永不破滅的同胞之愛，那是可斷定的。

當「同胞」兩字通過他幻想中的心上時，他微笑一下，仰視着他前面曼孔爾德的畫像：

『他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當他不能娶一個姊妹時，他就娶另外的，於是他快樂了。』

勞萊雖不會把這話說出來，但是他是想她們的；接着他就吻一下那隻舊的小戒指，自言自語地說：

『不，我做不到的！我並不會忘記，我決不能的。我願再嘗試一下，如果那次失敗了，那末——』

不待這句話說完，他就抓住筆和紙寫信給茗了，告訴她對於她還有變通的一線希望時，他是不能把這件事了結的。她不能，她不應當——讓他到家裏來快活麼？在等候回復時，他不做什麼事，只是會心專意地等候着，因為他是被焦急的熱情所燃燒着了。最後回復到來了，把他底心完全地集中到這一點上——因為茗堅決地表示她不可能而且不應當。她正為蓓絲悲痛着，再不願聽到「戀愛」二字。同時她請求他和另外人找快樂去，在他心裏只要有一角愛他的妹妹茗的影子保存着就好了。在附告中，她請她不要把蓓

絲的壞消息告訴露美。她要在春天裏回家，而且沒有使其她在中間那段時間裏悲痛的必要。那個時間是很足夠的了，勞萊必須常常寫信給她，不要使她感到孤獨，思家或者焦急。

「我立刻願這麼做，可憐的小姑娘，我恐懼她回家會很悲痛呢；」勞萊開了他的寫字檯，彷彿寫信給露美這件事早已在幾星期之前，成了一個合理的結論，不過到現在才執行吧了。

但是他在那天不曾寫信；因為在他檢出她最好的信紙時，他看到一件東西，使他的目標改變了，在寫字檯的一部分，帳單，護照，和各種商業文件堆中，看到幾封荖的信，在別一部分則有三張露美寄來的短簡，用她一條藍絲帶細微地束在一起，放在它裏面的凋謝了的玫瑰無異是香豔的標幟。勞萊帶着一半懊喪一半消遣的心情把所有荖的函件都收拾起，好好地摺起來，依次到一隻寫字檯的小抽屜裏，立了一會，一面好像有所思考地弄着她的戒指，再緩緩地把它脫下來，和信放在一起，鎖上了抽屜，就跑到到壁

斯帝芬教堂做特別彌撒去，彷彿參加過什麼喪儀似的；雖然並不會神志不清，可是以這樣的方式去消磨一天的多餘時間，好像比寫信給斌媚的少女要合理些。

這封信不久就發出去，並且立刻得到回復，因為靄美確是在思家，就極其歡愉地承認了，通訊逐漸繁密起來，整個的初春是有規則地通着信，勞萊賣了那些半身像，把他的樂曲稿當做引火物，回到巴黎去了，心裏希望有人早在那邊等着，他渴想到尼斯去，但是要有人來邀他，他才會去；而靄美却不邀他，因為，那時她已有克制自己的小小經驗，這些經驗使她很想避開「我們的孩子」底喜嘲弄人家的雙目。

法蘭特·蓬已是回來了，她以為那問題一定會有這麼回答：「是的，謝謝你，」但是現在她親切而莊重地却說：「不，謝謝你；」因為在時機到來時，她却消失了勇氣，她覺得有一種比金錢和地位更需要滿足的願望，這樣就使她心裏充滿了期望和恐懼。「法蘭特是一個好人，不過我想起來不是你所歡喜的人」這句話和勞萊說這話時的神情，在她態度上表示出她將爲了金錢而結婚時，都彷彿是自己說的那樣湧現到心上來。她願

望自己能把這種態度收回，而現在又想起來，實在使她十分不安，她要使勞萊不要爲她是一個無情的庸俗的女人，她過去要做社交界的寵兒的心，還不及現在要做一個可愛的女人的一半，他並不爲了那些她說過的話而憎惡她，並且比過去更親切地優待她這件事，使她心裏覺得非常愉快。他的信簡直是一種安慰，因爲家信是非常不規則，就是到來，也沒有他的信所給與她的滿意底一半。這不僅是一種高興，而且是一種回答的義務，因爲自從苔堅持着鐵石心腸之後，那個可憐的人是被棄了，因而更需要人的撫慰。她該努力去愛他——這是不會非常困難的——許多人有了這麼一個青年去關心他們，會十分歡愉得意的；但是苔的行動從不像其他女孩子，所以沒有什麼事情做，只是非常親切地待他像一個兄弟。

如男人間所有的兄弟會像這個時期勞萊所受的那麼相待，那末，他們會比眼前的情況快樂得多了。靄美現在再不加以訓責了，他詢問他關於各種問題的意見；她對於他所經過的每件事都感到興味，送他一點精緻的小禮物，每星期給他兩封信，那些信內充滿

着生動的閒談，手足般的信任以及對於在她周圍可愛的景物的精細的描寫，把兄弟的信隨便放在姊妹的袋裏，讀了又讀，寫得短引起了哭，長了歡喜得去接吻，並且謹慎地把它收藏起來，很少的兄弟受到這麼寵愛的，我們並不願提起，靄美確是多少做過這些愛好而愚拙的事情的。但是她在那個春天顯然地臉色蒼白而心情悲觀起來，失去不少她對於社交的興味，而常常獨自出去寫生。當她回家時，從沒有許多可給人們看的東西，我不敢說，她只是在研究自然；她在凡羅塞平台上又着手坐了幾個鐘頭，或者茫然地構起種種幻想——一個刻在墓碑上的勇敢的武士，一個戴着帽睡在草地上的青年，或者一個鬚髮的女郎，穿着華麗的服裝，挽着一個頹長的紳士在舞廳裏閑步，她倆底面龐依照藝術中最新的風氣都塗得很模糊，這是安全的，可是並沒使她完全滿意。

她的姨母以爲她懊悔給與法蘭特的答復；並且靄美對她否認無用，說明又不可能，所以只有隨她所喜歡的去想，自己則關心着這件事，就是勞萊應該知道法蘭特是已到埃及去了。她所告訴勞萊的話只是這麼一句，但是他是瞭解的，並且儼然地說：

『我早已決定她是思考得很仔細的。可憐的老傢伙，我體驗過這些；我可以表同情。』

他沉重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彷彿他已把過去的義務完全放出似的，把足架上了沙發，閒逸地欣賞靄美的信了。

這些變化正在海外展開的時候，家裏已經發生了不幸的事情；但是信裏只是說蓓絲是死亡了，而不要給靄美知道；及到第二封信給靄美知道時，她的姊姊的墓上已長滿碧油油的青草了。這個悲痛的消息，她是在凡佛得到的，因為五月的燠熱使他們離開了尼斯，慢慢地經過熱拿亞和意大利湖旅行到瑞士去。她忍耐得非常好，並且十分服從家裏人底意旨，並不縮短她的旅程，因為，既然和蓓絲話別已是太晚，還不如留幾天，讓人看到這同事去減輕她的悲哀。但是她底心却是非常沉重的——她恨不得立刻回家去；所以她每天眺望着湖面，等候勞萊來安慰她。

不久他果然來了；因為給他們的信是同樣而且同時付郵的，不過他是在德國，要費

好幾天工夫才得接讀，他讀了這封信，就整理好行裝，和同伴們告別，帶着一顆充滿着歡愉和悲哀，希望和猶豫的心，踐諾地離開了那裏。

他對於凡佛是很熟悉的；船一到埠頭，他就沿着岸忽忽地到宏業飯店去，因為賈洛家人都住在那邊。他到那裏時，恰巧賈洛全家人都到湖上玩耍去了，所以他非常失望——但是並不，也許在御花園裏還有漂亮的小姐。如果先生不憚勞苦，坐下來的話，那末，一霎時她就會降臨的。可是先生連「一霎時」也不肯等待，話未說完，他就動身親自去找小姐了。

在那可愛的湖畔，有一個美麗的舊式花園，粟子在頭上瑟瑟地作響，長春藤隨地蔓延，那高塔的黑影橫臥在水面上。寬闊的矮牆底一角上放着一把椅子，這裏是靄美常常來讀書或工作，或者以周圍的美景來寬慰自己的地方。那天她正坐在這裏，頭靠在手上，帶着一顆思家的心和一雙沉重的眼，懷念着蓓絲，一面又思考勞萊不來的原因。她不會聽到他經過那邊院子，也不會看到他停留在從地道到花園來必須經過的那個拱廊裏。

他立了一會，用一種嶄的眼光看着她，他看到從前沒有一人曾看到過的那個靄美底品性底溫柔面。在她周圍的一切都默示着愛和悲哀——那封蘸了墨漬的信在她衣兜裏，黑色的帶繫在她底髮上，面部顯露着女性的痛苦和忍耐；甚至她頸間所懸的檀木十字架對於勞萊也是悲痛的，因為那個十字是他送給她，而她就作為唯一的飾物。如果他關於她的接待有所懷疑的話，那末，在她抬起頭來看到他時，這些懷疑定會煙消雲散的；因為，她一看到他就不顧一切東西的掉落，向他跑去，口裏帶着確定的愛和渴望的音調喊着：

「哦，勞萊，勞萊！我早知道你會來的啊！」

我想那時每件事都說了，都解決了。那深色的頭掩護地彎着在那皎潔的面上，他們這樣默然地站了一會，靄美就感到沒有一人能像勞萊那樣安慰，體貼她了，而勞萊也確信世上只有靄美這個女人才能代替着，才能使他快樂。他並這麼向她表示；但是她也並不失望，因為倆都意識到這個事實，都滿意了，而且欣然地在沉默中消磨了其餘的時間。

不久靄美回到她原地方去；那時她揩乾了淚，勞萊收拾起散亂的紙片，他看到那裏有破舊的函件和精美的寫生，無異於一個幸福的預示。當他在她身旁坐下去時，靄美又怕羞起來，回憶起剛纔熱烈的接待，臉上立時浮起玫瑰一般的紅色。

我忍不住啦；前幾天我感到這麼孤寂，這麼憂鬱，看到了你，真是快活呀，我抬頭看到你，又驚又喜，正因為我恐怕你不來啦，她說着，想說得十分自然，可是沒有效果。

『我得到了消息，馬上就動身的。你爲了失去親愛的小蓓絲，一定很悲痛，所以我希望能夠安慰你，可是我只是覺得，而且——』他再說不下去了，因為他也頓時紅起臉來，不知怎樣說才好。他謁望着靄美會把頭放到他底肩上，並且告訴她要痛快地哭一場，可是他不敢，所以他只是捏住她底手，把它同情地緊握一下，這一握可比說話更有意義啦。

『你用不到說什麼——這已夠安慰我啦，』她柔和地說：『蓓絲現在是很快樂了，

我們決不要希望她回來；可是你怕回家，固然我切望着看到他們。我們現在不要講到這些吧，這會引起我哭的，我要使你在這裏得到快樂。你不必就回去，你一定要去麼？」

『不去，如果你要求我的話，親愛的。』

『我早想要求你啦！姨母和弗洛是非常和愛的，只要你好像家庭中的一分子，那末，你一定會得到很好的安慰。』

靄美底說話和面容都像一個心裏充滿着歸思的孩子，使勞萊即刻忘了他底羞澀，把她所要的一切都給他——她慣受的愛護，和她所需要的歡快的談話。

『可憐的小寶寶！你好像已悲哀得幾乎病啦，我會看顧你，所以別再哭啦，和我談談走走吧——風很冷，靜靜地坐着，會吹出病來呢，』他用一種靄美所歡喜的半是撫慰半是命令的語調說，他就沒精打彩地戴上了帽，挽起她底手臂，在那新抽芽的栗樹下和照着陽光的路，散起步來。他底腿覺得非常舒服，而靄美有了一個壯健的男子依靠，一個親熱的面孔向着她微笑，和聲聲親切而歡樂的語音對她一個人講話，所以她也感到

非常愉快。

賈洛夫人一看到這位姑娘改變了面色，她就抓到一個新的認識，自言自語地說：「現在我完全明白了——這個孩子一向在相想着年輕的羅倫斯啊。天吶！我從來不曾想到這種事件！」

這位好太太，實在明達得值得稱贊，她不說什麼，也不流出一點教導的話，只是誠恐地留勞萊逗留幾天，並且要求靄美陪他消遣消遣，因為這樣對她會比這麼冷寞有利得多。靄美確是個柔良的典型，姨母的時間給弗洛佔去了大部分，所以就由她陪着勞萊，並且款待得非常週到。

在尼斯，勞萊懈怠度日，靄美曾譏笑過他！在凡佛，勞萊從未偷過懶，只是常常散步，騎馬，划船，或者讀書，非常起勁；同時靄美也贊成他所做的事，而且盡可能地學着他的榜樣。他說這個變動是由於氣候的緣故，她並不反對，因為她喜歡有一個擬似的藉口去解釋她自己恢復了健康和精神這件事。

新鮮的空氣對他倆都很有益，而且時時運動也使他們底精神上和肉體上都產生壯健的變動。在這些永存的山上，他們似乎得到了更清晰的人生和服務的見解；那些新鮮的風吹去了頹唐的疑惑，荒誕的幻想，和憂鬱的煙霧；那春日和暖的陽光誘起各種富於朝氣的見解，溫柔的希望和快樂的思考——好像這個湖洗去了過去的煩惱，而那『巍峨的山向他們仁慈地依視着說：『小孩子們，互相愛好吧！』

不管有什麼新的悲哀，這還是一個非常快樂的時期——這麼快樂，使勞萊不禁要用一句話去擾亂它了。他對於自己所確信的初次也是最末了一次的戀愛的創痛，治療得這麼快，心裏納罕了好一會，他想到茗的妹妹幾乎和茗一樣，就用這個想頭來安慰他自己，來寬恕自己，彷彿不忠實的行為，並且確信自己對任何其他女人的愛要發生像對茗那麼迅速那麼健全，一定是不可能的，這一切來得這麼自然，沒有人會加以指摘，而且他知道每個人都會快樂，就是茗也是如此。不過在我們初次的熱情被粉碎了後，從事於第二次的嘗試時，就會謹慎深思了；所以勞萊一時一刻享樂着，讓時光流去，等候機會到

來，那時他要說出那句結束他初次而且最甜蜜的豔史的話了。

他曾幻想過，這句話將在月光下的花園裏，以一種極其雅美而適宜的態度說出來；可是事實剛與這個幻想相反，因為這件事，是在白天的湖上，以一種簡短的辭句結束的，他們把一個上午都消磨在泛舟上，從朦朧的聖金高爾夫到陽光輝煌的蒙特魯，一邊蹲着綏佛地方的阿爾帕士山，一邊站着聖伯納和米地底高峰，美麗的凡佛城處在山谷裏，勞萊在這處的小山上，頭上是無絲毫雲跡的青天，足下是深藍的湖面，點綴着一葉富有畫意的輕舟，好像一隻鼓着翅膀的白鷗。

他們划過智隆時，談起龐尼佛；他們仰視着喀拉倫，講到盧梭，那邊是他寫海羅伊斯的地方。他們都不曾讀過這部書，不過他們知道它是一個戀愛故事，而且各人都暗暗地想着，那部書底趣味有否及他們自己的一半。在這短短的沉默時間裏，靄美弄了一回水，而當她抬起頭來時，則見勞萊靠在槳上出神，這種表情惹起她焦急地說：

「你一定累了，休息一會吧。讓我來划；運動運動也好，自從你到這裏來以後，

我簡直懶得要死。」

「我並不累，可是如果你歡喜，分一個槳去吧。雖然我幾乎坐在中間，還是有空的，不然船就不能維持不了平穩啦，」勞萊回答着，彷彿他很喜歡這樣安排。

靄美覺得自己並無怎麼幫助過，於是她就坐了座位的四分之一，搖了一下頭，把頭髮遮了半面，伸手去，接了一個槳。她划得像做其他的事那樣純熟。雖然她用雙手划，而勞萊只用一手，可是划得很合時節，所以那隻小舟很迅速地滑向前去。

「我們合划得多麼好啊！是麼？」靄美說着，她那時不再默然無言了。

「這麼好，我希望我們能常在一隻船裏。你願意麼，靄美？」非常溫柔地。

「好的，勞萊！」語聲非常低。

於是他倆都停住了槳，而不自覺地給反映在湖中的景色，添了一幅人類底戀愛和快樂的美麗的小圖畫。

十九 孤寂

孤

當自己專注於另一個人，同時心靈爲一種甜蜜的例子所澄清的時候，那是很易於去允許做一番克己的功夫的；但是當那柔和的聲音歸於沉寂，日常的功課完畢了，那些可愛的音容都已消失，留下來的惟有寂寞與憂懷，如是感到難於踐守她的約言了，她怎樣才能「安慰她的雙親」，當她自己的一顆心還在無已時的痛惜着她的妹妹？她怎樣才能「使得這家庭和樂」，當它所有的光采溫暖和美好似乎都已因蓓絲的離去而消失；在這個大的世界上，也能「找到什麼有用的快樂的工作去做」去代替那種無須報酬的愛的服務呢？她試試地在盲目的絕望的盡她的職責，暗中却在不滿意，因爲她微小的歡樂因之減少，她的負擔更加重了，生活也一天比一天的困苦，這些看來都是不公平的。有些人似乎得到光明，而有些人却得到黑暗；的確，這不是公平的，因爲她比靄美更努力，但是永未得到報酬，除了失望，煩惱和艱苦的工作，

寂

可憐的荇啊！這真是她黑暗的日子，因為如絕望一類的東西籠罩到她的身上來了，當她想到將消磨了她的一生在這寂寞的屋子裏，致力於一些平庸的瑣事，一些又稀少又可憐的小小的快樂，和那些永遠也不會減輕的責任。「我不能這樣做，我不是註定過這種生活的人，我知道，要是沒有人來幫助我，我會要脫離和做一些絕望的事的」她自言自語的說，當她第一次的努力已告失敗，同時她陷入了那種喜怒不常可憐的境地，當堅強的願望無可如何的被屈服了時，這是常常有的。

但有真有人來幫助她了，雖然荇沒有立刻認出她的好天使來，因為她們帶着那種習見的形態，和用着那種最適合於可憐的人類的簡單的語符。她常常在半夜裏驚醒起來，以為蓓絲在喚她；可是一見到那張小的空牀便使她噙泣，帶着不可抑制的憂愁，「哦！蓓絲，回來吧！回來吧！」她同時張開她的兩臂，這並沒有落空；因為她的母親聽見了她的噙泣正如她以前聽見她妹妹最低微的耳語一樣，便過來安慰她了。不僅言語的慰藉而已，還有那些含有忍耐慈愛和眼淚的撫愛，都使人感到這些都是比荇所有的痛苦更深

切的，以及繼續的低語，比祈禱更爲動人，因爲好的順從已聯繫了自然的愁慮。神聖的剌那啊！當靜夜中心與心之密語，變悲哀爲幸福，洗脫了憂愁，增強了熱愛，在母親的庇蔭之下感到這裏，若感到她的負擔似乎輕鬆了，責任甜蜜些了，生活也看來很可忍受些了。

當痛着的心得了一點安慰，煩惱的心情也像我得了援助；因爲有一天她走到書齋，倚在那以恬靜的微笑來歡迎她的灰白色的頭上，她很謙卑的說：

『爹爹，和我談談像您和蓓絲談的一樣吧。我比她更需要這個，因爲我一切都是錯的。』

「親愛的，沒有比這個更使我快慰的了。」他回答道，聲音帶着微顫，兩手抱着她，好像也需要幫助，而且毫不畏怯去求取它似的。

如是，若坐在緊貼着他身旁蓓絲的那張小椅內，告訴他她的煩惱，近來她的憂愁，沒有結果的努力使她失了勇氣，爲了缺少信仰心使得生活看來如此黑暗，以及一切悲哀

的昏迷，如我們所謂爲絕望的。她完全相信他——他給她她所需要的援助，如是在這樣的舉勤之下兩個人都找到安慰；因爲這個時期已到來了，那時他們能夠在一起相談，不僅爲父女的關係而已，而且像男人和女人的關係一樣，有力量而且樂於彼此互助，本着互相的同情心和互相的摯愛而努力。在這茗喊作「一個教徒的禮拜堂」的舊書齋裏，那裏有不少快樂的和深思的時間，而且從此中她帶來了新的勇氣，恢復了愉快，以及一種較謙順的精神，因爲父母們已經教訓過一個孩子應當毫不怕死，現在又試着去教另一個去接受不失志和沒有疑慮的生活，同時用感激和力量去使用它的許多美好的機會。

對於茗所有別的幫助——平凡的，有益的責任和娛樂，它們對於她的服務都是不可否認的，並且她也漸漸的見到了而且知道了它們的價值。掃帚和抹布從此不再是討厭的了，因爲蓓絲曾經使用過它們；似乎她管理家務的精神還遺留在那小時拖子和舊的掃帚周圍，這些是永未被丟開過的。茗用它們的時候，她發覺得自己在哼着蓓絲常常哼着的那首短歌，並且在做着蓓絲的一定的法子，這裏那裏的擺佈着使得每樣東西都新鮮而穩

便，這是去使得家庭快樂的初步工作，雖然她并不知道這些，一直等到漢娜很稱心的搓着手掌說：

「你這會想的人，你知道我們少不了那可愛的小綿羊，所以這樣的幫忙。我們不用多說，可是我們見到了，上帝時降福與你，看吧他定會的。」

當她們在一起縫紉的時候，若發覺到她的姊妹曼格是多麼的進步了；她多麼會說話，她知得多麼深切關於好的婦人們的欲望，思想和情感，在她的丈夫與子女之間她是多麼的快樂，而且他們又多麼肯互相幫助。

「結婚到底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真懷疑是否我能達得像您一半的好，若是我去嘗試的話，」若道，當時她正在那紛亂的育兒室內為杜米做一個風箏。

「這正是你所需要的，這樣才能把你的溫柔的女性的天性發發出來，若。你好像一個栗子球，外面有着刺，裏面都是絲一般的柔軟和一顆甜的仁，若是有人能夠把它剝開來，總有一天愛情會使你露出你的心來，那時那粗硬的壳便將脫落了。」

孤

寂

『嚴霜會剝開一個栗子球的，太太，而且把它們費力的搖落下來，男孩子們跑去拾取了，被他們裝到袋裏我是不在乎的，』苔回答道，一面在糊着那風箏，恐怕什麼大風也不會把這風箏放起來的，因為苔把她自己做一個垂錘繫着在一起。

曼格笑了，因為她很高興的看到苔的舊的光芒了，但是她感到這是她的責任去盡力申辯以堅定她的這種意志；這樣才能使這種姊妹間的談話非為徒然，特別是曼格最有效力的兩個論辯，便是苔所深愛的那兩個小寶寶。憂愁常是有些人心靈最好的啓發者，苔的心也是快要被人搜着了；再多一點太陽光果實便將成熟，如是，不是男孩子們不耐的搖撼，而是一個成年人的手伸去輕輕地從栗球裏探了下來，找到那完美的甜蜜的仁。若是她疑心到這個，她便會閉得緊緊地，而且將比以前更為刺人；幸而她沒有想到她自己，所以時機一到，她便落下來了。

假若她是一篇道德故事書中的女主角，她應當在這個時候已變成得很偉大了，屏絕世界，戴上過情的冠，袋裏帶着勸世文，四處去做好事。但是你看苔并不是這個女主角

孤

寂

；她不過是一個在奮鬥的女子，和其他女孩子一樣，她由着自己的性子做着，有時憂愁，有時使氣，有時毫無規歷，有時大有作爲，按着各種情境相殊。那是很好的，有人願去爲善，但是我們不能立刻就做到，必須得經過長期的，堅強的羣策羣力，在我們之中已有人立足於正路之前。若已達到這麼遠了，她在勉力的盡她的職責，若是她不如此便覺不樂；但是要愉快的做去——啊，這是另一件事了。她常常說她要做些光榮的事，不管如何困難；現在她已達到她的志願了——因爲有什麼比致力一生於其父母更好的事嗎？努力使他們得到家庭快樂如像他們曾使她快樂一樣。而且，若是過了困難之事而需要更大的努力時，有什麼比這個更難的事嗎？當一個勤勞的，有志氣的女孩子犧牲她的一切希望，計劃和欲望，爲了去使別人快樂的時候。

命運果真聽了她的話；這裏有一件工作，並不是她所希望的，但還要好些，因爲她自己原沒有這個份兒；現在是否她能做呢？她決定要去試試；而在她初試中，她找到了上面所說過的各種幫助。除此她還找到了另一種，她受取了它——不是一種報酬，而是

慰藉，好像一個基督徒得到了新的精力一樣，當他爬到所謂困難山上在一個亭邊休息了好一會兒。

「爲什麼你不再寫作，那不是常常使你快樂的嗎？」有一次，她的母親對她說，當茗被絕望所籠罩着的當兒。

「我沒有心像去寫作，便是我寫了，有誰留心我的東西呢。」

「我們會看的；爲我們寫不好嗎，不要管世界上的別些人，試試看，親愛的；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很好，而且會使我們很歡喜的。」

「不要相信我有這樣的能力。」可是茗仍然打開了她的抽屜，開始翻動她未竟的文稿。

一小時後，她的母親偷偷地進來，見她正穿着她那黑色的圍裙，全神貫注的在寫作，這使馬煦夫人微笑了，輕輕的溜開，非常高興於她的建議的成功。茗連自己也不知發生了一些什麼在這故事面裏，它直打動了讀者們的心；因爲，當她的家人們讀了之後，

都爲之哭，爲之笑，她的父親把它送到一家著名的雜誌上去，這非常違反了她的本意，可是，大出她的驚異之外，不但這篇被錄取，而且還請她繼續投稿。當這個小故事發表了之後，許多人寄信來，他們的稱贊都可引爲殊榮，報紙都爲之轉載，不論識與不識都同聲贊美，這樣一個短篇，都得到了大的成功；這使茗大大的驚異，比她以前的小說會同時招致稱頌毀譽爲更甚。

『我真不解；什麼力量竟能使這麼一篇簡短的故事，使許多人這樣的贊賞它呢？』她說道，非常迷惑地。

『這篇故事中含着真理，茗，這就是它的秘密；幽默與至情使它栩栩如生，而且你的文筆已經成功了。你寫時並沒有名利的想念，而把你整個的心置之於文章中，我的女兒；你已嚐過了苦處，現在甜蜜來了；努力吧，快樂起來，我們也爲你的成功而愉快呢。』

『果真我寫的這篇東西是好的或是含有真理，這都不是我的力量；這一切都應歸功

於您，」母親和蓓絲，荇說道，非常的被她父親的話所感動，比外界任何分量的稱賞還要過甚。

所以，因了愛與愁的啓示，荇寫了許多短的小說，她送它們到各處去爲它們自己和她結交友人，覺得這世界對於那些可憐的漂泊者原是很仁慈的，因爲他們是被人很仁愛的歡迎着，而且還送了許多慰藉的表示給他們的母親，正像一些很盡子職的孩子們，他們都爲好運道所籠罩着。

當靄美與勞萊訂婚的信到了，馬煦夫人很怕荇會爲此無以自慰，但是她這種顧慮馬上便已冰釋，因爲，起先荇看來很憂愁，但她終處之平靜，而且懷着滿腔的希望與計劃爲着「這對孩子」，在她讀這信的第二遍之前。這封信好像是一首兩人合唱的歌，在裏面各人以情人似的恣態互相讚美，讀時令人愉快，想來令人滿意，因爲沒一個人加以反對的。

「你喜歡嗎，媽媽？」荇說道，當她們放下了那寫得密密的幾頁而互相望着的時

候。

「是的，自從靄美寫信來說她已經拒絕了法蘭德，我便是這樣的希望着。我當時已覺得她已擺脫了你所謂的「年利精神」，她來信中有意無意間的提示，就使我疑心到愛情與勞萊終有成功的這一日。」

「你多麼的精明啊，媽咪，而且你多麼的沉默；連一個字也沒有告訴過我。」

「做母親的要去料理許多女孩子時，她們是必需要有銳利的眼和謹慎的舌的。我有一半是怕你曉得了這種意思，在事未定之前，便寫信去道賀他們。」

「我不是以前那麼的荒唐了；你可以相信我，現在我已很知事而且很夠謹慎的去接受任何人的信託了。」

「你是這樣，親愛的，我早就應該告訴你的，只是我怕你會痛苦，你要是知道了你的台迪已愛了另一個人的話。」

「母親，是否你真這樣想？我竟如此自私自利，在我拒絕了他的求愛之後，當時他

若不是最好的，也是最新鮮的。」

「那時我已知道你是很誠摯，若，但是我後來曾想過要是他再回來，再向你求愛，也許你會覺得還是給他另一個答覆來得好了。原諒我，親愛的，我不願見你這麼孤獨，而且有時候你的眼中好似有一種渴望的神情打入我的心裏；所以我幻想着你的孩子能填滿這個缺陷，若是他在再試試的話。」

「不，母親，現在這樣很好，而且我很高興露美已知道去愛他。但是有一樣你是對的；我太孤寂，若是合迪再來試試的話，我也許會這樣說「好」，這不是爲了我愛他些了，而是我把被人愛一事看得重了一點比較當他離去的時候。」

「我很高興，若，因爲這表示你在進步，愛你的人很多，所以現在試試以父母姊妹兄弟朋友和小寶寶爲滿足，一直等到最好的一個愛人來給你以你應得的報酬。」

「母親們便是世界上最好的愛人；但是，我不想湊在媽咪的耳邊說，我願各樣都去試試。這是很希奇的，但是我越想用各種自然的情感去滿足自己，我像需要得越多了。」

我不知道一個人的心能夠收進這許多——我的心是這麼的善於伸縮，到現在，它好像從沒有滿足過，何況我是常以我的家庭爲滿足的；我真不懂。」

「我却懂得，」馬煦夫人聰明的笑了，當時荅正翻讀着那些信箋，在看露美說到關於勞萊的事。

「那真是可愛的完美，像勞萊的愛我一樣；他不是易於流露情感的；也不多說關於這方面的事情，可是我能從他的言行中看到和覺得，這使我是多麼快樂多麼羞愧啊，我好像是換了一個人。以前我從不知道他是這般的美好，寬宏和溫良，從他讓我明瞭了他的心以後，我才發覺到他是滿儲着高尚的願欲，希望，和意志，而我是多麼的驕傲去佔有它啊。他說他覺得彷彿他「現在可以和我一伴在大海中同舟共濟，載着滿船的愛以爲船壓。」我祈願他將如此，而且努力地使我自己能符他之所望，因爲我以整個的心靈和力量愛着我這勇敢的船長，而且永不離棄他，只要上帝肯讓我們在一起。哦，母親，我從不知道這世界竟會是天堂一樣，當兩個人互相愛着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那冷寞的寡情的凡俗的靄美呢！真的，愛情做出來的事都是一些奇蹟。他們必定是非常，非常快樂的啊！」荇於是很當心地把這些綵絲有聲的信箋放好，好像一個人掩上了一本愛情小說，它使他一氣讀完，如是他覺得他自己又很孤獨的回到這草草勞人世界上了。

不一會，荇慢步登樓，因為下雨了，她不能再去散步。一種紛亂的情緒把捉了她，那舊的感覺又回來了，這不比以前的那般苦楚，而是一種憂思的忍耐的詫異，為什麼在姊妹之中，有一個已得到她所求的一切，而另一個則否。她也知道，這是不合真理的，而且想把它放開，但是對於情感自然的欲望太強，而且靄美的歡樂促醒了她，使她渴望着去得到一個同心相愛的人當上帝肯讓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到了樓頂，荇的徬徨的躑躅才止住。在那裏有四個小的木箱排在一列，每一個箱上都有它的主人的名字，裏面都乘滿着兒童時期和少女時期的紀念物。荇注視着它們，當她看到了她自己的。一個如是，倚着她的下頷在它的邊上，呆望着那零亂的一堆，一竟到

一束舊的練習本引起了她的注視。她把它們抽了出來，開看了一下，使她記起了在仁慈的基耳克太太家裏過着的那愉快的冬天。起初她微笑了，接着她看來若有所思，接着像很悲痛，及至她讀到了那封教授寫的短柬，她的嘴唇開始顫動了，練習本都從她的膝上滑了下來，她坐在那兒儘望着那些含有情誼的字句，好像它們有了一種新的意念，而且觸着了她心中柔嫩的一點。

『等我一會吧，我的朋友，我或許慢一點，但是我一定會來的。』

『哦，假若他會這樣！他常常對我是如此的仁慈，好意，和忍耐；我親愛的費力茲呵！當我得到了他時，我不曾看得他的一半重，可是如今我是如何想着他啊，因為別的人好像都在離我而去，於是我是這麼的孤寂。』

於是若緊緊地持着那張小紙，好像它是一張待着兌現的期票，她倚着她的頭在一個舒適的破袋上，嗚咽着，好像在和屋頂上的兩點聲相應和。

這一切是自憐，寂寞，或卑下嗎？或者這是一種情感的蘇活？它在忍耐着等待時機

和它那被感動者一樣。誰能說呢？

二十 驚異

在薄暮中，苔孤寂的躺在一張舊沙發上，望着爐中的火光沉思着。這是她消磨黃昏時光最好的方法；沒有人來打擾她，她常常躺在這裏倚在蓓絲的那小的紅色的枕上，遐想着一些故事，或者作許多夢想，或者想着她的妹妹的溫柔美好，好像她從沒有遠遠的離開她。她的面部看來很像很疲倦，憂愁，無甯說有一點悲傷；因為明天是她的生日，她想起了日子是過得多麼的快，她是已多麼的老，而她的所為却是一無成就。差不多廿五歲了，而毫無可以顯示之成績——這個，苔是想錯了；因為這裏已有許多可以看到的成績，而且次次她都看到了，並且她還對它很感激呢。

『一個老處女，這就是將來的我了。一個從事文學的獨身者，以筆為偶，以小說為家庭為子女，二十年後，也許有一點小小的聲名；像可憐的約翰遜一樣，但那時我老了』

，不能享受它了。寂寞，分與誰人？能自立了，但那又有什麼用呢。唉！我不需要做一個寡情的聖者，但也不願做一個自私自利的壞人；我敢說，老處女們是很舒服的，當她們習慣了以後；但是——』想到這裏，啞嘆了一聲，好像這種情況不是很動人的。

很少是這樣的，起初，三十歲看來好像是廿五歲的女子們一切事情的結局；可是它看來并不如此的壞，而且一個人很能得到快樂，若是他自己有什麼足以依藉。女孩子們在廿五歲時便開始說到要做老處女了，可是暗地裏却決意不做；到三十歲時，她們不再說及，可是默默地接受這個事實；而且，要是覺得了，便自寬自慰的去回想着她們曾有過二十年有爲的和快樂的光陰，在那個時期內她們從容的長大。不要笑那些獨身者，親愛的女孩們，因為在那端莊的衣飾之內，有着一顆藏着溫柔，和哀豔的青春之火的心在跳着；而且默默地犧牲了她們的青春，健康，志向和愛情使得那憔悴的容顏在上帝的目前呈着美豔。就是對那些憂愁的，寡情的姊妹們也應當仁慈的顧及，因為她們失去了她們一生中最甜蜜的時光若不是爲了他種原故；而且，憐憫地看待她們，不要加以藐視，

年輕的女子們應當記着她們也有失去青春的一日：她們的紅顏不能長駐，銀絲也將顯耀於那金黃色的美髮之中，而不久之後，仁慈與尊敬將與現在所有的熱愛和讚美一般的甜蜜。

先生們，或者應說孩子們，您們應尊敬老處女，不管她們是如何的貧困，樸質和拘泥，因為騎士的風度是敬老，扶弱，和服侍婦孺，不論階級，年齡和種族。只用記着那些仁慈的姑母們，她們不僅大驚小怪的教訓你，而且看護你，撫飼你，而常不受你的酬謝。她們會幫你做了許多繁瑣之事；她們常常從她們小小的儲藏中，給你以「賞賜」；那些有耐性的老指頭會為你縫紉；那些老腳會願為你奔波；記及這些，那末你將感激的給予這些可親的老婦人以些微的注意，而將承受這些婦人的愛於她們的一生之中。明眸的姑娘們是更容易去看到這種特質，因而將特別的歡喜你們；如果死神，這唯一足以分離母子之關係的，來擾你打劫了你的一切，你必能找到一種和善的歡迎和像母親一般的撫愛，從幾個拍力絲茜納姑母那裏得到。她們會為那世界上最好的人，在她們寂寞的老

的心事，替他留下最溫暖的一席之地。

若必定已睡覺了（我敢說我的讀者們也是這樣的在這個時候），因為忽然勞萊好像鬼一樣的出現在她的面前了。一個有形質的活鬼俯向着她，帶着那種常見的面容在他有許多感覺而不願易去表示的時候。不過，像珍妮在小歌中一樣

『她沒有想到那是他』

在帶着驚駭的靜默中，她躺在那兒注視着他，一直待他俯下來吻着她了。如是她認清他了，跳起來，快樂的喊着：

『哦，我的台迪！哦，我的台迪！』

『親愛的若，現在，你高興見我嗎？』

『高興！我的幸福的孩子，言語都不足以形容我的快樂呢。靄美呢？』

『在曼格的家裏，你的母親已把她留住了。我們便路在那裏停了一會，我的妻便被她們包圍了。』

「你的什麼？」荇喊道：因為勞萊說這兩個字的當兒帶着一種無意間流露出來的驕傲和滿足，這些都使他爲之迷戀。

「哦，這些魔鬼！現在我已做成它了，」他看來是如此羞愧，因此荇像閃電般的往下問他了。

「你已去結了婚了？」

「正是，恕我，我不過是只一次而已」；他如是跪下來表示懺悔的合着掌，但面部却滿是詭詐，欣喜，和勝利的表情。

「真的結婚了？」

「謝謝你，千真萬確的。」

「啊，憐恤我們！以後你會做出什麼更可怕的事來呢？」如是荇倒在她的椅子上，喘着氣地。

「一種本質的，但不是恭敬的道賀罷了，」勞萊回答道，仍然帶着那種下流的態度

，不過却顯耀着滿足的光輝。

『你能希望些什麼呢？當你像賊一般偷偷地爬着進來，像這樣的露出了你袋裏的貓腳，給人大大的駭了一跳的時候。起來，你這可笑的孩子，告訴我關於這一切吧。』

『一個字也不，除非你讓我回到我的老位子上，並且答應不攔阻我。』

茗聽得，笑起來了，這是她長日沒有的事了，她表示歡迎地拍着沙發，帶着懇切的聲音對他說：

『那舊枕頭在樓上，現在，我們不必要它了；你看吧，台迪。』

『聽到你喊我「台迪」是多麼的悅耳啊；除了你，沒有第二個人這樣叫我了；』如是勞萊非常滿意的坐下來。

『靄美怎樣叫你？』

『我的天。』

『對，這正是她的說法，你到很像；』如是茗的眼睛顯明的迷惘了，她覺得她的孩

子比前更可人了。

那枕頭已不在了，不過這裏仍然留有一道防綫；這是時期，別離，和心境轉變所組成的一道自然的防線。兩個人都覺到，相向的呆看了一會兒，好像有什麼屏障投下了一些微的陰影籠罩着他們。然而，這很快便已消失，因為勞萊帶着一種假作的莊嚴說道：

「我像不像一個結了婚的人和一家之長呢？」

「一點都不，而且你永不會這樣的，你已長大了些，也漂亮了些，但你仍像以前一般的無賴。」

「現在，實在的，若，你應該尊敬我一點，」勞萊說道，他聽了若的話感到無限的快慰。

「我能怎樣呢，當我想到你已結了婚，已成立了，我能夠忍住那忍不住的可笑嗎？」若回答道，她臉上的笑靨引得他們又笑了一陣，如是停下來帶着那愉快的舊有的姿態暢快的談着。

『在這樣的寒冷中，你可不用去接靄美，因為馬上她們便要來了；我不能等待；我希望我就是那個告訴你那奇事的人，有這個「優先權」，好像從前我們爭牛酪時一樣，我們常常這麼說的。』

『果然你是這樣的，你常搶着說你的故事從那錯的一頭倒講起。現在，好好的說來，告訴我它是怎樣發生的，我很想知道呢。』

『吓，我做這件事原是想靄美高興的，』勞萊開始說道，眼光一閃，這使得茗叫起來了：

『胡說入道；靄美做這件事來使你高興的。往下說吧，先生，要是你能夠，講真話吧。』

『現在她開始要扮母親了，這不是很有趣去聽她這樣說嗎？』勞萊朝着爐火說，那火光一明一暗好像表示很同情的樣子。『這一切原是一樣的，你知道，她和我就是一個。我們原計劃着和賈洛家一同回來，可是在一兩個月以前，他們忽然變卦了，決定要

在巴黎再過一個冬天。但是祖父却要回家去；他是想使我高興，可是我不能讓他獨自動身，但我却又不能離開露美；而且卡洛爾夫人受了英國人那種毫無意義的要少女伴侶的觀念，不肯讓露美和我們同行。所以爲解決這困難起見，我說讓我們結了婚吧，這樣我們便能做我們想做的了。」

「自然，你是這樣的；你常常使一切都適合你意。」

「不常的；」勞萊的話像有什麼使得若很快的說道：

「你以後怎樣得到姨母的同意的？」

「那真是一件難事；但是，在我們之間，我們終於把她說服了，因爲我們有許多很好的理由在我們這一方面。我們來不及寫信和告別了，不過你們本都歡喜的，并且也早已答應了的。而且這不過是「愛惜時間」正如我妻所說一樣。」

「我們不是爲這兩個字很驕傲嗎，而且我們不是很喜歡去這樣說嗎；」若搶着說，轉身向着爐中的火，看着那熊熊的火光，它似乎燃着了她那黯淡無光的雙目。她覺得非

常愉快。

「一些些，或許；她是那麼一個迷人的小婦人，我對她真不能夠抵抗我的驕傲。現在再講下去吧，姨父母都在那裏爲我們配合；我們是已如此的相合，我們是難捨難分，而那種完美的辦法使各方都感方便；所以我們便這樣做了。」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和怎樣的情形？」荇問道，帶着一種女子特有的興趣和好奇心，因爲她對這個一點都不明白。

「六星期以前，在巴黎的美國領事館內。自然，那是一個很清靜的婚禮；因爲即使在我們的快樂當中，我們也不會忘記親愛的小蓓絲的。」

當他這麼說時，荇便握着他的手，勞萊輕輕地摸着那小紅枕，這他記得很清楚的。

「爲什麼事後你不讓我們知道呢？」荇問道，帶着安詳的語氣，當時他們已坐了一會兒。

「我們想使你驚異；在先，我們原想一直回家，可是那親愛的老人家，在我們結婚

之後，發覺到他不能夠在一個月之內預備好，最後，要我們到各地我們所喜歡的地方去消磨我們的蜜月。靄美有一次會叫瓦爾洛塞作一個相稱的度蜜月的家，所以我們便到那裏去，是那麼的快活覺得那是人生僅有的一遭。我相信，在玫瑰叢中，不是也含有愛的嗎！

好一會兒，勞萊說得像忘了荅似的，荅也很高興的聽着；因為他告訴她這些事時是那麼的隨便和自然，使她相信他完全忘了那些舊恨。她想縮回她的手；但是，好像勞萊已猜着了她那半意識的動作的想念，他緊緊的握着它，而且帶着一種她從不會見過的男性的莊嚴說道：

「荅，親愛的，我要講一件事，然後我們把它永遠放開。當我在我的信內告訴你，我說靄美對我是那麼的好，但同時我說將永不停止對你的愛；可是愛情是轉變了，而我也已知道這樣是比較好。靄美和你在我的心中轉換了位置，就是這麼一回事。我想這是註定了的，而且自然而然的會如此的，若是我等下去，如你所盼望於我的一樣；但是我不

能忍耐，所以我很悲痛過一些時候。那時我還是一個孩子，固執而暴躁；那是很費了好一番功夫才能使我認識到自己的過錯的。因為這的確是一個錯誤，若，如你所說，經過了一番狂妄之後，我自己才覺得。照我的話說來，有一個時候，我的心真是輾轉不安，我不知道我最愛誰些——你和靄美，而且想兩個都去愛；但是我不能；及至我在瑞士見了她，一切都似乎立刻很清楚了。你們兩個各得了你們正當的地位，於是我深深的感到在締結新交之前，以先斷舊情為好；那末我便能真誠的分配我的心於妹妹若和妻子靄美之間，而熱誠的摯愛着她們兩個。你相信嗎？我們能恢復到舊日的歡愉，如我們初相識時一樣嗎？」

『我相信的，用我全個的心靈；不過，合迪，我們不再是年輕的孩子們了，那舊日的歡愉不能再有了，我們也不必去希冀它。我們現在是男人與女人了，有着嚴肅的工作要去做，因為玩耍的時間是已過去了，我們必得拋開嬉戲。我想你一定明白這些；我見到了你的轉變，而且你也會覺得我也如此；我將拋開我的孩子，可是我將更熱的愛那個

男人，并且更加的讚美他，因為他就是那個我所希望於他的人。我們不能再是嬉戲的小侶，不過我們當如兄弟姊妹一般，盡我們一生之中，互相友愛，互相幫助，我們不會嗎？勞萊。」

他沒有說一句話，但是握着她的手，把自己的臉貼在那上面好一會兒，感到在那幼年熱戀的墳墓中，產生了一種美好的堅強的友誼，來為他們兩人祝福。為了她不願將來有一個不愉快的家庭，當時茗很愉快的說道：

『我真不能相信你們這些小孩子們真結婚了，而且就要去管理家務了。奇怪，我為露美扣誕圍和當你玩皮時扯住你的頭髮，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一樣。多可怕，時光是飛得怎樣的快啊！』

『可是這些孩子們中，還有比你大的咧，你用不着裝這老祖母的口吻。我自以為是一個「長大的男子」像披谷特說台維的一樣；要是你見了露美，你會要覺得她是一個早熟的嬰兒呢。』勞萊說道，很要笑的望着她這種母親般的神氣。

『也許你的年齡稍許大一點，可是在知覺上我比你大多了，合迪。婦人們常是這樣的；去年是那般困苦的一年，我覺得我像有四十歲了。』

『可憐的荇！我們離開了你讓你一個人去忍受那些困苦，然而我們却在快活。你老些了；這裏一條紋，那裏一條紋的；除非你笑時，你的眼睛看來是那麼的憂鬱，而且當我摸着這坐褥時，我看到了上面有着淚珠。你已忍受得很多了，而且一個人忍受着它；我是怎樣一個自私自利的獸類啊！』勞萊抓着他自己的髮很痛悔的樣子。

可是荇却只將那不忠的枕頭翻轉來，勉強的用一種愉快的聲音回答他：

『不，我有父親和母親幫助我，那些小寶寶們安慰我，和想到你和靄美平安而快活的想念，使這裏的一些煩惱都易於忍受。有時候我是很孤寂的，但是我敢說那對於我是好的，而且——』

『你以後永不會如此了』勞萊搶着說，用手抱着她，好像是去爲她防禦各種人間的罪惡。『靄美和我不能沒有你而過下去，所以你必定要來而且去教那些「孩子們」去管

理家務，每樣東西都分一半，正如我們以前一樣，並且讓我們來愛護你，使一切都因快樂而幸福。」

「假若我能這樣，那當是很快活的。我開始覺得我已年輕了許多；因為，一切我的煩惱都像飛去了當你來了的時候。你常是一種安慰，台迪」；如是茗倚着她的頭在他的肩上，正如幾年前當蓓絲臥病時勞萊求她扶住他的一樣。

他俯視着她，懷疑她是否還記得那個時候，但是茗却在自己微笑着，好像她的煩惱都因他之來都真已消逝殆盡。

「你仍然是原來的茗，剛揩去了淚珠，隨着便又笑了。你現在看來有點調皮了；祖母，那是什麼呢？」

「我在想你和靄美怎樣過着的。」

「像天使們一樣！」

「是的，那是自然，當初總是如此，但是誰支配着誰呢？」

『現在，我到不以爲意的來告訴你那是她支配我；至少我讓她這麼想，你知道，這使她高興的。以後呢，我們將輪流着，因爲他們都說，結婚減去了一個人一半的權利，却增加了一倍的義務。』

『你將和你起頭一樣的過下去，而靄美將支配着你之一生。』

『她做得那麼不現一點痕跡的所以我沒有想到我會介意呢。她是那種善於支配人的女子，老實說，我到是很喜歡這樣的，因爲她把一個人繞在她的指上如一縷絲一般的柔軟和巧妙，而使你感到在那時她是在施你以恩惠呢。』

『終我一生我將看見你會是一個樂於怕老婆的男子！』茗喊道，舉起她的雙手。

那是很有趣的去看見勞萊高聳他的兩肩，對這種嘲諷加以藐笑，當他帶着那種「堂堂一表」的神氣來作答時。

『靄美對於這方面是有素養的，而我也不是那種順服的人。我們能互相尊重各人的人格，決不會強暴或爭吵的。』

茗很喜歡，心想這種新的氣概是很適合的，但是這孩子長成得太快了，因為她在欣愉之中却也帶着惆悵。

「我很知道的，你和靄美永不會爭吵，像我們以前一樣。她是太陽，而我是風，寓言上說，太陽比風能支配人，你記得嗎？」

「她能叫他喘息正像她使他溫暖一樣。」勞萊笑道。「在泥司時我聽過她一頓訓話！我可告訴你那是比你的揶揄還要利害些。我將來會告訴你這一切的，但她却永不會，因為，她告訴我她輕蔑我和替我羞愧之後，她却又愛上了那她所輕蔑的人，而且和那無用的人結了婚。」

「多麼的卑下啊！嗯，要是她虐待你，你來，我會保護你的！」

「我看來是需要你的保護的，是不是呢？」勞萊說道，他站起來，忽然從莊嚴而變為愉快，當他聽得了靄美的聲音在喊道：

「她在那裏？我親愛的老茗在那裏？」

全家的人都聚攏來了，每一個人都被抱住了吻了又吻，費了不少的力，才使得這三個漫遊者坐下來，使得大家看着和歡躍着。勞倫斯先生仍然是以前那麼的康健，而這次國外的旅行，也使得他和旁人一般的得了不少進境，因為那種嚴峻看來也大部消失了，而那種舊式的禮貌，經過了一番磨練，更顯得比以前尤為和靄。當他喊這年輕的一對時，那是很有趣的聽他得意的喊着「我的孩子們」；尤其好的是靄美以媳婦的情感和義務去對待他，這很取得了那老人的歡心，更好的是勞萊圍繞於這兩者之間，欣賞着他們所構成的這美麗的圖畫，好像永不厭倦。

曼格望到了靄美之後，才覺得她自己的衣服并沒有一點巴黎的式樣，這使年輕的馬煦夫人在年輕的勞倫斯太太之前完全失了光彩，這位「太太」竟是一位又聰明又雅秀的婦人。若想着，當她望着這一對時，「他們站在一起是多麼好看啊！我沒有說錯，勞萊已經找着了那美麗的完好的女人，她將為他成家立室遠勝於那笨而老的若，而且這使他感到驕傲，而不是痛苦。」馬煦夫人和她的丈夫帶着愉快的容顏相向的點頭嘆賞和微笑。

，因為他們看見他們最年輕的一個孩子也已做得很好，不僅是塵世上的一些事，而且那麼豐富的愛情，親信和快樂。

因為靄美的面部滿露着柔和的光采，這表示着她心懷的恬靜，她的聲音內帶有一種新的溫柔，而那種冷寞的固執的態度已變為文雅與端莊，這兩者都嬌婉而可人。沒有一點虛偽來污損它，而她那種態度的誠摯與甜蜜比那種新的美豔和舊的端麗尤為動人，因為這立刻指出她已變成了她所切望變成的一個賢淑的婦人。

「愛情為我們這小女孩盡了很多的力了」她的母親的，柔和的。

「她一生已有了一個好的榜樣在她之前，我的愛，」馬煦先生轉過頭來輕輕的說，親切的望着在他旁邊的那消瘦的臉和那灰白色的頭。

苔茜呆呆地望着她這「小姨母」，並且捱着她像一只小狗纏着那柔媚的妃子一般。苔米却腳踏着打量着這位新親，在他立即去接受那些賄賂之前，那是些從伯尼帶來的很誘人的木熊。可是她被一種側面的運動招致了無條件的投降，因為勞萊知道如何去運動

他的。

「年輕的人，當我初次得到和你相交的榮耀時，你便在我面上敬了一拳；現在我嚮要那種紳士式的滿足！」如是這位高個兒的姨父便前去把這小姪兒在空中拋擲着，雖然很損失了他那哲學家的威儀，可是却很歡悅了他那幼稚的心靈。

「她不是從頭到腳都穿着綾羅嗎？那不是很美的嗎？看她坐在那裏和提琴的美好。而且聽一羣人叫這小靄美做勞倫斯太太，這不是夠有味的嗎？」老海娜喃喃的在說，她忍不住只管要去從那推門裏去偷看幾眼，當她正在那裏安排食桌，以致於弄得七糟八亂。

憐憫我們，他們在怎樣談着啊，先這個，如是又另外一個，而後大家談到一堆，企想着把三年來的事在半小時內說到。幸而茶水備好了，得以使他們暫告休息，不然他們真會聲嘶力竭，要是再這麼談下去的話。是如此快樂的大家擠進那小小的餐室去！馬煦先生是那麼驕傲的衛護着這位「勞倫斯夫人」；而馬煦夫人却驕傲的靠在「我的兒子」

的臂上；那老紳士却挾着茗揆在她的耳邊說「現在你是我的女孩了」，同時朝那火爐旁的空角一望，這使茗也附着他的耳邊說，嘴脣顫動着，「我想去填她的缺，先生。」

那對雙生兒在後面跳躍着，覺得千年好運已在目前，因為每個人都忙着和那些新來的人在一處，讓他們隨心所欲吵亂，你會想到他們很會利用這個時機的。他們不是偷吸那茶，便是把那薑汁麵包塞滿袋裏，還取了一片熱餅干，并且，最大膽的，他們還每人取了一塊糖小餅塞到各人的袋裏，讓它們擠碎了，這教訓着他們人性和餅原是一樣脆弱的！懷着偷糖果的罪名，心裏很怕爹爹的銳利的目光會看穿那藏着臟物的薄紗，如是這一對小犯人便靠着他們的「外公」，因為他並沒有戴眼鏡呢。靄美，她被人傳送着像點心一樣，倚着她的公公勞倫斯的臂回到客廳去；其餘的人也如前一般一對對的去了，只留下茗一個人沒有一個伴侶，她起初并不以為意，因為她站下來在回答海娜的急切的問語：

「靄美小姐是不是要坐她的蓬車，和用那些藏着的美麗的銀盤呢？」

「就是她坐六匹白馬的車子，吃食用金盤，天天穿戴着金鋼鑽和細花邊也不用希奇。在合迪的心中沒有一樣東西能配得上她的呢。」茗回答道，帶着無限的滿足。

「沒有比這更好了！你要肉餅或魚球做早餐嗎？」海娜問道，她很聰明的把詩和散文合起來。

驚
異

「我不要，」說罷茗便把門關上，覺得食物在這時候是一個不合宜的題材。她站了一會兒，望着這一羣人上了樓，等到苔咪的穿方格褲的短腿爬過了最後的一級，突然一種寂寞的情緒很強烈的籠罩了她，使她用糊模的眼光環視着週圍，好像是想找着什麼可以靠靠地，因為就是合迪也冷落了她了。假如她已知道一些什麼生日禮物是一分鐘一分鐘的近前了，她不會這樣向自己說的，「在我臨睡之前我會要小哭一下；現在憂悶是不行的。」如是她抽着手去拭了拭眼睛——因為她那男孩子的習慣，是從不知道她的手巾在那裏——而且強勉的笑着，這時走廊上傳來了一陣敲門聲。

她急忙的打開了門，定睛的望着好像另外一個鬼又來嚇她了，因為那兒站着一個強

壯的有鬚的男人，從黑暗裏望着她好像黑夜裏的太陽一樣。

『啊！拜爾先生，見到你我真快樂啊！』茗喊道，一把抓住他，好像她生怕這黑夜會吞了他似的，在她能引他進來之前。

『我特來看馬煦小姐——不過不對，你們正有許多客——』這教授踟躕不前了正當樓上傳來了許多的人聲和足舞的音響的時候。

『不是的，我們並沒有客，不過是家裏人罷了。我的兄弟和妹妹剛剛回來，因而我們都是很快活的。請進來，參加我們吧。』

『雖然是一個極會交際的人，我想拜爾先生必將按禮辭去，改日再來；但是他怎能辦到當若已把他後面的門關起來，而且搶去了他的帽子的時候？也許她的臉上有什麼和此有關，因為她忘記了去掩飾見到他的愉快，而且大方的表露出來，使這個孤寂的人也為之不能自禁，因為這種歡迎超過了他最大的希望。』

『假如我不是討厭的不速之客，我很願意高興的見到他們。你有病嗎？我的朋友』

他突然的問着，因為，當若替他掛衣的當兒，燈光照在她的臉上，他看得了有點異樣。

『不是病，不過是疲倦和憂愁罷了；自從離別你以後，我們有過一些苦惱的事。』
『啊，是的，我知道了！我的心也為你抱痛當我聽到了這個消息』；如是他再和她握手，帶着那種同情的容顏，使若感到好似沒有比這種仁愛的目光更能使她安慰的一樣，還有那熱烈的緊緊地一握。

『父親，母親，這是我的朋友拜爾教授』她說道，臉上和聲調裏帶着那種不能按捺的意和快慰，這使她幾乎像在吹着大號，而且開門時也是那麼有勁的。

假如這生客對乎他的是否被接待有什麼疑問，立刻它們便已被一種誠懇的歡迎他所接到的所解釋明白。每一個人都很仁愛的歡迎他，起初是爲了若的關係，但很快的他們便都感到自己也很歡喜他。他們也似不能自制，因為他帶來了那使得人人都開心的密訣

，使這些純樸的人們立刻都對他表示好感，爲了他的窮，所以對他愈加友愛，因爲貧窮使得生活於其上的人們富足，而爲真正柔遠的精神的一種真的護照。拜爾先生環顧四週像一個旅人敲一家不相識者的門，當它開了時，便覺得到了自己的家一樣。孩子們都纏着他像蜜蜂之就蜜罐；而且，各人占據了一個膝頭後，便開始用幼年人的玩皮的大膽，而去搜他的衣袋，拉他的鬚鬚，和檢查他的時計。女人們都互相的傳遞着讚許的目光，而馬煦先生，覺得得了一個知己，開他那最精美的糧庫以招待客人，沉靜的約翰只是高興的靜聽着他們的談吐，一句口都不開，而勞倫斯先生竟捨不得去睡了。

假若若不爲別的事忙着，勞萊的舉動必定會使她發笑的；因爲一種微弱的刺痛，不是妒忌，而是一些疑慮，使這個年青人起先站得遠遠的，以一種親切的留意去觀察這新來之客。但這沒有維持很久，他便感到很有興味，而不知不覺之間，也加入了這個團體，因爲拜爾先生在這種快樂的氛圍中很起勁的談着，使他也感到公平。他不大對勞萊說話，但他常常望着他，而且在他的臉上掠過了一陣陰影，好像正在痛惜着自己已逝去

的青春，當他看見了這年青人的壯盛。如是他的目光急切的朝茗一轉，若是她見了，她一定會有以回答這無言的咨詢；但是茗，得當心她自己的眼睛，而且，感到它們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她還是謹慎的把它們凝視在那她在縫着的小襪上，像一個典型的處子一樣。

間常偷看一眼，像在風塵僕僕之後飲得了一點甘泉，因為那斜的窺視在顯示給她幾種吉兆。拜爾先生的面部已消去了那種心不在焉的神情，而且在現時看來是興致勃勃的——真正又年青又漂亮，她這樣想着，而忘記了拿勞萊去和他打比，像她平常待於陌生人一樣，這是他們大大的妨礙。如是他看來非常的鼓舞，雖然古人的喪儀——他們的談鋒轉到了這裏——并不是一個使人興奮的題材。茗感到得了勝利似的，當台迪沒有辯過他，她望着她父親那垂神的面容自己想着「要是每天有這麼一個人像我的教授一樣的和

他談話他會怎樣的開心啊！」還有一次，拜爾先生穿了一套黑色的新衣裳，使他看來比平常更文雅。他那蓬着的髮剪過了，而且刷得很光亮，但這不能維持得很長久，因為，

在興奮的當兒，他便把它們攪亂得叫人發笑，他常常是如此的，而若却喜歡那樣子，覺得比常常的好些，因為她以為那使得他那美好的前額看來更為威儀。可憐的若，她在怎樣的崇拜着這平凡的人啊！雖然她靜靜地坐在那兒編織，仍然沒有讓一點點——即使微至拜爾先生袖上的一副金扣，也沒有逃過她的注意。

『真是可愛的老東西！就是他去向人求婚，也不會再比這考究了，』若自語着！如是她從這些字句中，忽地有一種感覺使得她的頰是那麼的紅起來，使她只得故意拋開她的絨線球，而使裝去拾取，以便藏匿她的臉部。

然而，這種策略有如她所希望的成功；比喻的說，因為在那把火掩熄的舉作中，恰巧教授拋落了他的火把。他追去拾那藍色的絨球，自然的，這使得他們的頭很重的碰撞了一下，火星碰裂，兩個人都紅着臉笑起來，絨球沒有拾到，各歸原座。

沒有人知道那談到何時，因為海娜早已將那兩個小孩輕輕的帶出，象兩朵玫瑰色的罌粟花向人點着頭，勞倫斯先生也睡去了。餘下諸人圍在火爐邊，儘自談着，不管時間

的滑過，一直到曼格，她心裏念着怕苔茜會翻出了床外，而苔咪因研究火柴的構造，會將她的睡衣燒着，便起身先去了。

『我們應該像從前那麼的唱起來，因為這一次我們又復聚在一起了。』苔說道：覺得暢快的吶喊是一種安全而快樂的宣洩，對於她那靈魂裏的勝利的情緒。

他們并不都在這裏，但沒有一個人感到這話是不合或不對的；因為蓓絲似乎仍和他們在一起雖然目不可見，但似乎比前更可愛；因為愛情所促成的不可分離的團結，即是死神也不能攻破。那小椅仍然在它的老地方；那整潔的籃子，裏面乘着她沒有來得及做完的活計，仍然擺在它常常擺在那裏的架上；這些可愛的器具，現在很少人碰它了，一點都沒有移動過；在它的上面，蓓絲的臉龐，安詳而又帶着微笑，如昔日一樣俯視着它們，像在說，『快樂吧！我在這裏呢。』

『彈鋼琴吧，靄美；讓他們聽得你進步得多麼快了，』勞萊說道，他對於這位高足不無驕矜，但這是可原諒的。

驚

異

可是靄美輕輕的說道，滿含眼淚，當她轉動那已舊了的小凳：

『不要在今晚，親愛的；今晚我不能表演啊。』

但是她仍然彈了幾曲，燦爛而又純熟，因為她唱着蓓絲的那些歌，聲音中帶着柔美的音調，這些雖名師亦不能傳授，使聽者之心有一種更甜蜜的感覺，迥非別種感動所能給與。室中是靜寂非常，當那嘹亮的歌喉唱到了蓓絲所最喜悅的一節最末的一行，忽然中斷。這是很難於去說：

『世上沒有憂恨，為天所不能療！』

如是靄美靠着她的丈夫，他正站在她後面，覺得她的歸來，沒有蓓絲的一吻，是不十分美滿的。

『現在我們來一個彌能的歌作結吧，因為拜爾先生會唱這歌的，』茗說道，因為怕這種沈默會使人感傷；如是拜爾先生滿意的「咳」了一聲以清其噪，走到茗所站的那角上，唱着：

『你要和我一起唱；合唱時我們能唱得好些。』

這原是一種樂意的開玩笑，因為茗對於音樂的認識，還比不上一個紡織娘草蟲；可是即使他提議唱一整篇歌劇，她也會應允的，囀唱着下去，全不管節拍和音調好了，這沒有多少關係，因為拜爾先生唱得那麼感人和吭爽；而茗不久便已把音調壓低，這使她能聽到那優柔的歌聲，覺到這似乎是爲了她一個人而唱的。

『君知否香繡綻苞之土何在？』

這當是這位教授所喜唱的一行；可是他現在似乎在沉住着，用那特別的熱誠和愉快加於這些字句之上：

『那兒，哦那兒，我可能與君作伴，』

『哦，吾愛，行否；』

聽衆中有一人是如此的被這優柔的邀請所感動，使她忍不住要說她知道這地方的，而且無論何時他願去的時候，她極願與他同伴。

這歌唱得到了極大的成功，歌唱者顏顏復歸原座，滿戴着光榮。可是幾分鐘以後，他完全忘了自己的態度，凝視着靄美在戴上她的帽子——因為荅介紹她時僅說「我的妹妹」而且在他來以後，沒有一個人叫過她的新名。他更糊塗了，當勞萊帶着他那文雅的态度和他告別時，說道：

『我和我的妻子很高興能遇到你，先生；請記着在對街常常有一個歡迎在等待你的。』

如是這位教授誠懇的向他道謝，而且看來忽然充滿着滿足，使勞萊想到他實是他所遇到過的最有趣的一個老東西。

『我也要走了；但我很願再來，如果你應許我，親愛的太太，爲了一點小事我在這城裏還有幾天耽擱。』

他對馬煦夫人說，可是却望着荅；母親的聲音和女兒的眼光都給了他以懇切的同意；因為馬煦夫人很明瞭她的孩子們的興趣的。

『我想這是一個很聰明的人，』馬煦先生帶着滿足沉重的說道，他正站在火爐邊的地毯上，客人都走了。

『我知道他是一個好人，』馬煦夫人加上一句，很肯定的說，正當她在開那鐘的時候。

『我想你們會喜歡他的』若只說了這麼一句，便溜開到她的寢室裏去了。

她不知拜爾先生到底爲了什麼事到這城裏來，最後才肯定的他必是有了很大的榮耀被派到什麼地方去，但是他謙虛的不肯說出來。假使她已看到他的面容，在他的房裏，當他望着那照片上的一個嚴肅而剛正的年輕女郎，披着豐滿的髮，她看來在望着那渺茫的將來，那末它也許能給這難題以稍許的光明，特別是當他熄滅了燈光，在黑暗中吻那照片的時候。

一一一 主人和太太

『對不住，母親太太，你能把我的妻借給我半小時嗎？行李已經來了，我想找一點我要的東西，差不多把靄美那些從巴黎帶來的美服都弄燬了，』勞萊說道，當第二天進來時，他看見勞倫斯太太坐在她母親的懷裏，好像又變成小寶貝了。

『當然可以；去吧親愛的。我忘記了你還有別的家呢，除了這個，』如是馬廝夫人握着那戴着婚戒的白玉般的手，像是在求他原諒，爲了她自己母親的貪慾。

『要是我能弄好它我不會過來的；可是我不能料理下去沒有我的小婦人幫我，比如一個——』

『風鷄不能沒有風，』看見他促住了，茗便想了這麼一個譬喻；自從台迪回來以後，茗又十分的變得她原來那麼的俏皮了，

『的確的，因爲靄美常常使我朝着西方，間或一陣風使我轉向南邊，而且自從我結婚以來，還沒有朝過東方；北方的事簡直一點都不知道，所以總是溫暖而又爽快的，是嗎？我的太太。』

「一竟天氣都是很好的；我不知道這種好天氣能支持多久，但是我并不怕暴風雨，因為我正在學習怎樣去駕駛我的船，回去吧，親愛的，我將替你找到那個脫靴板；我想你定是爲了它把我的東西亂翻啦。男人們是這般不成用的，母親，」露美說，帶着一種端莊的神氣那使得她的丈夫很爲喜悅。

「你們定當下來後，你們將做些什麼呢？」茗問道，替露美扣好了披風，正如她以前替她扣抹胸一樣。

「我們有我們的計劃；現在我們不想多說，因為我們還是這樣很新的新人，但是我們却不想去過安逸的日子。我想專心去做一些能博取祖父歡心的事業，使他明白我不是那種無用的人。我需要那種能使我安心一致去做的事。我已倦於閑曠了，很想去有一番大丈夫的事業。」

「露美呢，她想做些什麼？」馬廛夫人問道，勞萊的決心，和語氣的堅強，很得了她的歡心。

「做完了內部的家務以後，戴上了我們最好的行頭，我們將使你驚奇於我們的在大廳裏招待賓客，那些貴賓都被邀請過來，而且我們將在全世界上，散佈那些有益的勢力。大概是這樣了，不是嗎？貴太太」勞萊問道，帶着一種嘲笑的神氣望着露美。

「將來會曉得的。來吧，無賴，不要當了我家裏人這樣喊我，怕難為情的！」露美答道，她相信如要在社會上坐上皇后的寶座，先應當在家裏做一個好妻子的。

「這些孩子們在一起看起來多麼起勁啊！」馬煦先生在旁觀察着，這一對年青人去之後，竟使他無心去看他的亞里士多德了。

「正是，我想這種情形是會長久的，」馬煦夫人加了一句，臉上帶着安閑的神氣，好像一個領港把船平安的駛進了港內一樣。

「我知道是會經久的。快樂的露美啊！」若嘆了一聲，却又快慰的微笑起來，因為拜爾教授匆匆的推開門進來了。

黃昏以後，當他的心已不用牽掛到那脫靴板，勞萊突然向他的妻說道，那時她正匆

匆匆忙忙的跑來跑去，處理她那些新的珍飾：

「勞倫斯太太」

「我的好人？」

「那個人很想娶我們的茗呢！」

「我希望如此；你呢，親愛的？」

「呵，我的愛，我看他的的確確是一個大丈夫，但是我總希望他年青些和富足一點。」

「啊，勞萊，你不要太苛求和太流俗了。要是他們相愛，那是毫無關係的，不管他們怎樣老和怎樣窮，女人並不是爲了錢而結婚的——」靄美縮住了口，因爲下文忘記了，如是她望着她的丈夫，他却故意鄭重其事的說道：

「自然不是的，不過你不是也聽到過有些漂亮的女孩子們說過她們有時候是爲了金錢的嗎。若是我記得不錯的話，你有一次也想到過那是你的職責去對一門富親；也許，

這可以說明你爲什麼才嫁給我這麼一個無用的人的。」

「哦，我的親愛的孩子，不要，不要這樣說！當我答應你時我忘記了你是富有。我一定會嫁給你即使你沒有一個錢，而且有時候我簡直希望你是窮的，那可以使我表現出來我是多麼樣的愛你；」於是靄美——在大庭廣衆之間她是很端莊的但在家庭之中她却是很嬌媚的——給了她所說的話以確實的證明。

「你總以爲我還是以前那麼一個鄙陋的人嗎，是不是？我的心會要碎的，要是你不相信我。即使你在湖裏做一個船夫過活，我也會很高興和你一個船上過着呢。」

「我是一個蠢人和禽獸嗎？我怎麼能這樣想，當你爲了我拒絕了一個富人，而且不會讓我給我所願給你的一半，當我有那個權利的時候？女孩子們每天如此做，可憐虫啊！并且被教導着以爲這是她們唯一的出路；但是你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有時候我難也爲你危懼，但是我并不失望，因爲這個女兒很遵守慈母的庭訓的。昨天我這樣的告訴了媽媽，她看來非常高興和感激好像我給了她一張百萬元的支票，由她盡量去揮霍似的

。勞倫斯太太，你不在聽我的道德的講話呢。」如是勞萊停住了，因為露美的目光雖釘住在他臉上，却有一種不大注意的神氣。

「是的，我聽見的，同時我在稱羨你頰上的那個酒渦呢。我不願使你虛偽，但是我得承認我非常驕傲我有這麼一個美麗的丈夫比他所有的錢為甚。不要笑，剛是你的鼻子對我就是一種安慰呢，」如是露美輕輕地摸着那優秀的身材帶着欣賞的滿足。

勞萊在他的一生中曾受過不少的讚美，但是沒有一個合他的心意，他明白的表示過，雖然他曾笑過他妻子的那種特別的嗜好，可是她慢慢的又說了：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親愛的。」

「自然你可以。」

「若是荅嫁了拜爾先生，你會難過嗎？」

「呵，這就是使你煩惱的嗎？是不是？我想那酒渦裏有什麼使你稱心的。我不是
一只槽裏的狗，不過是一個活着的最快活的人，我可以保證你，我能帶着一顆輕快得如

我鞋跟一般亮的心在著的婚禮中參加跳舞。你相信嗎？我愛。」

靄美望着他，很滿意的；她最後一點點的妒忌疑懼從此永永消滅了，於是她向他稱謝，臉上充滿着熱愛和信任。

「我希望我們能爲那老教授幫一點忙。我們不能夠爲他找着一個富戚嗎？等他在德國死了以後，留給他一筆小小的遺產。」勞萊說道，他們正攙着臂在那長長的客廳裏徘徊着，好像他們樂於爲此，在回憶着那花園中相會的情景呢。

「若若是發覺這件事，會把一切都弄壞的；她非常以他自豪，便因爲他是，像昨天她說過她以爲貧窮是一樁美事。」

「祝福她那好心腸，她不會這麼想的，要是她嫁了一個文學家的丈夫，而且有着大打小教授們等着幫助的話。現在我們不要去干預，但是留心等着機會，不願他們怎樣給他們好些轉過來。我欠了若一部份給我的教育，她相信各人應還他們的光榮的債的，所以我將用這個方法去報答她。」

『有力量去幫助人家是多麼快樂的啊，不是嗎？這是我常常所夢想的，有這種力量去慷慨贈與；謝謝你，這夢想竟成真了。』

啊，我們有許多好事情做啦，不是嗎？這是我特別高興去幫助的一種貧窮。街頭的乞丐們常被人體恤着，可是可憐的斯文的一羣却款待得很壞，因為他們不會乞求，而且人們也不敢去給予施與；然而幫助他們的法子，仍然很多，若是一個人能知道怎樣去不露痕跡的施捨，那不會觸怒他們的。我可以說，我情願去幫助一個破落的君子人比較去幫助一個阿諛的乞兒；我想這也許是錯的，但是我要這樣做，雖然這比較艱難一點。

『因為這要一個君子人去做的，』這家庭讚美團的另一團員加上一句。

『謝謝你，我很怕我不配這種美好的稱讚。但是當我在外洋閒遊時我要說，我看見了許多聰秀的年青人不顧各種各樣的犧牲，而且忍受着真正的艱苦，那使他們終於實現了他們各種的夢想。光榮的人們啊，他們有幾個，像英雄般的努力，又貧窮，又孤立，可是充滿了勇氣，忍耐，和志，這真使我自愧，常使我想給他們一點正當的有益的幫

助。能去幫助這些人真是人生一大滿足，因為如果他們有真才實學，為他們光榮的服務，不讓它們蹉跎消沉，譬如缺少了柴而使罐中的水不能長沸一樣；如果他們沒有真才，去安慰他那些可憐的靈魂，使他們不致感到失望，這也是一種快慰。」

「的確如此；另外有一班人他們不能乞討，只好暗中忍受痛苦；我很知道一點，因我也是專於這一階級的，在你使我成爲一個王妃之前，如像舊故事中國王對那乞女一樣。有志氣的女孩子們都有一個困苦的神期的，勞萊，她們儘是望着青春，健康，和一些寶貴的機緣失去，僅僅爲了當時缺少了一點小小的幫助。許多人都曾善待我，以後無論何時，我如看見女孩子們是單獨的奮鬥着，如我們以前一樣，我要伸手去援助她們，像我曾被人援助過的一樣。」

「你要是這麼做，你會像一個安琪兒的！」勞萊叫道，激發了一種博愛的熱誠，決心要去設立一個機關，給那些有藝術傾向的年青女人以明顯的便利。富人們不應尊養處優，也不應把他們的錯集來供人浪費。一個人死後留下不少遺產，不如在生時善用其財

，以視別人得分其優潤而樂。我們自己能有一個佳時，去給別人以美味，在我們的快樂中也將加上一種特殊的風味。你願做一個小小的陶卡司出去散盡一大籃的安慰，而實之以善行嗎？」

『我整個的心都是願意的，假如你願做一個勇敢的聖馬丁，當你勇武的巡遊着全世界，停下來去和一個乞兒共你的大氅時。』

『這是一件交易，而我們將得益最多！』

於是這年輕的一對如此握手為約，重複快樂的躡着，覺得他們這快樂的家庭更像一個家了，因為他們希望去使別人的家快樂，相信他們的腳，更能坦然前進，在他們那滿佈着花草的前途之中，若是他們已為別人的腳打平了那崎嶇的路。而且覺得他們的心仁愛的力量更相契合，這種仁愛能使他們易於想到那些幸運不如他們的人。

一一一 苔 茜 與 杜 咪

我不能覺得我已盡了我的職責了，像記馬廝一家的歷史，竟忘了以一章的篇幅去敘述這家庭中兩個最寶貴最重要的人物。苔茜和杜咪現在已達到知識漸開之年了；因為在這如梭的光陰中，三四歲的小寶貝也能要求他們的權利，而且也能去得到它們，這些是勝過了一些年長的人所能做的。

假如有一對雙生子在家人的姑息嬌寵的危險之中，這就是這一對胡言的柏洛克了。自然他們是有生以來最特出的兩個小孩；你會明白的，當我告訴你他們八個月便能走路，十二個月便能流利的講話，而且在兩歲時，便已坐在桌旁用餐，舉止的合宜使一切扶持的人都為之欣悅。三歲時的苔茜，要了一口針居然縫了一只四針的袋；同樣她在碗櫃內學着管理家務，很熟練的管理着一只很小的爐灶，使海娜感動得流下淚來，而苔咪呢，在外祖父那裏認着字母，外祖父發明了一種新的教授法，就是用手足來摸做字母的形狀，這連絡了自首至踵的運動。這孩子很早就發展了一種機械的真才，這使得他的父親非常喜悅，而使他的母親却為之發愁，因為他無論看見了什麼機器，都想去摸摸，如是

使那育兒室常在紛亂的情狀中，他有一架「縫衣機」——一種巧妙的構造用繩子，椅子，扣衣針所合成，并用線軸做轉輪去轉動；還有一只籃子掛在一張大椅子的背上，要他那天真的妹妹坐在裏面，想把她曳起來，他的妹妹呢，有着女子順從的天性，儘讓她那小小的頭撞來撞去一直到被人救出，而當時那年幼的發明家却不客氣的嚷起來。『媽媽，啊，這是我的「升降機」，我要把她拖起來呢。』

雖然性格不同，這對雙生兒却非常合得來，很少吵鬧，至多也不過一天三次。自然苔咪是治服着茜茜的，但是別人防害她時，他却勇敢的爲她護衛；而茜茜呢，却自低服着，而且崇拜着她的哥哥，以爲他是世界上的第一個完人。一個紅胖胖的太陽光一般明亮的小靈魂就是我們的茜茜，她印入了每個人的口底，而且永永留在那兒。她是那些迷人的小孩子中之一個，她們好像是蟻伏在大人的懷中被他們親吻着和稱讚得和小仙女一般，而遇着宴會時常逗引得一班賓客的讚賞。她的小小的德性是如此般的甜蜜，使人以爲她真是天仙也。若是幾點小小的劣點沒有使她快樂的通着人性。在她的世界上天氣總

是好的，每天早晨她披着睡衣爬到窗口上向外望着，不管是下雨或天晴，總是說「啊好天氣啊，啊好天氣啊！」每個人都是朋友，而且是那般的天真的去讓陌生人親吻，使得那最堅貞的獨身者也爲之懺悔，而愛小孩的人更變爲誠摯的崇拜者了。

「個個人我都愛的，」有一次她說，張開她的雙臂，一只手拿着她的羹匙，另一手却握着一只杯，好像是去熱烈的擁抱和供養這全世界。

她漸漸地長大起來，她的母親開始覺到這鴿籠將如天之福，再住進來一個人，使它肅靜和可愛得如以前老家一樣，同時去祈禱着使她能免去那種損失，好像這新近告訴過他們，他們早已有了一個安琪兒而不自覺。她的外祖父常叫她「蓓絲」，而外祖母呢，專心不倦的留心着她，好像想去彌補昔日的過失，這除了她沒有第二人能見到的。

苔咪，像一個真的北方人，有一種喜歡追問的脾氣，什麼事都想知道，而常常感到不安，因爲他得不到滿意的回答，對於他那不斷的問題「爲什麼？」

他也有一種哲學的傾向，大大的使他的外祖父爲之喜悅，他常常和他談着蘇格拉底

式的對話，有時候這敏慧的學生詰住了他的老師，使那些婦女們都不禁爲之滿足。

「什麼使得我的腿會走的，外公？」這年輕哲學家問道，帶着一種沉思的神氣儘望着他的形體上那些活動的部份，當一天晚上，玩笑了一陣，正預備上床去安息的時候。

「這是你的小小的心思，苔咪」這聖人問道，很慈祥的去撫着那黃色的頭。

「什麼是我的小心思？」

「那是一些能使你身體移動的事物，好像當我把我的錶指示給你看時，你知道就是那發條使得那些輪盤轉動的。」

「打開我，我要看它怎樣轉動着。」

「我不能這樣做的，和你不能開那錶一樣。上帝把你開走着，你可以走下去一直到他來停住你。」

「他開我嗎？」於是苔咪那棕色的眼睛睜得又大又亮，好像他沉入了另一想念。『和那錶一樣的轉嗎？』

『對了，但是我現在不能給你看，因為它轉時我們是看不見的。』

苔咪摸着他的背，好像想去找出那像縷的地方來，然後莊重的說道：

『我想是我睡了後，上帝來開好的。』

接着是一番詳細的說明，他全神貫注的聽着，使得他那懸念的外祖母說了：

『親愛的，你想這是聰明的嗎，和小寶寶去談一些這樣的事情？他的眼睛已現着苦思的樣子，而想去問那些最難解答的題目呢。』

『既是他能問這些問題，他自能接受這些真確的答案。我并不是把這些思想灌輸到他的腦筋內去，而是幫助他把原有的展開來。這些小孩子比我們還聰明；所以我毫無疑惑，相信這孩子定懂得我對他講的每一個字。來，苔咪，告訴我，你的心思在那裏？』

若是這孩子像阿西比亞德斯一般的答道『天曉得，蘇格拉底，我不能回答，』他的外祖父不會驚奇的；可是，一只脚停立了一會，和一只沉思的稚鶴一樣，他回答道，帶

着一種確實自信的語氣，『在我這小肚皮內』這老的紳士也只得隨着外祖母大笑起來，同時把這心理學的功課散了課。

如果苔咪沒有給人以明確的證據，他是一個真正的孩子，和他是一個萌芽的哲學家一樣，這誠是使他母氏的懸心的一個原因；因為，常常在一個討論之後，使得海娜不斷點頭，預言着『這個孩子不會長久在這世上的，』他却掉轉過來，把她的恐嚇置之度外，嬉皮笑臉和那些小無賴一般，以悅其父母之心。

曼格定下許多規律，努力遵從做去；但是誰個母親能抵禦那些雛形的男女們的多端的詭計，和那些靈巧的規避，或是鎮靜的挺撞？他們早已顯露出來，成爲熟巧的騙人專家了。

『葡萄乾沒有了，苔咪，再吃會要生病的，』媽媽對這年青人說道，在做葡萄乾的日子，他總是不歇的跑到廚房裏去貢獻他的服務。

『我喜歡生病。』

『我不喜歡你生病的——出去吧，去幫苔茜做肉餅去吧。』
他強勉的走開了，可是他的不快壓在他的精神上；於是，一等到有了一個機會時，他便以聰慧的計算勝過了媽媽。

『現在你們都是好孩子了，你們喜歡的事，我都願意做，』曼格說道，她正領了她的幫手廚司上樓去，當那些糕正安全的在罐子裏煮沸了的時候。

『真的嗎？媽媽。』苔咪問道，在他那滿洒着粉的頭裏，帶着一種光明的觀念。

『是的，真的呢；隨你們怎麼說，』這短見的母親回答道，以為頂多不過去喝「三小貓」五六次，或是帶着她的孩子們不顧風大腿酸的「買一個便士的小饅首」罷了。可是苔咪的冷靜的回答把她呆住了：

『那末，我們去把那些葡萄乾都吃掉。』

杜杜阿姨是這兩個孩子最主要的玩伴，也是他們最信仰的人，這三位幾乎把這小屋子弄得天翻地覆。蕾美阿姨對於他們，不過知道她的名字而已，蓓絲阿姨消逝之後，只

留下了一個永遠令人留戀的印象，可是杜杜阿姨是一個活着的實體，他們能充分的利用她，對於他們的這種諂媚，她也在深深地感激。不過當拜爾先生來了時，茜茜便疏忽了這兩個玩侶，如是憂寂惆悵便充滿了他們那小小的心靈。茜茜，她是最喜歡四處去跑着逗別人的親吻的，失去了她的最好的主顧，而至於破產；咪咪呢，有着他那幼稚的見識，不久便發現了他的杜杜很喜歡去和那「有鬍子的人」在一處玩，甚過於她之對待他們；可是，她雖然很傷心，却仍然藏過了他的痛楚，因為他無心去侮辱一個敵手，爲了他的衣袋裏有一只錶，能夠讓咪咪自由去搖動着取樂。

有許多人或許會想這種取悅他人的特許可說是賄賂；但茜茜却不作如是觀，而且繼續的去鼓勵這個「有鬍子的人」，「不過在和茜茜可親的態度之中，仍不免稍有疑慮，而茜茜呢，在他最三表示親善之後才給了他她那小小的親熱，而且把他的肩膀當作了她的寶座，他的臂當作了她的屏障，他的贈與，被看作了最珍貴的。

男子們對於他們所特垂注的女子們，有時并愛慕及其年幼的戚屬；可是這種偽飾於

他們自己既覺不易，而且一點也瞞不過旁人。然而拜爾先生的專誠却是真摯的，同樣也是有力的，因為誠實是戰爭最好的政策，求愛亦復如此；他正是那些能和小孩子們相得的人中之一個，而且看起來特別和好，當那些小臉蛋兒和他那雄偉的狀貌形成了一個優美的對照時。他的事務，不管它是什麼事務，一天天的使他稽延下去，不過黃昏時很難得不看見他出來去見——他常是說找馬煦先生，所以我假定他就是這個吸引力。這善良的爸爸也蒙在鼓裏以為他真是來看他的，常常和這個知己作很長的討論，直到一次他那觀察比他精細的外孫的提醒，才促覺了他的迷夢。

一天薄暮，拜爾先生來了，在書房門前他停住了腳，被一種迎面的景像所愣住了。馬煦先生伏在地板上，他那恭敬的兩腿在空中伸着，在他的旁邊，苔咪也是伏着，豎着他那短的，穿着紅襪子的小腿，在努力模倣他外祖父的形狀，這個爬行者是如此的專注着，完全不知道有人在觀看，一直等到拜爾先生響亮的大笑起來，如是苔才帶着誹謗的臉色叫道：

『父親，父親，教授來了！』

黑的腿縮下去，灰白的頭抬起來了，這教師帶着原來的莊嚴說道：

『你好，拜爾先生，請暫恕我，我們正完畢我們的功課呢。現在，苔咪，做出這個字母來并且告訴我怎樣讀的。』

『我認得他的，』經過了幾番抽動的努力，這紅的腿做成了一對圈一般的形狀，如是這聰明的學生勝利的喊道，『這是「委」字，外公，這是「委」字！』

『他這樣子就是一個生成的「委」字，』苔笑道，她的父親正躬身起來，她的姪兒却想着要翻一個筋斗，這是表示放學時他感到滿足的唯一方法。

『你今天做了些什麼？巴巴蟲？』拜爾先生攙起了這小拳術家問道：

『我去看了小瑪麗。』

『你在那裏幹了些什麼呢？』

『我吻了她，』苔咪說道，帶着毫不做作的天真。

「嚇！你起頭得太早了。小瑪麗說了你什麼嗎？」拜爾先生問道，繼續去審訊這小犯人，這小犯人站在他的膝上，在搜他的背心口袋。

「哦，她喜歡的，她也吻了我呢，我也很喜歡的。小男孩不喜歡小女孩嗎？」苔咪補充的說道，他的嘴張得滿滿地，神情很愉快。

「你這早熟的小鷄，誰把這些灌到你的腦中去的？」苔說道，津津有味地聽着這天真的宣示，和那教授一般。

「這不在我的腦裏，是在我的嘴裏呢，」苔咪問道，伸出他的舌頭，上面有一顆巧克力糖，以為她是指着這個說的，而不是指着觀念。

「你應該留一點給你的小朋友，甜的糖送給甜的人，小先生呀，」如是拜爾先生拿了一些給苔，臉上的神氣使苔疑心到巧克力糖是不是就是上帝的玉液瓊漿。苔咪也看到了那一笑，得了一個深的印像，如是他率直的問道：

「大男孩子也喜歡大女孩子嗎，教獨（授）？」

像年輕的華盛頓一樣，拜爾先生「不能說一個謊」；所以他模糊的回答着，說他這時候相信如此，帶着一種聲調，這使得馬煦先生放下了他的衣刷，朝荅那含羞的臉色望了一下，如是退回到他的椅子上去，看去好像是這「早熟的小鷄」放了一點觀念到他的腦子裏，這種觀念是又甜而又酸的。

半小時後，當杜杜從儲藏室捉住了他時，爲什麼她沒有處罰他，反而輕輕地把他一抱幾乎把他的氣都從那小小的身體內擠了出來，而且爲什麼她隨着又給了他一大塊塗着糖漿的麵包，使荅爲之迷惑不置，使他永遠都視爲一個不能解答的謎。

一二三 傘下

當勞萊和雷美整理了他們的家舍，在計劃着一個幸福的將來，夫婦倆偕行於絲絨毯上之時；拜爾先生和荅却浸融於另一種的散步，沿着泥途與草田前進。

「我最愛在薄暮時散一回步的，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應當停止，難道是爲了怕常常在

路上遇到那教授嗎。」荇自言自語的說道，在他們相遇過兩三回之後；因為，雖然這兒有兩條路可通曼格的家，但不論走那一條她總是遇到他，去時如此，歸來時亦復如前。他常時走得很快，除非已走得很近了，他像是從未看到她的；當他望時，好像他的近視眼無力去認出那走近來的女郎，一直到相隔很近的時候。每遇她到曼格家去時，他總寄點什麼給那兩個小寶寶；若她是朝向歸途呢，他不過是在河邊瀏覽了一會兒，而且正預備也要回去了，除非他們已厭倦於他那不斷的訪問，他常是伴着荇歸去的。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除了歡迎他請他進去之外，荇能怎樣做呢？若是她厭倦了他的訪問，她會十分巧妙的藏起了她的不耐煩的感覺，而且細心地想起去預備咖啡和晚餐，『爲了蕪力德力區——意指拜爾先生——不喜歡飲茶的。』

第二週時，每一個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什麼在演進着，但人人都裝着好像他們對於荇臉上的變化漠無所觀的一般。從不發問爲什麼她在工作時會唱歌，爲什麼一天三次的整理她的頭髮，和每晚散步時總是那般的春風滿面；而且沒有一個人看來對教授有一微微

的疑心，說他和父親談哲學，在實際上都是在授女兒以愛的功課。

便是陷於愛河深處，茗也不能處於一個安靜的情狀中的，不過她在竭力的想去征服她的複雜的情感，可是她失敗了，這使得她的生活非常不安。因為她已作過多次的獨立的宣言，她很怕別人會來取笑她。勞萊特別是她所怕的，但是，得謝謝那新的管理人，他的舉動還很適當，在大眾之間，他從不喊拜爾先生作「一個厲害的老東西」，也不提到茗的外表的改進，而帶着那種疏遠得非常的神情；就是看見了教授的帽子差不多每晚都在馬廝家客廳的台上，也不表示一微微的驚異。但是他私心喜悅，在等着那個時候的到來，那時他要送給茗一塊屏，上面刻着一只熊和一根灣曲的杖，作為最適合的一種比喻。

半月之中，那教授如情人般的日常不斷的往來着，過後他忽然三天不見來了，一點消息都沒有——這種情形使人人都覺得嚴重，而茗呢，起初是非常憂慮，繼而——相思的苦悶——變得十分煩惱。

『厭倦了，我敢說，像他來時那麼突兀的歸去了。這與我無關，自然的，但我想他應當會來和我們告辭的，像一個紳士一樣，』她對自己說道，帶着失望的神情倚門而立。當一個陰沉的午後，她穿戴好了想出去照例散一回步的時候。

『你帶把傘比較好些，親愛的，看起來會下雨呢！』她的母親說，看見她已戴上了她的新帽子，但是并不提及這件事。

『是的，媽咪；你要到市上買什麼嗎？我想去買一點紙呢。』茗答道，在鏡前，把領上的緞帶解下來，藉此可不望着她的母親。

『好的；我想買點斜紋麻布，一包九口的針，和兩碼窄的淺色的緞帶。你穿上了你的厚靴嗎，你的大衣是不是夠暖了呢？』

『我想夠了。』茗答道，漫不經心地。

『若是你遇見了拜爾先生，請他來喝茶；我很想看看這可愛的人。』馬煦夫人加上一句。

茗聽見了這些，但是沒有作答，只吻了她的母親一下，便很快的出發了，雖然她心中很痛苦，但想着這些話不由得非常感激。

「她對我是多麼的好啊！沒有母親們幫助的女孩子們，她們將怎樣去滅除她們的苦悶呢？」

雜貨店是不在銀行，商號和批發薙莊一處的，在那些地方只有男人們在那兒會合；可是在她一點東西都沒有買好之前，茗發覺自己竟在那一帶地方躑躅着，好像在等什麼人一樣，從這個窗口裏望望工程用具，在那個窗口裏看看羊毛的樣品，和男人一般的感着有趣；她翻過一些大桶，幾乎被一些墜下來的大包所窒息住，而且被那些忙着的人們粗野的推開，他們都在奇怪着「出鬼，她怎麼來的。」一滴雨打在她的頰上，促醒了她，使她從失望中想到了那已壞了的緞帶；因為雨繼續不停的下落，而且，她既是一個已有所戀的女人，她感到了這點，雖然去救她的心已嫌太遲，但是她仍須救護她的這頂帽子。現在她記起了那把小傘，匆匆忙忙的忘記把它帶來；但是後悔無補於事，除了去借

一把外，無他法可想，或者只有讓它浸濕了。她望了她這陰霾的天色，俯視着那深紅色的緞結，已經染上了黑色的雨痕，她沿着這泥濘的街道走着，却又回過頭來呆呆地望着一家堆棧，門上有一塊招牌，寫着何孚默·斯華滋公司。如是她帶着一種自責的神情對自己說道：

「我真是自作自受！我這麼打扮着跑到這裏來是爲了希望碰到那教授而向他求愛嗎？若，我真替你害羞啊！不，你決不可跑到他的朋友處去借傘或打聽他的消息。你得趕快跑開，冒着雨去幹你的差事；即使你弄壞了你的帽子，或竟因此喪生，這也是你應受的。現在去吧！」

這麼想着，她急躁的橫過了這條街，幾乎被一輛貨車所撞，而且衝入了一個威儀的老紳士的懷裏，這老紳士急得喊道：「姑娘，請你原諒。」看起來他很受驚了。若也吃了一駭，把自己舒齊了一下，展開她的手巾蓋着那心愛的緞結，拋開了她後面的引誘物，匆忙的前進，腳踝弄得全是水，而上面却是一些傘和傘相碰的聲音。忽然她覺得有一

頂藍色的舊傘正罩在她那缺乏保護的帽子上引起了她的注意；如是抬起頭來一望，她看見了拜爾先生正俯視着她。

『我看見一個意志強硬的女子是那般勇敢的在那許多車馬和泥漿之間很快的走着，沒有想到竟是你。你來幹什麼呢？我的友人。』

『我買點東西呢。』

拜爾先生笑了，他望了一望這一邊是醃製廠，而另一邊是批發廠家和皮革公司；但是他只這麼說，很恭敬的：

『你沒有帶傘，我能陪你去嗎，替你去提那些包裹好嗎？』

『啊，謝謝你。』

若的頰紅得像她的緞結一樣，她在想着他在怎樣打量着她；但是她并不留意這些，因為不久之後她發覺到了自己正和她的教授手挽手的在一起走着，覺得那太陽帶着平常的光輝突然出現了的一樣，使得這世界又如前一般的可戀，而一個完全快樂的婦人，

在那天已穿過那卑濕的途徑了。

「我們以為你已經走了。」若說道，侷促的，因為她知道他正在望着她，而她的帽子還不夠大去遮藏着她的臉龐，她就心着他會想着這種快樂是不當為一個少女所有的。

「你相信我會不向那些對我如此之好的人們告辭就走嗎？」他帶着責問的聲音問道，使她感到，好像她的話侮辱了他一般，如是很懇切的答道：

「不，我沒有這麼想；我知道你的事很忙，不過我們是太記念你，尤其是父親和母親。」

「你呢？」

「我是常常都高興去看到你的，先生。」

她很奇怪，她想把聲音說得十分安閑，可是她說出來的都似乎冷淡，而這句話最後的那冷霜一般的稱呼似乎很刺傷了那教授的心，因為他的笑容消失了，他很快的說道：

「謝謝你，在我去之前，我還要來一次的。」

『那末你是要去了？』

『我在這裏沒有旁的事了；事情已完畢了。』

『成功了吧？我希望如此。』茗說道，因為在他那短短的回答中，有着失望的痛苦。

『我應當去這樣想，因為我有一條路可走，它使我能得到我的麵包并給我的小孩們許多幫助。』

『告訴我，請啊！我很想去知道那一切關於那——那些孩子們的事。』茗誠懇的說道：

『這是很好的，我很高興告訴你。我的朋友替我在大學裏找了一個位置，要我在那裏像在家裏一樣的教書，而收入方面很夠使法蘭特和愛蜜爾過得舒適了。這真是我應當感激的呵，不是嗎？』

『的確你應當的！這是多麼的好，你能夠去做你所喜歡做的事情，而且能夠常常看

見你和那些孩子們——」茗叫道，她特爲提起那些孩子們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表示她的快樂。

「哦，但是我恐怕我們不會常常見到；這地點是在西邊的。」

「這麼的遙遠！」如是茗放下了她的衣角，隨它們去；好像現在用不到去管她自己或什麼衣裳了。

拜爾先生知道好幾種文字，可是他還不能識到婦人們的心理。他很自賞的以爲他完全知道了茗的個性，因此，很爲驚奇的，在那天他不斷的看到了茗的音容神態的時相矛盾，因爲她在半小時內竟變換五六次之多。當她遇到他時她像是在驚喜，雖然那是不能的去疑心她之來是爲了來尋找他。當他伸手去扶她時，她握着它并且望了她一眼，這使得他滿心歡喜；可是當他問她是否記念他時，她却給了這麼一個刺人而又嚴肅的回答，這可又使得他滿心失望。知道了他的好運時，她差不多要鼓掌——是爲了孩子們的得所而快樂嗎？然而，一聽到了他的地址，却又說：「這麼的遙遠！」聲調中也帶着失望

，這可又把他帶上了了一個希望的頂端；不過一分鐘後她又再把他推下來，她在望着一個地方好像她全神都灌到這樁事上去了：

「這裏是我辦差事的地方了；你進來好嗎？這要花費許多時刻的。」

茗對於她採買的能力無甯有一點自負，特別希望她的護衛對於她的做事的整潔和敏捷有一個好的印像。可是她在這種興奮之中，什麼事都弄錯了；她打翻了那一盤針，忘記了那麻布是要有「斜紋」的，一直到剪好了才記起，錢也給錯了，而且更糊塗的是到買棉布的櫃台上去買深紅色的緞帶。拜爾先生站在一旁，看見她臉紅紅的總是把事情做錯；然而，當他看着時，他自己的驚訝也似乎在減退，因為他開始去看到有時候婦女們，像夢一般的，做事常常是在矛盾着的。

當他們出來以後，他挾了一大包在臂下，帶着愉快的神情，踐踏着那些泥潭前進好像在此為樂。

「我們不買一點什麼給那兩個小寶寶嗎？而且假若這是我最後一次去訪問你們那快

樂的家庭，我們是不是要有一個告別的聚宴呢？」他問道，在一個滿裝着水菓和鮮花的櫃窗前停了下來。

「我們買些什麼呢？」若說道，忽略了他所說的後面的一節，而且帶着一種很快樂的情緒去嗅着那種種的香味，當他們進去的時候。

「他們可以吃橘子和無花果嗎？」拜爾先生帶着一種做父親的神氣問道。

「他們只要有得吃便吃的，」

「你要一點乾菓嗎？」

「像松鼠一樣的喜歡，」

「漢堡的葡萄；是的，一定的。」

若對於這種耗費有點縐眉，便問他爲什麼不買一籃棗子，一桶葡萄乾，和一袋杏仁，把它們全買下來。於是拜爾先生沒收了她的錢袋，拿出他自己的來，買了幾磅葡萄，一東玫瑰色的雛菊，和一瓶蜜，在玻璃燈光中完成了這筆交易。如是，把這些大的包裹

胡亂的纏起來，把花給她拿了，他掙開了那把舊傘，再向前進。

『馬照小姐，我有一點事想請惠於你。』走過了一大段泥濘路之後，這教授開始問道：

『什麼，先生。』隨着，若的心很厲害的在跳着，她耽心他會聽見那跳的響聲。

『不管這雨怎麼大我還得大膽的說，因為留給我的時間是如此的短促了。』

『什麼，先生。』她緊緊的握着那一束花，幾乎把它壓壞了。

『我想為我的梯娜買一件小的衣裳，我太笨，一個人去簡直不成。你肯陪我去幫我揀選一下好嗎？』

『是的，先生。』若如是忽地平靜和冷淡下來，好像她踏進了一個冰箱一樣。

『或許再買一條圍巾給梯娜的母親，她是那麼的貧病交迫，而她的丈夫又是如來的一個負累。是的，是的，一條厚的暖的圍巾對於那小母親是一樣好的恩物。』

『我很高興去做這個的，拜爾先生。我進行得很快，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他也跟

着愈加可愛了。』茗又對自己說道；如是，帶着一種心的震顫，她用着一種運用愉快的力量去致力於這件事。

拜爾先生把一切都讓她做主，如是她揀了一件美麗的外衣給梯娜，以後再去揀一條圍巾。那店員——已結婚的一個人——以為這一對是為他的家庭買物，對他們非常殷勤。

『你的太太會喜歡這個的；這是一種上等貨色，顏色是最逗人愛的一種，非常的潔淨和秀雅。』他說道，一面在架上挑出一條很柔軟的灰色的圍巾來，把它披在茗的肩上。

『這條你合意嗎，拜爾先生？』她問道，轉過她的背來向着他，深深地感激着這個給她以掩羞的機會。

『好極了，我們買了它吧。』這教授回答道，當他付款時，他在對自己微笑着，同時茗却在翻着那些陳列的物品，如像一個已被人證實了的喜尋便宜貨者。

『現在我們要回去了吧？』他問道，好像這句話使他感到非常的舒適。

『是的；很遲了，而且我也非常的疲倦了。』茗的聲音是無意中流露着傷感，因為現在這太陽似乎消失了，突兀得和它出現時一樣；這世界又變得悲慘和泥濘滿坑的了。同時她初次的發覺到她的脚是如此的冷，頭是如此的痛，而她的心是比她的脚還要冰冷，比她的頭還要疼痛。拜爾先生要走了；他僅僅以朋友目她，這全是錯的，所以這一切愈早完結愈妙。有着一種這樣的觀念在她的腦中，她匆匆的招呼着一輛向身邊駛來的公共汽車，不留心的把那一叢雛菊傾落在地，很可惜的損壞了。

『這不是我們要乘的車子。』這教授說道，揮手叫那滿載的車輛離去之後，便站住去拾取那些可憐的小小的花朵。

『真抱歉，我沒有把牌名看得很清楚。不要緊，我可以走路，我時常在泥濘裏走着的。』茗答道，她的眼睛霎得很利害，因為她是死也不肯用手去擦的。

拜爾先生已看見了掛在她頰上的淚珠，雖然她背開了她的頭去。這景象似乎很打動

了他的心，因為他突然地俯下身來，用極親切的聲音問道：

『我的心肝，你爲什麼哭呢？』

若是茗在當時善於應付這類的事，她會要說她並不是哭，不過是頭裏傷了風，或者乘機撒一些女人慣於撒的謊；可是代替了這些，這不顧尊嚴的人回答道，帶着一種不能抑制的噙泣。

『因爲你要走了。』

『啊，我的上帝，這是多麼的好啊！』拜爾先生喊道，用力鼓着掌連傘和包裹都不顧了。『茗，除了對你的熱愛我沒有別的什麼給你。我之來此是爲了看你是否注意到它，等到現在，我敢說你對我已多少不是一個普通的朋友了。我對嗎？你能否在你的心田中留一塊小小的地方爲這老朽的費力滋呢？』他一口氣接連的說下去。

『哦，可以的！』茗說道，如是他非常的滿足了，因爲她的兩手都挽着他的臂，而且仰起來望着他帶着一種神情，很明顯的表示着她是多麼的快樂，即使她沒有比一柄舊

傘更好的遮蔭，但若是他拿着這把傘，她將畢生依着他和他在一道走着。

求愛在這種情形之下真是很困難的，因為即使拜爾先生渴望如此做去，可是他不能夠跪下去，因為下面是泥漿，他也不能伸手給茗，除非譬喻的說法，因為他兩手都是滿滿的；而且在這鬧市上，他也不能作種種親暱的表示；所以僅僅只有一個辦法，能表示他的快慰的，便是凝望着她，帶着一種神情，使得他的臉上充滿了光采，連他那沾着在鬚鬚上的水滴，也似乎幻化着虹霓。若是他不是很愛着茗，我想他不會在那個時候求愛的，因為她那時看來并不可愛，裙子很零亂的，橡皮靴上的泥水濺到了腳踝，帽子也弄壞了。幸而，拜爾先生以為她是現代最美的女子，而且她也覺得他比以前更英爽，雖然他的帽沿已被雨浸軟，川流一般的雨水都傾到了他的肩上（因為他把傘全蓋在茗的一面），還有他手套上的每一個手指都是需要一番修補的。

路人們或許在想着他們是一對不打人的瘋子，因為他們全忘記了去招呼公共汽車，只是安閑的向前走着，忘記了暮靄的深沉。他們也不管旁人在怎樣打量着，因為他們在

享受這一生中難得有的僅只一次的快樂。這奇怪的一剎那！它給年老者以青春，平庸者以美艷，貧窮者以富足，而且給予人類的心靈以仙味的先嚐。這教授看來好像他已征服了一個王國，以為這世界沒有別的能使他更幸福。當蓉伴着他一起走時，覺得這原是她老位子，一切都已預定毫不奇怪似的。自然，她是先開口說話——我是說很能理會的說話，因為在她那脫口而出的「哦，可以的！」之後，許多充滿着感情的應答，都是不成語句和不能報告的。

「費力德利區，為什麼你不——」

「啊，上天！她在喊着我這從沒人叫過的名字呢，自從蜜娜死了之後！」這教授喊道，同時他在污泥中站住以一種感樂無既的神情去望着她。

「我常常對自己這樣稱呼你的——我太不留心；但是我不再這樣叫了除非你喜歡這樣。」

「喜歡的！這對我是一種說不出來的甜美。也說「您」吧，那末我會說你們的言語

差不多和我的一樣的美好啦。」

「是不是說「您」動情些嗎？」荇問道，私下裏也以爲這是一個可愛的字。

「動情的嗎？是的，說「您」吧，我的心肝；我以爲那是很可愛的。」拜爾先生請求着，看來他不像是一個冷漠無情的教授，而是一個風流自賞的學生。

「好的，可是，爲什麼「您」不早些告訴我呢？」荇問道，羞澀澀地。

「現在我要把我整個的心都獻你看給了，我是多麼的高興這樣做啊，因爲以後你便得留心的去愛護它了。看，我的荇——哦，這親切奇怪的小名啊！——在紐約時，我曾想在離別的那一天告訴你的；可是我以爲那位漂亮的朋友已和你訂了婚的，所以我便沒有開口。若是我當時問你，你會說「可以的」嗎？」

「我不知道；我恐怕會不，因爲當時我沒有一點心情。」

「呸！我不相信，那只是睡着罷了，一直等到那神仙王子穿過了這叢林去驚醒了它。啊，第一次的愛是最好的；但這個，我不應希求着了。」

『對的，第一次的愛是最好的；滿意吧，因為我從沒有愛過他人。』苔迪不過是一個小孩子，而且他的幻想，早已消失了。』苔說道，急切的去更正這教授的錯誤。

『好啊！這樣我應當放心的快樂了，相信你已給了我一切。我已經等得如此的長久了，我是變得了有些自私自利，這你會覺得的，教授夫人。』

『我歡喜這個，』苔喊道，很喜悅這個新的名字。『現在，什麼使得你在這我正需要你的時候到來呢？』

『這個，』如是拜爾先生從他的背心袋裏掏出來一張小小的破了紙的紙。

『若展開它，臉上馬上現出非常羞慚的樣子，因為這是一首詩，爲了稿費她會把它投到一家報上去的。』

『它怎樣能把你帶來呢？』她問道，不解他之所謂。

我偶然找着了它；我從名字和題目上知道是你的大作，在這裏面有一小行像是在叫我。你看了就會找到它的；讓我來扶着你走路好了。

若依了他，匆匆地掠過這些曾受過她的洗禮的詩篇：

二四 在閣樓裏

『四隻小箱排列成行，

塵封灰暗，時間摧喪，

一切由孩子們裝修，

現在他們都已年屆盛壯。

四枚小匙並肩掛懸，

她們曾以孩子的得意把絲纏繫，

勇敢地，快樂地，

在很久以前，那天正下着雨。

四個小名各在蓋上，

是孩子們底小手把它鑄成，
快樂的樂隊，

歷史在下面輪，

這裏奏過一次，

常停着去聽甜蜜的叠句，

樂聲繞着高處的屋頂，

在那傾盆的夏雨裏。

『曼格』在第一隻蓋上，

我以親愛的眼光向裏面望，

整齊清潔象徵着她那和平的生命，

這裏有溫和的孩提所受的禮物，

新娘的衣裳，爲妻的書信，

沒有玩具在這隻箱底。

因爲已被拿去了一齊，

到它們衰老的年齡，

還親暱着小曼格而並不倦厭。

快樂的母親！我知道你在聽——

催眠曲低柔得像甜蜜的聲句，

在那傾盆的夏雨裏。

『茗』在第二隻蓋上，

箱裏混亂堆放，

無頭的木偶，撕碎的課本，

飛鳥和走獸不再吼叫，

從仙國帶來破壞家，

青年時搜來浩繁寶藏，

未來的夢境從未尋到，

過去的回憶依然甜嘗；

未完的詩篇，那故事奔放，

四月的書信，寒冷和暖溫，

孩子的日記執拗，

是女人的標號，先衰未老，

孤處在家的女人，

『認真地愛，愛會來，』

彷彿聽到悲鬱的壹句，

在那傾盆的夏雨裏。

「我的「蓓絲」常拂清灰塵，

蓋上負着你的芳名，

常臨的手，常視的眼，

把它謹慎地拂清。

死神佔有我們一個聖者——

聖者誠神聖超凡，

溫柔的悲痛纏繞我們，

我們仍要把遺物保存。

那銀鈴，少見撒振，

那頂小帽還是她戴最近，

天使在她門上飛翔，

那掛着的是美麗的死的卡茜玲，

在她痛苦的牢獄裏，

她歌唱，毫無悲傷，

可愛的歌聲永遠不已

在那傾盆的夏雨裏。

『最後的蓋上，擦得閃閃發光，

像一個勇敢的武士肩着盾牌，

金色和藍色，

「靄美」二字寫在蓋上。

箱裏藏着最近着過的舞鞋，

傍着那束髮的髮網，

扇子的工作既已終了，

慎放的花朵也已凋謝，

熱情如火的書箋，

和着零碎的雜件，

在姑娘般的希望，恐懼，和羞澀裏，

記錄着處女的心，

現在有更嬌美的添飾，

聽着，像歡樂的疊句，

新娘之鐘播出銀聲，

在那傾盆的夏雨裏。

「四隻小箱排列成行，

塵封灰暗，時間摧喪。

四個女人，從幸福和憂慮獲得經驗，

相愛着工作在年正盛壯。

四個姊妹，短時分手，

無一迷途，但去了一個，

情愛有不朽的力量，

親切與時日俱增。

哦，這些我們的貯藏，

公開於上帝底眼前。

願它們富足那寶貴的時間裏。

事業在光明前曾顯美麗。

生命長奏着雄壯的音樂。

像鼓動的歌聲，

靈魂在愉快地歌唱。

那時雨過天青，長照的太陽裏。

『這是首很壞的詩，但我是有感而發，因為我寫它的那天是非常的孤寂，而且還伏在那破布袋上大哭了一場。我從沒有想到它會到別處去告訴人家這些故事的。』茗說道，隨手把這教授雜襲珍藏着的詩撕掉了。

『讓它去吧——它已盡了它的職責——我要做一首新的當我讀過了在那裏面她保藏着她的小小的秘密的那本黃色的書後。』拜爾先生含着笑容說道，當他聞着了那在風中飄散着的芬芳。『是的，』他更誠懇的說道：我讀到它，我就自己想到，『她有憂愁，她太孤寂，她會從真的愛情中得到安慰。』我有一顆充滿的心，整個的爲了她；我是否去對她這樣說呢？』假如這種給與對於我所希望能接受的回報不是一樣太渺小的東西，

接受它吧，用上帝的名字。」

「如是你來了，發覺到這并不是很渺小的，而是我所需要的珍寶。」若附在他的耳邊輕輕地說道。

「起初我不敢作如是想，雖然你對我的歡迎是如此其熱烈。但是不久我便開始希望着，如是我便說『若是我甘為情死我定能得到她。』這樣使我堅定了我的意志！拜爾先生叫道，大膽的點着頭，好像密繞在他們之旁的層霧是他們的阻礙物，這些都已被他所克服，被他勇敢的擊破了的。

若想到這是光輝的，而且決意以他為她的稱職的護衛，雖然他并不是騎着戰馬和穿着華麗的衣服奔來。

「什麼事使得你這麼長久才來呢？」她傍着他問道：覺到發這類秘密的問題而得到滿意的回答是如此般愉快的，所以她不能保持着靜默。

「這不是容易的事，我不相信能使你離開那快樂的家庭在我能有了一個好的前程之

前，這也許要經過許多的時日而且這工作是很艱苦的。我怎能使你爲了一個渺小的老頭子而犧牲如此之大？何況他除了一點兒學問之外毫無其他財產呢？」

『我正高興你的貧窮；我不能容忍一個有錢的丈夫的！』若堅定的說道：隨即轉換了一種柔和些的語氣：『不要怕窮；我對它已知之有素而毫不擔憂，而且要快樂的爲那些我所愛的人工作着；你不要說你自己是老了——我從不想到這些——即使你已七十了，我也仍然要愛你的。』

這教授是如此的感動了，使他忍不住欲以巾拭淚可是却拿不到它；看了他這樣，若便替他拭了淚，而且替他拿開了兩個包裹，笑着向他說道：

『我的心腸可說是硬的，但是沒有人能說我現在是越出了我的身份的——因爲女子的特別的職責是揩乾了淚珠去忍受着擔負的。我要肩起我自己的一份，費力德利屋，而且去幫助家庭的用費。你這樣想着吧，不然我要不去了。』她又堅定的說道，當他想去拿回那兩個包裹時。

『我們會見到的。你能有能耐去忍受一個長時嗎，若？我必須到別處去單獨的做我的工作；第一我得幫助我的孩子們，因為即使爲了你我也不能失語於蜜娜。你能原諒這個嗎？而且會快樂嗎？當我們在希望和等待的當兒。』

『可以的，我知道我能夠的；因為我們互相愛着，這能使其餘一切都易於忍受。

我也有我的責任和我的工作。我不能使自己快樂要是我忽略了他們即使是爲了你的原故——所以無需乎急促和不耐。你可以到西部去做你的一部份，我可以在這裏做我的一半——這樣兩個人都會快樂，希望着那最好的，至於未來如何，則由上帝的意思好了。』

『啊！你給了我這樣的希望和勇氣，而我却無物來報答你除了一顆充實的心和兩只空洞的手。』這教授喊道，非常的感動了。

若從不，從不會學着正經的；因為當他這麼說時他們正站在階沿上，她便把她的兩手伸到他的手裏，柔和的低低地向他耳語道：『現在不是空的了。』而且俯下來，在傘下吻着她的費力德力區。這是可怕的，但是她也會要這樣做的即使那些在籬笆上的拖着

泥尾的麻雀都是人們——因為她確然已大受激動，而不顧一切除了她一己之快樂以外。雖然這種舉動之來其態度是如此其簡單，但在他們兩個的生命史上却是最燦爛的一刹那，斯時，竟使黑夜，暴風，和孤寂轉變為家室的光明，和溫暖，和平靜，而且等待着以『歡樂的家庭』去迎接他們，如是茗引了她的愛侶一同進去，再把門輕輕地合起。

二五 收獲時節

一年來茗和她的教授在工作等待着，希望和相愛着；間常作一次敘會，和寫那些很長的信，勞萊常取笑她說紙的漲價就是爲了這個原因。第二年開始時似乎可說是嚴肅了一點，因為他們的光景並沒有開朗，而且馬煦姑母突然死了。但是當他們的第一個憂愁過去了之後——因為他們都很敬愛着這位老婦人不管她的口舌是討厭的——他們找到了一個使他們快樂的因素，因為她把她的梅園遺給了茗，這使一切快樂的事情都變爲可能的了。

『那是一塊好地方，自然，你想賣掉它嗎？它能買得好價錢的。』勞萊說，當幾個星期之後，他們在談論着這些事的時候。

『不，我不這樣做的。』是苔的堅決的答語，當時她正在撫弄着那肥壯的鬃毛小狗。

『你想住在那裏嗎？』

『是，我這樣想。』

『可是，我親愛的姑娘，那是一棟很大的屋子呢，整理起來就得花不少的錢的。剛是花園和菓園就要用兩三個人，而且我敢說拜爾先生對於農事一道也是個外行呢！』

『若是我這樣主張，他會對這方面盡力的。』

『你打算以這地方的出產爲生嗎？哈，這到像是個樂園，不過你會找到那是樁叫人失望的艱難的工作。』

『收獲便是一樁有利的事。』苔也笑了。

『這樣好的收獲包含一些什麼呢，太太？』

「孩子們！我想爲那些小孩子們辦一所學校——一所好的，快樂的，像家一樣的學校，讓我來招扶他們，而費力滋去盡教導的工作。」

「這真是你的茗式的計劃！這不像她嗎？」勞萊喊道，他告訴了全家的人，大家都像他一般的感到非常的驚異。

「我喜歡這樣。」馬臉夫人堅決的說。

「我也一樣。」她的丈夫加了一句。他很高興的想到了這是一個機會去採用蘇格拉底式的教育方法來施教於現代的青年。

「這對於茗將是一樁費力的事啊。」曼格說道，輕輕地撫摩着她的愛子的頭。

「茗能做的，而且會因此而快樂的。那是一種光榮的理想——告訴我們這一切。」

羅倫斯先生喊道，他很久就想助這對情人一臂之力，但是怕他們會拒絕他的幫忙。

「我知道你會站在我這面的，老先生。靄美也會如此——我從她的眼裏看了出來，雖然她還是很慎密的在熟思着。現在，我的親愛的入們。」茗誠懇地繼續下去，「請你

們明瞭這不是我的一種新的理想，而是一個久已蓄着的一個計劃。在費力滋來以前，我便常常想着要這樣辦，當我已改造了我的命運，而且家裏無人需要我了時，我要租一所大的屋子，揀幾個可憐無人照顧的已失去了母親的孩子們，讓我去撫育他們，而且使他們過着快樂的生活在這些都覺得不是太遲之前。我見到有許多這樣的孩子們爲了在適當的時期缺乏幫助都趨向了毀滅之途；我喜歡這樣去爲他們做任何事情；我了解他們的需要，而且同情他們的痛苦；而且，哦，我應當怎樣喜歡去做他們的母親啊！」

馬煦夫人伸出手來給茗，她含着微笑握着它，她的眼中含着淚珠，而且帶着一種舊有的熱誠，這個他們已長久不見到了。

「有一次我把這個計劃告訴了費力滋，他說這正是他所喜歡的，而且同意在我們富有之時去對這方面盡力。祝福他那好的心腸，他一生都致力於此——幫助可憐的孩子們，我的意思是說——可是沒有達到富有；這他永遠也不會達到的因爲錢不會在他的衣袋中留得長久。可是現在，感謝我那好的老姑母啊！她愛我甚於我所當受的，我是富足了

——至少我感到這樣，我們可以完滿地住在梅園，假使我們有了一所發達的學校。那正是適合於孩子們的地方——那屋子是大的，而且傢具又都堅固和樸實。那裏有幾打以上的房間，而外面又有明亮的廣坪。他們能在花園和墓園中幫襯幫襯——這樣的工作是有益於健康的，是不是呢？老先生。訓育和教導原是費力滋的拿手，而且父親會幫助他。我能餵養，看護，撫愛，和責戒他們；而且母親能做我的副手。我長久就在需要着大羣的孩子，而從未足夠過；現在我可以把這屋子充滿了，而且在這些可愛的小天使中鬧着以滿足我的心靈。想想這是怎樣的奢華；梅園是我自己的，還有一大羣的孩子和我一同快樂的生活着！』

當若在揚着她的手，而且嘆着一口快樂的氣時，全家都像捲入了一陣快樂的狂風中，羅倫斯先生也在笑着一直等到他們以為他是在中風發狂了。

『我不覺得一點事是滑稽的。』她沉着的說道，當她的聲音不能被人聽到時。沒有什麼更比這個自然和正當的，對於我的教授辦學校和我住在我自己的財產之上的一般。

「她在這裏驕傲了。」勞萊說道，他以為這種理想真不啻是一個大大的笑話。「可是我可以問你嗎？你預備怎樣去創辦。假使你的高足都是一些窮小子們，拿通俗的目光看起來，我恐怕你的收穫不會是有利的，拜爾太太。」

「不要煞風景，台迪。自然我也會有闊學生的——也許起先就盡是這類學生；如是，當我已開始進行了，我便可以收一兩個窮小子，以相調節。闊人家的孩子和窮人家的孩子一樣也是需要看護和愛撫的。我常見有些不幸的小生命們都被交給了傭婦，笨些的孩子們定要推使他前進，這真是殘忍不過的事情，還有一些孩子們是無人照管的。還有一些是失了母親的。此外，最好是能快些經過幼童時期，正是那個時候他們需要極大的容忍和慈愛。人們笑他們，把他們推來推去，不願他們在眼前，而且希望他們馬上從小孩子變成好青年。他們並不是要對這些勇敢的小靈魂們過於吹毛求疵，不過他們是這樣的感到。我對於這一類幼態們有特別的興味，而且極願告訴他們我只看到那些熱烈的，誠實的，有意思的童心，而不管那些粗笨的臂和腿，和那些顛顛倒倒的頭腦。並且，我

也有經驗，因為我不是曾經帶大一個孩子使得他的家庭都為之光榮和驕傲的嗎？」

「我願證明你會這樣盡過力的，」勞萊說道，現出感激的樣子。

「而且我的成功是遠出我的希望之外；因為你在這裏是一個有地位和才能的商人，用你的錢做了不少的好事，加惠貧民不淺。並且你不僅一個商人而已——你愛好着好的和美麗的東西，享受它們，而分其一半於他人，如你以前所常做的一樣。我真為你驕傲，合迪，因為你逐年的進步着，每個人都這樣感到，雖然你不讓他這樣說。正是，當我有了一羣學生時，我要指着你向他們說：這是你們的模範，我的孩子們。」

可憐的勞萊不曉得要望着那裏才好，因為，他雖然已是一個成人，但像舊日一般的怕羞把他籠罩了，當這突如其來的稱贊使得所有的人都帶着嘉許的面容轉頭來望着他的時候。

「我說，若，這無寧是太過份了，」他開始說道，正帶着他那舊有的孩子氣，「你已為我做了許多的事，遠過於我所能感謝你的，除開盡我之力不來打擾你以外。不過以

後無寧說你是把我丟開了，但我仍然得到了最好的幫助。所以，若是我真已進步，你得爲這個感謝這兩位，」說後他便把一只手輕輕地放在他祖父的白頭上，另一只放在露美的金髮上，因爲這三個人是永不會分離的。

「我確是這麼想家庭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事物！」若突然說道：「當我自己有了一個家時，我希望它將和這我所知道和最愛的三個人一樣的快乐，假使約翰和我的費力在這裏，它真會是一人間的小小的樂園。」她又說道，平靜些了。而在這天晚上，一個幸福的傍晚，在一家人商議，希望和計劃之後，她回到了她自己的房裏時，她的口中是如此充滿着快樂，這幾乎使她不能安靜下來，要不是她跪在那永永傍着她床邊的那張空床之前，想到了蓓絲的溫淑的思想。

這一年是特別奇怪的一年，因爲事情好像發生於一種不平常的迅速和快樂的情態之中。差不多在她尚未明瞭自己在何處之前，若發覺到自己是已結了婚和在梅園安住下來了。如是一個有着六個至七個小孩子家庭像茵一般的產生了，而且可驚異的發達了。窮

的孩子們，和鬧的孩子們一樣——因為勞倫斯先生不斷的在尋找着不幸的孩子們，求拜爾家對他們加以憐憫，而他却樂於出些小費以為幫助。用着這樣的方法這機巧的老人包圍了驕傲的茗，而且供給了她那一類她所喜歡的兒童。

自然這種工作起初是很吃力的，使茗做了不少可怪的錯事；但是那聰明的教授駕馭着她，叫她平靜，使這位最放恣的人終於也被征服了。茗是怎樣的在享有着她的「孩子們的天真」啊，但要是可憐的好心腸的馬胸姑母在這裏，看着這嚴肅的聖地，整潔的梅園，讓湯姆家，傑克家和漢來家的孩子們在這裏奔跑，她不知要怎樣的傷心呢。這可說是有一種不可解說的公平在這裏面——因為那位老太太是這週圍幾里內的孩子們的恐怖；而現在這些流犯們可以自由自在的吃那些禁止攀摘的梅子了，用齷齪的靴去踢着石子也無人斥責，還可以在那廣場上踢着球玩，在那裏那暴躁的「有着縐紋的角的水牛」常常向挑動着那些冒險的青年人而把他們拋得遠遠地。這地方變成了一種孩子們的天堂，勞萊提議這應該叫做「拜爾花園」，以為對主人的稱讚，且適合於其中的居民。

這不是一所時髦的學校，教授是永不會發財的，但這正是茗所希望它成爲的——一所快樂的，像家一樣的爲需要教養和仁愛的孩子們而設的學校。在這大宅內的每一間房子都是很快就滿了，花園中的每一片地都很快的有了它的佔有者，一個經常的動物圍在倉裏和棚裏出現了——因爲餵養寵愛着的動物是不禁的——而且，每天三次，從那長桌的一端茗在望着她的費力微笑着，桌的兩旁是一列快樂的年青的面龐，它們都望着她帶着有感情的眸子，講着信託她的話，和有着感激的心靈，充滿着對『拜爾媽媽』的愛。現在她有了足夠的孩子了，而且永不厭倦他們，雖然從任何意義上想來他們都不會是安琪兒，而且其中有幾個使得這教授和教授夫人大感苦惱。但是她相信，在那最壞，最莽，最會吵的小流氓的心中，也有好的一點，這種信心給了她以忍耐和精巧，而使她終於成功——因爲沒有一個有生命的孩子能夠長久的堅持下去，只要拜爾爸爸的眼睛像太陽一般仁愛的望着他，而拜爾媽媽原諒他七個七十次以後。對於孩子們的友誼是茗所最珍貴的，他們那做錯了事悔過的低語，他們那滑稽可笑的小小的信仰，他們那令人說

意的誠摯，希望和計劃；以至於他們的不幸，因為這些都更加強她對於他們的親愛。他們之間有遲鈍的孩子和怕羞的孩子，弱小的孩子和會吵的孩子，孩子中有說話不清楚和口結的，還有一兩個是跛子，還有一個是快樂的小混血兒，任何地方他都不能立足，可是却爲『拜爾花園』所歡迎，雖然有幾個人豫言着他的進來會毀滅了這個學校。

的確，若在那裏是一個最快樂的婦人，不管工作是怎麼的苦，要操着很大的心和忍受着永久的喧鬧。一切她都處之泰然，而且感到孩子們對她的讚美比世界上所有對她的稱賞還令她滿意——因爲現在她除了對她這一羣熱烈的信徒和讚美者以外，她不再給故事給別人聽了。而幾年之後，她自己的兩個孩子更增加了她的快樂。羅比，他外祖父替他取的名字，和台迪——一個快樂多福的小寶寶，他似乎遺傳了他爸爸那明爽的性格和他母親那活潑的精神。在那一大羣孩子的旋渦當中，他們是怎樣長成了的，這對於他們的外祖母和姨母們都是一種奧妙；但他們却像春天的蒲公英一般的發育着，而他們的那些鹵莽的看護者也好好地愛着和服侍着他們。

在梅園也有很多的假日，其中最快樂的是一年一度的蘋果的收穫；因為那時候馬煦家，羅倫斯家，白逸克家，和拜爾家都傾其全力於一天之上以從事採擷。那是茗結婚的五年以後的一次採菓節，十月中的一天，空氣中充滿了令人喜悅的新鮮使人精神爲之興奮，血液爲之流暢。這老的菓園也穿上了它的假日的衣服；那生着青苔的短牆全用金色的樹枝和紫菀繫着綵；蚱蜢在枯草間活潑的跳着，蟋蟀在筵間唱着歌，像仙人吹笛一般的婉轉。松鼠們在他們小小的收成忙着，小鳥們在巷裏的赤楊上唱着告別的歌，每只樹都在等待着那一搖以便落下它那紅色和黃色的蘋果。每個人都在那裏笑着和唱着，爬上樹去又滾下樹來；而且每個人都聲言着在那裏從沒有過這麼美好的一天或者是那麼快樂的去享受過它，而且每個人都盡情的在享受着那快樂的時間好像在那裏世界上是沒有什麼操心和憂患的。

馬煦先生恬靜的各處閑步着，對羅倫斯先生引證着泰錫爾，考萊，和可崙密拉的書，同時却在細味着。

『那味純若酒的蘋果的瓊漿。』

那教授在那綠蔭造成的走廊間跑來跑去的照顧着像一個壯健的條頓武士，帶着一根竿做長鎗，領導着那些孩子們，他們組織成了一個鈎梯隊，爬樹的本事使人爲之驚奇。勞萊專心在看顧着那些小寶寶，把他的小女兒，乘在一只籬筐裏，把苔茜舉起放在鳥巢之間，扶着愛冒險的羅比使他不致跌斷頸骨。馬煦夫人和曼格坐在那蘋果堆裏好像一對司菓的女神，把它們一部一部的攤開；同時靄美，她面上帶着那美麗的母態的神情，在速寫着那形狀不一的一羣，正在注意着一個面色蒼白的男孩子，他坐在那裏儘望着她，身邊帶了一根小小的拐杖。

若在那天正合着了她的脾胃，拴起了衣裳奔來奔去，她的帽子在頭上七歪八斜的戴着，她的小寶寶挾在她的腋下，預備着有什麼活潑新奇的事情會要發生時比較便當。小台迪在過着舒適的生活，因爲從沒有什麼事情打擾過他，使若永不用操心，就是他被別的一個孩子攪到了樹上去的時候，或是駝在另一個背上，像馬一般的奔跑着，或者是

他那寬縱的父親給了他一個酸的褐色蘋果，他有着那種德國人的幻想以爲嬰孩們能夠消化任何東西，從鹹酸的捲心菜以至於鈕扣，指爪，和他們自己的小鞋子。她知道小台迪會及時的再發露出來，安全而紅潤，污齷而平靜，而且她抱他過來時總是帶着心底的歡迎，因爲苔是非常愛着她的小寶貝的。

到四點鐘時有一個暫時的休息，籃子也空了，同時摘蘋果的人也住了手，互相比較着各人所受的傷痕。於是苔和曼格領導着那些較大的孩子，在草地上安置好了晚餐——因爲野外的茶會常是這一天中最高的快樂。地上真可說是溢滿了牛乳和蜂蜜，因爲那些孩子們是不許坐在桌旁的，不過他們可以隨意所欲的分得食物，自由是這些小靈魂們所最愛的美味。他們在充分的利用着這難得有的特權，因爲有幾個正在興蔥蔥地以頭代足倒轉來去吸牛乳，另外有幾個却在玩着跳田雞時停下來咬一口餅的巧妙，小餅干撒播了滿地，蘋菓饅頭棲息於樹枝之間好像是一種新型的鳥。小女孩們也有一個私人的茶會，小台迪都隨意所欲在那些食物之間作着漫遊。

當大家已不能再喫時，教授便依照往年慣例首先舉杯致祝：「願上帝賜福馬廝姑母！」這好人誠心誠意的滿飲了一杯，他從沒有忘記她對於他的恩澤，如是孩子們也默默地飲了，因為大人的教訓，他們也知道怎樣去紀念她的。

「現在，外祖母六十歲大壽！祝她長生不老，萬壽無疆！」

這是帶有誠摯的願望的，必能使你相信；接着歡聲喧發，幾乎難於制止，每個孩子的健康都被祝福過了，從羅倫斯先生起，他算是一個特別的贊助者，以至於那些被驚着了的小豚鼠，它們都從牢圍裏跑出來尋它們的小主人了。如是苔咪，是孫輩中最大的一個，獻給這當日的皇后以各色各樣的禮物，是如此的多使他們運輸到這宴會之所來時得用一輛小車。禮物之中，有幾樣是很可笑的，但是別人看了會以為是缺點的在外祖母的眼內却是珍奇，因為孩子們的禮物都是他們自己的東西。那每一針苔茜用她那忍耐的小指頭縫在那小手巾上面的，馬廝夫人以為好過了刺繡；苔咪的鞋箱是可驚奇的機巧，雖然那蓋子是蓋不合的；羅比的踏脚凳是跛脚而搖擺不定的，而她却說是非常的平穩；還有

，在露美的孩子所獻給她的一本貴重的書中，有一頁她認為是最美麗的，上面有兩行歪曲的大字，寫着：『獻給親愛的外祖母，從她的小蓓絲。』

正在這儀式當中，孩子們忽然不見了；以至於當馬煦夫人想向她的孩子們致謝時，也只得中止了，同時台迪正拿着他的圍裙拭眼時，那教授忽然地開始唱歌了。如是，在他的上面，一句句的聲音，從這樹上到那樹上反應着那些隱沒不見的唱歌班的音樂，正是那些孩子們在盡情的唱着茗所製的那首短歌，是勞萊譜曲，由教授教練着他的孩子們使他們唱得最爲動人底。這完全是一件新奇的事，并且得到了大的成功的，因爲竟使馬煦夫人不能遏止她的驚奇，而堅求着和每一個無翅的小鳥一一握手，從最高的 Heaven 和 Earth 以至那最小的混血兒，他的聲音是他們之中最美妙的。

握手之後，孩子們便分散了去作他們最後一次的嬉戲，剩下了馬煦夫人和她的女兒們坐在那大樹之下。

『我想我不應當再叫我自己做「倒霉的茗」了，因爲我最大的志願已是如此美滿的

如願以償了，」拜爾夫人說道，一面把小台迪的小拳從牛奶瓶裏拿出來，他正在那裏攪得快樂非常呢。

「可是你的生活和你很久以前所描繪的大不相同了。你還記得我們的空中樓閣嗎？

」露美問道，她正帶着微笑在望着勞萊，約翰和那些孩子們踢着球。

「一些可愛的傢伙！看見他們丟開了事務，來尋着這一天的歡樂，使我也爲之愉快呢！」苔答道，她說時像帶着一種全人類的母親的口吻。「是的，我還記得的：可是我那時候所要的生活現在看來好像都自私的，孤獨的，和冷漠無情的。我仍然沒有打消那想寫一本好書的願望，不過我可以等待，而且我相信像那樣的經驗和例證將是我最好的材料呢。」如是苔將那些在這處的活潑的孩子們指點給她的父親，他正靠在教授的臂上，在陽光下來往的散着步，專心的在談論着那些他們都感興趣的事情；她也指點給她的母親，她端坐在她女兒們的當中，在她的脚前和她們的膝下環繞着她們的孩子，似乎在她們看來永不會老的臉上，能找到一切的幫助和快樂。

收 獲 時 節

『我的樓閣要算是最近於現實的一個了。的確，我有過許多奢望，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知道我只要有了一個小家庭，和約翰，和幾個像這樣可愛的孩子，我就會滿足了。感謝上帝，這一切我都有了，而且我是這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女人。』如是曼格用手摸着她那大孩子的頭，臉上滿是溫柔 and 虔誠的滿足。

『我的樓閣和我所預計的大不相同，不過我不想改變它，雖然，像茗一樣，我沒有打消一切我的藝術上的願望，或是只很於去幫助他人以完滿他們的美夢。我已在開始塑一個小寶寶的小像，勞萊說，那是我所做的最好的一件東西。我自己是這麼想，而且想把它再用雲母石來塑成，所以無論發生什麼事變，我至少也留有了我的小天使的肖像了。』

靄美說着，一顆大的淚珠滴在她臂內睡着的孩子的金髮上；因為她那切愛着的唯一的女兒是一個身體瘦弱的小動物，而恐怕失去她的憂慮是靄美那快樂的心上的一個陰影。這種願慮對於這年青的父母都受深切的影響，因為相愛與分憂使他們的團結更為密切。

。靄美的性情是更加甜蜜，深切，和溫柔；勞萊也更加嚴正，強健，和堅實；而且他們都漸知道美麗，青春，富裕，即使愛情都不能使最幸福的人不勞心和不悲傷，不死亡和不憂慮的；因爲

『一生中總要碰到幾點雨滴

總有幾天是暗淡，愁苦，和淒切的。』

『她是漸漸的好些了，我非常明白的，我的愛；不要沮喪，希望和快樂吧。』馬臉夫人說道，那柔心的苔茜却跪下來，把她那玫瑰般紅潤的面頰貼在她那小表妹蒼白的臉上。

『我真不應該，當我有你這樣的安慰，媽咪，而且勞萊還分去了一大半的負擔。』靄美溫和的回答道：『他從不讓我看到他的焦急，反而對我是如此的忍耐和溫順，對小蓓絲是如此的愛護，而且常常是那麼的支持和安慰我，使我感到我對他的愛還不足夠，所以，不管我有了一件憂心之事，我還可以對曼格說：『謝謝上帝，我是一個快樂的女

人呢。」

「我却無需於去這樣說，因為每個人都能看到我的快樂遠過於我所應得的。」茗也說道：「一面從她的好丈夫望過去到她那肥壯的兩個孩子身上，他們正在她身邊的草地上滾着。『費力滋的頭髮雖已灰白，可是還強壯，我却漸漸的瘦得像影子一樣了。』年紀也已過了三十；我們是不會發財的了，而梅園也許在任何晚上都會付之一炬。因為那不知改悔的湯米彭斯會在被褥的吸鳳尾草的香烟，雖然他自己已着火三次之多了。但是除開了這些不好的事，我也沒有別的吹毛求疵的了。而且在我的一生中是從沒有像這麼快樂的了。」

「對的，茗，我想你的收穫會是很好的。」馬煦夫人一面又開始說道。一面驅開了一只大的黑蟲，它望着小台迪，使他嚇得爲之容顏失色。

「沒有你的一半好，母親。事情擺在這裏，爲了你那耐心的播種與收割，使我們不知要怎樣才能報答你呢。」茗喊道。

『我希望每年麥子多些而莠草少些。』露美柔和的說道。

『一大束，但我知道你心裏容得下它，親愛的媽咪。』曼格又溫柔的說道。

心中的感動，使馬煦夫人只能伸出她的手臂，似乎想把她的孩子和孫子們都一把抱了攏來，於是她的音容之中充滿了母親的慈愛，感激，和謙遜，這樣的說：

『哦！我的女兒們，無論你們活得多麼長久，我不能願望你們有比這個更大的快樂！』

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午後